

Title	北朝石刻資料選注II(二)
Author(s)	北朝石刻資料の研究(II)班
Citation	東方學報 (2015), 90: 173-242
Issue Date	2015-12-20
URL	http://dx.doi.org/10.14989/204491
Right	
Type	Departmental Bulletin Paper
Textversion	publisher

北朝石刻資料選注Ⅱ（二）

目次

- （一）魏侍中黃鉞大尉錄尚書事孝宣高公（龔）碑（石刻拓本資料 NANO403A）
- （二）魏開府叅軍事崔府君（顧）墓誌銘（石刻拓本資料 NANO507X）
- （三）劉碑造像銘（石刻拓本資料 NANO533ABC）
- （四）齊趙郡李氏碑（石刻拓本資料 NANO518X）

（一）魏侍中黃鉞大尉錄尚書事孝宣高公（龔）碑（NANO403A）

立碑：東魏・元象二年（五三九）
碑高：高三・二八m、幅一・二三m、厚〇・三三m
碑額：魏侍中黃／鉞大尉錄／尚書事孝／宣高公碑（篆書）
體裁：三〇行、行ごとに五七字。
所在地：磁縣博物館に現存（張子英「磁州三高碑考」『華夏考古』一九九九年第四期）

著錄

宋趙明誠『金石錄』卷二十一「東魏高翻碑」

「右東魏高翻碑、齊獻武王歡叔父也。魏書本傳云、以元象中追加贈諡。後題建立歲月、文字殘缺、惟有魏元字可辨。又云歲次己未。按、東魏孝靜以元象二年十一月改元興和、是年歲次己未。此碑蓋元象二年建也」。

清吳士鑑『九鐘精舍金石跋尾』甲編「東魏孝宣高公碑」

「右魏孝宣高公碑、額題魏侍中黃鉞大尉錄尚書事孝宣高公碑。碑文剝蝕太半、名字世系皆不可攷。惟上截存字較多、有云大中正清河郡開國公、及持節侍中太傅大將軍□□公錄尚書事都督冀定洛并〔下闕〕諡曰孝宣云云。按、北史清河王徽傳、父翻、字飛雀、以器度知名、卒於侍御中散、元象中、贈假黃鉞大將軍・太傅・太尉・錄尚書事、諡曰孝宣。所稱贈官諡法與碑符號、且徽初封清河郡、正是襲翻之爵、則此碑斷爲高翻無疑矣。翻爲神武從父、故碑中有勃海王歡云云。蓋亦從神武建功者。廣平公盛碑有云、翻爲國器（擔當者注…研究班では「翻成□□」）、即史所謂以器度知名也。兩碑字體相類、此

碑年月不可得見、惟碑末已西建三字、尚可辨認。以史證之、當立於元象間耳。」

羅振玉『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卷三「高翻碑跋」

「此碑乃近年與高盛碑同時同地出土者、碑文殘泐大半、無名字年月、近人稱爲孝宣公碑。予以存殘字考之、碑文前數行有青州刺史語、中間又有勃海王歡功濟蒼生□□赤縣語、又有諡曰孝宣語、知洵是高翻碑。…(中略)…但史不載翻爵、碑有清河郡開國公語。不知乃翻之爵、抑子嶽之爵。傳稱翻子嶽、爵清河郡開國公、碑文殘泐、不可考矣。此碑書法精絕、與高盛碑酷肖、殆出一人手、當亦同時所立。惜盛碑亦無年月可考、要當在元象・興和間耳。碑後有□□銘及□□□刻字款。刻字人入碑、殆莫有先於此碑者。…」

『增補校碑隨筆』「侍中黃鉞大尉錄尚書事高翻碑」

「亦稱高孝宣公碑。正書、三十行、行五十七字。中間剝落殊甚。有額・篆書陰文十二字。在直隸磁州。年月泐。」

此碑重出土、趙氏金石錄載、此碑建立歲月、文字殘缺、惟有魏元字可辨、又云歲次已未當是元象二年。

高盛・高翻碑與北齊蘭陵王高肅碑、稱爲磁州三高。高翻碑光緒二十四年重出土、高盛碑光緒二十五年出土、高肅碑初露半截、光緒二十五年掘出全碑。按磁州向謂魏武帝置疑塚于此、自高肅碑出土後始恍然、所謂疑塚實北齊諸王陵寢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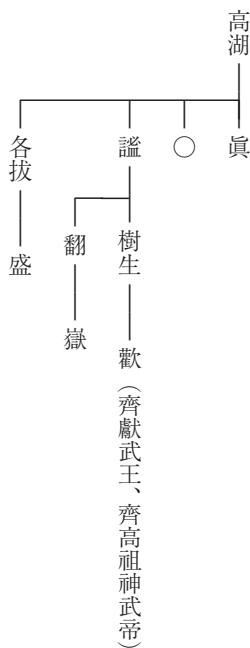
『魏書』卷三十二高湖傳

樹生弟翻、字飛雀、亦以器度知名。卒於侍御中散。元象中、贈假黃鉞・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洛瀛并肆燕恒雲朔十州諸軍事・大將

軍・太傅・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諡曰孝宣。

『北齊書』卷十三清河王嶽

清河王嶽、字洪略、高祖從父弟也。父翻、字飛雀、魏朝贈太尉、諡孝宣公。



その他の著録

孫星衍『京畿金石考』

徐炳昶・何士冀ら『南北響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錄』(民國二十五年)

録文

北京魯迅博物館・上海魯迅紀念館編『魯迅輯校石刻手稿』(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八七)

韓理洲等編『全北魏東魏西魏文補遺』(三秦出版社、二〇一〇)

(釋文篇)

『碑額』

魏侍中黃

鉞大尉錄

尙書事孝

宣高公碑

〔本文〕

其鼎言避難北所
 燕右光祿大
 鷹揚高視奮飛來儀
 軍青州刺聲灼然雜埃
 瞻彼濫田眷言丹穴珪璧所其在德州
 凝器韻含吐淵爰於
 體貌閑和心靈備異然其月之智林之
 而稱恭順愛省而
 過客弗留樹風難靜色表充皇哀戚疑慕聞電興而
 相望如一至於負笈從師橫經問視隅反三見微之稱子言
 好辭彩有此花藻鬱爲光澤固能望賈誼以上征窮原盡隲又賦咏愛
 魯之室之領袖子將觀而奇林
 顧而相重昔皇家受命革弊還淳損益不同質文亦
 規然者之
 九重千門萬戶公出入周衛趨明盡焉
 於榆枋運身寥廓者豈留心於澤方有遠大之之任於脫

蕭條獨往不放暢不
 羣豈以得失繫想人物之所傾之所歸懷遊之如
 室
 秋風忽起川摘錦繡樹響公飛弋主中
 遇弦無虛落陽烏解羽雖
 觀其發吐淹潤容止風流金
 變度樹舉追鵠於
 重於季布捨
 以高尚丘壑因
 居六龍息駕轉三鳥終
 郭海王歡道濟蒼生赤縣都事大中正
 清河郡開國公
 公錄尙書事都督冀定洛并節侍中太傅大將軍太尉
 百人謚曰孝宣又一摠周遵典輅車挽歌二部班一
 樹多龍豈使琬琰無
 文盤孟靡記相與論序景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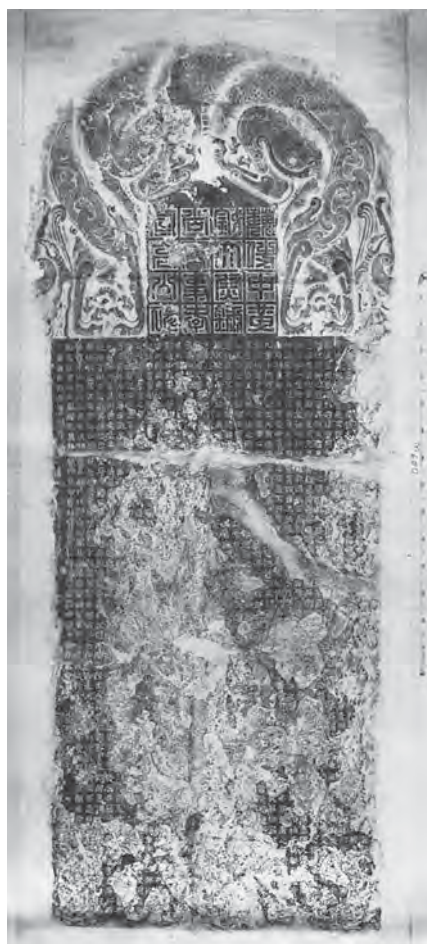
圓淵育珠方池產玉高屋沃衍巖林
 子弗加神童莫尚以孝爲本率禮成基
 旣陳之紫之咀嚼文藻優遊典籍學
 規矩言則古昔動其樞機出金石尙德攸居
 昇降雲陞出入天門貽賞匪懈留恩論才
 歸拂衣以反徘徊儒林踟躕苑忘懷得失情
 中柳御逐河濱獸艸淺射麋腳麟留連日夜
 黃不化修短詎幾先後相且銷亡終歸淪謝空悲逝水誰
 積慶海岱降靈及子會世竝黃閣追命
 輅充庭會此同盟歸於異路興哀勿結松檟淒霜露四時上
 冢萬衆守

銘 刻字

(語注篇)

鼎言避難北所燕右光祿大
 名區將鷹揚高視奮飛來儀軍青州
 聲灼然雜埃瞻彼藍田眷言丹穴珪璧所
 在德州凝器韻含吐淵爰於體貌
 閑和心靈偶異然其月之智林之而稱
 恭順愛省而過客弗留樹風難靜色表允皇哀寂凝慕
 聞電興而之稱子言相望如一至於負笈從師
 橫經問視隅反三見微窮原盡陳又賦咏愛好辭彩
 有此花藻鬱爲光澤固能望實誼以上征魯之室之領袖
 子將觀而奇林顧而相重昔皇家受命革弊還淳損益不同
 質文亦規亦然者之九重千門萬戶

公出入周衛趨明盡焉……大器但以
 於榆枋運身寥廓者豈留心於澤方有遠大之
 之任於脫蕭條獨往不之放暢不
 羣豈以得失繫想人物之所傾川攜錦繡樹響之遊公飛弋
 如室有秋風忽起樹響之遊公飛弋
 主中遇弦無虛落陽鳥解羽雖
 觀其發吐潤容止風流金變度
 樹舉追鵲於重於季布捨以高尙丘壑因
 轉三鳥終居六龍息駕郭海王歡道濟蒼生
 赤縣都事大中正清河郡開國公節侍
 中太傅大將軍太尉公錄尙書事都督冀定洛并轅車
 挽歌二部班一百人謚曰孝宣又一摠周遵典
 景樹多龍豈使琬琰無文盤孟靡記相與論序
 圓淵育珠方池產玉高屋沃衍巖林
 子弗加神童莫尚率禮成基
 以孝爲本率禮成基
 旣陳之紫之咀嚼文藻優遊典籍學義實重席行有規矩言則古昔
 動其樞機出金石存
 尙德攸居
 貽賞匪懈留恩
 論才
 忘懷得失情
 挂冠而歸拂衣以反徘徊儒林踟躕苑



魏侍中黃鉞大尉錄尚書事考宜高公（顓）碑
（石刻拓本資料 NAN0403A）

才⁵⁷既異等。藝亦超倫。⁵⁷射中柳⁵⁸。御逐河濱。⁵⁸獸⁵⁹艸淺。射麋脚麟。⁵⁹
留連日夜。⁶⁰黃⁶¹不化。修短詎幾。先後相⁶¹。且銷亡。終歸淪謝。⁶³空
悲⁶⁴逝水。誰⁶⁴駕。⁶⁴家門積慶。海岱降靈。⁶⁵及子。會世竝⁶⁶。黃閣追命。⁶⁶
變輅充庭。⁶⁷會此同盟。歸於異路。⁶⁸興哀。勿⁶⁹結⁶⁹。松⁷⁰。淒⁷⁰霜露。⁷⁰
四時上冢。萬衆⁷¹守⁷¹。……⁷²
□□銘□□刻字

（1）避難北□…高止が齊から燕に來奔したことを指す。
『新唐書』卷七一下「宰相世系表」…「高氏出自姜姓、齊
太公六世孫文公赤、生公子高、孫侯、爲齊上卿、與管仲

（2）

鷹揚高視 □□奮飛來儀

合諸侯有功、桓公命侯以王父字爲氏、食采於盧、謚曰敬
仲、世爲上卿。敬仲生莊子虎、虎生傾子、傾子生宣子固、
固生厚、厚生子麗、子麗生止、奔燕」。
『史記』卷十四「十二諸侯年表」…「燕惠公元年、齊高止
來奔」。

鷹揚⁷³『詩』大雅「大明」…「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毛傳、
鷹揚、如鷹之飛揚也）」。
高視⁷⁴『漢書』卷九十九「王莽傳」中…「反膺高視、瞰臨
左右」。

奮飛⁷⁵『詩』邶風「柏舟」…「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毛傳、
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
來儀⁷⁶『書』「益稷」…「簫韶九成、鳳皇來儀（疏、簫韶之

樂作之九成、以致鳳皇來而有容儀也」。

(3)

：軍・青州刺史……高翻の父、謚が驃騎大將軍・太尉公、青州刺史を追贈されている。

『魏書』卷三十二「高謚傳」……「太昌初、追贈使持節、侍中、都督青徐齊濟兗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公、青州刺史、謚武貞公」。

(4)

瞻彼濫田 眷言丹穴 珪璧所……
濫田「班固『西都賦』(『文選』卷一)……「陸海珍藏、藍田美玉」。

眷言「『睠言』に通ず。『詩』小雅「大東」……「睠言顧之、漕焉出涕」。

丹穴「『山海經』南山經「又東五百里、曰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渤海」。

(5)

珪璧「『墨子』尙同中「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

凝「器韻」……含吐淵……
器韻「『魏故使持節都督恒州諸軍事前將軍恒州刺史韓使君墓誌銘』(『魏晉南北朝墓誌彙編』東魏)……「脩身踐言、多友稱其信。器韻淹通、風神峻遠」。

「馬鳴寺故根法師碑」……「器韻堅廣、可鑽而不入」。

含吐「『淮南子』本經訓「秉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伸曳四時」。

(6)

體貌閑和 心靈雋異

體貌「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文選』卷十九)……「玉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詞(李周翰注、言玉容貌美麗、能爲幾微之詞)」。

閑和「『陶淵明集』卷五「閑情賦」……「流遠以清哀始、妙

密以閑和終」。

心靈「顏延之「庭誥文」(『宋書』卷七十三)……「含理之貴、惟神與交、幸有心靈、義無自惡、偶信天德、逝不上慚」。

雋異「『宋書』卷七十三「顏延之傳」……「所謂俗惡俊異、世疵文雅」。

(7)

過客弗留 樹風難靜

過客弗留「『老子』第三十五章……「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樂與餌、過客止」。

樹風難靜「『韓詩外傳』卷九……「樹欲靜而風不止」。

(8)

色表充皇 哀寂疑慕

充皇「『禮記』檀弓上……「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

哀寂「『禮記』檀弓下……「喪禮、哀戚之至也」。

疑慕「『禮記』檀弓上……「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

(9)

相望如一

相望如一「cf.『子夜歌』(『樂府詩集』卷四十四)……「始欲識郎時、兩心望如一」。

(10)

至於負笈從師 橫經問口

負笈從師「『後漢書』傳五十三「李固傳」注引『謝承書』……「固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追師三輔、學五經、積十餘年」。

橫經問口「魯迅は「問道」と釋す。『魏書』卷八十四

「儒林傳」：「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

「齊故車騎大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濟南郡太守頓丘男贈使持節都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李雲公墓誌銘」（《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北齊）：「亦既從師、擁經問道、所尊唯德、昭車寶。」

（11）視隅反三 見微……

視隅反三《論語》述而：「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見微《韓非子》說林上：「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

（12）窮原盡陳

窮原《弘明集》卷五慧遠「三報論」：「陶鑄靈丹窮源盡化、鏡萬象於無象者也。」

盡陳《王思遠「皇太子釋奠詩」（《文館詞林》卷一百六十）：「窮理盡奧、闡幾洞玄。」

（13）又□□賦咏 愛好辭彩 有此花藻 鬱爲光澤

辭彩《魏書》卷五十二「胡方回傳」：「涉獵史籍、辭彩可觀、爲屈丐統萬城銘·蛇祠碑諸文、頗行於世。」《北齊書》卷六「昭帝紀」：「帝所覽文籍、源其指歸而不好辭彩。」

花藻《後漢書》傳三十二「楚王英傳」：「加王赤綬、羽蓋華藻、如嗣王儀。」《魏書》卷四十八「高允傳·徵士頌」：「宗敬延譽、號爲四雋、華藻雲飛、金聲夙振。中遇沈疴、賦詩以訊、忠顯于辭、理出于韻。」

鬱爲光澤《漢書》卷一百「敘傳」下：「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爲辭宗、賦頌之首（師古曰、蔚、文綵盛也、音

鬱）。述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

（14）固能望賈誼 以上征：

望賈誼《晉書》卷四十六「劉頌傳」：「史臣曰、遊目西京、望賈誼而非遠、眷言東國、顧郎顗而有餘。」

（15）魯之室

魯室《齊故博陵郡君崔幼妃太姬墓誌銘》（《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北齊）：「早承庭訓、幼持兄筆、孝紀孔門、憂深魯室。」

（16）子將觀而奇 林□顧而相重

子將《許劭》。《後漢書》傳五十八「許劭傳」：「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爲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

林□《林宗》。《後漢書》傳五十八「郭太傳」：「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效於事者、著之篇末。」

（17）皇家受命 革弊還淳

皇家《後漢書》傳三十「班彪傳」下「典引篇」：「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無與抗。皇家受命《周書》卷四十七「藝術·衛元嵩」：「天和中、著詩預論周·隋廢興及皇家受命、竝有徵驗。」

革弊《魏書》卷六十二「李彪傳」：「革弊創新者、先皇之志也。孝慈道洽者、先皇之衷也。」

還淳《魏書》卷七十七「羊深傳」：「但禮賢崇讓之科、

沿世未備。還淳反樸之化、起言斯繆」。

(18) 損益不同、質文亦□

損益不同『論語』為政：「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晉書』卷五十二「郗詵傳」：「虞夏之際、聖明係踵、而損益不同」。質文亦：『論語』雍也：「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禮記』表記：「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19) 九重 千門萬戶

九重『魏書』卷六十「韓顯宗傳」：「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

千門萬戶『史記』卷二十八「封禪書」：「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

(20) 公出入周衛

出入周衛『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報任安書」。「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

(21) 於榆枋 運身寥廓者

榆枋『莊子』逍遙遊：「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而止、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

運身『莊子』逍遙遊：「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注、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

寥廓『漢書』卷八十七「揚雄傳上」：「校獵賦」：「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閼（師古曰、寥廓、空曠也。登閼、

高遠也。寥音聊）」。

(22) 方有遠大之□

遠大『北齊書』卷三十四「楊愔傳」：「人士見之、莫不敬異、有識者多以遠大許之」。

(23) □□蕭條 獨往不□ □□□□ 放暢不羣

蕭條『楚辭』遠游：「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漠其無人。獨往『莊子』在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

放暢『魏書』卷六十五「李獎傳」：「襟懷放暢、風神爽發、實廊廟之瑚璉、社稷之楨幹」。北魏「鄭道忠墓誌」（『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徘徊周孔之門、放暢老莊之域」。

(24) 豈以得失繫想

繫想『索靖「月儀帖」（『全上古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淳化閣帖）：「時變物移、感候增懷。馳心繫想、言存所親」。

(25) 人物之所傾□ □□之所歸懷

歸懷『後漢書』傳二十九「劉愷傳」：「以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內歸懷」。

(26) 秋風忽起

秋風忽起『藝文類聚』卷八十八「木部上·桑」：「魏繁欽桑賦曰、：秋氣忽其將來、咸感節而悲吟」。

(27) 川摘錦繡 樹響□□

錦繡『玉臺新詠』卷十「子夜四時歌 春歌二十首」：「朝日照北林。初花錦繡色。誰能春不思。獨在機中織」。樹響『吳均「贈王桂陽別詩三首」（『藝文類聚』卷二十

九）「樹響浹山來。猿聲繞岫急。」。

(28) 弦無虛落 陽烏解羽

弦無虛落」『三國志』卷四十九「太史慈傳」二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猿臂善射，弦不虛發」。

陽鳥——左思「蜀都賦」〔文選〕卷四〕：「義和假道於峻歧，陽鳥迴翼乎高標。」（李善注，……春秋元命包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鳥。鳥者，陽精」。）

陽烏解羽Ⅱ『楚辭』天問…「羿焉彈日、烏焉解羽」。

(29) 觀其發吐淹潤容止風流

發吐「北齊書」卷三十八「元文遙傳」：「文遙歷事三主，明達世務。每臨軒，多命宣敕，號令文武，聲韻高明，發吐無滯。」

淹潤_二張勃『吳錄』(『太平御覽』卷四百七)：「張溫、字惠怒(恕)、英才瓌偉、遂以禮躬延見召、對詞雅淹潤、帝改容前席、拜中郎」。

容止Ⅱ『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周旋可則、容止可觀」。

風流」《後漢書》傳七十二上「方術傳上·樊英」：「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

(30) ☐ 度櫟舉

樹舉〓標舉。『淮南子』要略訓：「人閒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脈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

重於季布

重於季布。江淹《雜體詩三十首·陳思王·贈友》（《文選》卷三十一）：「延陵輕寶劍，季布重然諾。」《史記》卷一百「季布傳」：「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

(32) 以高尙丘壑

高尙。『易』：「上九，不事王侯，高尙其事。」抱朴子「外篇卷一」：「嘉遯」：「是以高尙其志，不仕王侯」。

丘壑」『易』賁：「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處得尊位爲飾之主飾之盛者也。施飾於物，其道害也。施飾丘園，盛莫大焉。故賁于束帛，丘園乃落，賁于丘園，帛乃戔戔，用莫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也）」。

『蔡中郎集』「處士園叔則銘：「潔耿介於丘園，慕七人之遺風。』『魏書』卷九十「睦夸傳：「年二十遭父喪，鬚鬢致白，每一悲哭，聞者爲之流涕。高尚不仕，寄情丘壑」。

(33)
三鳥

三鳥〓『楚辭』劉向「九歎」：「三鳥飛以自南兮，覽其志而欲北（洪興祖補注，三鳥、王使者）」。

(34)
六龍

六龍。《易》乾：「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楚辭》劉向「九歎」：「馳六龍於三危兮，朝西靈於九瀛」。

(35)
渤海王歡

渤海王歡〔北齊書〕卷一「神武紀」上：「魏普泰元年二月，神武自軍次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是月，尒朱度律廢元暉而立節閔帝，欲羈縻神武。三月，乃白節閔帝，封神武爲渤海王，徵使入覲。神武辭。」

(36) 道濟蒼生 □□赤縣

道濟蒼生」『易』繫辭上：「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晉書』卷七十四「桓豁傳」：「豁上疏固讓曰：『。』故宜明揚仄陋，登庸賢雋，使版築有沖天之舉，涓濱無垂

(37)

清河郡開國公

竿之逸。用乃功濟蒼生、道光千載」。
赤縣Ⅱ『史記』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傳」：「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

(38)

節・侍中・太傅・大將軍・太尉公・錄尚書事・都督冀定洛并□：「
〔魏書〕卷三十二「高湖傳」：「樹生弟翻、字飛雀、…元象中、贈假黃鉞・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洛瀛并肆燕恒雲朔十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傅・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諡曰孝宣」。

(39)

輟車 挽歌二部 班□一百人 諡曰孝宣

輟車Ⅱ輟輟車。『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置始皇居輟輟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集解、文穎曰、輟輟車如今喪輟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窗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輟輟車也。如淳曰、輟輟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
班□Ⅱ班劍。王儉「褚淵碑文」（『文選』卷五十八）：「班

(40)

豈使琬琰無文 盤孟靡記

劍爲六十人、諡曰文簡。禮也。（翰曰、…班劍、不劍無刃、假作劍形、畫之以文。故曰班也）。『晉書』卷九十八「桓溫傳」：「及葬、一依太宰安平獻王・漢大將軍霍光故事、賜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輟輟車、挽歌二部、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
諡曰孝宣Ⅱ『魏書』卷三十二「高湖傳」：「樹生弟翻、字飛雀、…元象中、贈假黃鉞・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洛瀛并肆燕恒雲朔十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傅・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諡曰孝宣」。

(41)

相與論序 景□時□□

琬琰Ⅱ『書』顧命「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周禮』考工記・玉人「琬圭九寸、而縹以象德（琬、猶圓也。王使之瑞節也。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縹、藉也）。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諸侯有爲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爲瑞節也。除慝、誅惡逆也。易行、去煩苛）」。
無文Ⅱ『後漢書』傳三十下「郎顗傳」：「故孝文皇帝綈袍革寫、木器無文」。
盤孟Ⅱ『韓非子』大體：「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孟、記年之牒空虛」。
靡記Ⅱ『史記』卷一百十七「司馬相如列傳」：「或謂且天爲質闇、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

（42）

圓淵育珠 方池產玉

圓淵〓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并序」（『文選』卷十一）：「圓淵方井、反植荷葉」。

方池〓李尤「德陽殿賦」（『藝文類聚』卷六十二）：「達蘭林以西通。中方池而特立」。

產玉〓梁簡文帝「東宮上掘得慈覺寺鐘啓」（『藝文類聚』卷七十七）：「將郭令鄙其開金。羊田陋其產玉」。cf. 高盛碑「山含寶玉，海出明珠」。

（43）

高岸沃衍 巖林□□

高岸〓『詩』小雅「十月」：「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言易位也。箋云，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也）」。

沃衍〓『呂氏春秋』六論·愛類「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左傳』襄公二十五年：「牧隰臯，井衍沃（注，衍沃，平美之地）」。

（44）

珠衡表狀

巖林〓『宋書』卷六十七「謝靈運傳」：「山居賦」自注：「西巖帶林，去潭可二十丈許，葺基構宇，在巖林之中」。

珠衡〓『孝經鈞命決』（『五行大義』五）：「伏羲日角、珠衡、戴勝。（謂人眉間骨隆起如連珠，古人以爲帝王聖賢之相）」。

（45）

孺子弗加 神童莫尙

表狀〓『魏書』卷四十一「源子恭傳」：「比加採訪，略無證明，尋其表狀，又復莫落」。

孺子〓『漢書』卷四十「張良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

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

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爲其老，乃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半往。

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同「陳平傳」：「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

神童〓『三國志』卷二十三「杜襲傳」注引「先賢行狀」：「（杜）安年十歲，名稱鄉黨。至十三，入太學，號曰神童。同卷二十七「王昶傳」注引「別傳」：「（任）嘏八歲喪母，年十四始學，疑不再問，三年中誦五經，皆究其義，兼包羣言，無不綜覽，於時學者號之神童」。

以孝爲本 率禮成基

以孝爲本〓『孔子家語』六本：「立身有義矣，而孝爲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爲本」。

率禮〓『漢書』卷八「宣帝紀」：「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鴨」（『詩』商頌「長發」。現行本では「率履」）。『後漢書』傳二十三「朱浮傳」：「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

成基〓張協「雜詩十首」（『文選』卷二十九）：「高尚遺王侯，道積自成基」。

咀嚙文藻 優遊典籍

咀嚙〓『漢成陽令唐扶頌』（『隸釋』卷五）：「耽樂道述，咀嚙七經」。

文藻Ⅱ『晉書』卷五十五「夏侯淳傳」…「淳字孝沖。亦有文藻、與湛俱知名」。

優遊典籍Ⅱ「魏故使持節冠軍將軍燕州刺史元使君墓誌銘」(『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若夫優遊典謨之中、縱容史籍之表」。

典籍Ⅱ『左傳』昭公十五年…「且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漢書』卷一百上「敘傳」上…「固以爲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

(48) 學□□□ 義實重席

重席Ⅱ『後漢書』傳六十九上「儒林傳上・戴憑」…「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

(49) 行有規矩 言則古昔

行有規矩Ⅱ『孟子』離婁上…「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班固「典引」(『文選』卷四十八)…「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

言則古昔Ⅱ『禮記』曲禮上…「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50) 動其樞機 出□金石

樞機Ⅱ『易』繫辭上…「言行君子之樞機(注、樞機、制動之主)」。『新語』慎微…「論思天地、動應樞機、俯仰進退、與道爲依、藏之於身、優遊待時」。

出□金石…『韓詩外傳』卷一…「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ただし用例として不適

當。むしろ「不變」の方向であろうが、「出」とのつながりが分らない。cf.『舊唐書』卷九十四「徐彥伯傳」「樞密論」…「作以龜鏡、姬公之言也、出爲金石、曾子之言也」。

(51) 尙德攸居 □□□存

尙德Ⅱ『論語』憲問…「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臧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

(52) 昇降雲陸 出入天門

昇降雲陸Ⅱ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文選』卷五十九)…「升降文陸、逶迤魏闕。…哀感徒庶、慟興雲陸」。

出入天門Ⅱ『漢書』卷四十七「文三王傳・梁孝王武」…「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亡異」。

天門Ⅱ『晉書』卷六十三「邵續傳」…「季龍遣使送續於勒、勒使使徐光讓之曰、…續對曰、…伏惟大王聖武自天、道隆虞夏。凡在含生、孰不延首神化、恥隔皇風。而況囚乎。使囚去眞卽僞、不得早叩天門者、大王負囚、囚不負大王也」。

(53) □□貽賞 匪解留恩

貽賞Ⅱcf.『魏書』卷八十四「儒林傳」敘…「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其餘涉獵典章、關歷詞翰、莫不靡以好爵、勤貽賞眷。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

匪懈Ⅱ『詩』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留恩Ⅱ『南齊書』卷二十二「豫章文獻王嶷傳」…「陛下留

恩子弟，此情何異，外物政自彊生閒節，聲其厚薄」。

(54) 挂冠而歸 拂衣以反

挂冠〓〓『南齊書』卷五十四「高逸傳·杜京產」：「泰始之朝，掛冠辭世，遁捨家業，隱于太平」。

拂衣〓〓『晉書』卷九十九「殷仲文傳」：「解尚書表：進不能見危授命，忘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

(55) 徘徊儒林 踟躕〓苑

徘徊〓〓班固「西都賦」〔『文選』卷二〕：「大路鳴鑾，容與徘徊」。

儒林〓〓『漢書』卷六十「杜周傳」贊：「跡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

踟躕〓〓『詩』邶風「靜女」：「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56) 忘懷得失 〓情〓〓

忘懷得失〓〓『晉書』卷九十四「陶潛傳」：「五柳先生傳：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57) 才〓異等 藝亦超倫

異等〓〓『漢書』卷八「宣帝紀」：「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師古曰，政治異於常等）」。

藝亦超倫〓〓『魏書』卷六十四「郭祚傳」：「考察令、公清獨著，德績超倫，而無負殿者爲上上」。「魏故使持節侍中

太宰丞相柱國大將軍假黃鉞都督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武昭王元天穆墓誌」（『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北魏）：「又雄光

架出，武藝超倫，彎弧四石，矢貫七札，白猿不得隱其層林，紫貂無以逃其潛穴」。

(58) 射中柳〓 御逐河濱

射中柳〓〓『戰國策』周策二：「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

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

御逐河濱〓〓『周禮』地官·保氏：「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

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

(59) 獸〓艸淺，射麋腳麟

獸〓〓艸淺〓〓『三國志』卷二「文帝紀」注引「典論」自序：「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

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麋鹿九，雉兔三十」。

射麋腳麟〓〓『史記』卷一百十七「司馬相如列傳」：「子虛賦：揜兔腳鹿，射麋腳麟（索隱，腳麟，韋昭云謂持其一

腳也。司馬彪曰，腳，犄也。說文云，犄，偏引一腳也）」。

(60) 留連日夜

留連日夜〓〓『南齊書』卷四十三「江敦傳」：「少有美譽。時袁粲爲尹，見敦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數與晏

賞，留連日夜」。

留連〓〓『後漢書』傳四十七「劉陶傳」：「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

(61) 修短詎幾 先後相〓

修短〓〓『漢書』卷八十五「谷永傳」：「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老子』第二章：「長短相形，高下相傾」。

(63) 〓且銷亡 終歸淪謝

銷亡〓〓『漢書』卷九十七上「外戚傳上·孝武李夫人」：「秋氣慴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

淪謝〓〓齊故使持節都督幽夏寧秦濟鄭恒靈趙九州諸軍事

(64)

空悲逝水 誰□□駕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右衛將軍中書監趙州刺史南鄉縣開國子陳留郡開國公石信墓誌銘」(『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北齊)：「摧瑤林於小年，埋玉樹於長夜。恐灑瀕之遷毀，衡阿之淪謝，乃作銘曰。」

(65)

家門積慶 海岱降靈

空悲逝水」『論語』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顏氏家訓，勉學：「光陰可惜，譬諸逝水。」『大魏車騎祕書郎侯愔墓誌銘』(『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北魏)：「何期不永，奄從逝水。以孝昌三年歲次丁未九月三日遇疾無瘳，悠然而卒，春秋五十有六。」

(66)

黃閣追命

黃閣」『宋書』禮志二：「三公黃閣，前史無其義。：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不敢斥天子，蓋是漢來制也。」

(67)

鑾輅充庭

追命」『左傳』昭公七年：「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邲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

(68)

會此同盟 歸於異路

鑾輅充庭」張衡「東京賦」(『文選』卷三)：「龍輅充庭，雲旗拂霓(注，馬八尺曰龍。輅，天子之車也，故曰龍輅。充，滿也。庭，朝廷)。」
鑾輅」『禮記』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路也(注，鸞，有鸞和也)。」『魏書』卷十一「前廢帝恭紀」：「太昌初，帝殂於門下外省，時年三十五。：葬用王禮，加以九旒。鑾輅·黃屋·左纛，班劍百二十人。」

(69)

興哀

同盟」『左傳』隱公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注，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諸侯五月，同盟至(同在方嶽之盟)。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踰月，度月也。姻猶親也。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爲差因爲葬節)。」
異路」『後漢書』傳七十二下「方術傳下·荀子訓」：「嘗抱鄰家嬰兒，故失手墮地而死，其父母驚號怨痛，不可忍聞，而子訓唯謝以過誤，終無它說，遂埋藏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曰，死生異路，雖思我兒，乞不用復見也。」

(70)

松檟 淒□霜露

興哀」陸機「弔魏武帝文」(『文選』卷六十)：「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
松檟」『左傳』哀公十一年：「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淒□霜露」

材也。吳其亡乎」。溫子昇「常山公主碑」（『藝文類聚』卷十六）…「蕭瑟神道、荒涼墓田。松檟徒列、琬琰空傳」。霜露『禮記』祭義…「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注、非其寒之謂、謂悽愴及怵惕、皆爲感時念親也）」。

(71)

四時上冢 萬衆守

四時上冢『後漢書』卷一下「光武帝紀」下…「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于園、四時上祭」。

上冢『史記』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留侯死、竝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

萬衆『史記』卷九十二「淮陰侯列傳」…「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

守『周禮』春官・家人…「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
『魏書』卷九十九「沮渠牧犍傳」…「其母死、以王太妃禮葬焉。又爲蒙遜置守墓三十家」。

(72)

……
碑末の文字について、趙明誠『金石錄』は「後題建立歲月、文字殘缺、惟有魏元字可辨。又云歲次己未」と述べている。東魏元象二年（539）の干支が己未であり、『魏書』高湖傳が高翻への追贈の時期を「元象中」とするのに一致する。だが吳士鑑『九鐘精舍金石跋尾』は「此碑年月不可得見、惟碑末己酉建三字、尚可辨認。以史證之、當立於元象間耳」といい、再出土後には「歲次己未」の

部分は釋讀できなくなっていたらしい。『魯迅輯校石刻手稿』は碑末を「□□銘□□□刊字（空二十八字）魏□□□年歲（泐十一字）己酉建」と釋し、『全北魏東魏西魏文補遺』も同様であるが、人文研の拓本では、數文字分の字跡は見取れるものの、まったく判讀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訓讀篇)

……、難を北□に避け、…右光祿大（夫）……鷹揚として高視し、
…奮飛して來儀す。…軍・青州刺（史）、…聲□□灼然…雜埃□、
彼の藍田を瞻、この丹穴を脊、珪璧の…所…、…凝□器韻…、…淵
…を吞吐し、……、體貌閑和にして、心靈雋異たり。然らば其れ
……の智…、…林の…、…而稱…、…愛□□省…、…而して過客は留らず、
樹風は靜かなり難し、色に表わるるに充皇とし、哀寂して疑慕たり。
聞□電□興…、…而…、…之稱□子□□言、相い望むこと一の如し。
笈を負い師に従うに至り、横經して問…、…隅を視めさば三を反し、
微を見て…、…原を窮め陳を盡くす。又た…賦咏を…、…辭彩を愛好
し、此の花藻有り、薈として光澤と爲る。固り能く賈誼を望み、以
て上は…を征め、…魯の室…の領袖…、…子將親て□奇とし、林□顧
みて相い重んず。昔 皇家命を受け、弊を革め淳に還り、損益同じ
からず、質文も亦…、…亦た然り。□者之…、…九重、千門萬戸、公
周衛に出入し、趨□□明、墨□□□□□□□□□□焉…、…大器但以
……榆枋に…、身を寥廓に運らす者は、豈に心を□澤に留めんや。
方に遠大の□有り、…の任…、…蕭條、獨り往きて…ず、……、
放暢として羣れず、豈に得失を以て想に繋がん。人物の傾…する所、
…の歸懷する所、□遊□之□□□□如□□□…、…秋風 忽として起こ

り、川は錦繡を摘き、樹は□□を響かせ、……遇、弦虚しく落つるなく、陽鳥 羽を解く。…雖も……其の發吐淹潤にして、容止風流なるを觀、……□□□□度櫛舉近□鵠□……季布より、重…、捨□□□□……□□□□以て丘壑に高尚たり。因りて……轉三鳥終□……居六龍□□息駕□□□□……□□。渤海王歡、道 蒼生を濟い、……赤縣……都（督諸軍）事（某州）大中正・清河郡開國公……（使持）節・侍中・太傅・大將軍・太尉公・錄尚書事・都督冀定洛并□□□□……□□□□（輜）輶車、挽歌二部、班（劍）一百人、諡して孝宣と曰う。又□一摠□周……遵典……櫛多□□□□龍、豈に琬琰をして文なく、盤盂をして記なからしめん、相與に論序し、景□櫛……

圓淵 珠を育み、方池 玉を産む。高岸・沃衍、巖林□□。□□□□、□□□□、□□□□、□□□□。

量。孺子も加えず、神童も尙うるなし。

☐☐☐、☐☐☐☐。☐☐☐安、珠衡 状を表す。☐☐異質、幼☐☐☐

孝を以て本と爲し、禮に率うを基と成す。
☐☐☐☐☐☐☒清☐☐☐

☐☐☐、☐☐☐☐。
☐既陳☐☐、☐紫☐☐之。
☐☐☐之。

文藻を咀嚼し、典籍に優遊す。學□□□、義は實に席を重ぬ。行は

規矩有り、言は古昔に則る。動は其れ樞機あり、出□金石。

尚徳の居るところ、□□□存。□□□乗、□於丘園。雲陛に昇降し

天門に出入す。□□賞を貽り、懈らず恩を留む。

論才□□、□□□□。冠を掛けて歸り、衣を拂い以て反る。儒林を

俳徊し、☐苑を踟躕す。得失を忘懷し、☐情☐☐。

才既に等を異にし、藝も亦た倫を超ゆ。射ては柳□に中り、河濱

に御逐す。獸は□ 艸は淺く、麋を射て麟を脚す。留連すること日

夜、☐☐☐☐。

□□□、黄□不化。修短詎幾ならん、先後相い□。□且に銷亡せん
 とし、終に淪謝に歸す。空しく逝水を悲み、誰か□□駕。
 家門は慶を積み、海岱は靈を降す。□□子に及び、會たま世竝□。
 黄閣に追命せられ、□□□□。□□□□、轡輅庭に充つ。
 此に同盟と會し、異路に歸す。□□哀を興こし、勿□結□。□□松
 檜、淒□霜露。四時家に上り、萬衆□を□守る。

□□銘□□□刻字。

(二) 魏開府叅軍事崔府君(頌)墓誌銘(NAN0507X)

立碑 天平四年（五五三）二月二九日

拓 高 三九 cm × 三九 cm (北京圖書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滙編)

楷書 十六行 行十七字

所在：上海博物館（北京圖書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による）。

但し「北齊崔頽墓誌探考」(『濰坊教育學院學報』第十四卷

第四期（二〇〇一年）は山東省青州市博物館蔵とする。

著錄

洪頤煊『平津讀碑記』（卷三北齊北周隋）

開府叅軍崔頴墓誌銘天保四年二月

右開府叅軍崔頽墓誌銘、在益都縣。碑云、頽清河東武城人、尚書

僕射貞烈公之孫、涇州使君第二子。『魏書』崔亮傳、遷左光祿大夫、

尙書右僕射、卒、諡曰、貞烈。亮有三子、士安・士和・士泰。士和

以軍勲、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西道行臺元脩義左丞、行涇州事。顧

卽亮之孫、士和之子。顧官開府叅軍、年廿六、武定六年七月七日、

卒於鄴都寢舍、天保四年二月廿九日歸窆本鄉齊城南五十里之神塋。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亮在清河青州房、亮曾祖輯、宋泰山太守、徙居青州。故此碑與亮傳、俱稱清河東武城人。『魏書』地形志、東清河郡、治盤陽城。亦屬青州。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二十

志刻於天保四年而首行書魏者、頗爲開府參軍、在魏不在齊也。歸窆作誌距顓卒五年矣。『元和姓纂』（卷三）崔良十五代孫意如、秦東萊侯、生子伯基居清河東武城。『宰相世系表』（『新唐書』卷七二下志下二）崔氏清河青州房首列琰。『三國志』魏書（卷十二）崔琰清河東武城人。『後魏書』（卷三三傳二十）琰六世孫逞。『南齊書』（卷二八傳九）琰七世孫祖思、俱云清河東武城人。惟『宋書』（卷八八傳四八）崔道固爲琰八世孫則稱清河人。然則清河東武城者、是其舊望、不以徙居清河之故也。「芙」當卽「美」字、『古誌石華』載此文、便誤作更并缺鄴字。

嚴可均『鐵橋漫稿』（卷九文類七）

崔顓墓志銘天保四年二月

右崔顓墓銘、益都新出土、損左下角、缺五字、又缺兩半字。文云、尙書僕射貞烈公之孫、涇州使君第二子。按魏崔亮傳、遷尙書右僕射、轉尙書僕射、加散騎常侍。正光二年卒、諡曰、貞烈。亮三子、次士和、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西道行臺元脩義左丞、行涇州事、則顓祖卽亮、父卽士和也。文云、年廿六、武定六年卒。計顓之生、在正光四年、亮先二年卒。士和奉使、爲莫折念生所害、在正光五年。顓以孤子早世、宦未達、故史無其名。然片石如新譌、書精麗、名門遺迹、故自不凡。而餘最先觀、有餘快也。

『校碑隨筆』正書、十六行、行十七字。舊在直隸清河。已佚。（天保四年二月。）石左下角缺損、二行每行三字、又前行半字。有摹本宜審。予見別有光墨拓一種爲摹本、劣甚。右原石本第十二行末膺下斯字、第十三行末方下此□二字已泐者、此種拓本尙不難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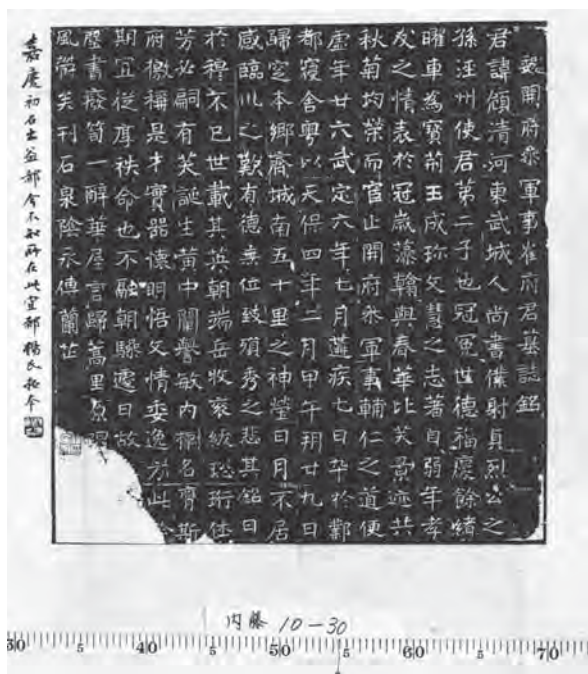
（增補）

舊傳石已佚、非也、今在南京。見舊拓本、十二行「櫛名膺斯」之「斯」字全。十三行「文情委逸」下、「方此於」三字、「此」字完好、「於」字僅泐左半。

（釋文篇）

魏開府參軍事崔府君墓誌銘

君諱顓清河東武城人尙書僕射貞烈公之孫涇州使君第二子也冠冕世德福慶餘緒曜車爲寶荆玉成珎文慧之志著自弱年孝友之情表於冠歲藻翰與春華比美景迹共秋菊均榮而宦止開府參軍事輔仁之道便虛年廿六武定六年七月遭疾七日卒於鄴都寢舍粵以天保四年二月甲午朔廿九日歸窆本鄉齊城南五十里之神塋日月不居感臨川之歎有德無位致殞秀之悲其銘曰於穆不已世載其英朝端嶽牧袞絳琤玕芳必嗣有美誕生黃中闡譽敏內櫛名膺斯府檄稱是才實器懷明悟文情委逸方此於期宜從厚秩命也不融朝驂遽日故□□□塵書癡筭一辭華屋言歸蒿里原隰□□□風鬱矣刊石泉陰永傳蘭芷



魏開府參軍事崔府君(頤)墓誌銘(石刻拓本資料 NANO507X)

(語注篇)

魏開府參軍事崔府君墓誌銘

君諱頤。清河東武城人。尚書僕射貞烈公之孫。涇州使君第二子也。^①
 冠冕世德。福慶餘緒。^②曜車爲寶。荆玉成珍。^③文慧之志。著自弱年。
 孝友之情。表於冠歲。^④藻翰與春華比美。景迹共秋菊均榮。^⑤而宦止開
 府參軍事。輔仁之道。便虛。年廿六。武定六年七月遭疾。七日卒於
 鄴都寢舍。^⑦粵以天保四年二月甲午朔廿九日。歸窆本鄉齊城南五十里
 之神塋。^⑧日月不居。感臨川之歎。有德無位。致殞秀之悲。其銘曰。
 於穆不已。世載其英。^⑩朝端岳牧。袞紱琤珩。^⑪休芳必嗣。有美誕生。^⑫

黃中闡譽。敏內櫛名。^⑬膺斯府檄。稱是才實。^⑭器懷明悟。文情委逸。^⑮
 方此囹圄。從厚秩。命也不融。朝驂遽日。^⑯故□□□。塵書廢笥。^⑰
 一辭華屋。言歸蒿里。^⑱原隰□□。□風鬱矣。^⑲刊石泉陰。永傳蘭芷。^⑳

(1) 君諱頤 清河東武城人 尚書僕射貞烈公之孫 涇州使君第二子也

『魏書』卷六十六「崔亮傳」：「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也。父元孫，劉駿尚書郎。：轉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正光二年秋，疽發於背，肅宗遣舍人問疾，亮上表乞解僕射，送所負荷及印綬，詔不許，尋卒。：亮有三子，士安、士和、士泰，竝強幹善於當世。：士和、歷司空主簿、通直郎。從亮征碭石，以軍勳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西道行臺元脩義左丞，行涇州事。蕭寶夤之在關中，高選僚佐，以爲督府長史。時莫折念生遣使詐降，寶夤表士和兼度支尚書，爲隴右行臺，令人秦撫慰，爲念生所害。」

(2) 冠冕世德 福慶餘緒

冠冕世德 Ⅱ cf. 庾信「周柱國楚國公岐州刺史慕容寧神道碑」(『庾子山箋注』卷九)：「銘曰：：冠冕世祿，羽儀祚胤。」

冠冕 Ⅱ 『後漢書』傳五十八「郭太傳·賈淑」：「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

世德 Ⅱ 『詩』大雅「下武」：「王配於京，世德作求(鄭箋，以其世世積德，庶爲終成其大功)」。

福慶 Ⅱ 崔瑗「寶貴人誄」(『藝文類聚』卷十五)：「：重曰、積善之家，福慶長修，修身以壽道之常，聖人之言義不虛，

修身獲報效莫疏。令問不忘身猶存，貴人雖沒，遺德尊。著于金石垂後昆。

〔後漢書〕傳五十三「李固傳」：「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

餘緒Ⅱ荀悅『漢紀』（前漢孝成皇帝紀四卷二七論）「夫承千歲之衰周，繼安秦之餘緒。民漸漬惡，俗不親大化，終以不改」『易』坤「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潘嶽「南陽長公主誄」（『藝文類聚』卷十六）：「積善餘慶。啓茲名胤。以惠肅。誨以柔順。主實體化。不言而信」。cf.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自爲足，全忘修學」。

（3）

曜車爲寶 荆玉成珎

曜車Ⅱ『史記』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左思「魏都賦」（『文選』卷六）：「雖明珠兼寸，尺璧有盈，曜車二六，三傾五城。未若申錫典章之爲遠也」。

爲寶Ⅱ班固「擬連珠」（『藝文類聚』卷五十七）：「臣聞聽決價而資玉者，無楚和之名。因近習而取士者，無伯玉之功。故璵璠之爲寶，非阻僧之術也。伊呂之爲佐，非左右之舊」。『晉書』卷七十二「郭璞傳」：「客傲郭生曰，玉以兼城爲寶，士以知名爲寶。明月不妄映，蘭葩豈虛鮮」。

荆玉Ⅱ『新書』卷五雜事「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故名之曰，和氏之璧」。盧諶「覽古」詩（『文選』卷二十

（4）

一）「連城既僞往，荆玉亦真還」。
成珎Ⅱ陸雲「贈鄭曼季四首·南衡」（『陸士龍集』卷三）：「瓊瑰非寶，尺牘成珍」。
文慧之志 著自弱年 孝友之情 表於冠歲
文慧之志Ⅱ用例未詳。

著自Ⅱ任昉「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文選』卷六十）：「體睿履正。神監淵邈。道冠民宗。具瞻惟允。肇自弱齡。孝友光備。爰及贊契。協升景業」。
弱年Ⅱ陶淵明「有會而作」（『陶淵明集』卷四）：「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

孝友之情Ⅱ『書』君陳：「惟孝友於兄弟，克施有政」。虞義「與蕭令王僕射書爲袁彖求諡」（『藝文類聚』卷五十）：「哀侍中體高亮之宏姿，挺孤奇之逸操。孝友結於衡閭，忠正表於邦域」。

表於冠歲Ⅱ『禮記』曲禮上：「男子二十冠而字」。江淹「齊太祖高皇帝誄」（『江文通集』卷十）：「惟弱齡惠志聰情，如金如璧，爰秀爰英，於鑠冠歲，騰華流藝，允文允武，克明克睿，聿尚登學，嚴道尊師」。

（5）

藻翰與春華比美 景迹共秋菊均榮

藻翰與春華Ⅱ班固「答賓戲」（『文選』卷四十五）：「雖馳辯如濤波，摘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殷最」。潘岳「射雉賦」（『文選』卷九）：「摘朱冠之絕赫，敷藻翰之陪鯁」。

比美Ⅱ夏侯淳「笙賦」（『藝文類聚』卷四十四）：「嗟萬物之殊觀。莫比美乎音聲」。

景迹共秋菊Ⅱ夏侯湛「閔子騫贊」（『藝文類聚』卷二十一）：「聖既擬天，賢亦希聖。蒸蒸子騫，立體忠正。干祿

辭親、事親盡敬。勉心景迹、擢辭流詠。『漢書』卷八十七上「揚雄傳」上：「反離騷：精瓊靡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曹植「洛神賦」(『文選』卷十九)：「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則君王所見、無迺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遊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

均榮用例未詳。

(6)

而官止開府參軍事 輔仁之道 便虛

官止用劉孝標「辨命論」(『藝文類聚』卷二十一)：「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饒養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

開府參軍事用「北齊書」卷二十一「封隆之傳」：從子孝琬：「孝琬七歲而孤、獨爲隆之所鞠養、慈愛甚篤。年十六、本州辟主簿。魏永熙二年、隆之啓以父爵富城子授焉。三年、釋褐開府參軍事。天平中、輕車將軍・司待主簿。裴子誕墓誌(武平二年)『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八十：「父令仲、榮陽太守。養第四弟子虔道、辟州主簿、解褐開府參軍事、年二十。養第八弟子思道、年二十一」。輔仁之道用「論語」顏淵：「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便虛用例未詳。

(7)

年廿六 武定六年七月遭疾 七日卒於鄴都寢舍

遭疾用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文選』卷五十九)：「而遭疾彌留、歟焉大漸」。

(8)

粵以天保四年二月甲午朔廿九日 歸窆本鄉齊城南五十里之神塋

粵以用楊无醜墓誌(熙平三年)『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三七：「粵以二月丁亥朔廿三日己酉、殯於定城里焉」。

歸窆用席盛墓誌(正光四年)『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四二：「歸窆於恒農胡城縣胡城鄉胡城里」。

本鄉用「後漢書」卷三「章帝紀」：「給流民公田詔、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

神塋用「刁遵墓誌」(『金石萃編』卷二十八)：「遷神柩於故鄉、以二年歲次丁酉冬十月己丑朔九日丁酉、窆於饒安城之西南孝義里、皇孝儀同簡公神塋之左。松門水閣、深局長鍵。庶鐫石於下壤、仰誌惠於幽泉。其辭曰」

(9)

日月不居 感臨川之歎 有德無位 致殞秀之悲

日月不居用魏明帝「步出東門行」(『宋書』樂志卷十一)：「林鍾受謝、改節時遷。日月不居、誰得久存」。孔融「與盛孝章書」(『文選』卷四十二)：「歲月不居、時節如流(善曰、國語、文姜曰、日月不居、人誰不安)」。感臨川之歎用「論語」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有德無位用「論語」述而：「子曰、述而不作(皇侃疏：制禮樂也。夫得制禮樂者、必須德位兼竝德爲聖人尊爲天子

者也。所以然者、制作禮樂、必使天下行之、若有德無位、既非天下之主、而天下不畏、則禮樂不行。若有位無德、雖爲天下之主、而天下不服、則禮樂不行、故必須並兼者也。孔子是有德無位、故述而不作也」。

殞秀《論語》子罕：「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陸機《晉處士劉參妻王氏夫人誄》（《陸士衡文集》卷十）：「猗猗嘉穎、朝陽方翹。烈風嚴霜、殞此秀條。璇璣倏忽、四序競征。清商激宇、蟋蟀宵吟」。

（10）於穆不已 世載其英

於穆不已《詩》周頌「維天之命」：「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世載其英《左思》「蜀都賦」（《文選》卷四）：「近則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蔚若相如、矚若君平、王褒暉暉而秀發、楊雄含章而挺生」。

（11）朝端嶽牧 袞紱琤珩

朝端《王儉》「褚淵碑文」（《文選》卷五十八）：「今之尙書令、古之冢宰。雖秩輕於衮司、而任隆於百辟。暨遂冲旨、改授朝端。邇無異言、遠無異望」。

岳牧《班固》「典引」（《後漢書》傳三十下「班固傳」下）：「於是三事岳牧之僚、僉爾而進曰」。

袞紱《蔡邕》「太尉楊賜碑」（《蔡中郎集》卷三）：「在棟伊隆、于鼎斯寧。德被宇宙、華夏以清。受茲介福、履祚孔成。爲邑河渭、袞冕紱珪。以佐天子、祇事三靈。丕顯伊德、萬邦作程。爰銘爰贊、式昭懿聲」。

琤珩《王融》「贈族叔衛軍儉十五章其十二」（《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二）：「於時春暮、日煥雲清。前紀文物、後發

聲明。逶迤冕服、有鏘璫珩。公其戾止、威德惟馨」。

（12）然芳必嗣 有美誕生

然芳必嗣《江淹》「宋故尙書左丞孫緬墓銘」（《江文通集》卷十）：「光靈維周、肇祀伊衛。炤芬上代、鏡華中世。睿誕降明、秀芳嗣烈。學惟物範、行實士節」。

有美《袁準》「才性論」（《藝文類聚》卷二十一）：「凡萬物生于天地之間。有美有惡。物何故美。清氣之所生也。物何故惡。濁氣之所施也」。孫楚「胡母夫人哀辭」（《藝文類聚》卷三十四）：「滔滔汶川、浩浩雲漢。乃眷洪族、裁育英媛。幼挺芳烈、暉光日新。有美其猗、有虎其文。華茂春芳、志厲秋霜。邂逅之遇、遭茲良會。豈惟中饋、義形于外。恆憑賢明、以自休賴。冀享永年、偕老一世。景命伊何、忽然長逝」。

誕生《後漢書》傳二十四「梁統傳·梁竦」：「皇天授命、誕生聖明。晉左九嬪「納楊后贊」（《藝文類聚》卷十五）：「清和協極、二儀降靈。啓茲楊族、仁哲誕生。微音內發、有馥其馨」。「侯掌墓誌」（《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四五）「兩儀載橫、川嶽斯靈、育寶降瑞、哲人誕生。行苞禮讓、器蘊仁明、貴越照車、價重連城」。

（13）黃中闡譽 敏內樹名

黃中《易》坤：「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蔡邕「司空楊秉碑」（《蔡中郎集》卷三）：「非黃中純白、窮達一致、其惡能立功立事」。

闡譽《用例未詳》。

敏內《漢書》卷八十九「循吏傳·黃霸」：「霸爲人明察

內敏、又習文法」。「高猛豪誌」（『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四四）：「藹藹舅宗、有蜺有龍、哲人秀出、高岸奇峰。外溫內敏、匪順伊恭、若茲翹楚、郁彼蘭叢。」

櫨名二潘岳「橘賦」(『藝文類聚』卷八十六)「故成都美其家園。江陵重其千樹。既見稱于陸言。亦標名乎馬賦」。

14

膺斯府檄 稱是才實

「聖心留愛閑素、遷負南郭。義等去鄴。事均從鑄。及克濟橫流、膺斯寶運」。

府檄『東觀漢記（『藝文類聚』卷五十八）：「廬江毛義，少時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其義，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

才實」〔晉書〕卷四十五〔劉毅傳〕：「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鈞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舉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

(15)

器懷明悟
文情委逸

器懷明悟」《初學記》卷十九人部下：「吳志、孫桓、儀容端正，器懷聰明」。江淹「王僕射爲左僕射詔」（《江文通集》卷九）「尚書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南昌縣開國公儉，器懷明亮，風情峻遠」。《晉書》卷四十七「傅玄傳：傅咸」：「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文情」《文心雕龍》隱秀：「夫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深矣」。

委逸謝莊「上封禪儀注奏」(『宋書』卷十六)「重以班
朝待典、節令詳儀、纂綜淪蕪、搜騰委逸、奏玉郊宮、禪
珪玄峙」。

(16)

方此_衿期 宜從厚秩

方此矜期_二『增補校碑隸筆』は「矜」を「於」と釋讀する。『魏書』卷六十九「崔休傳・崔仲文」：「仲文弟叔仁、性輕俠、重矜期」。

厚秩何承天「上安邊論」（『宋書』卷六十四「何承天傳」）：「漢魏以來，茲制漸絕，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遣奔救，天下騷然」。

(17)

命也不融
朝驂遽日

命也不融。蔡邕「郭有道碑」〔文選〕卷五八「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涯之遐迹。紹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

朝驂遽日，用例未詳。cf.謝莊「山夜夢」〔《藝文類聚》〕卷七總載山〕「庭光盡，山明歸。流風乘軒卷，明月緣河飛。潤鳥鳴兮夜蟬清，橘露靡兮蕙烟輕。凌別浦兮值泉躍，經喬林兮遇猿驚。南阜別鶴佇行漢，東鄰孤管入青天。沉痾白髮共急日，朝露過隙詎餘年。年去兮髮不還，金膏玉液豈留顏。迴舫拓繩戶，收棹掩荆關。」

(18)

故 塵書癡筭

塵書〓任昉「贈徐徵君詩」(《藝文類聚》卷三十六)：「曾是違賞心、曷用箴餘缺。眇焉追平生、塵書廢不閱」。

廢笥〓劉義恭「擬詩」(《藝文類聚》卷三十二)：「自君之出矣，笥錦廢不開。思君如清風，曉夜嘗徘徊。」

(19)

一辭華屋
言歸蒿里

一辭||『禮記』表記..「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

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辭也。」

華屋Ⅱ曹植「箜篌引」（『藝文類聚』卷四十二）：「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再來、百年忽我過。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宇文逢恩墓誌」（『新見北朝墓誌集釋』四七）：「長辭華屋、長閉佳城。」羊深妻崔元容墓誌」（『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六五）「棄此華屋、即彼幽泉」。

言歸Ⅱ『詩』周南「葛覃」：「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蒿里Ⅱ陶淵明「祭從弟敬遠文」（『陶淵明集』卷八）：「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里、邈無還期」。cf「李祖牧妻宋靈媛墓誌」（『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志疏證』八四）：「冀憑遐算、金石同侔、交臂俄失、零落先秋。一辭邑里、言往山丘、悲風烈烈、素旄攸攸」。

（20）

原隰□□□風鬱矣

原隰Ⅱ『書』禹貢：「原隰底績、至於豬野」。『詩』小雅「皇皇者華」：「皇皇者華、于彼原隰」。

□風鬱矣Ⅱ沈約「尚書右僕射范雲墓誌銘」（『藝文類聚』卷四十八）：「合契興王、匪勞物色。乘風鬱起、化成龍翼」。cf梁庾肩吾「過建昌故臺詩」（『藝文類聚』卷六十二）：「魯國觀遺殿、韓城想舊臺。仲宣原隰滿、子建悲風來。夏蓮猶反植、秋窓尚左開」。

（21）

刊石泉陰 永傳蘭芷

刊石Ⅱ『後漢書』傳四十三「姜肱傳」：「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高猛妻元瑛墓誌」（『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五一）：「發軔華屋、投宿玄泉」。

泉陰Ⅱ用例未詳。

永傳Ⅱ『廣漢長王君治石路碑』（『隸釋』卷四）：「得去危就安、功夫九百餘日、成就通達。永傳億歲、無窮記」。

蘭芷Ⅱ『楚辭』離騷：「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王逸注、言蘭芷之草、變易其體而不復香）。

（訓讀篇）

魏開府祭軍事 崔府君墓誌銘

君諱は頤、清河東武城の人なり。尚書僕射貞烈公の孫、涇州使君の第二子なり。冠冕の世徳、福慶の餘緒、曜車 寶と爲し、荆玉 珎と成す。文慧の志、若年自り著れ、孝友の情、冠歳に表わる。藻翰は春華と美を比べ、景迹は秋菊と榮を均くす、而して宦は開府祭軍事に止む、輔仁の道、便ち虚し。年廿六、武定六年七月疾いに邁い、七日鄴都の寢舎に卒す。粵に天保四年二月甲午朔廿九日を以て、本郷齊城の南五十里の神塋に歸す。日月居らず、臨川の歎を感じ、徳有りて位無し、殞秀の悲を致す。其の銘に曰く、
於あ、穆しくして已まず、世よ其の英を載す。朝端と嶽牧と、袞紱と琤珩と。然芳は必ず嗣ぎ、有美は誕生す。黃中 譽を闡かにし、敏内 名を樹す。斯の府檄に膺じ、是の才實を稱さる。器懷 明悟にして、文情 委逸たり。此の陪期に方りて、宜しく厚秩に従うべし。命や融からず、朝に遽日に驂す。故□□□、書を塵し笥を癢す。一たび華屋を辭し、言に蒿里に歸す。原隰□□、□風 鬱たり。石を泉陰に刊し、永く蘭芷を傳えん。

(三) 劉碑造像銘 (NAN0533ABC)

立碑：天保八年（五七七）登封
碑高：廣五尺七寸、高一尺八寸二分（『金石萃編』）

三、九八メートル（河南省現存造像碑中最大）王景荃よる

碑首一・一五 幅一・五八 厚〇・四五

碑身二・〇三 幅一・四四 厚〇・四五

碑座〇・八 幅一・九八 厚一・二六

所在 河南省登封縣（西）劉碑村

楷書：四十二行行十三字

著錄

『金石萃編』卷三十三

（石橫廣五尺七寸、高一尺八寸二分。四十二行行十三字。正書、在洛陽。）

碑樓寺在縣東四十里、石淙東源上、內有豫州劉刺史碑。北齊天保八年丁丑立、刻劃佛像文列上方。字殊鄙劣。刺史名碑、無佛處。鐫諸人姓名、俱劉氏名。文紀劉碑爲首、造碑文緣起也。村落沿其名曰、劉碑。說嵩

按碑無年月、據說嵩語、因列北齊天保八年。文云劉碑、河澗人也。河澗當作河間、左旁衍水耳。寶冑唐資者、劉姓凡二十五望、竝自陶唐氏劉壘之後、故云唐資也。瓊基漢緒、瓊疑是瓊字、用以對寶冑也。劉氏之家河間者、惟北魏劉冑、官直閣將軍、出守本郡、與茹皓俱赴鄴宮講武、乞留、至洛（『魏書』卷九三恩倖傳八二）。似即劉碑先世。文故云、因官隨爵、芳稱高左者也。劉碑史傳不載、碑但泛言造像求福之意、不詳事蹟、故無可攷。碑書擬作擬、淡泊作悵怕、纂纂作纂

募、首領作酋領、照作吳、英作芙、巧作巧、靈鷲作靈就、霄作霄、辨作辨、蠢作泰、岍作岍、望作望、豎目作豎日、力士作力仕、偃蹇作偃蹇、下土作下士、暉光作暉光、冠冕作紆冕、皆任意增減移置、初無義理。據說嵩謂、無佛處、鐫諸人姓名、俱劉氏名。今碑但有維那樊元貞一人、是搨本不全也。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二十一

劉碑造像銘（天保八年在登封）『萃編』載卷三十三末錄下截）

碑在登封、『萃編』以爲洛陽者誤。說嵩謂刻劃佛像、無佛處。鐫諸人姓名、俱劉氏名、今未之見、亦無豫州刺史字、疑碑尚有陰也。碑書豐禮作豐禮、劓作劓、楚作楚、龜作龜、蠻作蠻、德作德、貴作貴、繼作繼、預作預、漫作漫、餘俱恒見托、即老字、見『集韻』、本作現、慎即順字。席見『魏志』宕昌傳水名、亦見『玉篇』『集韻』邪也。當是以水得姓者、而氏族書不載、或即席之俗。荊、疑即邢字。

洪頤煊『平津讀碑記』

劉碑造像天保八年

右劉碑造像在洛陽縣。說嵩稱豫州劉刺史碑、北齊天保八年丁丑直。刻劃佛像文列上方。刺史名碑、無佛處、鐫諸人姓名。此拓本、止有上層。其立碑年月、并刺史・結銜諸人題名、當在下層。搨者失之。

『增補校碑隨筆』

劉碑造像

正書、四十二行、行十三字、下題名四排、一排二列五十行、下三排各字列四十九行。在河南登封。（天保八年）

舊拓本題名首行歲在丁丑下有天保八年等字。

（增補）

稍舊拓本、銘文左未泐缺、末三行未損。題名首行「歲在丁丑」四字完好、「天保」二字尚存左半。二行「大邑師惠獻」之「大邑師惠」四字完全無損。末行「劉薩保邑子劉銀姬」等字完全無損。近拓銘文末第三行「若月士英英期」六字半泐、末二行僅存「是」字之半及下一「希」字、餘廿四字皆泐盡。題名首行「歲在丁丑」及「天保」六字泐盡。二行「大邑師惠」四字右半皆泐、末行「劉薩保邑子劉銀姬」八字、「劉」字泐小半、「薩」字泐大半、「保邑子」三字全泐、「劉銀姬」三字半泐。

日本二玄社『書跡名品叢刊』輯入近拓本、前附整紙縮印稍舊拓本。

孟憲章「明前拓「北齊劉碑造像記」」（『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八八年五期）

孫蘭風・趙超「北朝石刻造像題記十件」（『書法叢刊』一九九二年第二期（五月）文物出版社）

：劉碑造像記是一件刻寫精美的書法作品、筆法中多含篆意、使得簿時平正和美、氣勢圓渾、具有端莊秀美的風韻。它既承繼了北魏碑刻中雄健的開闢氣勢、又吸收了南朝書法中的柔美錦麗之風、匯為一體。章法上疏密得當、表現出錯落有致的節奏美。隋代書法乘上啟下、為唐代楷書的極盛奠定了基礎、而劉碑造像一類書法作品、正是隋代書法風格的先源。劉碑造像原在河南登封縣西劉碑村、又名碑樓寺碑、清代金石著錄中多有介紹、乾隆以前拓本中「天保八年」等字不損。清代中期以來的拓本中「天保」以下年月日字體均殘損不存。（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道光年間拓本を掲載）

王景荃「劉碑寺造像碑研究」

『中原文物』（河南博物院 二〇〇六年二期）

『河南佛教石刻造像』（河南博物院編 二〇〇九年四月鄭州 大象出版社）

河南博物院H・P

その他

東京大學大學院工學系研究科建築學專攻所藏の關野貞が戰前に撮影した寫真ガラス乾板中に、劉碑の寫真がある。（關野貞による東アジア文化財寫眞の整理と分析」東洋文化研究所共同研究報告書平成二十三・二十四年による）

（釋文篇）

NAN0533A

大都邑主陽城縣功曹劉聲聞 世主劉明熾 大都邑主（橫野／將軍）

劉方聞 大都邑主（前陽城／郡功曹）劉□□ 大都邑主（前陽城／郡平正）郭：

當陽大像主前版授豫州刺史劉碑

發心造像主前奉朝請洛州平正劉方興

大都邑主前陽城郡平正劉酉芝 大都邑主郭客奴 大都邑主前陽

城（□□□／後司功）戴子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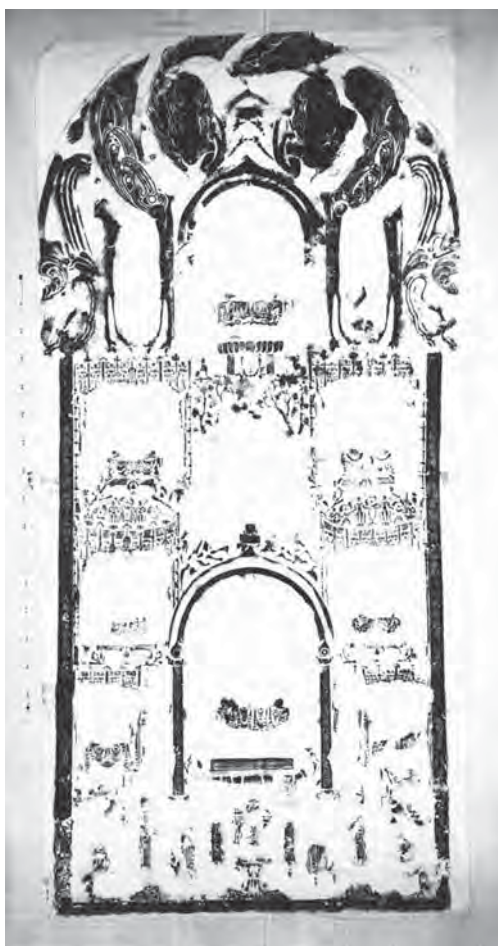
NAN0533C

西歡像主陽遵妻王阿姜息陽子哲

邑子鄉正曹先貴

NAN0533B-1

夫妙靜虛凝聖蹤難尋悒悒無相
非有心能知雖形言幽絕誕迹三
千慈悲內發欲濟危拔苦演十二
而曉群情喻三車以運諸子權應
歸空潛神真境然篤信佛弟子劉
碑河澗人也寶胄唐資瓊基漢緒
襲踵前王衣冠萬代因官隨爵芳
柯嵩左此人善識四非深解五業
纂纂鄉起酋領懷珠獨獎皆是軒



劉碑造像銘（石刻拓本資料 NAN0533A）

姬扶疏英裔之孤挺晉魏九域磐
根之樑棟穀昞皇朝飛聲齊室故
能同率績素異心共遵等意採石
金山遠求名匠奇思罕聞巧殊世
外四挾靈就之顯西據王舍之陽
派流濟濟建像一區構基三泉首
騰霄月真容凝然化流無尋光曜
十方空空遍滿視之者目中花生
觀之者我心豈滅仰爲皇祚永隆
宰輔顯上以此果緣福鍾師僧七
世願使神登紫宮形昇妙境見在
寧康子孫興茂辨智超才表心六

藝宦極臺相位疊九坐生墮歡諧
來栖道跡往往逢賢處遇聖泰
動普沾同照十日身當正覺遊濟
彼岸利鏤金芳願言不朽其辭曰
如來聖跡邈矣難尋究竟歸空妙
理實深出沒自在顯滅雙林欲隨
而去攝以愚心龕龕有佛相望若
語菩薩立待哈聲未吐師子護坐
堅目相親諸天作樂□□對舞金
剛力仕在戶之傍耶捲□目憊蹇
相當波旬請死欲退無方道俗肩
隨慶會天堂肅肅法師寂寂道場
崇之若近尋之茫茫垂誘下士上
接携將六願解羅三有暈光俄俄
禪定神歸空外眞化無尋心寧三
昧脫骨王子廣度一切夙樹莊瑋
垂羅天闕行廻世襲金柯秀發辨
隆侍仕殊今古越偶遇機驚皎然
若月信士英英契悟福期鐫鏤金
石相好巍巍嵯峨妙絕是難是希
終天畢地永爲長甚唯那樊元貞

NANO533B-2

大邑師惠獻邑師僧□□師□□邑子□□□□□□□□□□□□

孟亥鵝

大邑師僧和唯那陽顯明唯那曹元康唯那戴□唯那那李兒奴□□蠻藻

唯那郭景和

都邑主劉始興邑子劉伏邑子戴和 邑子戴□尔邑子戴倉顯邑子孫臣□

唯那劉彥宗

都邑主戴恭 邑子劉萬邑子戴禮 邑子杜遺 邑子戴景略邑子韓思明

唯那陽清奴

都邑主劉方興邑子戴顯邑子戴養 邑子陽侯伯邑子程德尔邑子張洪顯

唯那王詳連

都唯那劉巨當邑子趙德邑子韓族 邑子陽貴略邑子王太興邑子戴景賓

唯那曹社愛

都唯那劉貴宗邑子郭虎邑子劉道 邑子陽貴達邑子李清和邑子劉景順

唯那陽子高

都唯那戴桃扶邑子戴黑邑子劉歡 邑子姚和洛邑子戴善王邑子孫兒奴

唯那王元宗

唯那劉元早邑子劉小慶邑子解因 邑子曹始 邑子劉子穆邑子李老格

唯那陽遵業

唯那成莫問邑子戴副族邑子陽買德邑子曹虎 邑子曹毛周邑子李娥奴

唯那戴顯賓

唯那司馬定邑子劉衆愛邑子陽司周邑子曹乞伏邑子曹敬遠邑子戴僧利

邑子劉子寬

唯那陳龍引邑子劉永進邑子陳羔女邑子曹匡生邑子趙法義邑子郭客奴

邑子戴買德

唯那曹舍 邑子戴方伯邑子陳褥但邑子曹懷業邑子曹貴 邑子劉小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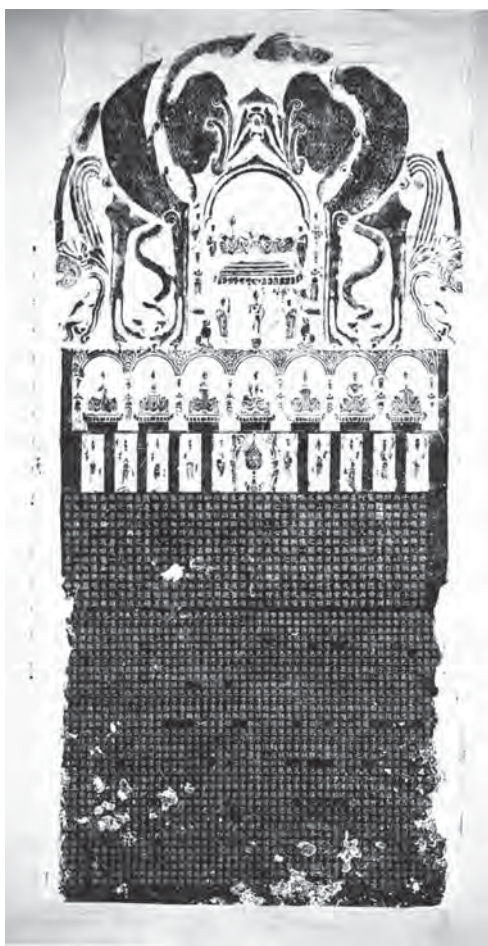
邑子劉苟子

唯那陽買 邑子成德奴邑子陽伯生邑子曹光先邑子常珎 邑子劉景遊

邑子戴子託

唯那左女生邑子戴永儂邑子陽欽 邑子曹豐 邑子曹珣 邑子劉羅漢
 邑子戴留□
 唯那陽樹生邑子李義和邑子陽子元邑子曹外 邑子苗毛 邑子劉君儀
 邑子戴里兒
 唯那陳毛 邑子戴紫雲邑子陽領孫邑子曹顯 邑子王禧 邑子張妙暉
 邑子樂妃
 唯那陽延儂邑子張托鷄邑子郭貴買邑子曹伏生邑子曹馬生邑子劉歸香
 邑子陳□
 唯那曹伏願邑子劉閏臺邑子郭智 邑子曹黑 邑子曹石 邑子劉崑崙
 邑子王□
 唯那曹多侯邑子劉清早邑子郭惠照邑子曹族 邑子曹甌甌邑子劉阿喙
 邑子戴清□
 唯那陽寒生邑子陽元同邑子馬族勝邑子曹伏奴邑子曹敬賓邑子劉期谷
 邑子王摩女
 唯那孫明達邑子張元緒邑子王始進邑子桓延穆邑子曹驕尔邑子劉邕兒
 邑子張好邢
 香火杜市和邑子王羅雲邑子趙醜薊邑子陳小妃邑子曹世貴邑子馬彥璋
 邑子陳次男
 清淨戴始王邑子張始興邑子陳伏奴邑子陳臺儂邑子曹市奴邑子馬阿似
 邑子王黑眼
 中正成定周邑子劉僧智邑子陳榮族邑子馬蘭族邑子曹方貴邑子馬天生
 邑子劉光陵
 中正戴曇先邑子劉契胡邑子陳進 邑子曹桃扶邑子曹僧保邑子馬阿社
 邑子曹敬賓
 邑子劉客生邑子劉義俱邑子曹念 邑子張清尔邑子曹世珣邑子曹郭買
 邑子曹先貴

邑子劉舍能邑子趙譽 邑子曹族樹邑子王廻 邑子曹黑 邑子曹繼叔
 邑子曹敬賢
 邑子戴廻勝邑子王慶雲邑子曹還臺邑子王景通邑子曹明儒邑子曹阿德
 邑子曹子達
 邑子陳益生邑子王雙桃邑子曹伏匡邑子王珣 邑子陽清奴邑子曹市貴
 邑子曹貴和
 邑子戴顯智邑子陳進興邑子曹定香邑子司馬楚邑子郭始進邑子曹承先
 邑子曹國子
 邑子曹映世邑子張儂 邑子曹雙進邑子司馬龜邑子王法安邑子曹无字
 邑子曹道淵
 邑子劉拔何邑子趙遠 邑子徐願 邑子司馬祖邑子王顯智邑子曹景嵩
 邑子曹零預
 邑子劉桃棒邑子趙洛勝邑子魯貴 邑子陽顯和邑子介元海邑子曹道延
 邑子陽伏保
 邑子劉征蠻邑子李銀勝邑子徐兔 邑子李伏會邑子杜□□邑子曹榮興
 邑子王仲偏
 邑子劉寒生邑子朱要男邑子徐雅 邑子陽舍奴邑子王□□邑子曹廣興
 邑子王楞伽
 邑子劉小允邑子趙女休邑子焦興安邑子陽廻儂邑子王慶 邑子郭嵩
 邑子王彥恭
 邑子劉貴洛邑子戴僧英邑子李摩生邑子馮顯貴邑子李賓 邑子曹純陀
 邑子王補和
 邑子劉廣尔邑子趙女好邑子許轉洛邑子陽和尔邑子曲洪業邑子曹石珣
 邑子王紹興
 邑子張顯慶邑子陳道英邑子許敬洛邑子席買王邑子劉清奴邑子曹寶延
 邑子姚子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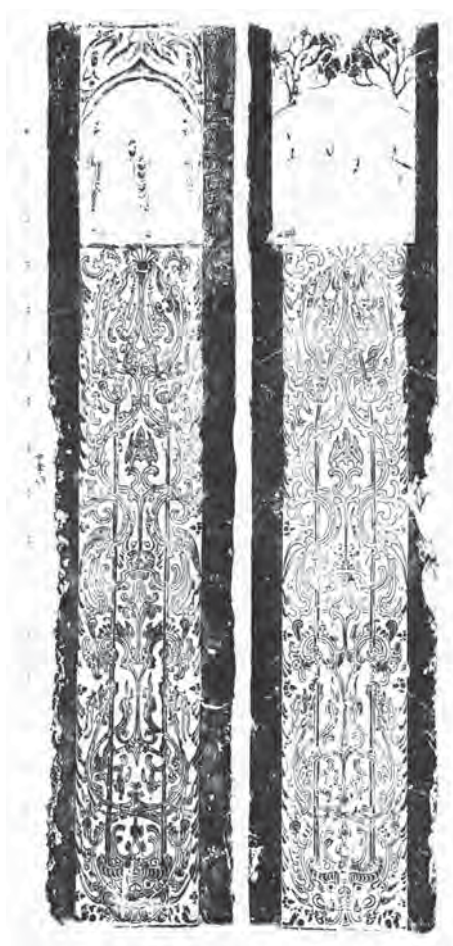


劉碑造像銘（石刻拓本資料 NAN0533B）

邑子劉明熾邑子張雙勝邑子許肆洛邑子左慶和邑子□轉邑子□馬舍□
 邑子陳遵
 邑子劉蠻德邑子趙妙勝邑子陽曇文邑子左僧 邑子杜□達邑子□子穆
 邑子劉獨連
 邑子劉方洛邑子陽郭女邑子陽伏愛邑子左遵業邑子謝玉佛邑子□貴敬
 邑子裴阿媚
 邑子劉方洛邑子孫貴女邑子楊男英邑子許劉貴邑子曹進興邑子□子淵
 邑子趙元思
 邑子曹郭買邑子吳醜女邑子田桃姬邑子陳雅 邑□錄 □子陽煞鬼
 邑子□仰卿
 邑子戴惠珍邑子譚勝好邑子趙歸香邑子郭柒保邑子戴白奴邑子陽湧多
 邑子戴社願邑子戴賢妃邑子歐陽恩邑子陽和姜邑子李思儀邑子陽陁羅

邑子劉摩女
 邑子劉榮生邑子盧蠻王邑子歐陽興邑子王男妃邑子王僧景邑子孫延暢
 邑子姚胡休
 邑子□薩□邑子劉□姬邑子歐陽寧邑子司馬都邑子王林坊邑子姚伯壘
 邑子王□□

（語注篇）NAN0533B-1
 夫妙靜虛凝。聖蹤難尋⁽¹⁾。悵怕無相。非有心能知⁽²⁾。雖形言幽絕。誕迹
 三千⁽³⁾。慈悲內發。欲濟危拔苦⁽⁴⁾。演十二而曉群情。喻三車以運諸子。
 權應歸空。潛神真境⁽⁶⁾。然篤信佛弟子劉碑。河澗人也⁽⁷⁾。寶胄唐資。瓊
 基漢緒⁽⁸⁾。襲踵前王。衣冠萬代⁽⁹⁾。因官隨爵。芳柯嵩左⁽¹⁰⁾。此人善識四非⁽¹¹⁾。
 深解五業⁽¹²⁾。纂募鄉邑酋領。懷珠獨哭⁽¹³⁾。皆是軒姬扶蔬。英裔之孤挺。



劉碑造像銘（石刻拓本資料 NAN0533C）

晉魏九域。磐根之樑棟⁽¹⁴⁾。穀炳皇朝。飛聲齊室⁽¹⁵⁾。故能同率績素。異心共遵等意。採石金山。遠求名匠⁽¹⁷⁾。奇思罕聞。巧殊世外⁽¹⁸⁾。四挾靈嶽之顯。西據王舍之陽⁽¹⁹⁾。派流濟濟。建像一區⁽²⁰⁾。構基三泉。首騰霄月。真容凝然。化流無尋⁽²¹⁾。光曜十方。空空遍滿⁽²²⁾。視之者目中花生。觀之者我心空滅⁽²³⁾。仰爲皇祚永隆。宰輔顯上⁽²⁴⁾。以此果緣。福鍾。師僧七世。願使神登紫宮。形昇妙境⁽²⁵⁾。見在寧康。子孫興茂⁽²⁶⁾。辨智超才。表心六藝⁽²⁷⁾。宦極臺相。位疊九坐⁽²⁸⁾。生墮歡諧。來栖道跡⁽²⁹⁾。往往逢賢。處處遇聖⁽³⁰⁾。泰動普沾。同照十日⁽³¹⁾。身當正覺。遊濟彼岸⁽³²⁾。刊鏤金芳。願言不朽⁽³³⁾。其辭曰。

如來聖跡。邈矣難尋⁽³⁴⁾。究竟歸空。妙理實深⁽³⁵⁾。出沒自在。顯滅雙林⁽³⁶⁾。欲隨而去。攝以愚心⁽³⁷⁾。龕龕有佛。相望若語⁽³⁸⁾。菩薩立侍。哈聲未吐⁽³⁹⁾。師子護坐。豎目相觀⁽⁴⁰⁾。諸天作樂。□□對儔⁽⁴¹⁾。金剛力仕。在戶之傍⁽⁴²⁾。

耶捲□目。憊蹇相當⁽⁴³⁾。波旬請死。欲退無方⁽⁴⁴⁾。道俗肩隨。慶會天堂⁽⁴⁵⁾。肅肅法師。寂寂道場⁽⁴⁶⁾。崇之若近。尋之芒芒⁽⁴⁷⁾。垂誘下士。上接携將⁽⁴⁸⁾。六類解羅。三有暈光⁽⁴⁹⁾。俄俄禪定。神歸空外⁽⁵⁰⁾。真化無尋。心寧三昧⁽⁵¹⁾。脫骨王子。廣度一切⁽⁵²⁾。夙樹珪璋。垂羅天闕⁽⁵³⁾。矧勉世襲。金柯秀發⁽⁵⁴⁾。辨隆侍仕。殊今古越⁽⁵⁵⁾。偶遇機驚。皎然若月⁽⁵⁶⁾。信士英英。契悟福期⁽⁵⁷⁾。鐫鏤金石。相好巍巍⁽⁵⁸⁾。嵯峨妙絕。是難是希⁽⁵⁹⁾。終天畢地。永爲葦基⁽⁶⁰⁾。維那樊元貞⁽⁶¹⁾。

(1) 夫妙靜虛凝 聖蹤難尋

妙靜Ⅱ「太平經」〔太平御覽〕卷六百六十六…「張陵、博學及河洛天文、悉窮其妙靜、處衡門不求聞達、彈琴詠詩、順志而已」。

（2）

懷怕無相 非有心能知

虛凝Ⅱ『出三藏記集』（序卷十大智度論抄序二十一）：「若達開塞之有連，時來非由遇，則正覺之道，不虛凝於物表，弘教之情，亦漸可識矣。」
聖蹤Ⅱ『南海寄歸內法傳』（卷十九受齋軌則）：「告黑神曰，大聖涅槃，爾徒尙在。四方僧至爲禮聖蹤，飲食供奉，勿令闕乏。是仁之力，幸可知。」
難尋Ⅱ『老子胡化經』（尹喜哀歎五首）：「昔往學道時，蹤跡亦難尋，東到日出界，樹木鬱鬱深。」

（4）

慈悲內發 欲濟危拔苦

敷氣。功則弘矣。而未有謝惠於所稟，厝感於理本者何。良以冥本幽絕，非物象之所舉，運通理妙，豈龜迹之能酬。」
誕迹Ⅱcf.『法苑珠林』卷十三「觀佛部」：「竊聞法王法力道濟無疆。大慈大悲聲高有頂。隨根普雨霽變密雲，觸類等觀朗同明鏡。是以金容誕迹，遂致恒星匿彩，月愛舒光。便使晨曦掩色。」
三千Ⅱ『雜阿含經』第六十六：「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從小千世界數滿至千，是名中千世界。於是中千世界。：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從中千世界數滿至千，是名三千大千世界」

（3）

雖形言幽絕 誕迹三千

有心Ⅱ『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下：「佛言，汝入不思議三昧耶。文殊師利言，不也，世尊。我即不思議，不見有心能思議者。云何而言入不思議三昧。」
能知Ⅱ『入楞伽經』卷十：「若能智者見，爾時轉邪見」
形言Ⅱ『出三藏記集』維摩詰經序十二：「夫道之極者，豈可以形言權智，而語其神域哉。然羣生長寢，非言莫曉。」
幽絕Ⅱ王謐「桓玄與王令書論道人應敬王事：公重答」
（『弘明集』卷十二）：「夫君道通生，則理同造化，夫陶鑄

慈悲Ⅱ『智度論』釋初品中「大慈大悲義」：「大慈與一切衆生樂，大悲拔一切衆生苦」。『大智度論』卷九十八：「發心有種種。有聞說法而發心者，有於衆生起慈悲而發心者，有見神通力大威德而發心者，然後漸漸而生悲心」。內發Ⅱ『白虎論』喪服：「禮不下庶人，所以爲民制何。禮不下庶人者，尊卑制度也。服者，恩從內發，故爲之制也。」
濟危Ⅱ『後漢書』傳七十「荀彧傳」：「尙書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遠恢進討之略，起發臣心，革易愚慮，堅營固守，徵其軍實，遂摧撲大寇，濟危以安。」
拔苦Ⅱ釋道恒「釋駁論并序」（『弘明集』卷六）：「請以三藏銓罪，非律令之流暘，以般若辯惑，非老莊之謂。道品無漏，拔苦因緣，則存而不論。周孔之教，理盡形器，至法之極，兼練神明，精粗升降，不可同日而語其優劣矣」。

(5)

演十二而曉群情 喻三車以運諸子

cf.『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略疏』卷上：「第二處者、表顯化生分齊臨機、濟危拔苦之相也」。

演十二『大智度論』卷五：「經、巧說因緣法。論、十二因緣生法。種種法門能巧說、煩惱業事、法次第展轉相續生、是名十二因緣。是中無明愛取三事名煩惱。行有二事名爲業、餘七分名爲體事、是十二因緣。初二過去世攝、後二未來世攝、中八現前世攝」。

曉群情『大般涅槃經』序：「任運而動、見機而赴。任運而動、則乘虛照以御物、寄言蹄以通化。見機而赴、則應萬形而爲像。即群情而設教、至乃形充十方、而心不易慮、教彌天下、而情不在已」。

喻三車『大智度論』卷五：「經、巧說因緣法。論、十二因緣生法。種種法門能巧說、煩惱業事、法次第展轉相續生、是名十二因緣。是中無明愛取三事名煩惱。行有二事名爲業、餘七分名爲體事、是十二因緣。初二過去世攝、後二未來世攝、中八現前世攝」。

運諸子『妙法蓮華經』卷二：「譬喻品第三」：「舍利弗、如彼長者、初以三車誘引諸子、然後但與大車、寶物莊嚴、安隱第一。然彼長者無虛妄之咎、如來亦復如是、無有虛妄、初說三乘引導眾生、然後但以大乘而度脫之」。

(6)

權應歸空 潛神眞境

權應『魏書』卷一百十四「釋老志」：「諸佛法身有二種義、一者眞實、二者權應。…權應身者、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修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眞體不遷」。

(7)

然篤信佛弟子劉碑 河澗人也

然篤信佛弟子劉碑

「洛陽合邑諸人造像銘頌」天統三年歲次丁亥三月壬申朔十五日

妙旨幽微、非聖無可盡于源、聖行之興。非福智莊嚴、豈能□其道。然今合邑諸人等、宿殖明珠、久歷諸佛。故能異心同□、仰慕遺蹤。在于定光佛前、敬造七佛寶堪。并二菩薩。賢聖諸僧、彌勒下生、梵王帝釋、舍利非壹。其金容赫奕、照耀三千、華麗二相、妙苑八十、尅木圖涅。劉碑『碑陽(NAN0533A)』：「當陽大像主前版授豫州刺史劉碑」とある。

篤信『南史』卷六十九「傅縡傳」：「縡篤信佛教、從興皇寺慧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法顯記」(『藝文類

聚』卷七十三雜記部)：「弗樓沙國、有佛鉢。昔月氏王大興衆、來伐此國、欲取佛鉢。既服此國已。月氏王篤信佛法、欲持鉢去、乃校飾大象、置鉢其上。象便伏地、不能得進」。

佛弟子『孟蘭盆經』(『藝文類聚』卷四)：「是時、目連母得脫一劫餓鬼之苦。目連白佛、未來世佛弟子行孝順者、亦應奉孟蘭盆爲爾可否。佛言大善」。

河間『元和姓纂』卷五『劉』：「帝堯陶唐之後、：河間。漢章帝子河間王開徙濮陽。十六代至炫、隋大儒懷」。

(8)

寶冑唐資 瓊基漢緒

寶冑『程哲碑』(天平元年『山右石刻叢刊』卷一)：「故贈代郡太守并息贈陳郡太守程永之頌文、於皇寶冑、時惟殷商。金玉蟬聯、本枝尅昌。琳瑯雲嘆、鳳翥龍翔」。cf. 徐陵『陳文帝哀策文』(『藝文類聚』卷十四)：「赫矣高祖、悠哉上旻。蟬聯寶冑、暉煥郊禋」。

唐資『班固『東都賦』(『文選』卷一)：「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動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善曰、：漢書、劉向高祖頌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孔安國尚書傳曰、堯以唐侯、升爲天子)」。

瓊基『用例未詳。cf. 駱賓王『上郭贊府啓』(『箋注駱臨海集』卷八)：「伏惟公瓊基疊秀、積珠播於三龍、玉翰驚薰、曄瑤林於八桂」。

漢緒『唐資』注參照。

(9)

襲踵前王 衣冠萬代

襲踵『用例未詳。『楚辭』離騷：「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王儉『褚淵碑文』(『文選』卷五十八)：「辰

精感運、昂靈發祥。元首惟明、股肱惟良。天鑒瑤曜、踵武前王。欽若元輔、體微知章」。

衣冠『漢書』卷六十『杜欽傳』：「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官杜子夏以相別(師古注、衣冠謂士大夫也)」。

萬代『司馬相如『封禪書』(『史記』卷一百十七『司馬相如傳』)：「然猶躡梁父、登太山、建昭號、施尊名。俾萬代得激清流、揚微波、飛英聲、騰茂實」。

(10)

因官隨爵 芳柯蒿左

因官隨爵『用例未詳。』

芳柯『曹植『芙蓉賦』(『初學記』卷二十七)：「疎芳柯以從風、奮纖枝之璀璨。其始榮也、噉若夜光尋扶桑、其揚暉也」。cf. 徐陵『在北齊與宗室書』(『文苑英華』六百八十六)：「儒盛江東、文高河北。或復分齊處魯、移魏居燕。瓜廕雖遙、芳枝無遠」。

蒿左『司馬相如『封禪書』(『史記』卷一百十七『司馬相如傳』)：「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蒿蒿爲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

(11)

此人善識四非 深解五業

善識『謝惠連『目箴』(『藝文類聚』卷十七)：「氣之清明、雙眸善識。唯道是視、瞻彼正直」。

四非『郁超『奉法要』(『弘明集』卷十三)：「四非常。一曰無常。二曰苦。三曰空。四曰非身。少長殊形、陵谷易處。謂之無常。盛衰相襲、欣極必悲。謂之爲苦。一切萬有。終歸于無。謂之爲空。神無常宅。遷化靡停。謂之非身」。

(12)

纂募鄉邑酋領 懷珠獨哭

深解〓『三國志』卷四十四「姜維傳」：「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
五業〓沈約「答陶隱居難均聖論」(『廣弘明集』卷五)：「五支之戒、各有輕重。非殺戒偏重、四立並輕、且五業雖異、而互相發起。犯人之戒、人重故先出。犯獸之戒、獸輕故後被」。

纂募〓「陶蠻朗墓誌」(『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一五三)：「泊乎侯景作亂、江東三邊鼎沸、四郊多壘。齊主纂募淮南、英選江北豪家。風力鴻龍、爪牙貔虎」。

鄉邦〓「後漢書」傳二十八「度尚傳」：「(抗)徐字伯徐、丹陽人、鄉邦稱其膽智」。

酋領〓「魏書」卷四十六「寶璋傳」：「從征蓋吳、先驅慰諭、因平巴西氏·羌酋領、降下數千家、不下者誅之」。

懷珠〓陸機「文賦」(『文選』卷十七)：「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何遜「秋夕嘆白髮」(『古詩紀』卷九十三)：「直是安被褐、非敢慕懷珠」。「凝禪寺浮圖頌」(『元象二年』「金石萃篇補略」卷一)：「居士融蘊冲淡之妙性、如荔〓之瑤馨、懷珠照〓、若霄漢之朗月」。

獨哭〓邢子才「太尉韓公墓誌銘」(『藝文類聚』卷四十四)：「雖將相無種、而公卿有門。是以萬種四牡、曷奔於往代、長組高冠、陸離於前祀。及負笈追侶、結友從師、先難後易、身佚功倍。皆神遊隔隕、理合精微。非存寧越、廢寢食以存道、久殊高鳳、忘冠履以成業。皎皎獨照、旁絕羣滓、亭亭孤出、入自雲霞」。

(13)

皆是軒姬扶蔬 英裔之孤挺

軒姬〓「左傳」昭公十七年：「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杜預注、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

扶蔬〓「韓非子」揚權：「爲人君者、數披其木、母使木枝扶疏。扶疏將塞公閭」。

「魏書」卷二十四「崔玄伯傳」：「(崔)僧淵復書曰、：聖上諸弟、風度相類、咸陽王已下、莫不英越、枝葉扶疎、遍在天下」。

英裔〓用例未詳。cf.顏延之「三日曲水詩序」(『文選』卷四十六)：「龍文飾轡、青翰侍御、華裔殷至、觀聽驚集」。

孤挺〓「齊故大尉公大保尚書令徐武安王墓誌」(『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八二)：「王躍馬抽劍、獨奮孤挺、遂破百萬之師、仍解危城之急」。cf.徐陵「太極殿銘」(『藝文類聚』卷六十二)：「忽有一大梓柱、從流來泊、在後渚岸。嵯峨容與、若漢水之僂檣、搖漾波濤、似新亭之龍利、孤拔靈山、允彰天貺」。

(14)

晉魏九域 磐根之樑棟

晉魏〓陸雲「西園第既成有司啓」(『陸士龍文集』卷八)：「按晉魏以來、諸侯奢靡、第室滋廣、未有如國今日之甚者也」。

九域〓潘勗「冊魏公九錫文」(『文選』卷三十五)：「綏爰九域、罔不率俾」。

磐根〓司馬彪「續漢書」(『藝文類聚』卷五十)：「虞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難者不避、易者不從。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其利器乎」。

樑棟〓袁宏詩(『藝文類聚』卷八十八)：「森森千丈松、磊砢非一節。雖無橫栢麗、較爲梁棟桀」。「後漢書」傳四

十六「陳球傳」：「公爲國家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邪」。

(15)

睿昞皇朝 飛聲齊室

睿昞用例未詳。

皇朝「孫綽」太常碑贊「《藝文類聚》卷四十九」：「儀刑朝堂，流風丹霄。將振華袞，永煥皇朝」。

飛聲「張衡」思玄賦「《文選》卷十五」：「有無言而不酬兮，又何往而不復。盍遠跡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

齊室「《魏書》卷一百十二上」靈徵志八上：「出帝永熙三年二月，永寧寺九層佛圖災。既而時人咸言有人見佛圖飛入東海中。永寧佛圖，靈像所在，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勃海、齊獻武王之本封也，神靈歸海，則齊室將興之驗也」。

(16)

故能同率績素 異心共遵等意

同率用例未詳。

緇素「酈道元」水經注「卷二十二」潁水：「水中有立石，高十餘丈，廣二十許步，上甚平整。緇素之士，多泛舟升陟，取暢幽情」。

異心「《史記》卷八十一」廉頗蘆相如列傳：「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及（趙）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

共遵「《魏書》卷七十七」高崇傳·高謙之：「故有國有家者，不患民不我歸，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惟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載共遵，百王一致。且琴瑟不韻，知

音改絃更張，駢駟未調，善御執轡成組」。

(17)

採石金山 遠求名匠

採石「《龍驤將軍營州刺史高貞碑（正光四年六月）（《續古文苑》卷十六）：「君以此終，亦以此始。烏可廢而不錄，使來者無聞焉。迺相與採石名山，樹碑墓道」。

金山「《後漢書》卷十八「馮衍傳」：「躍青龍於滄海兮，攀白虎於金山（李賢注，金山，西方之精也）」。

遠求「《後漢書》卷四十二「崔駰傳」：「廣廈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繫」。

名匠「楊泉」織機賦「《藝文類聚》卷六十五」：「是以孟秋之月，首殺庶物。工民呈材，取彼椅梓，楨幹脩枝，名匠聘工，美乎利器。心暢體通，膚合理同，規矩盡法，因事作容，好無不媚。事無不供」。

(18)

奇思罕聞 巧殊世外

奇思「蒲元傳」《藝文類聚》卷六十：「君性多奇思，於斜谷，爲諸葛亮鑄刀三千口，刀成。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於成都取江水」。

罕聞「江淹」蕭重讓揚州表「《江文通集》卷八」：「其政寰域之治未緝，街縣之訟方興。繪販之士無薦，管庫之家寂寞。四維不闡，五教罕聞」。

巧殊用例未詳。

世外「北魏孝文帝」爲慧紀法師亡施帛設齋詔「《廣弘明集》卷十四」：「門下。徐州法師慧紀，凝量貞遠，道識淳虛。英素之操，超然世外，綜涉之功，斯焉罕倫」。

(19)

四挾靈巖之顯 西據王舍之陽

四挾用例未詳。cf. 王粲「登樓賦」(『文選』卷十一)「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

靈巖『正法華經』卷一「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靈鷲山、與大比丘眾俱」。

西據用例未詳。cf. 班固「西都賦」(『文選』卷二)「是時秦嶺、哦北阜、挾鄠霸、據龍首」。

王舍釋道安「西域志」(『藝文類聚』卷七十六)「摩訶賴國、有阿耨達山。王舍城在山東南角、竹園精舍在城西。又有佛浴所、六年苦行處」。

(20)

派流濟濟 建像一區

派流濟濟沈約「齊太尉王儉碑銘」(『藝文類聚』卷六十三)「瞻旦爽而齊軫、軼夔龍而長驚。百辟翹首、譬列宿之仰望舒、千里結轍、若派流之宗江漢。及宋道盛運、鼎命將改、而瞻烏所集。未知適歸」。「詩」齊風「載驅」：「四驪濟濟、垂轡瀾瀾」。

建像一區慧成造像銘「(太和二年『金石粹篇』卷二十七)：「遂亡父造石像一區、願亡父神飛三。智周十地」

(21)

構基三泉 首騰霄月

構基荆州從事范鎮碑「(『隸釋』十二)：「其辭曰、於惟從事、茂德翔羊。構基崇業、侯室侯堂」。

三泉『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始皇初即位、穿治鄴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椁、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滿之(正義、顏師古云、三重之泉、言至水也)」。

(22)

眞容凝然 化流無導

首騰用例未詳。
霄月潘岳「京陵公主女王氏哀辭」(『藝文類聚』卷三十四)：「皎皎霄月、載盈載微」。

眞容凝然 化流無導
眞容楊街之「洛陽伽藍記」卷四「白馬寺：寺上經函、至今猶存。常燒香供養之、經函時放光明、耀於堂宇。是以道俗禮敬之、如仰眞容」。

凝然『北齊書』卷二十三「崔陵傳·崔瞻」：「瞻字彥通、聰明彊學、有文情。善容止、神采凝然、言不妄發」。

化流『漢書』卷八十五「谷永傳」：「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群僚仰法、化流四方」。

無導『大無量壽經』卷上：「十方世尊、智慧無礙」。「禪祕要法經」卷上：「爾時白水、五色具足。流諸刺間、如是諸水。住山頂上、猶如積水、凝然不動、此想成已。名第十四易觀法」。

(23)

光曜十方 空空遍滿

光曜十方韓顯祖等造象記(永熙三年「陶齋藏石記」卷七)：「其辭曰、魏魏顯塔、根閭土。光曜十方、唯新豈腐」。「大般涅槃經」卷十五「梵行品第八之一」：「願諸衆生肉眼清淨徹見十方恒沙世界、願諸衆生得佛光明普照十方」。

空空釋慧遠「大智論鈔序」(『釋藏跡』卷十)：「故游其奧者、心不待慮、智無所緣、不滅相而寂、不修定而閑。非神遇以期通、焉識空空之爲玄、斯其至也。斯其極也。過此以往」。

遍滿『大智度論』卷十：「答曰、是遍吉菩薩一一毛孔常

（24）

出諸佛世界及諸佛菩薩、遍滿十方。以化眾生無適住處」。
視之者目中花生 觀之者我心家滅

視之『後漢書』陳蕃傳五六「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

目中花生『用例未詳』。

觀之者『漢書』卷八七下楊雄傳五七下「玄文多、故不著。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玄大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

我心『用例未詳』。

家滅『明僧紹』「正二教論」（『弘明集』卷六）：「生生不貴、存存何功、忘功而功著、寂滅而道常」。「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九「金剛幢菩薩十迴向品」：「隨所種善根、應受化時。隨順法身、示現色身、以偈頌。：解了己身不染著、其心寂滅無所依」。

（25）

仰爲皇祚永隆 宰輔顯上

仰爲『造石窟像記』（『金石萃編』卷二十七）：「皇魏永平四年歲次辛卯十月十六日、假節督華州諸軍事征虜將軍華州刺史安定王、仰爲亡祖親孟太妃・亡考太傅靜王・亡妣蔣妃、敬造石窟一軀」。

皇祚『張華』「烈文先生鮑玄泰誄」（『藝文類聚』卷二十七）：「於鑠列文、續蕤皇祚。夏后基命、靈根已固」。

永隆『法儀郭□□等八十人造象記』（天保八年『陶齋藏石記』卷十一）：「建妙塔一軀、上爲皇永隆、邊方甯太」。

宰輔『潛夫論』本政：「周公之爲宰輔也、以謙下士、故能得眞賢」。

顯上『用例未詳』。

（26）

以此果緣 福鍾師僧七世

果緣『宋敬業等造寶塔頌』（天保九年『陶齋藏石記』卷十一）：「□爲法炬、晃朗慧目。悟彼迷徒、出茲闇室。門

稱□二、義維歸一。□登无上、果緣同畢。麗同王室、成似銀宮。彫□漏月、鐸向延風。將如地踊、若現空中。特斯勝善、同駛度冲」。

福鍾『陸機』「君子行」（『文選』卷二十八）：「福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

師僧七世『王方略』「造須彌塔記」（『金石萃編』卷三十）：「大魏天平三年歲次丙辰正月癸卯朔、合邑等敬造須彌塔一區、仰爲皇帝陛下、師僧七世父母所生父母、因緣眷屬」。

（27）

願使神登紫宮 形昇妙境

紫宮『淮南子』天文訓：「紫宮者、太一之居也」。揚雄『甘泉賦』（『文選』卷七）：「閑閭闔其寥廓兮、似紫宮之崢嶸」。

妙境『法華宗要序』（『出三藏記集』卷八）：「故恆沙如來、感希聲以雲萃、已逝之聖、振餘靈而現證。信佛法之奧區、窮神之妙境、其此經之謂乎」。

（28）

見在寧康 子孫興茂

見在『後漢紀』光武帝紀：「十二月戊子詔曰、維列侯、爲王莽所廢、先祖魂神、無所依歸、朕甚閔之。列侯身廢者、國如故、身死若子孫見在、令繼其先焉」。

寧康『漢書』卷一百下「敘傳下」：「匪怠匪荒、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寧康」。

子孫興茂『漢書』卷七十一「于定國傳」：「于公謂曰、

(29)

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赤松子章曆』(卷五又大塚訟章)：「罪蒙原赦、魂昇三天、塚墓安寧、考訟沉靜、福被當今、慶流後代、子孫隆茂、宜學光顯、計圖勝展、公私利昌、疾病除差、怪消夢正、存亡獲福」。

辨智超才 表心六藝

辨智『說苑』權謀：「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姓名」。

超才『用例未詳』。

表心『魏書』卷二十一上「獻文六王·廣陵傳九」上：「廣陵王羽：高祖友愛諸弟、及將別、不忍早分、詔羽從至鴈門、乃令羽歸。望其稱效、故賜如意以表心」。

六藝『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30)

宦極臺相 位疊九坐

臺相『後漢書』傳十六「宋弘傳」：「中興以後、居臺相、總權衡多矣」。

位疊九坐『漢書』卷五十九「張湯傳」：「諡曰敬侯賜塋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子延壽嗣。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

(31)

生墮歡諧 來栖道跡

生墮『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上：「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化從右脇生墮地、即行七步、舉右手住而言、天上天下、唯我爲尊」。

歡諧『cf. 顏氏家訓』名實篇：「命筆爲詩、屬音賦韻、

(32)

往往逢賢 處處遇聖

竟日歡諧、辭人滿席」。

來栖『列仙傳』卷下「陵陽子明」：「後二十餘年、子安死、人取葬石山下。有黃鶴來棲其塚邊樹上、嗚呼子安云」。

道跡『劉勰「滅惑論」(『弘明集』卷八)：「夫棲形稟識、理定前業、入道居俗、事繫因果。是以釋迦出世、化洽天人、御國統家、竝證道跡。未聞世界普同出家、良由緣感不二。故名教有二、縉紳沙門、所以殊也」。

往往『管子』度地：「令下貧守之、往往而爲界、可以母敗。蕭子良「行宅詩」(『藝文類聚』卷六十四)：「名都勝境、極盡登臨。山原石道、步步新情。迴池絕澗。往往舊識。以吟以詠」。

逢賢『用例未詳』。

處處『漢書』卷九十二「游俠傳·原涉」：「自哀平間、郡國處處有豪桀、然莫足數」。

遇聖『釋普恆讚(『法苑珠林』卷一百一)：「大覺眇無像、懸應貴忘靖。一念會道場、空過萬劫永。信心虛東想、遇聖漢西影。妙趣澄三界、傳神四禪境」。

(33)

泰動普沾 同照十日

泰動『傳玄「陽春賦」(『藝文類聚』卷三)：「幽蛰蠢動、萬物樂生」。

普沾『後漢書』和帝紀：「孝章皇帝崇弘鴻業、德化普洽、垂意黎民、留念稼穡。劉勰「滅惑論」(『弘明集』卷八)：「滅惑論曰、至道宗極理歸乎一、妙法眞境本固無二。佛之至也、則空玄無形而萬象竝應、寂滅無心而玄智彌照。

（34）

身當正覺 遊濟彼岸

幽數潛會莫見其極、冥功用靡識其然。但言象既生假名、遂立胡言、菩提、漢語曰道。其顯跡也、則金容以表聖、應俗也、則王宮以現生、拔愚以四禪為始、慧以十地為階、總龍鬼而均誘、涵蠢動而等慈。權教無方不以道俗乖應、妙化無外豈以華戎阻情。『齊物論』：「昔者十日竝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身當正覺『王齊之』《諸佛讚》（『廣弘明集』卷三十九）：「妙哉正覺。體神以無。動不際有、靜不鄰虛。化而非變、象而非摹。映彼眞性、鏡此羣羣」。「邑義造丈八大像頌」《『金石萃編』卷三十四》：「悉捨妄想、同登正覺」。

遊濟彼岸『《大智度論》十二』：「以生死為此岸、涅槃為彼岸」。

『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世尊品第三十：「一切勝普明、一切世間最。得除盡諸垢、降一切眾會。諸通慧普見、大人一切暢。諸怨恐懼、法船濟彼岸。曉了眾所化、欣然愜世間」。

（35）

刊鏤金芳 願言不朽

刊鏤金芳『《魏故使持節征東將軍青州刺史元君墓誌》（『北京圖書館藏拓』）：「有子禮宗、孤慕窮廬、獨思靈枕、怨風樹之不留、恐金芳之永墜、故鐫玄石、仰述徽藻」。

願言『《詩》衛風「伯兮」』：「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不朽『《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36）

如來聖跡 邈矣難尋

如來『《金剛經》威儀寂靜分』：「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謝靈運『廬山慧遠法師誄』（『廣弘明集』卷二十三）：「仰弘如來、宣揚法雨。俯授法師、威儀允舉」。

聖跡『《雜阿含經》卷二十三』：「時、彼瞻婆國有一婆羅門女、極為端正、令人樂見、為國所珍。諸相師輩見彼女相、即記彼女、當為王妃。又生二子。一當領一天下、一當出家學道、當成聖跡」。

邈矣『崔駰』《大理箴》（『初學記』卷十二）：「邈矣臯陶、翊唐作士。設為狂狷、九州允理。如石之平、如淵之清」。

難尋『陸冲』《詩》（『藝文類聚』卷十二）：「命駕遵長塗、綿邈塗難尋。我行一何艱、山川阻且深。滄澤無夷軌、重轡有曾陰」。

（37）

究竟歸空 妙理實深

究竟『《大智度論》卷七十一』：「善知識品五二」：「所謂菩薩、安穩世間故發心。安穩者、能破一切煩惱、究竟不變失。譬如良藥能破病、不問甘苦、以能究竟、除病安穩故。佛能使衆生常安穩」。

歸空『《大智度論》卷二十』：「初品中四無量義三三」：「問曰、色法和合分別因緣故空、此無色中云何空。答曰、色是眼耳聞觸事能令空、何況不可見無有對、不覺苦樂而不空、復次色法分別、乃至微塵皆散滅歸空」。

妙理『曹植』《漢二祖優劣論》（『藝文類聚』卷十二）：「通黃中之妙理、韜亞聖之奇才」。

邑主造像碑（魏武定六年『金石萃編』卷三十一）：「帝夫玄精曠遠、妙理沖深。至道不廓、幽蹟難覩」。

(38)

出沒自在 顯滅雙林

出沒自在『四分律』卷三十三「受戒捷度之三」：「彼神足教化者、或化一作無數、或無數還爲一內外通達。石壁皆過如遊虛空無所妨礙、於虛空中結跏趺坐、亦如飛鳥周旋往來、入地如水出沒自在、履水如地而不沒溺、身放烟火如大火聚、日月有大神德、靡所不照」。

顯滅雙林『季洪演造像頌』（『金石萃編』卷三十一）：「有釋迦興、體苞聖達。淨樂蕭然、常我無遏。三徑是填、五蓋修脫。六度告離、雙林顯末」。

雙林『大般涅槃經』卷十七「梵行品第四」：「是佛世尊有金剛智、能破眾生一切惡罪、若言不能無有是處。今者去此十二由旬、在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而爲無量阿僧祇等諸菩薩僧、演種種法、若有若無若有爲若無爲、若有漏若無漏。若煩惱果若善法果、若色法若非色法。若非色非非色法」。

(39)

欲隨而去 攝以愚心

欲隨而去『三齊略記』（『藝文類聚』卷七十九）：「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于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城陽一山石、盡起立、嶷嶷東傾、狀似相隨而去。云石去不速、神人輒鞭之、盡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猶爾」。

攝以『詩』大雅「既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愚心『孔稚珪「答畢陵王」』（『弘明集』卷十一）：「而昔而前、民固不敏。而今而後、斯語請事。民之愚心、正執門範、情於釋老、非敢異同、始私追尋民門。梁簡文帝「上菩提樹頌啓」（『廣弘明集』卷十五）：「臣雖不敏、實有愚心。謹上菩提樹頌一首」。

(40)

龕龕有佛 相望若語

龕龕有佛『cf. 王勃「益州綿竹縣武都山淨慧寺碑」』（『王子安集注』卷十六）：「飛烟湧座、龕龕切利之天、香霧成臺、樹樹菩提之果」。

相望『老子』第八十章：「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若語『用例未詳』。

(41)

菩薩立侍 哈聲未吐

菩薩立侍『釋法顯「佛國記」』：「年年常以建卯月八日行像、作四輪車縛竹作五層、有承檣擐戟高二丈餘許、其狀如塔、以白氈纏上。然後彩畫作諸天形像、以金銀琉璃莊校其上、懸繪幡蓋四邊作龕、皆有坐佛菩薩立侍、可有二十車。車車莊嚴各異。當此日境內道俗皆集、作倡伎樂」。

哈聲未吐『鮑照「代夜坐吟」』（『古詩紀』卷六十）：「冬夜沈沈夜坐吟、含聲未發已知心」。cf. 曹植「洛神賦」：「文選」卷十九）：「含辭未吐、氣若幽蘭」。

(42)

師子護坐 豎目相覩

師子護坐『佛說佛名經』卷三：「南無妙勝佛 南無有佛 南無華勝佛 南無善生佛 南無師子勝佛 南無成就義佛 南無師子護佛 南無師子鈿佛 南無善住山王佛 南無淨彌留佛」。cf. 隋·辨志「宣州稽亭山妙顯寺碑銘」：「近通禹井巴山之穴、隴首夾鑿金剛獅子、以爲侍衛。揮拳揚目、可怖眾魔、奮爪張牙、足驚羣象」。

豎目相覩『大莊嚴論經』卷一：「諸婆羅門聞是語已、豎目舉手懷癘攘袂瞋忿戰動、而作是言。汝甚愚癡不吉之人。此等諸天不加恭敬、而恭敬誰」。cf.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

傳』卷下：「帝時大怒豎目、又問法師曰。」

(43) 諸天作樂 □□對舞

諸天作樂『大智度論』卷十：「是提闍婆甄陀羅恒在二處住、常所居止在十寶山間、有時天上為諸天作樂。」

對舞『正法華經』卷一「權品第二」：「在於居室、諷誦經典、處於曠野、深谷中立、為數億人、而師子吼、現有十方、諸佛廟寺、中有舍利、童子對舞、斯等皆當、成得佛道」。

(44) 金剛力士 在戶之傍

金剛力士『大智度論』卷十四「初品中闡提波羅蜜義第二十四」：「是時三女各化作五百美女、一一化女作無量變態從林中出、譬如黑雲電光暫現、或揚眉頓睫婆娑細視、作衆伎樂種種姿媚、來近菩薩欲以態身觸逼菩薩。爾時密迹金剛力士瞋目叱之、此是何人而汝妖媚敢來觸嬈」。『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四十五「入法界品第三十四之二」：「爾時文殊師利童子。從善安住樓閣出。與一切同行諸菩薩俱。金剛力士常隨侍衛。本願足天。樂聞法地天。常習大悲泉池方天。除滅愚癡夜天」。

在戶之傍『用例未詳』。

(45) 耶捲□目 熊蹯相當

耶捲□目『用例未詳』。

熊蹯『楚辭』離騷：「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相當『水經注』河水三：「孔山之上、有穴如車輪三所、東西相當、相去各二丈許、南北直通、故謂之孔山也」。

(46) 波旬請死 欲退無方

波旬請死『臨淮王造像碑』（『金石萃編』卷三十五）：

「伏聞古之狂鳥、弭迦葉之毒龍。波旬覩而喪魂、梵志望而辟魄。誠最尊最勝、莫高於法王」。

(47) 道俗肩隨 慶會天堂

欲退無方『王僧孺「中寺碑」（『藝文類聚』卷七十七）：「玄黃雖弭、權輿未測。生滅相輪、成壞不極。篋蛇爭赴、藤鼠無息。情塵莫捨、心火方赫。是用三明、寔開五力。湛寂無方、示現多所。踟躕吉樹、殷勤禪渚」。

道俗肩隨『高僧傳』卷六「釋慧遠」：「門徒號勸若喪考妣、道俗奔赴、轂繼肩隨。遠以凡夫之情難割」。

慶會『高僧傳』卷六「釋慧遠」：「釋慧遠頓首、陽月和暖、願御膳順宜。貧道先嬰重疾、年衰益甚、猥蒙慈詔、曲垂光慰。恐懼之深、實百於懷。幸遇慶會、而形不自運、此情此慨、良無以喻」。

天堂『宗炳「答何衡陽書」（『弘明集』卷三）：「夫心不貪欲、為十善之本。故能俯絕地獄、仰生天堂」。

(48) 肅肅法師 寂寂道場

肅肅法師『寂寂道場』肅肅『詩』小雅「黍苗」：「肅肅謝功、召伯營之（鄭箋、肅肅、嚴正之貌）」。

寂寂『曹植「釋愁文」（『藝文類聚』卷三十五）：「愁之為物、惟惚惟恍、不召自來。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群或黨、去來無方、亂我精爽」。

道場『大智度論』卷八十一：「乃至坐道場得一切種智、從道場起便轉法輪、是為菩薩住闍提波羅蜜取般若波羅蜜」。

(49) 崇之若近 尋之茫茫

(50)

垂誘下士 上接攜將

崇之若近。荀況「禮賦」(『初學記』卷十三)：「匹夫崇之，則爲聖人。諸侯崇之，則一四海者與，至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北堂書鈔』卷九十五：「傅子(傅玄)云，詩之雅頌，書之典謨，文質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尋之若遠，浩浩乎文章之淵府也。」
尋之茫茫。『文子』符言：「芒芒昧昧，從天之威，與天同氣。」

垂誘。『北齊書』卷二十四「杜弼傳」：「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曰：『不悟姑射凝神，汾陽流照，蓋高之聽卑，邇言在際。春末奉旨，猥蒙垂誘。令上所注老子，謹冒昧封呈，竝序如別。』」

下士。『老子』第四十一章：「上士聞道勤而行之，有志也。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

上接。用例未詳。

攜將。『三國志』卷九「曹休傳」：「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休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至吳。」

(51)

六類解羅 三有暈光

六類。用例未詳。cf.『周禮』天官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鄭注：六禽，鴈、鵠、鵝、雉、鳩、鵠)。」
『法華經』序品「六道衆生，生死所趣」。

解羅。梁簡文帝「玄圃園講頌序」(『廣弘明集』卷二十)：「鱗羽被解羅之澤，黎元沐仁壽之慈。」

三有。『雜阿含經』卷十七：「尊者阿難告瞿師羅長者，有三界，云何三。謂欲界、色界、無色界。」(北魏)釋僧懿

(52)

俄俄禪定 神歸空外

「檄魔文」(『廣弘明集』卷三十八)：「昔我高祖本元天王，體化應符。龍飛初域。杖權刑以部萬邦。奮慧柯以伏六合。咸蕩四邪。埽清三有。方當抗宏綱于八區。互靈網于宇宙。夷靜七荒。寧一九土。」

暈光。『江淹「赤虹賦」(『初學記』卷二)：「正逢巖崖照雨，雲烟爛色，俄而雄虹赫然，暈光曜水，偃蹇山頂。」

俄俄。宋玉「招魂」(『文選』卷三十一)：「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李周翰注，峨峨，高貌。

禪定。孫綽「喻道論」(『弘明集』卷三)：「目遏玄黃，耳絕淫聲，口忘甘苦。意放休戚，心去于羣，胸中抱一。載平營魄，內思安般。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遊志三四，出入十二門，禪定拱默。山停淵淡，神若寒灰，形猶枯木，端造六年，道成號佛。」『長阿含經』卷八「散陀那經四」：「思維觀察，分別法義，心得歡喜。得歡喜已，便得法愛。得法愛已，身心安穩。身心安穩已，則得禪定。得禪定已，得如實智。是謂初解脫入。」

神歸空外。用例未詳。cf.『大智度論』卷三十一：「內空者也。內法、內法空。內法者，所謂內六入眼耳鼻舌身意。眼空無我，無我所無眼法。耳鼻舌身意亦如是。外空者，外法、外法空、外法者，所謂外六入色聲香味觸法。色空者，無我、無我所、無色法。聲香味觸法亦如是。內外空者，內外法、內外法空、內外法者，所謂內外十二入，十二入中無我無我所、無內外法。」

(53)

真化無尋 心寧三昧

真化。『大智度論』卷八十四：「問曰，若爾，真化中定有

諸法實相者、何以言惡、心出佛身血得逆罪、不說化佛。答曰、經中但說惡心出佛身血、不辯真化」。

無尋〓注（22）參照。

心寧三昧〓《大智度論》卷七：「何等爲三昧。善心一處住不動、是名三昧」。

（54）

脫骨王子 廣度一切

脫骨〓曹植《神龜賦》（《初學記》卷三十）：「黃氏沒於空澤、松喬化於株木、蛇折鱗於平臯、龍蛻骨於深谷。亮物臯之遷化、疑斯靈之解殼」。cf.《大般涅槃經》卷三：「云何捨生死、如蛇脫故皮」。

王子〓《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上：「菩薩於九十一劫、修道德、學佛意、通十地行、在一生補處。後生第四兜術天上、爲諸天師、功成志就、神智無量、期運之至、當下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父王名白淨、聰叡仁賢。夫人曰妙、節義溫良。迦維羅衛者、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佛之威神、至尊至重、不可生邊地、地爲傾邪。故處其中、周化十方。往古諸佛興、皆出於此」。

廣度一切〓《大智度論》卷四十九：「菩薩發心、欲廣度一切衆生」。

（55）

夙樹珪璋 垂羅天闕

夙樹〓沈約《爲晉安王謝南兖州章》（《初學記》卷十）：「王爵早加、藩麾夙樹。進不能閑詩西楚、好禮北河、退無以振采六條、宣風萬里」。

珪璋〓《後漢書》傳第五十七「黨錮傳·劉儒」：「郭林宗常謂（劉）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

垂羅〓沈約《麗人賦》（《藝文類聚》卷十八）：「薄暮延佇、

宵分乃至。出閨入光、含羞隱媚。垂羅曳錦、鳴瑤動翠」。天闕〓袁象《遊仙詩》（《藝文類聚》卷七十八）：「羽客宴瑤宮、旌蓋乍舒設。王子洛浦來、湘娥洞庭發。長引逐清風、高歌送奔月。竝馭排帝闕、連吹入天闕。萬古一方春、千霜豈二髮」。

（56）

冠冕世襲 金柯秀發

冠冕〓《宋書》卷八十四「袁顗傳」：「汝中京冠冕、儒雅世襲、多見前載、縣鑒忠邪、何遠遺郎中之清軌、近忘太尉之純概」。

世襲〓《三國志》卷一「武帝紀」：「漢國參之後（裴松之注引王沈《魏書》、曹參以功封平陽侯、世襲爵土）」。

金柯〓陸機《浮雲賦》（《藝文類聚》卷一）：「若層臺高觀、重樓疊閣。或如鐘首之鬱律、乍似寒門之寥廓。金柯分、玉葉散、綠翹明、巖英煥。鸞翔鳳翥、鴻驚鶴奮。鯨鯢沂波。蛟鰐衝道」。《魏故東莞太守秦府君墓誌》（《魏孝昌二年》）（據逯欽立北京圖書館藏拓）：「其先少吳之苗裔、秦襄王之下胄。清風遐廓、曜紫日而燦素月、暉沖淵猷、皎明舒而朗靈曦。體俠鴻鸞、懷乘煙之操、抱潔貞秀、則貫雲而上。金柯朱萼、銀紫相承、茂松幹於往代、盛碧葉而是不陵」。cf.徐陵《在北齊與宗室書》：「陵白、臨淮負海、是謂徐州。顓頊高陽、世有明德。自興王啓霸、無勞委劒之鋒、開國承家、實饗彤弓之賜。其後金柯玉葉、霞振雲從、耆舊通人、茂才多士」。

秀發〓陸機《辨亡論上》（《文選》卷五十四）：「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

（57）

辨隆待仕 殊今古越

辨隆〓『荀子』樂論：「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

待仕〓待士か。『史記』卷三十三「魯周公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殊今古越〓田丘儉「承露盤賦」（『藝文類聚』卷七十三）：「即而視之、若璆琳之柱。華蓋在端、上際辰極、下通九原。仙掌仙掌、既平且安、越古今而無匹、信奇異之可觀」。

(58) 偽邁機驚 皎然若月

偽邁〓『世說新語』任誕：「陳郡袁耽、俊邁多能」。

機驚〓『三國志』卷一「武帝紀」：「太祖少機警、有權數」。皎然若月〓宋玉「神女賦」（『文選』卷十九）：「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橫生、曄兮如華、溫乎如瑩、五色竝馳。不可殫形」。

(59) 信士英英 契悟福期

信士〓釋慧遠「形盡神不滅五」（『弘明集』卷五）：「今所疑者、謂甫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無現法之效、報玄而未應。乃今王公獻供、信士屈體、得無坐受其德、陷乎早計之累、虛沾其惠、貽夫素餐之譏邪」。

英英〓潘嶽「散騎常侍夏侯常侍誄」（『藝文類聚』卷四十八）：「英英夫子、灼灼其雋」。

契悟福期〓cf. 唐・慧能「壇經」頓漸品「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不得契悟」。「儀坤廟樂章十二首・昭成皇后室酌用坤貞」（『舊唐書』卷三十一「音樂志四」）：「實受其福期」。

乎億齡」。

(60) 鐫鏤金石 相好巍巍

鐫鏤〓後漢張紘「瓊材枕賦」（『藝文類聚』卷七十）：「不屑珠玉之飾助、不煩錐鋒之鐫鏤」。

金石〓『淮南子』俶真訓：「雖鏤金石書竹帛、何足以舉其數」。

相好〓『大智度論』卷一：「佛身如金山、演出大光明。相好自莊嚴、猶如春華」。

巍巍〓『論語』泰伯：「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舍利弗摩訶目連遊四衢經』：「日東初出、入于軒窓、光照西壁。賢者目連天眼徹視、遙見世尊相好巍巍」。

(61) 嵯峨妙絕 是難是希

嵯峨〓潘嶽「西征賦」（『文選』卷十）：「登崢嶸之威夷、仰崇嶺之嵯峨」。

妙絕〓『後漢書』傳七十下「文苑傳・張超」：「超又善於草書妙絕、時人世共傳之」。

是難是希〓『詩』小雅「鹿鳴」：「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或燕以敖」。摯虞「贈褚武良以尚書出爲安東詩」（『文館詞林』卷一百五十六）：「武有七德、衆鮮克舉。帝用是難、訓咨既普。雖有周親、唯能是與。大周之吉、歸美于褚」。

九〓呂太后本紀：「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62) 終天畢地 永爲蓂基

終天Ⅱ潘嶽「哀永逝文」（『文選』卷五十七）Ⅱ「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反」。

畢地Ⅱ『太平經』卷九十「冤流災求奇方訣第一百三十一」Ⅱ「夫人死者乃盡滅、盡成灰土、將不復見。今人居天地之間、從天地開闢以來、人人各一生、不得再生也。自有名字爲人。人者、乃中和凡物之長也、而尊且貴、與天地相似。今一死、乃終古、窮天畢地、不得復見、自名爲人也、不復起行也」。

永爲衰基Ⅱ張衡「東京賦」（『文選』卷二）Ⅱ「臣濟參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

（63）唯那樊元貞

唯那Ⅱ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卷五Ⅱ「此寺昔日有沙彌常除灰、因入神定、維那輓之、不覺皮連骨離」。

（訓讀篇）

夫れ妙靜 虚凝にして、聖蹤 尋ね難く、俛怕なる無相は、有心の能く知るところに非ず。形言は幽絶すと雖も、誕迹は三千。慈悲は内に發し、危を濟い苦を抜かんと欲す。十二を演じて群情を曉し、三車に喩えて以て諸子を運らす。權應 空に歸し、神を眞境に潛ます。然るに篤信の佛弟子劉碑、河澗の人なり。寶冑たる唐資、瓊基たる漢緒、前王を襲踵し、衣冠は萬代たり。官に因り爵に隨い、嵩左に芳柯たり。此の人 善く四非を識り、深く五業を解す。郷閭の酋領、懷珠 獨聖を纂纂す。皆な是れ軒姫の扶疏、英裔の孤挺、晉魏の九域に、磐根の樑棟なり。皇朝に穀晒し、聲を齊室に飛ばす。故に能く績素を共に率い、異心共に等意に遵う。石を金山に採り、遠く名匠を求む。奇思 聞くこと罕に、巧 世外に殊なる。四もに

靈嶽の顯を挟み、西のかた王舎の陽に據る。派流濟濟として、像一區を建つ。構は三泉を基とし、首は霄月に騰り、眞容は凝然として、化流れて尋ぐるなく、光は十方に曜やき、空空として遍く滿つ。之を視る者は目に花生じ、之を觀る者は我心 寥滅す。

仰ぎて皇祚の永隆、宰輔の顯上の爲、此の果縁を以て、福は師僧七世に鍾まり、願わくは神をして紫宮に登り、形は妙境に昇ら使めん。見在寧康にして、子孫興茂し、辨智 超才、心を六藝に表わし、宦は臺相を極め、位は九坐を累ねん。生れては歡諧に墮つるとも、來りては道跡に栖まん。往往賢に逢い、處處聖に遇い、泰動も普く沾い、同じく十日に照らされ、身は正覺に當り、彼岸に遊濟せん。金芳を刊鏤し、言に不朽を願う。其の辭に曰く、

如來の聖跡、邈たるかな尋ね難し。究竟 空に歸し、妙理 實に深し。出沒自在にして、雙林に顯滅す。隨いて去り、攝うに愚心を以てせんと欲す。

龕龕に佛有り、相い望みて語るが若し。菩薩は立侍し、聲を吟みて未だ吐かず。師子は坐を護りて、豎目して相い觀る。諸天は樂を作し、□□して對舞す。

金剛力士は、戸の傍に在り。耶捲□目、僂蹇して相い當る。波旬死を請い、無方に退かんと欲す。道俗肩隨し、天堂に慶會す。肅肅たる法師、寂寂たる道場。之を崇べは近づくか若く、之を尋ぬれば芒芒たり。下士を垂誘し、上接 携將す。六廻羅を解かれ、三有量光たり。

俄俄たる禪定、神は空外に歸す。眞化 尋ぐる無く、心は三昧に寧んず。脱骨の王子、廣く一切を度す。

夙に珪璋を樹て、天闕に垂羅す。冠冕世よ襲い、金柯秀發す。辨隆侍仕、今に殊なり古に越ゆ。偶遇 機驚、皎然として月の若し。

信士英英として、福期を契悟す。金石に鐫鏤して、相好は巍巍たり。嵯峨として妙絶、是れ難く是れ希なり。終天畢地、永く葺基と爲さん。

唯那樊元貞。

(四) 齊趙郡李氏碑 (NAN0518X)

年代…北齊・天保六年(五五五)七月

大 き さ…六尺五寸、廣四尺六寸(『金石續編』)。高四尺九寸四分、廣三尺七寸(『八瓊室金石補正』)。高四尺三寸九分、廣三尺一寸四分(『山右石刻叢編』)

字數行數…三十行、行四十一字。

原石所在地…在山東平定州東三十餘里、石門口長國寺前岩上(『金石續編』)。

(釋文篇)

大齊天保六年歲次乙亥七月己卯朔一日庚辰鄉郡鄉縣李清言蓋聞益天之明者莫若於日月益人之善者莫若於脩福是以一漚之惠扶輪之報爲前兗雍七兵尙書陽冀定五州刺史義同文靜公趙郡李憲司空文簡公李希宗二公父子以禮待青得奉朝請而青德乏故賢無刎頸之報去家五百里就邢邪關榆交村萬里衰途百州路側造報德像碑磨巖刊石萬世不朽東越海崖西過秦壘車馬殷土無日不有云爾夫乾坤以間易可久聖賢以作述爲大麗天標懸像之用鎮地表成務之功顯晦唯丈人之迹語嘿盖君子

之道二經混[無]爲五緯彰其區別仰觀俯則遠物近身備諸禽跡可略言矣至於六十四卦藏用顯仁言先[王]者主於[聖]王言后者通諸羣后言[人]者大有聖德之人言君子者博關有德三百五篇無邪以蔽皆欲納民軌物[因]於尅己復禮方之釋典曾何髣髴俗宗小宇宙混濶狹秋水較之未舉馬豪察之殊少麟角愛河湛々掬指於舟中朽宅炎々爛額於車下方知誓願尅成降鑒世界慈忍既就視現王宮放光明於大千燎華燈於深夜陽九作沴濡足於堯年陰六爲[災]授手於湯日覆載比兩儀亭毒猶一子擾々四生職々三界何止拱之如北極仰之如東君者乎若迺千里一曲之河派崑崙而屬牛斗方舟避風之水導岷峨而直井絡連城之寶必挺於楚山照車之珎宜產於隨國馬形淑問尅昌於千古龍德淳風必祀於百世懷月動夢嗽天成社類任姒之興周等[陰]馬之隆漢光遠彌燿條布增芳非積祐之餘榮其熟能與於此今皇 后趙國栢仁縣永寧鄉[陰]灌里人也分裂山河之盛懷握瑾瑜之美史無闕文我略辭費祖儀同文靜公金箱玉質取貴當年考司空文簡公桂茂蘭薰名[陽]身後唯此公二先聖所遵復皇欽德葉各產子十人五男五女再世如一男懷衛玠王承之操咸體潤珪璋女履恭姜伯姬之節皆心貞琬琰至如馬族丈夫五常取目璩氏婦人三賢擅美何竿張鉤子孫繁盛黃羊白環胤嗣丕顯論家語德我實兼之有姓名者承華遠葉分流濟源附驥尾而絕塵託龍髯而高翥乘車食肉不假長鋏之謠升堂入室無勞囊錫之請葭莩之

親迺枝遙十世丘山之顧則潤過九里朝履清階鄉居右職增榮改價二公之造焉加以宿殖善因洞悟空

假投軀正覺傾心大乘體瞬息々不留識泡炎之必盡營資糧於曠路樹功業於福田初未脫於生死終不

*「々」下追刻「之」字

離於苦空波輪迴星流電滅昔孔丘既歿子貢六年不返向苗已逝始春三載不歸戶改辭曹門通德召夷

甘棠勿剪韓起嘉樹無忘竊以石柳蜩炭無益於速朽珠襦玉匣有加於戮尸鑒覆車於往塗思改轍於今

軌負土城墳之力用於鸛山傳蘭薦菊之財施於鹿野斯則之先覺作範後昆有義存焉可不尙歟民無德

而稱焉烏菟輪虧寒暑迴復滄海爲原水將湛於金剛火垂燎於想式刊鼎鼎永作橋梁其詞曰

*「想」上追刻「華」字

管窺行健蠡測渌流真蹤遐闊壁此披求惟彼 調御鑒我閭浮揚舲沸海舉燭重幽注水不竭傳火逾留

明懸離坎德邁迴游滔々甕口巖々峯石合浦徑寸藍田盈尺汁光失亨蒼精承廟我有微晉正位宮掖親

試經典躬勞紡績高渥斯潤長瀾增激箕裘不墜冠蓋成林家藏桓玉世挺南金男賢慕蘭女潔還陰十六

比德二義齊晉俱停萬頃競竦千尋指掌拾芥跨古騰今爰有宗人老成夙惠託生正識投誠眞諦食樾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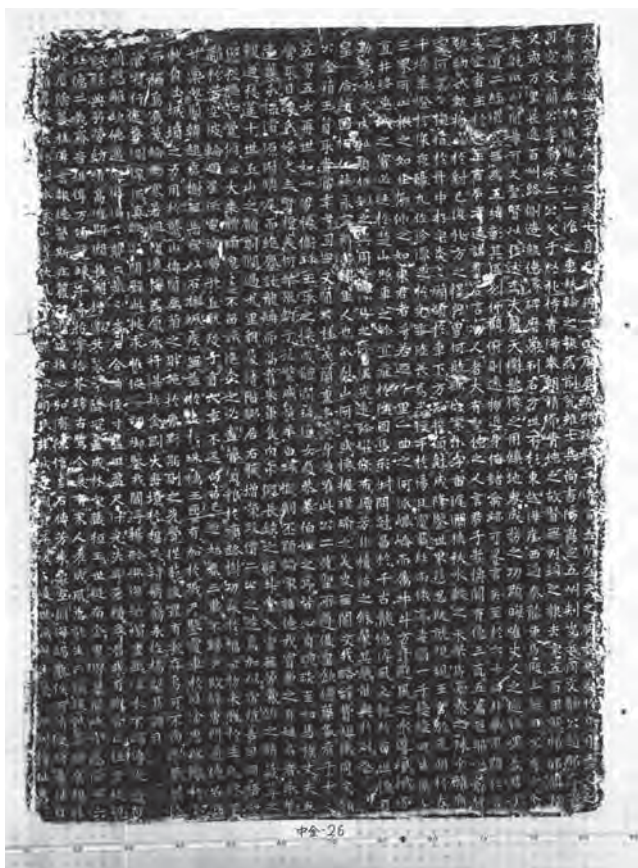
林庇陰叢桂薄言報德營斯莊麗功大造推心弘濟陳信貞石傳芳來裔空聞海竭熟俟河清隙駒易往日

鳥難停春冰始泮水綠山清秋風騁肅葉下霜明民非城是淵實平嗟々後世識此生榮 燕州釋仙書

*「平」上追刻「丘」字

（語注篇）

大齊天保六年。歲次乙亥。七月己卯朔一日庚辰。鄉郡鄉縣李清言。蓋聞。益天之明者。莫若於日月。益人之善者。莫若於脩福。是以一浪之惠。扶輪之報。爲前克雍。七兵尙書。陽冀定五州刺史。儀同文靜公。趙郡李憲。司空文簡公李希宗。二公父子。以禮待青。得奉朝請。而青德乏故賢。無刳頸之報。去家五百里。就邢邪關榆交付。萬里衰途。百州路側。造報德像碑。磨巖刊石。萬世不朽。東越海崖。西過秦壘。車馬殷土。無日不有云尔。夫。乾坤以開易可久。聖賢以作述爲大。麗天標懸象之用。鎮地表成務之功。顯晦唯丈人之迹。語嘿蓋君子之道。二經混其無爲。五緯彰其區別。仰觀俯則。遠物近身。備諸禽跡。可略言矣。至於六十四卦。藏用顯仁。言先王者。主於聖主。言后者。通諸羣后。言大人者。大有聖德之人。言君子者。博關有德。三百五篇。無邪以蔽。皆欲納民軌物。其於尅己復禮。方之釋典。曾何髣髴。岱宗小宇宙。混濶狹秋水。較之未舉馬豪。察之殊少麟角。愛河湛湛。掬指於舟中。朽宅炎炎。爛領於車下。方知誓願尅成。降鑒世界。慈忍既就。視現王宮。放光明於大千。燎華燈於深夜。陽九作沴。濡足於堯年。陰六爲災。授手於湯日。覆載比兩儀。亭毒猶一子。擾擾四生。職職三界。何止拱之如北極。仰之如東君者乎。若迺千里一曲之河。派崑崙而屬牛斗。方舟避風之水。導岷峨而直井絡。連城之寶。必挺於楚山。照車之珎。宜產於隨國。馬形淑問。尅昌於千古。龍德淳厚。必祀於百世。懷月動夢。嗽天成祉。類任奴之興周。等陰馬之隆漢。光遠彌輝。條布增芳。非積祐之餘榮。其孰能與於此。今皇后。趙國柏仁縣永寧鄉陰灌里人也。分裂山河之盛。懷握瑾瑜之美。史無闕文。我略辭贊。祖。儀同文靜公。金箱玉質。取貴當年。考。司空文簡公。桂茂蘭薰。名揚身後。唯此公二。先聖所遵。復皇欽德葉。各產子十人。五男五女。再世如一。男懷衛玠王承之操。咸體潤珪璋。女履恭姜伯姬之節。皆心貞琬琰。至如馬族丈夫。



齋趙郡李氏碑（石刻拓本資料 NAN0518X）

五常取目。璩氏婦人。三賢擅美。何竿張鉤。子孫繁盛。黃羊白環。
胤嗣丕顯。論家語德。我實兼之。有姓名者。承華遠葉。分流濬源。
附驥尾而絕塵。託龍髯而高翥。乘車食肉。不假長缺之謠。升堂入室。
無勞囊錫之請。葭莩之親。迺枝遙十世。丘山之顧。則潤過九里。朝
履清階。鄉居右職。增榮改價。二公之造焉。加以宿殖善因。洞悟空
假。投軀正覺。傾心大乘。體瞬息（々）（之）不留。識泡炎之必盡。
營資糧於曠路。樹功業於福田。初未脫於生死。終不離於苦空。波

〔〕輪迴。星流電滅。昔孔丘既歿。子貢六年不返。向苗已逝。始
春三載不歸。戶改辭曹。門〔〕通德。召夷甘棠勿剪。韓起嘉樹無
忘。竊以。石槨蜚炭。無益於速朽。珠襦玉匣。有加於戮屍。鑒覆車
於往塗。思改轍於今軌。負土城墳之力。用於鷲山。傳蘭麝菊之財。
施於鹿野。斯則之先覺。作範後昆。有義存焉。可不尙歟。民無德而
稱焉。烏菟輪虧。寒暑迴復。滄海爲原。〔〕〔〕〔〕〔〕〔〕。水將湛於金
剛。火垂燎於華想。式刊鼎彝。永作橋梁。其詞曰。

管窺行健。蠡測淙流。真蹤遐闊。壁此披求。惟彼
調御。鑒我閭浮。揚舲沸海。舉燭重幽。注水不竭。
傳火逾留。明懸離坎。德邁迴游。滔滔甕口。巖巖峯
石。合浦徑寸。藍田盈尺。汁光失亨。蒼精承廟。我
有徽音。正位宮掖。親試經典。躬勞紡績。高渥斯潤。
長瀾增激。箕裘不墜。冠蓋成林。家藏桓玉。世挺南
金。男賢慕蘭（蘭）。女潔還陰。十六比德。二義齊音。
俱停萬頃。競竦千尋。指掌拾芥。跨古騰今。爰有宗
人。老成夙惠。託生正識。投誠眞識。食樵泮林。庇
蔭叢桂。薄言報德。營斯莊麗。〔〕功大造。推心
弘濟。陳信貞石。傳芳來裔。空聞海竭。孰俟河清。
隙駒易往。目鳥難停。春冰始泮。水綠山青。秋風
肅。葉下霜明。民非城是。淵實（丘）平。嗟嗟後世。
識此生榮。燕州釋仙書。

（一）七月己卯朔一日庚辰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二十一「一日庚辰、猶言越一日也」。

*『山右石刻叢編』卷二：「一日上、當

有越字」。

（2）李清

*『山右石刻叢編』卷二：「碑稱、二公父子，以禮待青，得奉朝請，而青德乏故賢，云云。而首行標題名作李清。二者必有一誤。」

（3）益天之明者 莫若於日月

益天之明『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則天之明，因地之性」。

莫若於日月『易』繫辭上：「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4）益人之善者 莫若於脩福

益人之善『老子』十九章，王弼注：「仁義、人之善也」。脩福『大智度論』卷八：「問曰，若佛入師子遊戲三昧，能令地獄餓鬼畜生及餘八難皆得解脫，生四天處，乃至他化自在天者，復何用修福行善，乃得果報」。

（5）一瀟之惠 扶輪之報

一瀟之惠『史記』卷七十九，范睢傳：「范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辱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扶輪之報『左傳』宣公二年：「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嘆夫嫫焉，明搏而殺之。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爲。鬪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實諸囊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蒙求』：「靈輒扶輪，魏顆結草」。〔古注〕類林、靈輒齊

人。遊學欲歸，糧盡不能進。趙盾從靈公獵，見桑下餓人，

傾囊噉之，然後始能語。後事晉爲甲士，趙盾因數諫靈公，靈公患之，頻欲斂盾。盾走出門，將欲乘車。車輪脫輪一。公云先令人脫之。輒扶車，以臂承軸，駢駕而行。盾恠之，因問曰，是何人而能濟吾之命，乃桑下餓人也」。

（6）爲前克雍 七兵尙書 陽冀定五州刺史 義同文靜公 趙郡李憲

*『山右石刻叢編』卷二：「考魏齊間、河北諸州，無置陽州之事。疑爲易字之譌」。

*「魏故使持節侍中都督定冀相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定州刺史尙書令儀同三司文靜李公墓誌銘」〔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乃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冀相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定州刺史·尙書令·儀同三司，諡曰文靜，禮也。」

（7）司空文簡公李希宗

*『魏書』卷三十六「李順傳·李希宗」：「希遠第二弟希宗，字景玄，出後憲兄。……興和二年四月，卒於郡。年四十。贈使持節·都督定冀滄瀛殷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殷州刺史，諡曰文簡」。

（8）二公父子 以禮待青 得奉朝請

奉朝請『宋書』卷四十「百官志」下：「奉朝請，無員，亦不爲官。漢東京罷省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晉武帝亦以宗室外戚爲奉車·駙馬·騎都尉，而奉朝請焉。元帝爲晉王，以參軍爲奉車都尉，掾屬爲駙馬都尉，行參軍·舍人爲騎都尉，

皆奉朝請。後省奉車・騎都尉、唯留駙馬都尉、奉朝請。永初已來、以奉朝請選雜、其尙主者、唯拜駙馬都尉。三都尉、竝漢武帝置。孝建初、奉朝請省。駙馬都尉・三都尉、秩比二千石。『隋書』卷二十七、百官志中、北齊官制・「集書省、掌諷議左右、從容獻納。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各六人。諫議大夫七人。散騎侍郎六人。員外散騎常侍二十人。通直散騎侍郎六人。給事中六人。員外散騎侍郎一百二十人。奉朝請二百四十人。又領起居省、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散騎侍郎・通直散騎侍郎各一人。校書郎二人。」

(9)

青德乏故賢 無刎頸之報
德乏故賢 用例未詳。

刎頸之報 』『史記』卷八十一「廉頗藺相如列傳」：「……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

(10)

邢邪關榆交付

*『山右石刻叢編』卷二：「邢邪關、則井陘。榆交付、見偽周郝貴興造象記。郝石、在平定。此亦當是榆交付。」

(11)

萬里衰途 百州路側

*『殷齋詩文集』文集卷四「北齊李清報德像碑跋」：「鄉郡爲今遼州武鄉、去吾州石門口、正五百里。往來晉陽鄴中所必經。故碑云、萬里衰途、百州路側也。」

(12)

造報德像碑

報德像碑 用例未詳。

(13)

磨巖刊石 萬世不朽

磨巖刊石 』『蔡中郎集』文集卷二「陳太丘碑」：「遣官屬

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

萬世不朽 』『三國志』卷七「張邈傳」注：「九州春秋載布與邈奉書曰、二將軍拔大駕來東、有元功於國、當書勳竹帛、萬世不朽」。

(14)

東越海崖 西過秦壘

東越海崖 』『呂氏春秋』「有始覽」：「齊之海隅（注、隅、猶崖也）」。

西過秦壘 』『漢書』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隴西郡（應劭注、有隴坻、在其西也。顏師古注、隴坻、謂隴阪、即今之隴山也。此郡在隴之西、故曰隴西）」。

『續漢書』郡國志五：「漢陽郡……隴（州）刺史治。有大坂、名隴坻（劉昭註、三秦記、其坂九迴、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清水四注下。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泯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

(15)

車馬殷土 無日不有

車馬殷土 』『殷土』は「殷填」の誤りか？

無日不有 』『金光明經』卷二：「大地震動、發大音聲、暴風惡雨、無日不有」。

(16)

乾坤以閑易可久 聖賢以作述爲大

乾坤以閑易可久 』『易』繫辭上：「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聖賢以作述爲大 』『禮記』樂記：「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

述作之謂也」。

(17)

麗天標懸象之用 鎮地表成務之功

麗天標懸象之用『易』繫辭上：「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

鎮地表成務之功『易』繫辭上：「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18)

顯晦唯丈人之迹 語嘿蓋君子之道

顯晦唯丈人之迹『左傳』成公十四年：「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

語嘿蓋君子之道『易』繫辭上：「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19)

二經混其無爲 五緯彰其區別

二經·五緯『後漢書』列傳四十九「張衡列傳」：「二紀·五緯之綱繆通皇（李賢注、二紀、日月也。五緯、五星也）」。

(20)

仰觀俯則 遠物近身

仰觀俯則（察）『易』繫辭上：「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遠物近身『易』繫辭下：「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21)

備諸禽跡 可略言矣

禽跡『呂氏春秋』「審分覽」：「蒼頡作書〔蒼頡生而知書

寫、倣鳥跡以造文章〕。『晉書』卷三十六「衛瓘傳·衛恒」：「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

可略言矣『宋書』卷六十四「鄭鮮之傳」：「故聖人或就跡以助教，或因跡以成罪，屈申與奪，難可等齊。舉其阡陌，皆可略言矣」。

(22)

六十四卦 藏用顯仁

六十四卦『史記』卷四「周本紀」：「西伯蓋卽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

藏用顯仁『易』繫辭上：「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23)

言先王者 主於聖王

先王『易』比：「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24)

言后者 通諸羣后

后『易』泰：「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25)

言大人者 大有聖德之人

大人『易』乾：「乾，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26)

言君子者 博關有德

君子『易』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27)

三百五篇 無邪以蔽

三百五篇『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

(28)

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無邪以蔽」《論語》為政：「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皆欲納民軌物 其於尅己復禮

納民軌物」《左傳》隱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

尅己復禮」《論語》顏淵：「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其」は「期」の誤りか？

(29)

方之釋典 曾何髣髴

髣髴」《楚辭》「遠遊」：「時髣髴以遙見兮」。

(30)

岱宗小宇宙 混濶狹秋水

岱宗小宇宙」《書》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傳、岱宗、泰山。為四嶽所宗）。《淮南子》原道篇：「紘宇宙而章三光（注、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以喻天地）。《孟子》盡心上：「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

混濶狹秋水」《莊子》秋水：「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同：「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

(31)

較之未舉馬豪 察之殊少鱗角

馬豪」《莊子》秋水：「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

鱗角」《詩》周南「麟之趾」：「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抱朴子》極言篇：「或問曰、古之仙人者、皆由學以得之、將特稟異氣耶。抱朴子答曰、是何言歟。彼莫不負笈隨師、積其功勤、蒙霜冒險、櫛風沐雨、而躬親灑掃、契闊勞藝、始見之以信行、終被試以危困、性篤行貞、心無怨貳、乃得升堂以入於室。或有怠厭而中止、或有怨恚而造退、或有誘於榮利而還修流俗之事、或有敗於邪說而失其淡泊之志、或朝為而夕欲其成、或坐修而立望其效。若夫睹財色而心不戰、聞俗言而志不沮者、萬夫之中、有一人為多矣。故為者如牛毛、獲者如鱗角也」。《魏書》卷八十五「文苑傳」序：「肅宗歷位、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鱗角」。

(32)

愛河湛湛 掬指於舟中

愛河湛湛」cf.《廣弘明集》卷二十二「唐褚亮述注般若經序」：「照慧炬以出重昏、拔愛河而升彼岸」。

掬指於舟中」《公羊傳》宣公十二年：「（夏六月乙卯）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新序》雜事：「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而南、及敗奔走、欲度而北、卒爭舟、而以刃擊引、舟中之指可掬也」。

(33)

朽宅炎炎 爛頷於車下

朽宅炎炎 II 『妙法蓮華經』(後秦·鳩摩羅什奉詔譯) 卷第二「譬喻品第三」:「爾時長者卽作是念、此舍已爲大火所燒、我及諸子若不時出、必爲所焚。我今當設方便、令諸子等得免斯害。父知諸子先心各有所好種種珍玩奇異之物、情必樂著、而告之言、汝等所可玩好、希有難得、汝若不取、後必憂悔。如此種種羊車·鹿車·牛車、今在門外、可以遊戲。汝等於此火宅、宜速出來、隨汝所欲、皆當與汝。爾時諸子聞父所說珍玩之物、適其願故、心各勇銳、互相推排、競共馳走、爭出火宅。是時長者見諸子等安隱得出、皆於四衢道中露地而坐、無復障礙、其心泰然、歡喜踊躍。時諸子等各白父言、父先所許玩好之具、羊車·鹿車·牛車、願時賜與。……佛告舍利弗、善哉善哉、如汝所言。……大慈大悲、常無懈倦、恒求善事、利益一切、而生三界朽故火宅、爲度眾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愚癡、闇蔽、三毒之火、教化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詩』大雅「雲漢」:「早旣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

爛頷於車下 II 『漢書』卷六十八「霍光傳」:「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頷爲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

(34)

誓願冠成 降鑒世界

誓願冠成 II 『妙法蓮華經』 見寶塔品:「爾時佛告大樂說菩薩、此寶塔中、有如來全身、乃往過去東方無量千萬億阿僧祇世界、國名寶淨、彼中有佛、號曰多寶。其佛行菩薩道時、作大誓願、若我成佛、滅度之後、於十方國土、有說法華經處、我之塔廟、爲聽是經故、踊現其前、爲作證明、讚言善哉」。

降鑒世界 II 『曹子建集』卷四「鶴雀賦」:「皇天降鑒、賢者是聽」。『魏書』卷三十六「李順傳·李騫」:「(釋情賦)彼上天之降鑒、實下民之請命」。

(35)

慈忍既就 視現王宮

慈忍既就 II 『分別善惡報應經』卷上:「復云何業獲報端嚴。有十種業。云何十業。一修慈忍。二惠施佛塔。三塗掃塔寺。四修嚴精舍。五莊嚴佛像。六孝養父母。七信重聖賢。八謙卑離慢。九梵行無缺。十遠離損害。如是十種獲報端嚴」。

視現王宮 II 『高僧傳』卷七「宋壽春石磣寺釋僧導傳」:「導登高座曰、昔王宮託生、雙樹現滅」。cf. 『廣弘明集』卷二十二「與翻經大德等書并偈(唐柳宣)」:「歸敬曰、昔能仁示現王宮、假歿雙樹」。

(36)

放光明於大千 燎(華)燈於深夜

大千 II 三千大千世界。

光明·(華)燈 II cf. 『續高僧傳』卷二十一「唐蒲州柏梯寺釋曇獻傳」:「其夜大放光明、形如華蓋、四照遠近、迄于三夕」。

(37)

陽九作沴 濡足於堯年

陽九作沴 II 『子夏易傳』卷七「周易繫辭上」:「陽極其數、

226

(42)

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顏師古注、東君日也）。

千里一曲之河 派崑崙而屬牛斗

千里一曲之河Ⅱ『公羊傳』文公十二年：「冬十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曷爲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

派崑崙而屬牛斗Ⅱ牛斗は二十八宿の牛宿と斗宿。揚州・吳越の分野。左思「吳都賦」（『文選』卷五）：「上圖景宿、辦於天文者也。下料物土、析於地理者也」（呂延濟注、謂牛斗星、吳分野）。

(43)

方舟避風之水 導岷峨而直井絡

方舟避風之水Ⅱ『荀子』子道：「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維下流水多邪。（『藝文類聚』卷八「江水」に引く『孫卿子』は「放」を「方」に作る。荀を孫に作るのは漢宣帝の避諱）。

導岷峨而直井絡Ⅱ井は二十八宿の井宿。雍州・秦の分野。『書』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三國志』卷三十八「秦宓傳」注：「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爲東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爲天井。左思蜀都賦曰、遠則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天地運期而會昌、景福胙蠻而興作」。

(44)

連城之寶 必挺於楚山

連城之寶Ⅱ『韓非子』和氏：「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

(45)

照車之珠 宜產於隨國

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卽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別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史記』卷八十一「廉頗藺相如列傳」：「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

照車之珠Ⅱ『韓詩外傳』卷十：「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曰、亦有寶乎。齊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無寶乎。『搜神記』卷二十：「隋縣澠水側、有斷蛇邱。隋侯出行、見大蛇被傷中斷、疑其靈異、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走、因號其處斷蛇邱。歲餘、蛇銜明珠以報之。珠盈徑寸、純白、而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燭室。故謂之隋侯珠、亦曰靈蛇珠、又曰明月珠。邱南有隋季良大夫池。『晉書』卷五十五「張載傳」：「故和璧之在荊山、隨珠之潛重川、非遇其人、焉有連城之價、照車之名乎」。

(46)

馬形淑問 尅昌於千古

馬形淑問Ⅱ『尸子』卷下：「禹長頸鳥喙、面貌亦惡矣。天下從而賢之者、好學也。『魏書』卷三十六「李順傳」李騫：「（釋情賦）荷峻極之層構、導積石之洪流、有馬形而謨舜、亦龍德而史周」。

尅昌於千古〓用例未詳。

(47) 龍德淳風 必祀於百世

龍德淳風〓『史記』卷六十三「老子傳」：「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孔子去、謂弟子曰：……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魏書』卷三十六「李順傳·李騫」：「（釋情賦）荷峻極之層構、導積石之洪流、有馬形而謨舜、亦龍德而史周」。

必祀於百世〓『左傳』昭公八年：「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實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48) 懷月動夢 嗽天成社

懷月動夢〓『搜神記』卷十：「孫堅夫人吳氏、孕而夢月入懷、已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懷。以告堅曰、妾昔懷策、夢月入懷。今又夢日。何也。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

嗽天成社〓用例未詳。

(49) 類任姒之興周 等陰馬之隆漢

任姒〓『列女傳』：「太任者、王季之妃、摯任之女也。端一誠莊、唯德之行。及其有身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口不出放言、洩于豕牢、而生文王」。同：「太姒者、文王之妃、莘姒之女也。號曰文母。亦思媚太姜·太任、

旦夕勤勞、以進婦道。文王治外、文母治內、生十子。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常以正道押持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

陰馬〓『後漢書』卷十上「皇后紀」上：「光烈陰皇后、諱麗華、南陽新野人。初、光武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同：「明德馬皇后、諱某、伏波將軍馬援之小女也。……由是選后入太子宮。時年十三。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脩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常居後堂。……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爲皇后」。

(50) 光遠彌耀 條布增芳

光遠彌耀〓『左傳』莊公二十二年：「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嬌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竝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

條布增芳〓條は枝、子孫を指す。cf.『詩經』唐風「椒聊」：「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cf.「李憲墓誌」〔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葉布而彌芳〕

(51) 非積祐之餘榮 其孰能與於此

積祐·餘榮〓『易』坤：「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

家，必有餘殃」。

(52)

今皇后 趙國柏仁縣永寧鄉陰灌里人也

今皇后『北史』卷十四「后妃傳下：齊文宣皇后李氏」：「文宣皇后李氏，諱祖娥，趙郡李希宗女也。容德甚美，初爲太原公夫人，及帝將建中宮，高隆之、高德正言，漢婦人不可爲天下母，宜更擇美配。楊愔因請依漢魏故事，不改元妃。而德正猶固請廢后而立段昭儀，欲以結勳貴之援。帝竟不從而立后焉。帝好捶撻嬪御，乃至有殺戮者。唯后獨蒙禮敬。天保十年，改爲可賀敦皇后。孝昭卽位，降居昭信宮，號昭信皇后。武成踐阼，逼后淫亂，云、若不許，我當殺爾兒。后懼，從之。後有娠，太原王紹德至閤，不得見，慍曰：「兒豈不知邪。姊姊腹大，故不見兒。后聞之大慍，由是生女不舉。帝橫刀詬曰：「爾殺我女，我何不殺爾兒。對后前築殺紹德。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亂搗撻之。號天不已，盛以絹囊。流血淋漓，投諸渠水。良久乃蘇，犢車載送妙勝尼寺。后性愛佛法，因此爲尼。齊亡，入關，隋時得還趙郡」。

趙國柏仁縣『山右石刻叢編』卷二「李清造像記」：「柏仁卽漢志之柏人，太平實字記，柏人，後魏改爲柏仁，縣屬南趙郡。故此碑云，趙國柏仁縣也。東魏李仲璇脩孔子廟碑，仲璇趙國柏仁人也。亦作柏仁。今魏書作柏人，當據此訂誤。地形志，柏人屬南趙郡，平棘屬趙郡。二縣屬郡不同。或希宗別居柏人耳」。

(53)

分裂山河之盛 懷握瑾瑜之美

分裂山河之盛『新書』過秦上：「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師百萬，流血

漂槽，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服，弱國入朝」。

懷握瑾瑜之美『楚辭』九章「懷沙」：「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朱子集注、瑾·瑜，美玉也）」。

(54)

史無闕文 我略辭費

史無闕文『論語』衛靈公：「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我略辭費」『禮記』曲禮上：「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55)

祖 儀同文靜公

儀同文靜公『魏書』卷三十六「李順傳·李憲」：「永熙中，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冀相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定州刺史，諡曰文靜」。

(56)

金箱玉質 取貴當年

金箱（相）玉質『劉孝標「辨命論」』『文選』卷五十四：「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于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張銑注，玉金，所以比美君子。質相，言其形貌也。擯斥，猶棄置也）」。

(57)

考 司空文簡公

司空文簡公『魏書』卷三十六「李順傳·李希宗」：「出行上黨太守。尋而遭疾，興和二年四月，卒於郡。年四十。贈使持節·都督定冀滄瀛殷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殷州刺史，諡曰文簡」。

(58)

桂茂蘭薰 名揚身後

桂茂蘭薰『曹植「朔風詩」』『文選』卷二十九：「秋蘭可喻，桂樹冬榮（李善注，蘭以秋馥，可以喻言。桂以冬榮，可以喻性）」。

名揚身後『劉君白「答僧巖法師書」』『弘明集』卷十

(二)：「功濟世猷，名揚身後」。

(59) 先聖所遵 復皇欽德業

皇欽德業 用例未詳。

(60) 男懷衛玠王承之操 咸體潤珪璋

衛玠王承之操 卷三十六「衛瓘傳·衛玠」：「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瓘曰：『此兒有異於眾，顧吾年老，不見其成長耳。』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為玉人，觀之者傾都。……澄及王玄、王濟，竝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婦公冰清，女壻玉潤。』……後劉惔、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乂可方洗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惔又云：『杜乂膚清，叔寶神清。其為有識者所重若此。』于時中興名士，唯王承及玠為當時第一云」。

體潤珪璋 詩「大雅」卷阿：「顯顯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魏故使持節侍中都督定冀相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定州刺史尚書令儀同三司文靜李公墓誌銘（『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琬琰積而成德，珪璋達而為寶」。

(61) 女履恭姜伯姬之節 皆心貞琬琰

恭姜伯姬之節 詩「邶風」柏舟序：「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穀梁傳「襄公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

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cf.『隋書』卷八十「列女傳」：「史臣曰：夫稱婦人之德，皆以柔順為先，斯乃舉其中庸，未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遠圖，貞心峻節，志不可奪，唯義所在。考之圖史，亦何世而無哉。……雖詩詠共姜之自誓，傳述伯姬之守死，其將復何以加焉」。

心貞琬琰 楚辭「遠遊」：「懷琬琰之華英（咀嚼玉英，以養神也。補曰：琬音宛，琰音刻，皆玉名）。魏故使持節侍中都督定冀相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定州刺史尚書令儀同三司文靜李公墓誌銘（『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琬琰積而成德，珪璋達而為寶」。

(62) 馬族丈夫 五常取目

馬族·五常 三國志「卷三十九」馬良傳：「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竝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

(63) 璩氏婦人 三賢擅美

璩氏·三賢 用例未詳。

(64) 何竿（算）張鈞 子孫繁盛

何算·張鈞 三輔決錄「卷二」：「張氏得鈞，何氏得算。故三輔舊語曰：何氏算，張氏鈞。何氏肥，張氏瘦。言何氏肥者輒貴，瘦人輒賤。張氏瘦者輒貴，肥者輒賤。故二族以鈞算知吉凶，以肥瘦知貴賤」。『搜神記』卷九：「京兆長安有張氏，獨處一室。有鳩自外入，止於牀。張氏祝曰：『鳩來，為我禍也。飛上承塵，為我福也。』即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一金鈞。遂

(65)

黃羊白環 胤嗣不顯

寶之。自是子孫漸富、資財萬倍。蜀賈至長安、聞之、乃厚賂婢。婢竊鉤與賈。張氏既失鉤、漸漸衰耗。而蜀賈亦數罹窮厄、不爲己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力求。於是齋鉤以反張氏。張氏復昌。故關西稱張氏傳鉤云。同：「漢征和三年三月、天大雨。何比干在家、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不沾漬。雨止、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

(66)

承華遠葉 分流瑤源

瑤源：梁簡文帝「又爲長子大器讓宣城王表」(《藝文類聚》卷五十一)：「襄野之辯、尙對軒君、弘羊之計、猶干

(67)

漢主。徒以結慶瑤源、乘陰霄極」。附驥尾而絕塵 託龍髯而高翥

驥尾：「史記」卷六十一「伯夷傳」：「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

龍髯：「史記」卷二十八「封禪書」：「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

(68)

乘車食肉 不假長鋏之謠

乘車食肉·長鋏之謠：「戰國策」齊四：「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

(69)

升堂入室 無勞囊錫之請

升堂入室：「論語」先進：「由也升堂矣。未入室也」。囊錫之請：「史記」卷七十六「平原君傳」：「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

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

(70)

蒯聶之親 迺枝遙十世

蒯聶之親『漢書』卷五十三「景十三王傳·中山靖王劉勝」：「今羣臣非有蒯聶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顏師古注、蒯、蘆也。聶者、其箒中白皮至薄者也。蒯聶喻薄、鴻毛喻輕薄甚也。聶音孚）。」

枝遙十世『說苑』政理：「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71)

丘山之顧 則潤過九里

丘山之顧『漢書』卷九十九上「王莽傳」上：「標末之功、一言之勞、然猶皆蒙丘山之賞。」

潤過九里『莊子』列禦寇：「河潤九里、澤及三族。」

(72)

朝履清階 鄉居右職

清階·右職『用例未詳。』

(73)

增榮改價 二公之造焉

增榮改價『cf.「陳劉師知侍中沈府君序集」（『藝文類聚』卷五十五）：「降德忘年、交情彌至。增榮廣價、知已難忘。』『隋書』卷七十五「儒林傳·劉炫」：「參謁宰輔、造請羣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

(74)

宿殖善因 洞悟空假

宿殖善因『王筠「與東陽盛法師書」（『廣弘明集』卷二十四）：「仰承乘和履福、享年九十有四。蚩絳人之未高、同殷宗之遐壽。且耳長真已過項、齒剛曾不先落。延華駐采、怡神輔性。自非宿植善因、何以招斯勝果。』

洞悟空假『大智度論』卷六「初品中意無礙」：「因緣生法、是名空相、亦名假名、亦名中道。』『高僧傳』卷二「鳩摩羅什」：「龜茲王爲造金師子座、以大秦錦褥鋪之、令什升而說法。什曰、家師猶未悟大乘、欲躬往仰化、不得停此。俄而大師盤頭達多不遠而至。王曰、大師何能遠顧。達多曰、一聞弟子所悟非常、二聞大王弘贊佛道、故冒涉艱危、遠奔神國。什得師至、欣遂本懷、爲說德女問經、多明因緣空假。昔與師俱所不信、故先說也。』

(75)

投驅正覺 傾心大乘

投驅正覺『邑主造像碑』（大魏武定六年歲次戊辰九月己未朔十二日庚午邑主敬造石像碑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魏文卷五十八）：「聖者啓□、學道求真、國王非寶、儲二匪珍、捐妻施子、棄若遺塵、金軀靡恪、崑壑投身、遂登正覺。』

傾心大乘『高僧傳』卷八「齊京師靈根寺釋法瑗」：「元

嘉十五年、還梁州、因進成都。後東適建鄴、依道場慧觀為師。篤志大乘、傍尋數論、外典墳素、頗亦披覽」。

(76)

體瞬息（々）「之」之不留 識泡炎之必盡

體瞬息之不留 王僧孺「懺悔禮佛文」（『廣弘明集』卷十五）：「當知剎那交謝、瞬息不留」。

識泡炎之必盡 維摩詰所說經「方便品」：「是身如聚沫、不可撮摩。是身如泡、不得久立。是身如炎、從渴愛生」。

(77)

營資糧於曠路 樹功業於福田

營資糧於曠路 大智度論卷十一「初品中檀相義」：「復次曠路中施故、得福增多」。

樹功業於福田 唐貞觀年為戰陣處立寺詔（『初學記』卷二十三）：「所以樹其福田、濟其營魄」。

(78)

初未脫於生死 終不離於苦空

未脫於生死 大智度論「六道生死、不得解脫」。

不離於苦空 續高僧傳卷三「唐京師紀國寺沙門釋慧淨傳」：「當以詩稱三百、不離於苦空、曲禮三千、未免於生滅、故發弘誓願。迴向菩提」。

(79)

波 輪迴 星流電滅

波 輪迴 用例未詳。

星流電滅 漢書卷五十七上「司馬相如傳」：「雷動焱至、星流電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眦」。

(80)

孔丘既歿 子貢六年不返

孔丘·子貢 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

(81)

向苗已逝 始春三載不歸

向苗·始春 後漢書傳二十七「桓榮傳·桓鸞」：「鸞字始春、焉弟子也。少立操行、溫袍糟食、不求盈餘。以世濁、州郡多非其人、恥不肯仕。年四十餘、時太守向苗有名迹、乃舉鸞孝廉、遷為膠東令。始到官而苗卒、鸞即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淮汝之間高其義」。

(82)

戶改辭曹 門 通德

戶改辭曹 晉書卷三十四「羊祜傳」：「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荊州人為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為稱、改戶曹為辭曹焉」。

門 通德 後漢書傳二十五「鄭玄傳」：「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屢履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

(83)

召爽甘棠勿剪 韓起嘉樹無忘

召爽甘棠勿剪 詩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韓起嘉樹無忘 左傳昭公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季武子賦節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

(84)

石柳蜩炭 無益於速朽

石柳蜩炭·速朽 禮記檀弓上：「有子問於曾子曰、問

(85)

珠襦玉匣 有加於戮屍

珠襦玉匣·戮屍Ⅱ『三國志』卷二「文帝紀」…「(黃初三年冬十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爲壽陵、作終制曰、……壽陵因山爲體、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爲也。……自古及今、未有不忘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豈不重痛哉。……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爲戮尸地下、戮而重

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86)

鑒覆車於往塗 思改轍於今軌

覆車·改轍Ⅱ『漢書』卷四十八「賈誼傳」…「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宋書』卷四十三「傅亮傳」…「瞻前軌之既覆、忘改轍於後乘」。

(87)

負土城墳之力 用於鷺山

負土城墳Ⅱ『後漢書』傳二十七「桓榮傳」…「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徒衆數百人」。

(88)

傳蘭薦菊之財 施於鹿野

鷺山Ⅱ靈鷺山。『史記』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傳」…「大夏在大宛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東南有身毒國(張守節正義、括地志云……)。又云、王舍國、胡語曰罪悅祇國。其國靈鷺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是青石、石頭似鷺。鳥名耆闍、鷺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

傳蘭薦菊Ⅱ『楚辭』「九歌·國殤」…「春蘭兮秋鞠、長無絕兮終古。(朱熹集注、鞠、一作菊。○春祠以蘭、秋祠以鞠、即所傳之葩也)」。

鹿野Ⅱ鹿野苑。法顯『佛國記』…「復順恒水西行十二由延、到迦尸國波羅捺城。城東北十里許、得仙人鹿野苑精舍。此苑本有辟支佛住常、有野鹿栖宿、世尊將成道、諸天於空中唱言、白淨王子、出家學道、却後七日、當成佛。辟支佛聞已、即取泥洹、故名此處爲仙人鹿野苑」。

(89) 則之先覺 作範後昆

則之先覺『《論語》憲問：「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孟子》萬章上：「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作範後昆『《書》仲虺之誥：「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後漢書》傳五十一「周舉傳」：「建和三年卒。朝廷以舉清公亮直，方欲以為宰相，深痛惜之。乃詔告光祿勳：汝南太守曰：昔在前世，求賢如渴，封墓軾閭，以光賢哲。故公叔見誄，翁歸蒙述，所以昭忠厲俗，作範後昆。」

(90) 有義存焉 可不尙歟

有義存焉『溫子昇「寒陵山寺碑序」《藝文類聚》卷七十七：「然則樹銅表跡，刊石記功，有道存焉，可不尙歟。」

(91) 民無德而稱焉

無德而稱焉『《論語》季氏：「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92) 烏菟輪虧 寒暑迴復

烏菟『《論衡》卷十一：「日中有三足烏，月中有兔，蟾蜍。」

寒暑迴復『《易》繫辭下：「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93) 滄海爲原

滄海爲原『葛洪《神仙傳》卷三：「麻姑自說，接待以來，

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昔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爲陵陸乎。」

(94) 水將湛於金剛 火垂燎於〔華〕想

*『《魏書》卷三十六「李順傳·李騫」：「〔釋情賦〕水羣飛於溟海，火載燎於中原。」

水將湛於金剛『《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四十七（東晉·佛跋跋陀羅譯）「入法界品」第三十四之四：「八功德水，湛然盈滿。」

火垂燎於〔華〕想『《禪祕要法經》卷中（後秦·鳩摩羅什等譯）：「心既定已，先當觀像。觀像者，當起想念，觀於前地。極使白淨，取相長短，壁方二丈，益使明淨，猶如明鏡。見前地已，見左邊地，亦使明淨。見右邊地，亦使明淨。及見後地，亦使明淨。使四方地，悉平如掌。其一方，各作二丈地想，極使明淨。地既明已，還當攝心，觀於前地，作蓮華想。其華千葉，七寶莊嚴。」

(95) 式刊鼎鼐 永作橋梁

式刊鼎鼐『《後漢書》傳十三「竇融傳·竇憲」：「南單于於漠北遺憲古鼎，容五斗。其旁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

永作橋梁『《詩》大雅「大明」：「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96) 管窺行健 蠡測淙流

管窺『《蠡測》《漢書》卷六十五「東方朔傳」：「語曰：以筊闔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

行健『《易》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淙流『李頤「經渦路作詩」《藝文類聚》卷一百：「泉流

成平陸、結駟可迴車」。

(97) 眞蹤退闊 壁此披求

眞蹤退闊〓《梁書》卷十三「沈約傳」…「郊居賦」敬惟空路邈遠、神蹤退闊。念甚驚飈、生猶聚沫」。

壁此披求〓《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cf.《北史》卷一百「序傳」…「雖則疎野、遠慙先哲、於披求所得、竊謂詳盡」。

(98) 惟彼調御 鑒我閻浮

調御〓釋迦。梁簡文帝「釋迦文佛像銘」(《藝文類聚》卷七十七)。「至矣調御、行備智周、滿月爲面、青蓮在眸」。

閻浮〓閻浮提。謝鎮之「析夷夏論」(《弘明集》卷六)。「蓋聞佛興世也、古昔一法、萬界同軌、釋迦文初修菩薩時、廣化群生、於成佛而有其土、預霑慈澤、皆來生我國。我閻浮提也。但久迷生死、隨染俗流、暫失正路、未悟前覺耳」。

(99) 揚舲沸海 舉燭重幽

揚舲沸海〓《六度集經》(吳·康僧會譯)卷六「精進度無極章」。「憂愍衆生長夜沸海、迴流輪轉、毒加無救。菩薩憂之、猶至孝之喪親矣」。

舉燭重幽〓釋慧命「詳玄賦」(《廣弘明集》卷二十九)。「涉曠海以戒舟、曉重幽以慧燭」。

(100) 注水不竭 傳火逾留

注水不竭〓《晉書》卷五十「郭象傳」…「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傳火逾留〓《莊子》養生主「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101) 明懸離坎 德邁廻游

離坎〓日月。《易》說卦「離爲火、爲日」。同「坎爲水、……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三國志》卷二十九、「方技傳·管輅」注「輅別傳曰、……夫天地者則乾坤之卦、著龜者則卜筮之數、日月者離坎之象、變化者陰陽之爻」。

廻游〓五星。《漢書》卷七十五「李尋傳」…「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

(102) 滔滔甕口 巖巖峯石

滔滔甕口〓《新序》雜事「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

巖巖峯石〓《詩》小雅「節南山」…「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詩》魯頌「閟宮」…「泰山巖巖、魯邦所詹」。

(103) 合浦徑寸 藍田盈尺

合浦徑寸〓謝承「後漢書」(《藝文類聚》卷八十四)「孟嘗爲合浦太守。郡境舊採珠、以易米食。先時二千石貪穢、使民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合浦無珠、餓死者盈路。孟嘗行化、一年之間、去珠復還」。《韓詩外傳》卷十「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曰、亦有寶乎。齊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無寶乎」。

藍田盈尺〓《續漢書》郡國志「(司隸·京兆)藍田出美玉」。《三國志》卷六十四「諸葛恪傳」注「江表傳曰、

恪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爲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潘嶽「蓮花賦」（『藝文類聚』卷八十二）：「其望之也、曄若燉日燭崑山、其節之也、晃若盈尺映藍田」。

（104）

汁光失亨 蒼精承廟

汁光・蒼精Ⅱ水徳の北魏から木徳の北齊に天命が革まったことを言う。『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鄭玄注、五帝、蒼曰靈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黃帝亦於南郊）」。『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鄭玄注、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太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玄冥食焉）」。『魏書』卷一百八「禮志」：（太和）十五年正月、侍中・司空・長樂王穆亮、……等言、臣等受敕、共議中書監高閭・祕書丞李彪等二人所議皇魏行次尙書高閭以石承晉爲水徳、以燕承石爲木徳、以秦承燕爲火徳、大魏次秦爲土徳、皆以地據中夏、以爲得統之徵、皇魏建號、事接秦末、晉既滅亡、天命在我、故因中原有寄、卽而承之。彪等據神元皇帝與晉武並時、桓・穆二帝、仍修舊好、始自平文、逮于太祖、抗衡秦・趙、終平慕容、晉祚終於秦方、大魏興於雲朔、據漢棄秦承周之義、以皇魏承晉爲水徳。二家之論、大略如此。臣等謹共參論、伏

惟皇魏、世王玄朔、下迄魏・晉・趙・秦・二燕、雖地據中華、徳祚微淺、竝獲推敘、於理未愜。又國家積徳修長、道光萬載。彪等職主東觀、詳究圖史、所據之理、其致難奪。今欲從彪等所議、宜承晉爲水徳。詔曰、越近承遠、情所未安。然考次推時、頗亦難繼。朝賢所議、豈朕能有違奪。便可依爲水徳、祖申臘辰」。『隋書』卷二十二「五行志」上：「（武平）七年、宮中有樹、大數圍、夜半無故自拔。齊以木徳王、無故自拔、亡國之應也。其年、齊亡」。邢子才「文宣帝哀策文」（『藝文類聚』卷十四）：「四象更運、九天代名。通三以王、得一爲貞。是應玄徳、實啓蒼精」。

（105）

我有微晉 正位宮掖

我有微晉Ⅱ『詩』大雅「思齊」：「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正位宮掖Ⅱ『後漢書』卷十上「皇后紀」上：「（序）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

（106）

親試經典 躬勞紡績

親試經典Ⅱ『魏書』卷七十二「陽尼傳」：「後改中書學爲國子學。時中書監高閭、侍中李冲等、以尼碩學博識、舉爲國子祭酒。高祖嘗親在苑堂、講諸經典、詔尼侍聽、賜帛百匹」。

躬勞紡績Ⅱ『晉書』卷三十一「后妃傳上・文明王皇后」：「武帝受禪、尊爲皇太后。……后雖處尊位、不忘素業。躬執紡績、器服無文、御浣濯之衣、食不參味」。

（107）

高渥斯潤 長瀾增激

(108)

箕裘不墜 冠蓋成林

高渥斯潤『荀子』勸學：「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
長瀾增激『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文選』卷五十九）：「崇基巖巖，長瀾瀾瀾（張銑注，巖巖高貌，瀾瀾流長貌。言其祖宗德高而祚長也）。」

箕裘不墜『禮記』學記：「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

冠蓋成林『北史』卷三十九「房法壽傳·房彥謙」：「太原王劭、北海高構、舊縣李綱、中山郎茂、郎穎、河東柳彧、薛孺，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彥謙竝與爲友。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賓。體資文雅，深達政務。有識者咸以遠大許之。」

(109)

家藏桓玉 世挺南金

家藏桓玉『徐陵』晉陵太守王厲德政碑（『徐孝穆集』卷九）：「豈惟桓氏之鳴玉，張家之珥貂，袁姓之朱衣，楊宗之華轂。」

世挺南金『詩』魯頌「泮水」：「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110)

男賢慕簡（蘭） 女潔還陰

男賢慕簡（蘭）『漢書』卷五十七上「司馬相如傳」：「相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爲人也，更名相如（顏師古注，蘭相如，六國時趙人也。義而有勇，故追慕之）。」

女潔還陰『後漢書』傳七十四「列女傳」：「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聰敏有才藝。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尙豐少，常慮爲

(111)

十六比德 二義齊音

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傳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致憤激，勅衛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僞爲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未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飾，請突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突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勅令左右辨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左右翫之不爲意。比視，已絕。時人傷焉。」

十六比德『禮記』玉藻：「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禮記』聘義：「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

……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二義齊音『用例未詳。』

(112)

俱停萬頃 競竦千尋

萬頃·千尋『王羲之』三日蘭亭詩序（『藝文類聚』卷四）：「高嶺千尋，長湖萬頃。」

(113)

指掌拾芥 跨古騰今

指掌拾芥『論語』八佾：「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漢書』卷七十五「夏侯勝傳」：「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顏師古注，地芥，謂草芥之橫在地上者。俛而拾之，言其易而必得也。青紫，卿大夫之服也。俛卽俯字也）。」

跨古騰今。cf.『續高僧傳』卷四「釋玄奘傳」：「伏見御製眾經論序，照古騰今，理含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

(114) 爰有宗人 老成夙惠

宗人。『白虎通』卷八「宗族」：「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

老成·夙惠。『詩』大雅「蕩」：「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世說新語』夙惠：「何晏七歲，明惠若神。」

(115) 託生正識 投誠真諦

託生正識。孫楚「鴈門太守宰府君碑」(『藝文類聚』卷五十)：「邀命有數，託生皇代。所忝之至，人知其幸。」「遵敕捨老子受菩薩戒啓」(『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卷二十二)：「是以萬邦迴向，俱稟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

投誠真諦。cf.陳子昂「唐故朝議大夫梓州長史楊府君碑銘」(『全唐文』卷二百十四)：「是用歸誠真諦，祈祐能仁。」

(116) 食樾泮林 庇陰叢桂

食樾泮林。『詩』魯頌「泮水」：「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黸，懷我好音。」

庇陰叢桂。『左傳』文公七年：「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陰矣。」

(117) 薄言報德 營斯莊麗

薄言。『詩』周南「采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莊麗。『法苑珠林』卷四十一：「西晉慈州郭下安仁寺西，

劉薩何師廟者，而西晉之末，此鄉本名文成郡，即晉文公避地之所也。州東南不遠高平原上，有人名薩何，姓劉氏，其廟莊麗，備盡諸飾。」

(118) 功大造 推心弘濟

功大造。推心弘濟。

推心弘濟。『書』顧命：「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119) 陳信貞石 傳芳來裔

陳信貞石。傳芳來裔。司空安成康王碑銘(『藝文類聚』卷四十七)：「所以立言貞石，貽厥長世。」

傳芳來裔。『宋書』卷六十七「謝靈運傳」：「撥楚族之休烈，傳芳素於來祀。」蔡邕「太尉汝南李公碑」(『蔡中郎文集』卷五)：「銘勒顯于鍾鼎，清烈光于來裔。刊石立碑，德載不泯。」

(120) 空聞海竭 孰俟河清

海竭。『世說新語』言語：「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西京雜記』卷四：「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為賦。枚乘為柳賦，其辭曰：『……小臣莫效於鴻毛，空銜鮮而嗽醪，雖復河清海竭，終無增景於邊撩。』」

河清。『左傳』襄公八年：「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121) 隙駒易往 目鳥難停

隙駒。『莊子』知北遊：「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隙)，忽然而已。」

目鳥。張協「雜詩」(『文選』卷二十九)：「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呂延濟注，九州外，有瀛海以繞人國。言人

居於此中、死生之疾、如鳥飛於目前也。忽、疾也」。

(122) 春冰始泮 水綠山清

春冰始泮Ⅱ『大戴禮記』詁志Ⅱ「虞夏之歷、正建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權輿」。

水綠山清Ⅱcf.王建「荆門行」(『王司馬集』卷二)Ⅱ「斜分漢水橫千山、山青水綠荆門關」。

(123) 秋風□肅 葉下霜明

秋風□肅Ⅱ『楚辭』七諫Ⅱ「商風肅而害生兮、百草育而不長」。

葉下霜明Ⅱ梁武帝「擣衣」(『玉臺新詠』卷七)Ⅱ「中洲木葉下、邊城應早霜」。

(124) 民非城是 淵實(丘)平

民非城是Ⅱ『搜神後記』卷一Ⅱ「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于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豢鬬。遂高上冲天。今遼東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

淵實(丘)平Ⅱ『莊子』胠篋Ⅱ「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

(125) 嗟嗟後世 識此生榮

生榮Ⅱ『論語』子張Ⅱ「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訓讀篇)

大齊天保六年、歲次乙亥、七月己卯朔、〔越〕一日庚辰、鄉郡鄉縣の李清言う。蓋し聞く、天の明を益す者は、日月に若く莫く、人の善を益す者は、脩福に若く莫し。是を以て一瀟の惠、扶輪の報、前の克雍・七兵尙書・〔陽〕〔易〕冀定五州刺史、儀同文靜公、趙郡の李憲、司空・文簡公李希宗の爲にす。二公父子、禮を以て青を待ち、朝請を奉ずるを得たり。而るに青、徳は故賢に乏しく、刎頸の報い無し。家を去ること五百里、邢邪關の榆交村の、萬里の衰途、百州の路側に就きて、報徳の像碑を造る。巖を磨き石に刊み、萬世朽ちず。東のかた海崖を越え、西のかた秦壘を過ぎ、車馬殷土〔填〕して、日として有らざる無しとしか云う。夫れ乾坤は〔間〕〔簡〕易を以て久しかるべく、聖賢は作述を以て大と爲す。天に麗きては懸象の用を標し、地を鎮めては成務の功を表す。顯晦は唯だ丈人の迹、語嘿は蓋し君子の道。二經其の無爲を混じ、五緯其の區別を彰す。仰ぎて觀、俯して〔則〕〔測〕り、物を遠くし身を近くす。諸れを禽跡に備うれば、言を略す可し矣。六十四卦に至りては、用を藏して仁を顯わす。先王と言う者は、聖王を主とし、后と言う者は、諸を羣后に通ず。大人と言う者は、大いに聖徳を有つの人。君子と言う者は、博く有徳に關す。三百五篇、無邪もて以て蔽う。皆民を軌物に納れんと欲し、尅己復禮を其〔期〕す。之を釋典に方ぶるに、曾て何ぞ髣髴たる。岱宗は宇宙を小とし、〔混〕〔尾〕潤は秋水を狹しとす。之れを較ぶるに未だ馬豪を舉げず、之れを察するに殊に鱗角より少し。愛河は湛湛として、指を舟中に掬い、朽宅は炎炎として、頷を車下に爛く。方に知る、誓願は尅く成りて、世界を降鑒し、慈忍は既に就りて、王宮に視現す。光明を大千に放ち、華燈を深夜に燎く。陽九沴を作して、足を堯年に濡らし、陰六災を爲して、手

を湯日に授く。覆載^{ふくさい}すること兩儀に比し、亭毒すること猶お一子のごとし。擾擾たる四生、職職たる三界。何ぞ止に、之れに拱すること北極の如く、之れを仰ぐこと東君の如き者のみならんや。迺ち千里一曲の河の若きは、崑崙より派して牛斗に屬き、方舟避風の水は、岷峨より導きて井絡に直る。連城の寶は、必ず楚山より挺し、照車の珎は、宜しく隨國に産ずべし。馬形の淑問、尅く千古に昌え、龍徳の淳風、必ず百世に祀らる。月を懷きて夢に動じ、天に嗽ぎて社を成す。任・姒の周を興こすに類し、陰・馬の漢を隆むるに等し。光は遠くして彌よ燿き、條は布して増すます芳し。積祐の餘榮にあらずんば、其れ孰れか能く此に與らん。今の皇后は、趙國柏仁縣永寧鄉陰灌里の人なり。山河を分裂するの盛、瑾瑜を懷握するの美は、史に闕文無し。我辭費を略す。祖は儀同・文靜公。金箱^{（相）}玉質、貴を當年に取る。考は司空・文簡公。桂は茂り蘭は薫り、名は身後に揚がる。唯だ此の公二^{（二公）}は、先聖の遵う所にして、復た皇欽の德業。各おの子を産むこと十人。五男五女。再世一の如し。男は衛玠・王承の操を懷き、咸な體は珪璋に潤う。女は恭姜・伯姬の節を履み、皆な心は琬琰に貞し。馬族丈夫の如きに至りては、五常もて目を取り、璩氏の婦人は、三賢もて美を擅にす。何は竿^{（算）}、張は鉤、子孫繁盛す。黃羊・白環、胤嗣丕顯す。家を論じ德を語るに、我れ實に之れを兼ね。姓名を有つ者、華を遠業に承け、流れを璿源に分ち、驥尾に附して塵を絶ち、龍髯に託して高く翥ぶ。車に乗り肉を食らうは、長鋏の謠を假りず、堂に升はり室に入るは、囊錐の請を勞する無し。葭莩の親、迺ち枝は十世より遙かに、丘山の願、則ち潤いは九里を過ぐ。朝には清階を履み、郷には右職に居り、榮を増し價を改むるは、二公の造なり焉。加^{（以）}、善因を宿殖し、空假を洞悟し、軀を正覺に投じ、心を大乘に傾く。瞬息の留

らざるを體し、泡炎の必ず盡きるを識る。資糧を曠路に營み、功業を福田に樹つ。初め未だ生死より脱せざるも、終に苦空に離かず。波^{（一）}し、輪は廻り、星は流れ電は滅す。昔、孔丘既に歿して、子貢は六年返らず。向苗已に逝きて、始春は三載歸らず。戸は辭曹に改め、門は通德に^{（二）}す。召夷は甘棠剪る勿れ、韓起は嘉樹忘る無かれ。竊かに以うに、石槨蜚炭は、速朽に益無く、珠襦玉匣は、戮屍に加うる有り。覆車を往塗に鑒み、改轍を今軌に思う。負土城墳の力、鷲山に用い、傳蘭薦菊の財、鹿野に施す。斯に之れを先覺に則り、範を後昆に作す。義焉に存する有り、尙ばざる可けんや。民、徳として焉を稱うる無し。烏菟輪虧し、寒暑迴復す。滄海原と爲り、水は將に金剛に湛えんとし、火は華想に燎^{（三）}すに垂んとす。式に鼎彝に刊み、永く橋梁と作さん。其の詞に曰く、

管もて行健を窺い、蠡もて涖流を測る。眞蹤は遐闊なるも、此に壁して披求す。惟れ彼の調御は、我が閭浮を鑒み、舡を沸海に揚げ、燭を重幽に擧ぐ。水を注ぎて竭きず、火を傳えて逾留す。明は離坎に懸かり、徳は廻游に邁む。

滔滔たる甕口、巖巖たる峯石。合浦の徑寸、藍田の盈尺。汁光亨を失い、蒼精廟を承く。我に徽音有り、位を宮掖に正す。親しく經典を試み、躬ら紡績に勞す。高渥斯に潤い、長瀾増す激し。

箕裘墜とぎす、冠蓋林を成し、家に桓玉を藏し、世よ南金を挺す。男は賢にして蘭を慕い、女は潔にして陰に還る。十六徳に比し、二義音を齊しくす。俱に萬頃を停め、競いて千尋に竦ゆ。掌を指し芥を拾い、古に跨がり今に騰る。

爰に宗人有り、老成たり夙惠たり。生を正識に託し、誠を眞諦に投ず。樾を泮林に食み、叢桂を庇蔭す。薄^{（四）}か言に徳に報い、斯の莊麗を營む。^{（五）}功大造、心を弘濟に推す。信を貞石に陳べ、芳を

來裔に傳う。

空しく海の竭くるを聞く。孰れか河の清きを俟たん。隙駒は往き易く、目鳥は停め難し。春冰始めて泮み、水は緑にして山は青し。秋風は□蕭として、葉下りて霜明らかなり。民は非にして城は是、淵實ちて〔丘〕は平ぐ。嗟嗟後世、此の生榮を識れ。

参考文献

『魏書』 卷三十六「李順傳・李憲」

『北史』 卷十四「后妃傳下・齊文宣皇后李氏」

『增補校碑隨筆』 報德像碑磨崖

『金石續編』 卷二「李清造報德碑」

『八瓊室金石補正』 卷二十「李清造報德像碑」

『金石錄補』 卷九「北齊摩巖報德碑」

『山右石刻叢編』 卷二「李清造像記」

『殷齋詩文集』 文集卷四「北齊李清報德像碑跋」

『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 魏故使持節侍中都督定冀相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定州刺史尚書令儀同三司文靜李公墓誌銘

ガンダーラ地方チャナカ・デリーの丘の歴史

内 記 理

はじめに

- 1 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の調査の歴史
- 2 京都大学による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の調査
- 3 出土土器にみる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の使用時期
 - (1) 下層の王宮が建立された年代
 - (2) 下層の王宮が廃棄された年代
 - (3) 上層に村落が存在した年代
 - (4) 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出土の土器が示す年代
- 4 チャナカ・デリーの丘の歴史

小結 —— 大地震は西北インドに何をもたらしたか ——

は じ め に

クシャーン朝はヴァースデーヴァ 1 世の時代に、西方のイラン高原で勃興したサーサーン朝に侵攻され、事実上滅亡した¹⁾。隣国からの攻撃に悩まされたヴァースデーヴァ 1 世の時代には国費の大部分が軍備に費やされ、文化活動へ投資がなされることは少なかったと想像される。ところが、考古学的な事実を確認すると、王の治世は西北インドにおいて最も活発に仏教文化にかかわる活動がおこなわれた時期の 1 つであったことに

1) クシャーン朝の使者がサーサーン朝のアルダシール 1 世を訪れ、服従の意を示したことを、アラブの歴史家タバリーが伝えている〔宮本 2014: 85; Bosworth 1999: 15〕。また、F. グルネは、サーサーン朝の第 2 代の王シャープール 1 世の時代、紀元後 260 年代にサーサーン朝がハイバル峠までを支配していたことを指摘する〔Grenet et al. 2007: 258-260〕。アフガニスタンのヒンドークシュ山脈北側のプリ・クムリー Pul-i Khumri の南で発見されたラーギ・ビービー Rāg-i Bibi の岩壁に表された図像が、その根拠となっている。岩壁には、シャープール 1 世を表したと思われる騎馬の王が、クシャーン族の衣服を着た人物を従え、ペシャーワル盆地以東に生息していたと考えられるサイを狩る姿が刻まれていた。筆者には示された図像の内容が正しいかどうかを判断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が、ヴァースデーヴァ 1 世の治世が、クシャーン朝にとって激動の時代であったことは疑いなかろう。ラーギ・ビービーの石刻に関しては、稲葉稜先生よりご教示をいただいた。

気づかされる。この時期には古い寺院は修復され、また、新しい寺院が建立された²⁾。さらに、この頃に新たに仏教彫刻が制作されたことも判明している³⁾。

ここで疑問点は2つある。第1の疑問点は、どうしてこの時期に寺院を修復し、新しく多量の仏教彫刻を制作する必要があったかである。そして、第2の疑問点は、クシャーン朝の勢力が衰退しはじめたと考えられるヴァースデーヴァ1世の治世頃に、どうして寺院を修復したり、新たに彫刻を制作したり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ったかである。

第1の疑問点に関しては、なんらかの要因によって寺院や彫刻が破壊されたためと考えるのが自然であろう。破壊は人為によってなされたか（戦争など）、あるいは、自然災害によってなされたか（地震や洪水など）のどちらかの可能性が考えられる。第2の疑問点を解決するには、寺院が復興された時期とサーサーン朝の侵攻の時期を切り離して考えることが有効であろう。時期を切り離して考える場合、復興の時期がいつであったかを検討する必要がある。

第1の疑問点を解決するためには、西北インドの遺跡において当該時期に建物がどのように損壊したかを検討すればよい。つまり、遺構を検討する際に、攻撃や災害を被った痕跡が残されていないかを確認すればよい。そして、第2の疑問点は、建物が破壊された時期を、遺構やそこから出土した遺物の検討から考察することによって解決されよう。

これらの疑問点を解決するために本論でとりあげるのが、ガンダーラ地方の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である。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では、クシャーン朝が西北インドを支配した時期に使用された建物の遺構がみつかった。この時期の遺構を検討することで、当時の西北インドで何があったのかを考察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

2) ラニガト遺跡の東地区においてはこの頃に、それまで使われた漆喰による床面の上に敷石による床面が敷かれた〔増井 2011: 45-46; 増井・古賀 2011: 172〕。また、E. エリントンによれば、ジャマール・ガリー遺跡においても、床面の敷設や建物の修復がヴァースデーヴァ1世の時代におこなわれた〔Errington 1987: 307〕。また、新たにメハサンダ寺院が、この頃に建設された〔難波 2011b: 285, 301〕。

3) 二重平行線による衣文表現や、翻波式の衣文表現をもつ彫刻は数多く確認されているが、これらの彫刻は、この頃に制作されはじめたと考えられる〔内記 2012; 2014〕。また、単独像の中には、腕をかすがいのみで接合したものや、蟻継で接合したものが多数存在するが、これらもこの頃以降に制作されたようである〔内記 2013〕。さらに、ストウッコを材料として制作された彫刻も、この頃に本格的につくられはじめた可能性が高い。例えば、ラニガト遺跡の小ストウパ 122 の南壁面に脚部のみ残存するストウッコ製の菩薩立像は、ヴァースデーヴァ1世の治世に制作された可能性が高い。なぜなら、菩薩立像がヴァースデーヴァ1世とそれ以前のクシャーン朝の王が発行させた貨幣がはめこまれた石板の上に据えられていたためである〔小谷 2011: 2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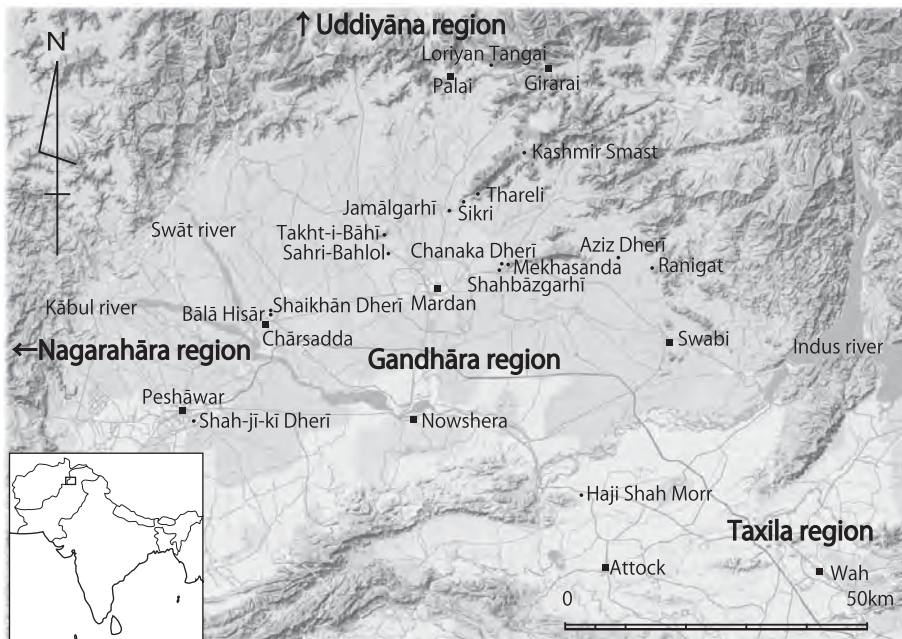


図1 ガンダーラ地方の地図 (S=1/1,250,000) [Google Map 2014 を用いて作製]

まず、第1節では、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の調査の歴史を振りかえる。続く第2節では、とくに詳しく遺跡を調査した京都大学の調査隊が得た考古学的な情報を整理する。そして、第3節では、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から出土した土器を分析する。第4節でチャナカ・デリーの丘の歴史を整理した上で、最後に、今回掲げた疑問の解決を図りたい。

1 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の調査の歴史

本節では、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でおこなわれた調査の歴史を概観する。

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は、現在のパキスタン共和国ハイバル・パフトゥーンフワ州 (旧名: 北西辺境州) のマルダーン地方に所在する (図1)。州都ペシャールより直線距離にして約 60 km 北東に、シャーバーズ・ガリー村がある。チャナカ・デリーの丘は、この村落より北北東に約 2 km の地点にある (図2)。

1 点の石刻碑文の発見が、シャーバーズ・ガリーを一躍有名にした。19 世紀はじめに M. A. コートが一点の碑文を発見し、C. マッソンがその拓本をとった [Court 1836: 481; Masson 1846: 298-299]。E. ノリスによる拓本の分析により、石刻碑文がマウリヤ朝の最盛期の王、アショーカの彫らせたものであったことが判明した。1872 年には、A. カニ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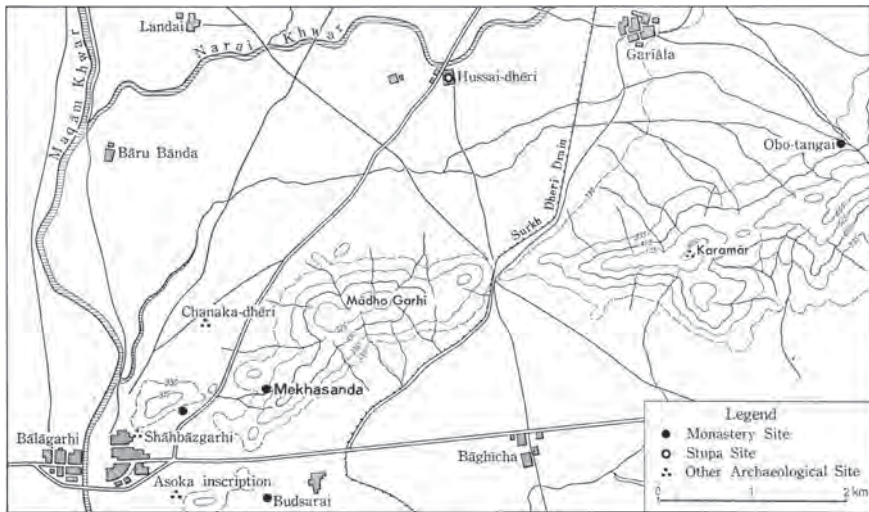


図2 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周辺の地図 (S=1/8,000) [水野編 1969: Fig. 1を改変]

ガムが碑文の完全な拓本をとった。アショーカの碑文が発見されたことから、シャーバーズ・ガリーが古代において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した都市であったことは明らかである⁴⁾。カニンガムは、シャーバーズ・ガリーこそが、宋雲が「佛沙伏城」と呼び、玄奘が「跋婁沙城」と記録した古代の都市ヴァルシャブラであるとする説を唱えた〔Cunningham 1875: 15-16〕⁵⁾。

この「跋婁沙城=シャーバーズ・ガリー」とするカニンガムの説を支持したのは、A.

-
- 4) 近年、H. ファルクが、アショーカの時代の碑銘を集成した。彼によれば、石刻碑文がみつかる遺跡は、主要な町の神聖な場所に位置するという〔Falk 2006: 111〕
- 5) 楊衒之撰『洛陽伽藍記』巻五に、「さらに西行すること三日で仏沙伏城に至った。流域の原野は肥沃で、城郭は堂々としており、人口は豊かで、山野は木々が茂り水も多い。土地は珍宝に富み、風俗は淳良である。この城の内外にある古寺ではどこでも、僧侶も信者も徳行すぐれた者ばかりであった。城の北一里に白象宮があった。寺内の仏像はみな石像で、輝くばかりの荘厳さであった。石像の数ははなはだ多い。全身に金箔を貼ってあり、目にまばゆく光り輝いている。寺の前に白象を繋いだ樹があり、この寺の縁起は実にそれに由来するのである。その花や葉は棗に似ており、十二月になって熟する。古老の言い伝えでは、この樹が減ぶと仏法も減ぶという。寺内には太子夫妻がその子供たちを婆羅門に与えたところを描いた絵像があり、これを見た胡人で泣かない者はなかった。」とある〔入矢(訳) 1974: 101-102〕。また、玄奘『大唐西域記』巻二に、「シャーマカ菩薩が毒矢に当たったところから東南へ行くこと二百余里で、跋婁沙城(ヴァルシャブラ)に達する。城の北にストゥーパがある。これは蘇達拏太子が父王の大象を婆羅門に施し、責めをうけて排斥されたので、国の人々に別れの挨拶をし、城郭の門を出てからここで別れを告げたところである。そのそばに伽藍がある。五十余人の僧がいて、みな小乗の学をしている。」とある〔桑山(訳) 1987: 51〕。

フーシェであった。フーシェによれば、宋雲や玄奘の記録と、シャーバーズ・ガリー付近の地形や遺跡の分布は非常によく合致する。そして、彼は、シャーバーズ・ガリーの北に位置する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こそが、宋雲が「白象宮」と呼んだ仏教寺院の遺跡に相違ないと考えた。フーシェによれば、「チャナカ・デリー」はサンスクリット語の「カナカ・チャイティヤ」、すなわち、「金の寺院」に由来するという。フーシェが自身でこの遺跡を発掘調査することはなかったが、体系的な発掘調査が実施されれば興味深い彫刻が出土することは疑いない、と将来の発掘調査に期待をこめている〔Foucher 1901: 352; 1915: 26〕⁶⁾。

以上のように、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は宋雲が「白象宮」と記録した仏教寺院遺跡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ていた。この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を発掘調査すれば、中国からの巡礼僧も訪れた仏教寺院の様相を解明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はずである。このような期待をもって京都大学の水野清一は、日本の調査隊によるガンダーラ地方での最初の発掘調査地として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をえらんだ。調査隊による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の発掘は1959年にはじまり、1967年まで6次にわたっておこなわれた〔下垣 2008: 50〕。

しかし、発掘調査が進むに従って、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には仏教寺院の痕跡が残されていない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た。仏教寺院遺跡に存在するはずのストゥーパの痕跡が、この遺跡では確認されなかったのである。また、ガンダーラ地方の仏教寺院遺跡から多量の出土が確認される仏教彫刻も、この遺跡からは出土しなかった⁷⁾。一方で、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の下層では、堅固な基礎と壁をもつ2棟の建物の遺構が確認された。このような建物がみつかったことから、水野はチャナカ・デリーの丘が古代に王の居城として用いられた土地であった可能性を指摘した〔水野 1964: 342〕。

その後、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が注目されることはなかった。なぜなら、同じ時期に発掘調査され、多量の仏教彫刻が出土したメハサンダ遺跡やタレリ遺跡などの仏教寺院遺跡に人々の関心が向けられたためである。このような事情も関係したためか、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の正式な発掘調査報告書は現在でも未刊のままである。

しかしながら、仏教寺院遺跡のみが注目され、発掘調査されてきたガンダーラ地方に

6) 実は、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の発掘調査は、すでに1871年の時点でカニンガムによって実施されていた。しかし、それは表面的な調査にすぎなかった。調査により巨石で構築された壁が確認されたが、カニンガムには遺跡の価値をみいだすことができず、わずか3日間の作業の後に、「時間の無駄」として調査は切りあげられた〔Cunningham 1875: 8-13〕。

7) 正確には1点のみ、花綱をもつ童子の浮彫の小片がみつまっている〔林 1961: 337; Khan (ed.) 1968: Pl. LVIIb〕。しかし、この1点の彫刻が出土したことをもって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を仏教寺院遺跡とみなすことはできない。

において、異なる性質をもつ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の発掘調査の成果は、この地域の歴史を考える上で極めて重要である。遺跡についての情報をより詳しく知るために、次節では京都大学の調査隊によってあげられた調査成果をより詳細に確認する。

2 京都大学による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の調査

前節では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の調査の歴史を概観した。本節では、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がどのような遺跡であったかを確認するために、京都大学による発掘調査の成果を詳しく検討する。検討には各年度の調査速報などを用いる〔林 1961; 水野 1962; 1964; 小谷 1966b; 西川 1969; cf. 下垣 2008〕。

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は4つの丘から構成される(図3)。中央に大きな丘があり(中央丘)⁸⁾、北西、北東、そして南にそれぞれ小さな丘がある(西北丘、北丘、南丘)。発掘調査されたのはこれら4つの丘のうち、中央丘と西北丘のみである。

発掘調査の結果、中央丘は2つの異なる時期に利用されたことが判明した。下層の時期(古い時期)と上層の時期(新しい時期)である。上層は、さらに3つの時期に細分される〔水野 1962: 337; 水野 1964: 342〕。

中央丘の下層では、2棟の大きな建物の遺構が検出された。北院(建物Ⅰ)と中院(建物Ⅱ)である(図4)。

北院は、東西 72 m、南北 47 m の建物である⁹⁾。中央にある東西 58.8 m、南北 36.4 m の石敷きの広場が建物の大部分を占める。この広場は、厚さ 5 m 余りの壁に囲まれる。壁の上はテラスとなり、そのテラスは厚さ 1 m の壁に囲まれる。建物の東南部では、このテラス上に並ぶ小さな部屋の壁が確認された。広大な石敷きの広場があることから、この建物は水槽として用いられた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られている〔水野 1964: 342; 下垣 2008: 51〕¹⁰⁾。なお、この広場の床面は水平でない。東に高く、西に低い(図4)。東西の床面の高低差は 105 cm もある。元来の自然地形にあわせてつくられた結果であると考え

8) 径約 100 m、高さ約 6 m の丘である〔下垣 2008: 50〕。

9) 年度ごとの調査速報により、記載されたそれぞれの建物の規模は若干異なる。ここでは、遺跡の全体像がある程度明らかになった、第4次・第5次発掘の調査速報に記載された規模に従って記述する〔小谷 1966b: 413〕。

10) 近年、よく似た構造の建物の遺構が丘より約 20 km 北方にあるカシュミル・スマスト遺跡で確認された。ただし、規模は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のものの半分ほどである(東西 39 m、南北 27 m)。また、壁を構築した際に用いられた石積の方法も異なり、半切石積である。発掘調査をおこなった M. ナシム・ハーンは、この建物を「大水槽 (Great Tank)」と呼ぶ〔Khan 2011: 8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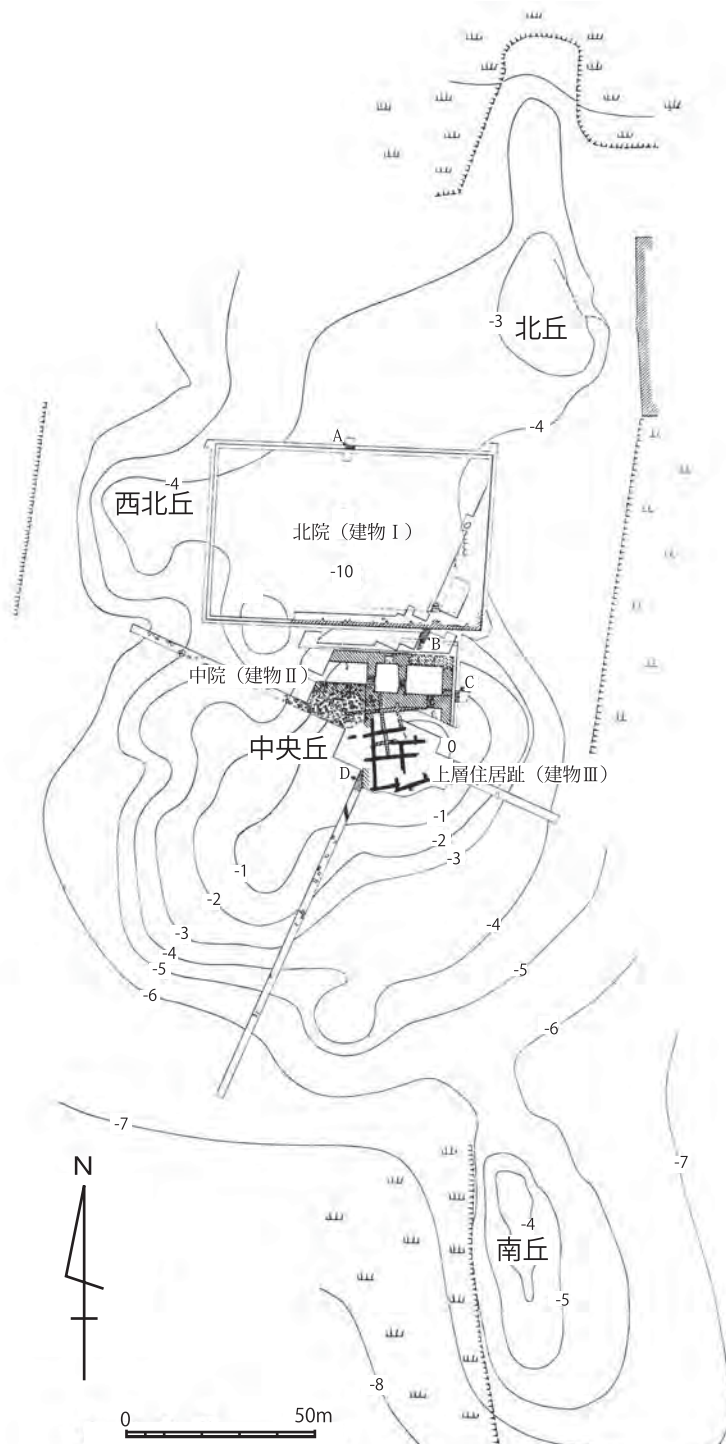


図3 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全図1 (S=1/2,000) [林 1961: 図4 を改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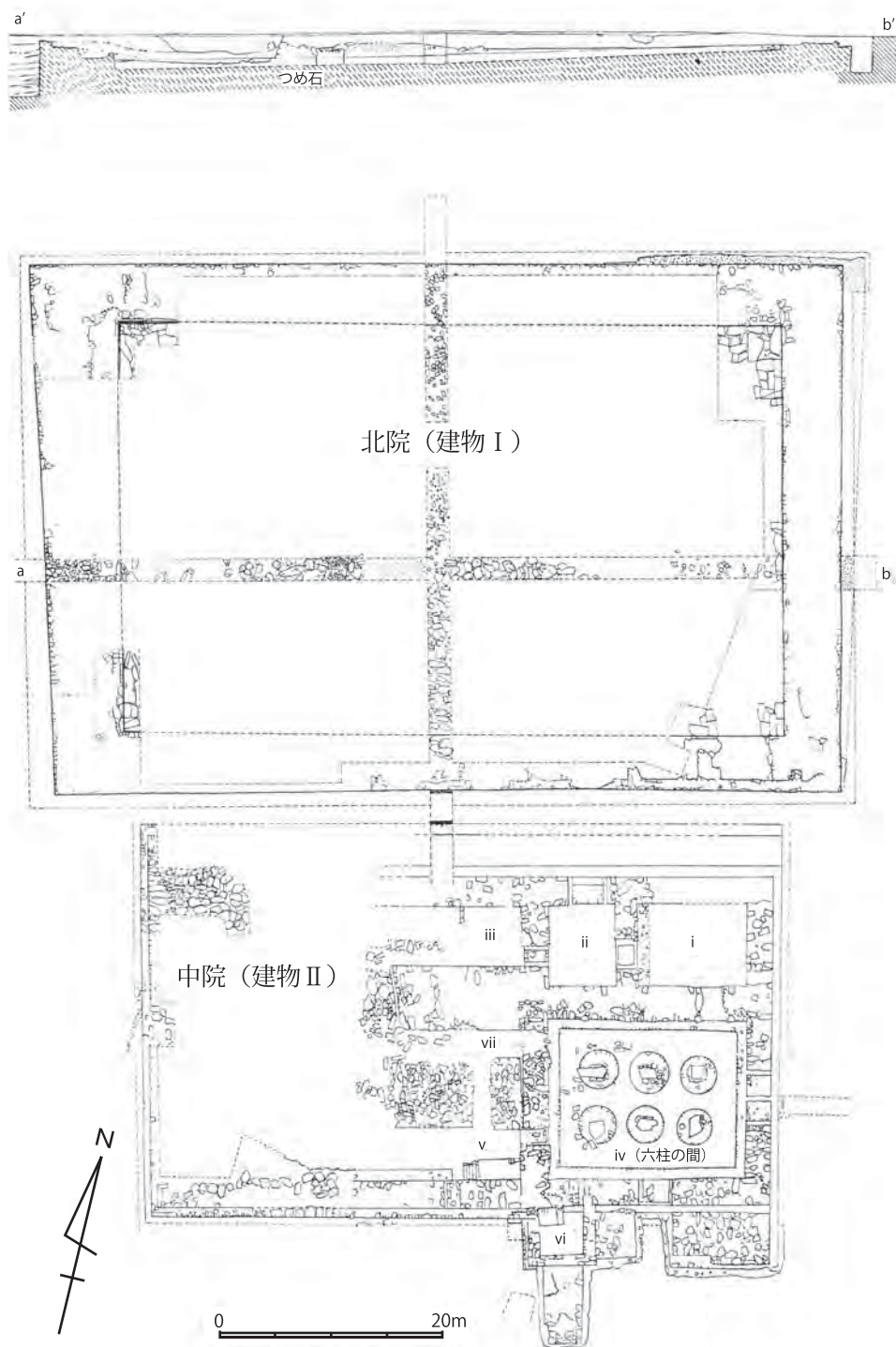


図4 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の北院と中院 (S=1/600) [水野 1964: Fig.1 を改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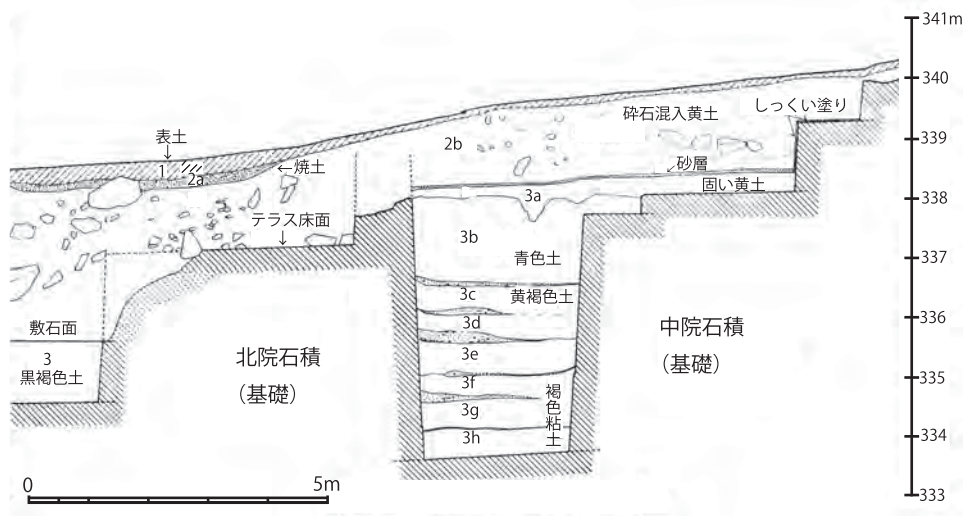


図5 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の南北断面図 (S=1/125) [小谷 1966: 第22図を改変]

られている [小谷 1966b: 414]。水位がいかなる高さにあっても、水を汲みあげやすくなるための工夫であろうか。

一方、中院は東西 57 m、南北 35 m の建物である。六柱の間・小室群・廊下から構成される。建物の東南部にある六柱の間（小室 iv）は、東西 17 m、南北 15 m の広間となっている。この広間からは、等間隔に並べられた平石の柱礎が 6 つ検出された。それぞれの柱礎は、径 4 m もある巨大な円形台の上に置かれていた。また、建物の南辺にある小室 v と、建物の北辺にある小室 iii では、のほり階段の痕跡がみつかった。2 階建て以上の建物であったことがわかる。

以上が下層で検出された 2 棟の建物についての概要である。これら 2 棟の建物の間を掘りさげたところ、当時の床面より 4 m 以上低い位置で建物の基礎がみつかった（図 5）。また、中院の東側斜面を掘りさげたところ、建物の基礎はやはり同様の深さで検出された（図 6）¹¹⁾。堅固な建物を建立するために、地下深くに基礎が構築されたようだ¹²⁾。

11) 基礎の底面の深さは、北院の方が中院よりやや深かったようである。それぞれ、当時の床面から 4.50 m、4.30 m 下にあったという [小谷 1966b: 415]。

12) なお、タキシラ地方のシルカップ遺跡の馬蹄形ストウパの基礎も 5~6 m の深さにつくられたことが報告されている [Marshall 1951: 138]。タキシラ地方において、馬蹄形ストウパがつくられる以前にはこのような深さをもった基礎は構築されていない。発掘者の J. マーシャルは、紀元後 20 年か 30 年頃に発生した地震によって建物が崩壊した反省を踏まえて、人々が基礎を堅固なものにしたと考えた。地域が異なり、また、建物の石積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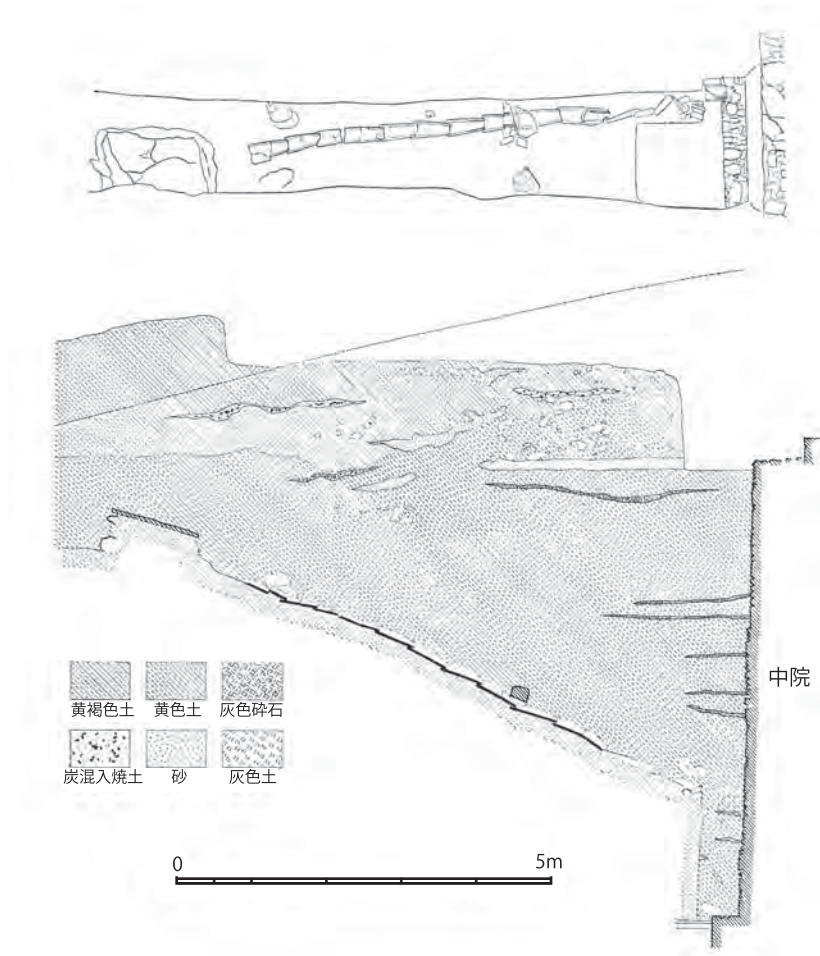


図6 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の中院東方トレンチ (S=1/100) [水野 1964: Fig.2 を改変]

東側斜面のトレンチでは、他に、陶製の樋の列が見つかった(図6)。注意すべき点は、樋の列の傾斜の向きが丘の斜面の向きとは逆で、建物の基礎の根元に向かって点である。この検出状況から、樋は建物で使用された際の排水用の設備ではなく、建物の基礎工事の際に用いられた配管と考えられている〔水野 1964: 339〕。

2棟の建物の壁の構築には、不定形の石を不規則に積みあげる野石積が用いられた(図7)。注目すべき点は、用いられた石の寸法である。測量図をみると、50 cm 以上の巨石が

法も異なるため慎重な判断が必要であるが、この類似は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の下層の建物が建立された時期を考察する上での1つの手がかりとなろう。タキシラ地方の基礎の深さの変化については、岩井俊平氏よりご教示をいただいた。

多量に用いられ、中には径 80 cm におよぶものもある。さらに、下層には大きさ 1 m～2 m の巨石がごろごろ転がっていたと報告されている〔林 1961: 334-335〕。これらも、壁の構築に用いられた石材であったようだ〔西川 1969: 390-391〕。

基礎を覆う埋土の断面の観察から、壁の構築方法も判明している（図 5）。埋土からは、6 層の碎石混じりの土層が確認された。これは、壁の石が整形された際に削りとられた破片が積もったものである。これらの土層の存在から、基礎の構築時に石の整形と埋土が交互におこなわれたことがわかる。碎石層は北院側で厚く、

中院に向かって薄くなる。中院の石積の完成後に、北院の石積が埋土とともになされたことがわかる¹³⁾。中院の壁の石積に用いられた石の寸法は、北院のものより大きい。この点からも、中院が優先的に建立されたことがわかる。

発掘者は、これら下層の建物が紀元後 1 世紀にはすでに存在していたと考えた。下層から出土した土器の器形の組み合わせが、タキシラ地方のシルカップ遺跡やガンダーラ地方のバーラー・ヒサール遺跡の、インド・ギリシア王国およびインド・パルティア王国の時代（紀元前 2 世紀～紀元後 1 世紀）を主とする遺跡の土器の組み合わせと同じであったこと、および、クシャーン朝の王が発行した銅貨が出土したことがその根拠となっている〔小谷 1966b: 417-422〕。

下層の建物の廃棄の過程も層位断面図を用いて説明されている（図 5）。建物が崩壊した際の 1 次堆積は、北院テラスの上部構造が崩れて北院の広場に落ちこんだもので、2 次堆積は、中院が崩壊して北院に転がりこんだものである〔小谷 1966b: 414-415〕。壁を崩落させた力は、南からの一方向より働いたようだ〔西川 1969: 391〕。また、その崩落した埋土の中には、発掘者らも調査時に除去するのに手間どった程の重量のある巨石が含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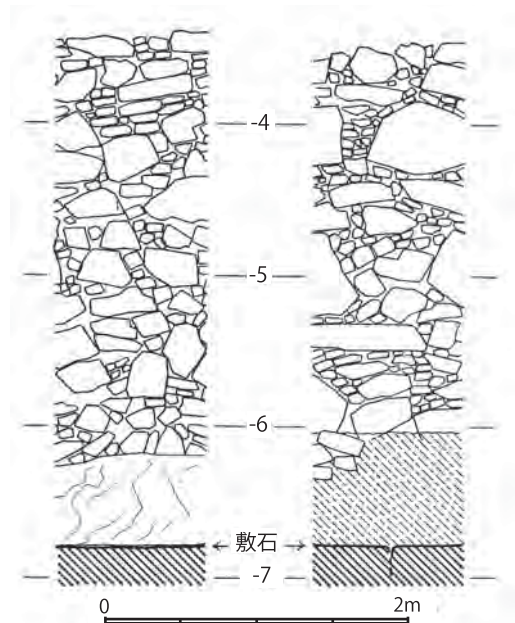


図 7 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の北院（左）と中院（右）の石積（S=1/50）〔林 1961: 図 5 を改変〕

13) ただし、石積の方法が同じ点、および、基礎の深さが同じ点から、発掘者は 2 棟の建物が建立されたのがほぼ同じ時期であったと考えている〔水野 1964: 342; 小谷 1966b: 416〕。

まれていた。発掘者は、建物の倒壊が地震によるものではないかと指摘している〔西川 1969: 391〕。

筆者も、地震を要因として下層の建物が倒壊したとする発掘者の見解に賛同する。建物を破壊した際の力が一方向から向けられた点、そして、人力では壊しがたい堅固な壁を破壊した点などを考慮すれば、建物を損壊させたのは人間の力ではなく、地震や洪水などの自然の力で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る。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の周辺では、川は遺跡の北西を、北東から南西に向かって流れる（図2）。また、遺跡の東から南西にかけては、丘が控える。このような地形で遺跡に南から洪水が押し寄せたとは考えがたい。また、遺跡において、洪水によって堆積した土層は検出されていない。洪水でなかったならば、建物を破壊した自然の力は地震で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る。なお、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の下層の建物が倒壊した時期と同じ頃には、ガンダーラ地方の北方にあるウッディヤーナ地方のビール・コート・グワンダイ遺跡も、地震による大きな被害を受けている〔Olivieri 2014a〕。ビール・コート・グワンダイ遺跡で地震が発生した年代は、放射性炭素年代測定法によって得られている¹⁴⁾。この年代と、次節で詳しく検討する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の下層の建物の倒壊時期が一致することから、これら同時期に両地域を襲った地震が一連のものであった可能性を指摘することができる。以上から、地震による損壊を契機として、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の下層の建物は廃棄されたと考えられる¹⁵⁾。

14) ウッディヤーナ地方のビール・コート・グワンダイ遺跡を発掘調査した L. M. オリヴィエリによれば、遺跡に存在した町バジラは、紀元後3世紀の初頭と終わりに地震による被害を受け、その結果として放棄された。2014年6月30日から7月4日にかけて、スウェーデン王国のストックホルムで開催された第22回南アジア考古学・美術史学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and Art. 略称 EASAA.）において、オリヴィエリによって示された見解である〔Olivieri 2014a〕（ただし、学会に本人は出席しておらず、論文は R. ミケリによって代読された。）。この見解は、2011年から2013年にかけて、イタリアの調査隊がおこなった、ビール・コート・グワンダイ遺跡のトレンチ BKG 11 の発掘調査の成果ののちによって示されている。なお、トレンチ BKG 11 の調査成果については、〔Olivieri 2012; 2014b〕も参照いただきたい。

15) ガンダーラ地方を襲った地震が、具体的にいかなる規模のものであったかはわからない。ここで、時代は大きくくだるが、同地域の周辺で発生した地震を記録したムガル朝の創始者、バーブルの回想録をとりあげよう。バーブルによれば、紀元後1505年に、現在のアフガニスタンのカーブル地方を大地震が襲った。城壁や庭園の壁はほとんど崩壊し、多くの死傷者がでたという。農地は消えてなくなり、土地は象の高さほど陥没し、あるいは隆起したようだ。地震が発生した日は、33回大地が揺れ、また、1ヶ月近くの間、毎日余震が続いた。なお、バーブルはすぐに部下達に塔や城壁の修理・修復を命じ、20日から1ヶ月かけて復興がなされたようだ〔間野（訳）1998: 244-245〕。また、カーブル地方の記載に比べて情報は少ないが、1519年にガンダーラ地方の北西にあるバジャウル地方でも、半時間近くも続いた大地震が発生したことをバーブルは伝えている〔間野（訳）1998: 343〕。

下層の建物は損壊後、小石混じりの黄褐色土によって埋め立てられた。そして、その上に上層の建物（建物Ⅲ）が建立された〔林 1961: 335〕。上層の建物は、さらに3層にわけられる。古いものから順に、住居址 a（建物Ⅲ a）、住居址 b（建物Ⅲ b）、住居址 c（建物Ⅲ c）である。いずれの層からも、厚さ 1m 足らずの石積の壁の基部がみつまっている（図 8）。村落があった痕跡と考えられている¹⁶⁾。

この上層の住居址 a の時期には、下層の北院の西南部から中院の西部にかけての区域に、大きなごみ捨て場がつけられた。ごみ捨て用の穴は、北院の広場の床面を壊す程深く掘りこまれた。このごみ捨て場から出土した土器の胎土や器形は、タレリ遺跡やメハサンダ遺跡などの仏教寺院遺跡でみつかるとよく似ていたという〔小谷 1966b: 416-417〕。

上層の時期には、土器づくりの家があったことも報告されている。下層の北院の東南部にあたる区域で、地表から 50 cm の深さで土器焼き窯が検出された。窯は 150 cm 四方の方形で、三方に焼けた窯の壁が低くみとめられた。内部で焼土や灰の堆積が、また、周囲では窯から捨てられた不良土器片や灰が確認されたようだ〔小谷 1966b: 418〕。

上層の時期の絶対年代を考察する上で重要な遺物もみつまっている。それは、土器の中に収められた状態で発見された 8 枚の金貨である。土器は、北院と中院の間、表土下 60 cm で発見された。中院の損壊後、住居が営まれた最も古い段階である住居址 a の時期に埋められたものとされる。金貨は「後キダーラ」のものであり、紀元後「380 年～400 年」頃に発行されたものと報告される¹⁷⁾。さらに、発掘者はこの壺が埋蔵された年代か

時代は異なるものの、西北インドで発生する地震がどのような規模のものであるかを知る上で貴重な情報である。パープルの回想録における地震の記述については、宮本亮一氏からご教示をいただいた。

なお、インドプレートとユーラシアプレートが重なるパキスタンでは、現在でも大地震が多発している。現在でも大きな被害がもたらされている点を考えるならば、過去においては被害はより甚大であったことが予想されよう。

- 16) 残念ながら、それぞれの壁が3層のうちのどの段階のものであるか、などについての記録は残っていない。
- 17) 「キダーラ」とは、『魏書（北史）』西域伝に登場する中央アジアを支配した王の名称（「寄多羅」）であり、また、ギリシア人の歴史家プリスクスによってビザンツ帝国の歴史の中に記録された、フン族の集団の呼称である〔宮本 2014: 97; Cribb 2010: 91; 小谷 1966a: 379; 2002: 24〕。ただし、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の調査速報において登場する、「後キダーラ」の「後」が何を意味するのかについては説明がない。また、報告者のキダーラに関する他の文献にも、「後キダーラ」についての記載はない〔小谷 1966a: 377-381; 2002: 24-29〕。しかし、それらの文献の中では、キダーラ王の子が富楼沙城（プルシャプラ）を都城として統治していた「小月氏」国が紹介されている。おそらく、報告者は、この「小月氏」のことを調査速報の中で「後キダーラ」と記載したのであろう。

もう一つ大きな問題は、キダーラが同地域を統治していた時期である。キダーラの勃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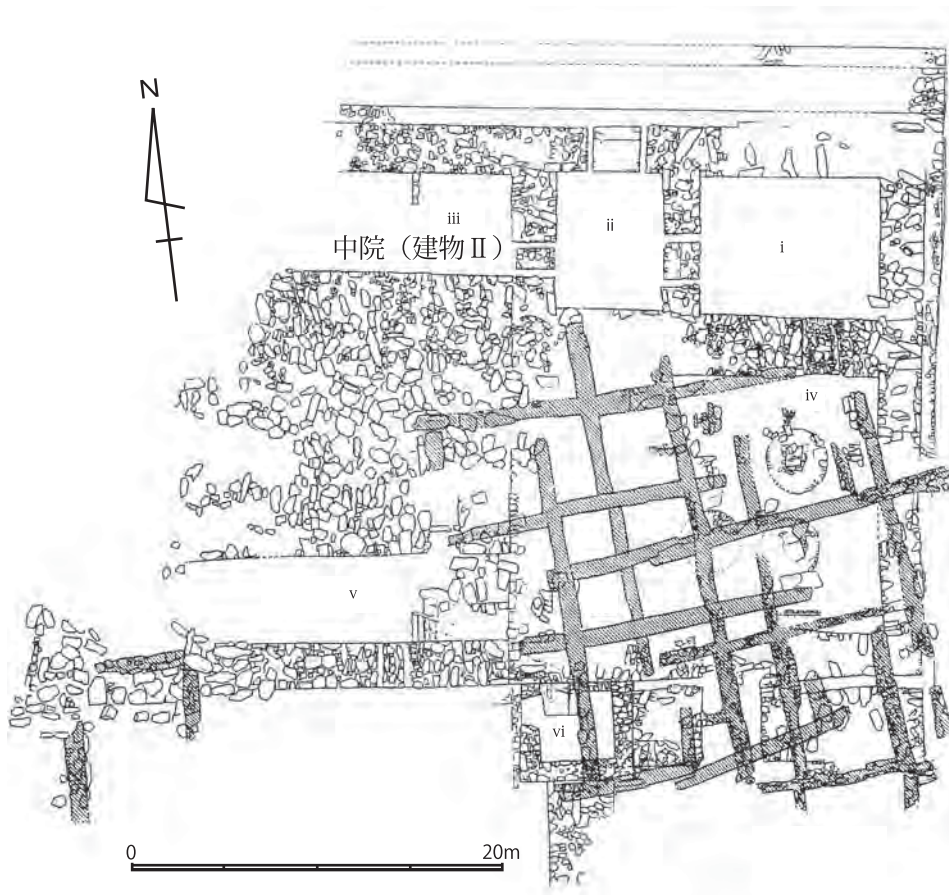


図8 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の中院 (S=1/400) [水野 1962: 第2図を改変]

ら、下層の下限の年代を予想した。4世紀には上層期を迎えていたことから、下層の建物が廃棄されたのは「大クシャーンの終り (ca. 241年) 頃」であったと考察されている [小谷 1966b: 421-422]。

年代には、大きくわけて2つの説が提唱されている [宮本 2014: 98-99]。キダーラは紀元後4世紀後半に勃興したと考える、主に貨幣学者によって示された説 [Göbl 1967 II: 47; Cribb 2010; Vondrovec 2014: 45-48] と、紀元後5世紀前半に勃興したと考える、主に歴史学者によって示された説 [榎 1959; Grenet 2002] である。キダーラの勃興年代がいつであったかによって、その後、ガンダーラ地方を統治した「後キダーラ」の王が貨幣を発行した時期は違ってくるが、現段階でどちらの説が正しいかを示す明確な証拠は存在しない。キダーラとその勃興年代に関しては、宮本亮一氏よりご教示をいただいた。なお、キダーラに関する近年の研究については、氏の論考 [宮本 2014: 97-100] を参照いただきた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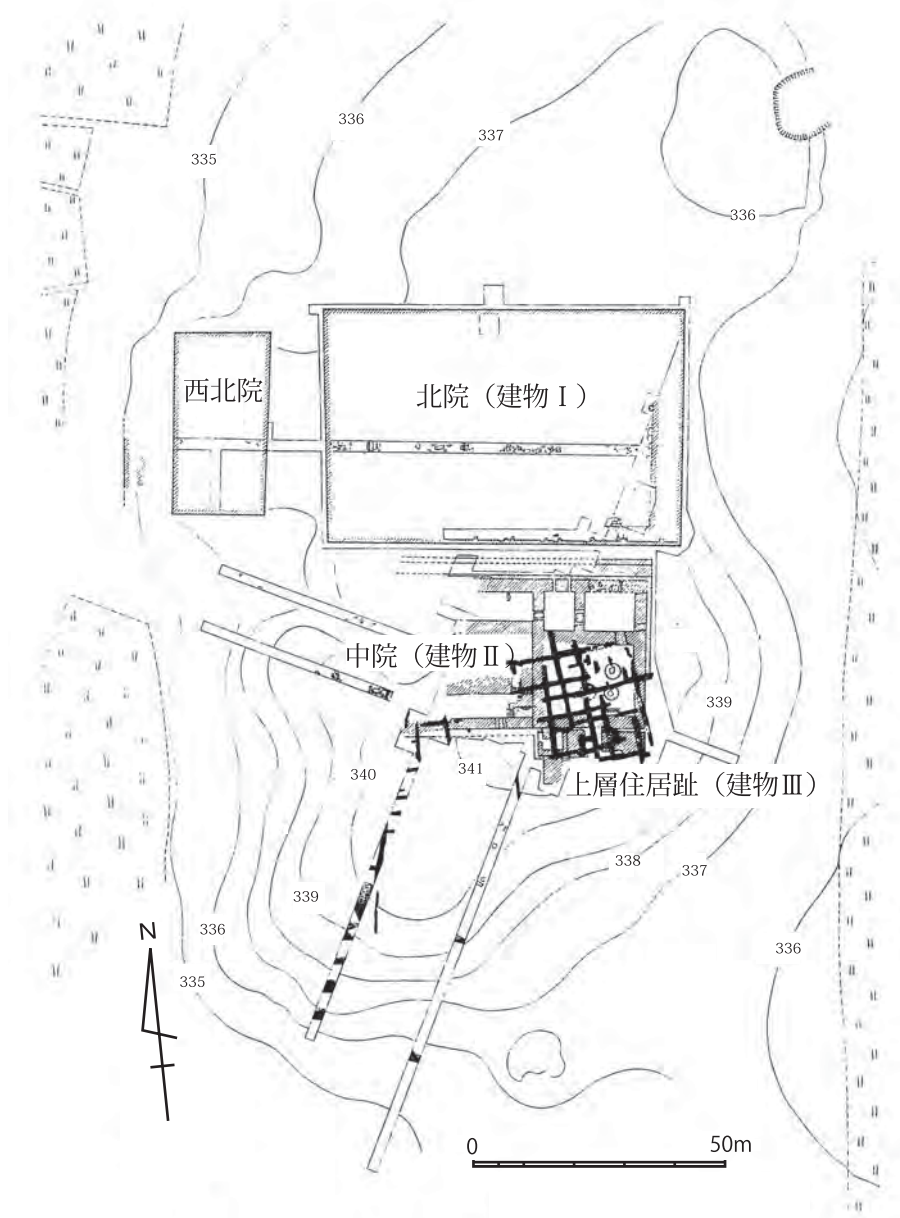


図9 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全図2 (S=1/1,500) [水野 1962: 第1図を改変]

最後に、西北丘の遺構をみよう(図9)。この丘には、南北36m、東西20mの長方形の基壇が残されていた。調査速報の中では西北院と呼ばれる。基壇には石塊がぎっしり詰められていた。また、石積の基礎は地下約3mの深さにあった。基壇の西側では数層におよぶ碎石混じりの土層がみとめられた。中央丘の下層の建物の基礎の構築に用いら

れた方法が、西北丘の建物の基礎の構築にも用いられていたのである。西北丘に東西方向にいられたトレンチの西端からは、「小クシャン〔ママ〕の銅貨」が1枚みつかった〔水野 1962: 339-340〕¹⁸⁾。

結局、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からはストゥーパなどの遺構も仏教彫刻などの遺物も発見されなかった。よって、同遺跡を仏教寺院遺跡と考えることはできない。発掘者は、「この地方の王の居城、いわば、跋虜沙王の居城かとおもうが、まだ断定はできない」と述べている〔水野 1964: 342〕。現在までに、遺構が王宮以外のものであった可能性は指摘されていない〔下垣 2008: 51〕。北院と中院のような建物が組みあわさって構成される遺跡は他には確認されていないため、遺跡の性格の断定は難しい。ただし、作業仮説として遺跡を王宮の遺跡とみとめることにより、建物が堅固であった点や、列柱の間のような大広間が存在した点、そして、宗教にかかわる遺物が出土しなかった点などをうまく説明できる。本論では、この遺跡を王宮の遺跡として扱い、議論を進めたい。

以上が、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の概要である。まず、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には上層と下層の2つの時期が存在した。下層の時期は、六柱の間や巨大な水槽をもつ王宮が存在した時代である。調査速報では、紀元後1世紀頃にはすでに存在し、3世紀半ば頃まで使われたと説明されている。重要な点は、下層の建物が地震によって破壊され、廃棄された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た点である。下層建物の廃棄後、上層の時期には丘は村落として用いられた。4世紀以降のことと考えられている。

次におこな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作業は、発掘者らによって示された年代が正しいかどうかの検討である。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が調査された時代からすでに半世紀が経過した。この間に、西北インドの歴史にかかわる資料は増大し、研究は蓄積された。これらの新たな情報を用いることにより、過去の調査時には期待できなかった高い精度での遺跡の年代の考察が可能である。そこで次節では改めて、遺跡がたどった各時期の年代を、

18) 1960年の調査の報告の中にみられる「小クシャン」が何を表すかについても、明確な記載がないため分からない。報告中の同じ箇所には、「僧院Ⅰの北方で前年は小クシャンの銅貨一をえた」との記載がある〔水野 1962: 340〕。前年にあたる1959年の調査速報を確認すると、「建物Ⅲの層からコインが1つ」みつかったことが報告されている〔林 1961: 342〕。つまり、1959年にみつかった「小クシャン」銅貨は上層建物より出土したものである。先に検討したように、1964年の調査では、上層から「後キダーラ」の金貨が出土している〔小谷 1966: 418〕。これらの点から考えると、「小クシャン」も「後キダーラ」と同様に、「小月氏」を表したものである可能性が高い。あるいは、ヴァースデーヴァ1世の治世が終わる「大クシャーンの終わり (ca. 241年)」〔小谷 1966: 422〕以後を指して、「小クシャン」と呼んだのかもしれない。各年度の調査の報告者が異なっていたため、このような用語の混乱が生じたと考えられる。

主に出土土器を用いて検討する。

3 出土土器にみる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の使用時期

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において、下層の建物がいつ利用されていたか、そして、上層にいつ頃村落が存在したかを具体的に考察するために、本節では遺跡から出土した土器を分析する。遺跡から出土した土器については、各年度の調査速報で簡単に言及されるのみで、詳しい検討はおこなわれていない〔林 1961: 341; 水野 1962: 340; 水野 1964: 341-342; 小谷 1966b: 417-418〕。チャナカ・デリーの丘がたどった歴史を正しく捉えるためにも、遺跡の年代研究の基礎資料である土器の分析は必要である。

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から出土した土器は、現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において保管される。土器は、出土した地区や地点、層位などを記した札とともに保管される。これらの札に記された情報と、発掘調査時の遺物台帳などの調査資料を用いることにより、遺跡において、土器がどの地点から、そして、どの層位から出土したかを復元することが可能である。調査後、長い時間が経過したため、失われた情報も多いが、幸いにも遺跡の年代の検討に必要な情報は残されていた。本節では、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から出土した土器のうち、遺跡の歴史を考える上で重要と思われるものをとりあげる。検討のためにとりあげるのは、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がいつの時代に利用されていたかを示す土器である。

土器が製作された年代を知るためには、土器の編年が必要である。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が調査された時代から半世紀が経過し、西北インドから出土した土器の事例は増加した。事例が増加したことにより、現在では、頼るべき土器の編年研究が世に示されている。それは、主にラニガト遺跡の発掘における層位資料から土器の編年をおこなった難波洋三の研究である〔難波 2011〕。本節では、基本的に難波による土器編年を用いて、土器の製作年代を検討する¹⁹⁾。

19) ここで、西北インドにおける、これまでの土器研究を簡単に振りかえっておこう。

1912年にJ. マーシャルがタキシラ地方で発掘調査を開始するまでは、遺跡から出土する土器はすべて無視され、報告されることはなかった。マーシャルは、西北インドにおける考古学調査において、土器を含むすべての出土遺物を報告したはじめての研究者であった。しかし、残念ながら、平面発掘をおこなった彼の調査では、土器の編年研究に役立つ資料は得られなかった〔Marshall 1951〕。

このような反省をふまえて遺跡の垂直発掘をおこなったのが、M. ホイラーである。ホイラーは、タキシラ地方のシルカップ遺跡と、ガンダーラ地方のバーラー・ヒサル遺跡で層位発掘をおこない、各土層から出土した土器を報告した〔Ghosh 1947/48: Wheeler 〆

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の歴史を知るために、以下に、3つの時期の年代を検討する。

(1) 下層の王宮が建立された年代, (2) 下層の王宮が廃棄された年代, (3) 上層に村落が存在した年代, の3つである²⁰⁾。

(1) 下層の王宮が建立された年代

まずは、チャナカ・デリーの丘に王宮が建立されたのがいつであったかを考える。そのために、分析の対象として、① 砂層下出土土器、② 中院六柱の間柱礎出土土器、③ 中院六柱の間床面出土土器、④ 中院小室 ii 床面出土土器、⑤ 中院南入口床面出土土器、⑥ 北院壁沿い床面出土土器、の6つの地点から出土した土器をとりあげる。

① 砂層下出土土器 (図10)

まず、砂層の下から出土したことが記録される土器の分析をおこなう²¹⁾。砂層とは、北院と中院の間を掘削した際に検出された薄い砂の層である。この砂層は、建物の基礎工事後に埋め立てられた土層の上に位置する (図5)。また、砂層は中央丘の東側斜面でも、同じく



図10 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砂層下出土土器 (S=1/4) [筆者作製]

1962)。

これらの出土土層ごとに整理された土器を用いて、土器の編年研究をおこなったのが、桑山正進である〔桑山 1966〕。桑山は、バーラー・ヒサール遺跡の土器資料を4期に区分し、ガンダーラ地方の各時期の土器が他地域の土器とどのような関係をもっていたかを考察した。そして、ギリシア人などの異民族の流入によって土器の組成が変化した例を示した。

その後、京都大学の調査隊によるガンダーラ地方の仏教寺院の発掘調査が進み、出土土器が報告された〔水野編 1969; 水野・樋口編 1978; 京都大学学術調査隊 1986; 1988; 西川編 2011〕。その中で、ラニガト遺跡から出土した土器の報告を担当した難波洋三は、ラニガト遺跡における層位発掘で得られた土器資料を用いて、ガンダーラ地方の土器編年を構築した〔難波 1986; 2011〕。

なお、近年では岩井俊平が、紀元後2世紀から6世紀にかけて、ヒンドークシュ山脈の南北の土器組成が異なっていたことを指摘した〔岩井 2005〕。この時期に山脈の南北は、クシャーン朝などの同一の勢力によって統治されていたにもかかわらず、土器の組成は異なっていたのである。支配者が支配地域で生活文化の統合までをおこなわなかった例を示した点で、先の桑山の見解と並び重要である。

また、近年でも、新たに遺跡出土の土器資料が報告されている〔Khan 2010; 東京国立博物館 2011; Olivieri 2014b など〕。今後も土器研究を進めていくための下地は整っているといえよう。

20) 以下にとりあげる土器は、すべて酸化炎焼成によって製作されたものであり、赤褐色を呈する。

21) 土器と同封された札には、「砂層下 10~20 cm」と記される。

工事後の埋土の上で検出された（図6）。よって、砂層は、基礎が完成した際に敷かれた床面で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る。床面の下から出土した土器は、建物が建立された時代か、それ以前に用いられたものである。

砂層の下からは多数の土器の細片が出土した。しかし、そのうち、口縁部分を残す破片はわずか1点であった。それは、鉢の口縁部片である（図10）。口縁端部が玉縁状に広がり、胴部から口縁部にかけてわずかに内湾する器形の、小型の鉢である。口縁端部は、内側も外側もまるみをもって表現される。

この型式の土器は、ラニガト遺跡とバーラー・ヒサール遺跡で確認される。ラニガト土器編年では、小型鉢 15a 型式に分類された土器で、ラニガト 1 期から 2 期にかけて使用された土器である〔難波 2011: 271, RG4・RG5・RG38・RG142〕²²⁾。ただし、ラニガト遺跡から出土した鉢のうち、RG4・RG5・RG38 の口縁部は、内面あるいは外面が尖っており、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のものとは少し異なる。一方、同じ型式の小型鉢は、バーラー・ヒサール遺跡では、トレンチ Ch. 1 の第 21 層 (BH208)、トレンチ Ch. 2 の第 8a 層 (BH446)、トレンチ Ch. 4 の井戸 E (BH472) から出土した。いずれも口縁端部はまるみを帯び、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から出土したものに近い。バーラー・ヒサール遺跡のトレンチ Ch. 1 の第 21 層は、ラニガト 1 期に先行する時期の土層である²³⁾〔難波 2011: 287〕。よって、砂層下から出土した小型鉢は、ラニガトに寺院が建立される以前に製作されたものと考えられる。

② 中院六柱の間柱礎出土土器（図11）

前節で確認したように、中院の東南部では巨大な 6 つの柱礎をもつ部屋が検出された。この部屋の柱礎からも少数ながら土器が出土した（図11）。これらの土器も、建物が建立された時期、あるいはそれ以前の時期に使われたものと考えられよう。口縁部を残す破



図11 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中院六柱の間柱礎出土土器 (S=1/4)〔筆者作製〕

22) 以後、ラニガト遺跡から出土した土器については「RG」、バーラー・ヒサール遺跡から出土したものについては「BH」、タレリ遺跡のものは「TR」、メハサンダ遺跡のものは「MS」と表記し、その後に遺物の番号を付す。

23) ラニガト寺院の活動時期（ラニガト 1 期～6 期）は、まるごと、バーラー・ヒサール遺跡のトレンチ Ch. 1 の第 18 層が形成された時期に併行する〔難波 2011: 288〕。

片は3点ある。

2点は、皿である（図11-1・2）。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の下層では、直径約20cm、高さ約5cmの平底の皿の出土が目立つ（図12-1・2・図14-1など）。柱礎からみつかったこれら2点は、このような皿の口縁部と思われる。口縁端部は角張り、わずかに内湾する。この型式の皿は、ラニガト遺跡では出土していない。一方、パーラー・ヒサル遺跡では、トレンチCh.1の第20層から出土した（BH232・BH234）。この第20層もまた、ラニガトに寺院が建立される以前の時期に形成された土層である〔難波2011:287〕。

残りの1点は小型の壺である（図11-3）。頸部から口縁部にかけて外反し、口縁端部は玉縁状に肥大する。口縁部の上端は水平である。この型式の土器は、ラニガト遺跡では小型壺2a型式に分類された。主に、ラニガト1期から2期にかけて用いられた型式の壺である〔難波2011:244, RG16など多数〕。

以上の建物の基礎から出土した土器は、建物の建立時に地中に埋まったものである。よって、これらは建物が建立された時期、あるいは、それ以前に用いられた土器である。それらのうちどちらの時期に用いられたかを判断するために、続いて、建物が完成した後に用いられた土器を分析する。

以下に、建物の床の直上から出土した土器をとりあげる。ただし、北院の床の直上から出土したと記録される土器については、慎重に検討する必要がある。なぜなら、その中には、床面直上から出土したとは考えられない程の量の土器が含まれ、また、クシャーーン朝の支配時期からイスラームの時代にかけての長い時間幅をもった土器が含まれるためである。前節で確認したように、上層の時期には北院の西部の床面は掘り抜かれ、ごみ捨て場として利用された。北院の床面から長い時間幅をもつ土器が見つかったのは、この上層の時期における攪乱が原因で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あるいは、発掘調査時に土器の出土層位が正確に記録されなかった結果かもしれない。いずれにせよ、ここでは基本的に北院の床面から出土したと記録される土器を検討の対象からはずす。

③ 中院六柱の間床面出土土器（図12）

まずは、中院の六柱の間の床面から出土したと記録される土器を分析しよう。口縁部を残す資料は、皿2点と鉢5点である（図12）。皿は、先に同室の柱礎で確認された平底のものと同一形態のものである（図12-1・2）。口縁端部が角張る点も共通する。先にも述べたように、ラニガト1期以前に用いられた土器である。

一方、鉢にはさまざまな形態のものがある。まず、図12-3は口縁部が玉縁状に肥大する小型の鉢である。先に砂層下での出土を確認した鉢と似るが、口縁端部は強く内傾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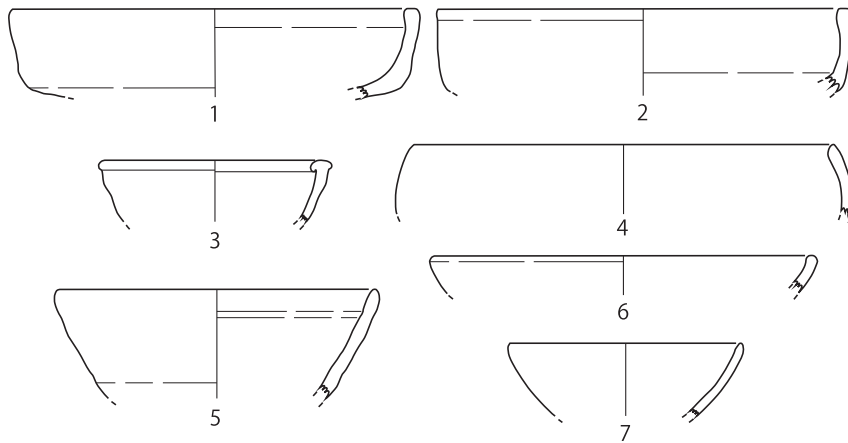


図12 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中院六柱の間床面出土土器 (S=1/4) [筆者作製]

る。ラニガト1期以前のものである可能性が高い。

次に、図12-4は、体部から口縁部にかけて大きく内湾する鉢である。ラニガト遺跡の小型鉢第1型式と同じ型式である〔難波 2011: 267, RG44 など〕。ラニガト2期から4期にかけての土層から多数確認され、5期にも例がある。

また、図12-5～7は、体部から口縁部にかけてわずかに内湾する型式の鉢である。ラニガト第33型式の小型鉢で、ラニガト2期に例がある〔難波 2011: 273, RG42〕。

④ 中院小室ii床面出土土器 (図13)

続いて、中院の北辺にある小室iiの床面でみつかった土器を分析する。この地点から出土したものとして、2点の口縁部片を確認した (図13)。

1点は平底の皿の口縁部と思われる (図13-1)。ラニガト1期以前のものである。

もう1点は、小型鉢の口縁部である (図13-2)。体部が口縁部の下で内湾するが、まるい口縁端部は外反する。ラニガト遺跡の小型鉢第21a型式に近い〔難波 2011: 272, RG284〕。ラニガト2期に例がある。



図13 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中院小室ii床面出土土器 (S=1/4) [筆者作製]

⑤ 中院南入口床面出土土器 (図14)

中院の床の直上から出土した土器として、最後に、南入口から出土したものを分析しよう。南入口の床面からは、7点の口縁部片が出土した (図14)。2点の皿・4点の鉢 (うち1点は蓋か?)・1点の壺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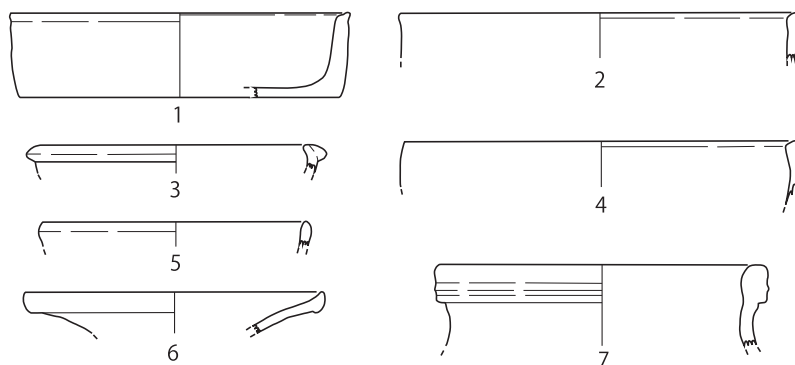


図 14 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中院南入口床面出土土器 (S=1/4) [筆者作製]

図 14-1・2 は、平底の皿である。口縁端部は角張るが、水平ではなく内側に傾く。ラニガト 1 期以前のものである。

図 14-3 は、砂層下から出土した鉢と同じく、ラニガト第 15a 型式の小型鉢である。ラニガト 1 期以前のものである可能性が高い。

図 14-4 は、六柱の間から出土した小型鉢と同様、口縁部が内湾する。ラニガト第 1 型式の小型鉢であり、ラニガト 2 期から 4 期にかけての土層からの出土が多い。

図 14-5 は、小型鉢の口縁部である。小片であるが、六柱の間の床面から出土した小型鉢と同じラニガト第 33 型式のものならば、ラニガト 2 期に用いられたものである。

図 14-6 は、小型鉢の口縁部である。天地が逆で蓋の可能性もある。体部は強く外反する。口縁端部はまるみを帯び、外面がわずかに下方に突出する。ラニガト遺跡の第 14 型式の小型鉢に近い〔難波 2011: 271, RG6〕。ラニガト 1 期に例がある。

図 14-7 は、玉縁状の口縁部をもつ小型壺である。わずかに外反する頸部に分厚い口縁部が続く。口縁部の上端と下端は水平である。口縁部の内面はわずかに膨らみを持ち、外面には 1 条の凸線がある。他の遺跡での出土例を確認していない。

⑥ 北院壁沿い床面出土土器 (図 15)

先に述べたように、北院の床の直上から出土した土器には、新しい時期の土器が含まれる。そのような中で、例外的に「壁沿い床出土」と記録された土器は、上層期の攪乱を受けていない地点のものと考えられる。よって、分析の対象に加える。

北院の壁沿いの床面から出土したと記録される土器は、1 点の小型壺の小片である (図 15)。頸部から口縁部にかけて外反し、口縁端部はわずかに角張る。口縁端部が角張る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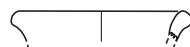


図 15 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北院壁沿い床面出土土器 (S=1/4) [筆者作製]

は、ラニガト遺跡の小型壺第4型式に近いが、頸部から口縁部までの長さが短い点は、第5・6型式と似る〔難波 2011: 254, RG26・RG88・RG103・RG104・RG143〕。いずれの型式の小型壺も、ラニガト2期から3期にかけて例がある。

以上が、床の直上から出土した土器である。

床の直上から出土した土器のうち、皿や玉縁状の口縁部をもつ鉢は、砂層の下や柱礎など、建物の建立時に埋まった土層から出土した土器と同じである。よって、砂層の下と柱礎から出土した土器は、建物の建立時か建立時を大きくはさかのぼらない時期に使われていたものが埋土の中に混じったものと考えられよう。平底の皿は、ラニガト遺跡からは出土しておらず、バーラー・ヒサール遺跡でも第19層以後には出土量が急激に減少する〔桑山 1966: 35〕。また、鉢の口縁部はまるみを帯びており、ラニガト遺跡から出土した例（小型鉢15a型式）よりもバーラー・ヒサール遺跡の第21層から出土した例に近い。一方で、柱礎から出土した図11-3のような小型壺は、バーラー・ヒサール遺跡では第18層以後に出現した土器である〔桑山 1966: 35〕。バーラー・ヒサール遺跡の第18層は、ラニガト寺院の創建から廃絶までの時期がほぼまるごとおさまる土層である〔難波 2011: 288〕。これらの土器の組みあわせを考慮するならば、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の下層の王宮は、バーラー・ヒサール遺跡の第19層か、第18層の最初期に併行する時期に建立されたと考えられよう。いずれにせよ、王宮はラニガトに寺院が創建された時期以前に建立されたことになる。ラニガト寺院は紀元後1世紀後半頃に創建され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難波 2011: 299-301〕。よって、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の下層の王宮が建立されたのは1世紀後半以前である。

(2) 下層の王宮が廃棄された年代

それでは、下層の王宮はいつ頃まで使用されたのだろうか。前節で検討したように、王宮は地震によって崩壊したと考えられる。地震により北院のテラスは崩れ落ち、床面には「碎石混入の黄土」が堆積した〔小谷 1966b: 414〕。その黄土の中からは、2枚の銅貨がみつかった。1枚はクシャーン朝第3代の王、ヴィマ・カドフィセスが発行させたものであり、もう1枚は第4代の王、カニシュカ1世のものであった〔小谷 1966b: 418〕。これらの貨幣の出土状況から、王宮がカニシュカ1世の治世である紀元後2世紀半ば頃かそれ以後に崩れたことがわかる²⁴⁾。それでは、具体的には、王宮はいつ頃崩壊したの

24) カニシュカ1世がクシャーン朝の王位にあった時期に関しては、王が西暦紀元後127年に暦法を新しく設定したとするH. ファルクの説をとる〔Falk 2001; Falk & Bennett 2009〕。

であろうか。

王宮が崩壊した年代を考察するためには、崩落した土の中からみつかった土器を分析すればよい。幸い、中院の崩落土の中からは1点の口縁部を残す土器がみつかった。

⑦ 中院崩落土出土土器 (図16)

中院が崩落した際に堆積した土層から、1点の小型鉢の口縁部が出土した (図16)。体部から口縁部にかけてゆるやかに内湾する器形であり、口縁端部の上面は水平に面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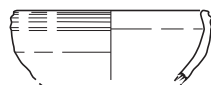


図16 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中院
崩落土出土土器 (S=1/4) [筆者作製]

りされる。外面の口縁部のすぐ下には2条の凹線がある。このような鉢は仏教寺院で多数出土しており、金属器を模倣した製品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ている〔難波 2011: 267〕。このような体部から口縁部にかけてゆるやかに内湾する小型鉢は、ラニガト遺跡では小型鉢の第1型式あるいは第2型式に分類される〔難波 2011: 267, RG44 など〕。第1型式はラニガト2期から4期に多く、5期にも例がある。第2型式はラニガト2期と4期に例がある。また、このような鉢はタレリ遺跡やメハサンダ遺跡でも出土している〔桑山 1978: 96-97, TR30-1~12・TR19; 水野編 1969: 48-51, MS23~33・MS. fig. 43〕。さらに、ラニガト1期に先行するバーラー・ヒサール遺跡の第19層からも出土した (BH247・BH250)。

このように、この器形の鉢はガンダーラ地方において長期間使われたものであり、年代を考える上で参考にならない。しかし、ここで着目したいのが、外面の口縁部の下にある2条の凹線である。同じ器形の土器が多数の遺跡で確認されている一方で、口縁部の外面に2条の凹線が施された鉢は、タレリ遺跡でしか確認されていないためである (TR30-10)。タレリ遺跡はラニガト4期から活動した寺院と考えられる。

それでは、ここまでに得られた情報から、王宮が廃棄されたのがいつ頃であったかを考察しよう。まず、北院および中院の床の直上からは、ラニガト1期以前からラニガト4期頃までの土器が確認された (③~⑥)。そして、北院の崩落土からは、カニシュカ1世の銅貨がみつかった〔小谷 1966b: 418〕。また、中院の崩落土からは、ラニガト4期頃に建立されたタレリ寺院に出土例のある小型鉢がみつかった (⑦)。一方、上層の時期に北院の西部から中院にかけて掘りこまれた大きなごみ捨て場からは、タレリ遺跡やメハサ

カニシュカ1世およびクシャーナ朝の各王の治世の年代については、〔宮本 2014: 55-85〕を参照いただきたい。

ンダ遺跡などの仏教寺院遺跡で出土する土器がみつかった〔小谷 1966b: 417-418〕²⁵⁾。なお、メハサンダ遺跡はラニガト 5 期に活動をはじめた仏教寺院遺跡である。以上の 4 点の証拠を考えあわせるならば、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の下層の王宮が廃棄された時期は、ラニガト 4 期頃であった可能性が高い。

ラニガト 3 期・4 期は、紀元後 2 世紀後半から 3 世紀前半、そして、ラニガト 5 期は 3 世紀前半頃とされる〔難波 2011: 301〕。ラニガト 4 期は、2 世紀後半であれば末頃、3 世紀前半であれば初頭頃といえよう。これはヴァースデーヴァ 1 世の治世（紀元後 190 年～224 年頃）〔宮本 2014: 79〕の中の前半にあたる。以上から、チャナカ・デリーの王宮が廃棄されたのは、紀元後 200 年頃で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る。

(3) 上層に村落が存在した年代

本節の最後に、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の上層がいつ頃形成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のかを考察しよう。前節で確認したように、上層では住居趾 a～c の 3 つの異なる時期の遺構が検出された。ただし、調査速報には、住居趾の壁が重なりあって検出されたことが述べられるだけで、層位に関する詳細な情報は記載されていない〔林 1961: 335〕。ここでは、⑧ 住居趾 b 出土土器と、⑨ 住居趾 c 出土土器を分析し、それぞれの住居が使われた時期を検討する。

⑧ 住居趾 b 出土土器 (図 17)

住居趾 b 出土と記録される土器は、9 点の灯明皿と 1 点の蓋である (図 17)²⁶⁾。灯明皿は、ラニガト土器編年において時期を区分する際の標識の 1 つとして用いられた器種である。よって、灯明皿の検討から時期の判断は容易にできる。

まず、灯明皿は大きくわけて 2 種類ある。平面形が円形のものと、涙滴形のものである。ラニガト土器編年ではそれぞれ、第 1 型式、第 2 型式と呼ばれる〔難波 2011: 251-252〕。

平面円形の灯明皿の口縁部は、わずかに内湾するものと (図 17-1)、大きく内湾し、上端が水平になるもの (図 17-2・3) がある。それぞれ、ラニガト土器編年の第 1d 型式 (RG292 他) と、第 1e 型式 (RG554) の灯明皿である〔難波 2011: 251〕。第 1d 型式の灯明

25) 残念ながら、京都大学に保管される土器の中からは、このごみ捨て場から出土した土器を確認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から出土したと報告された遺物の中には、京都大学にもち帰られなかったものが少なからず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る。

26) 器種に大きな偏りがある。発掘調査時には他の器種の土器も発見された可能性が高いが、残念ながらそれらを確認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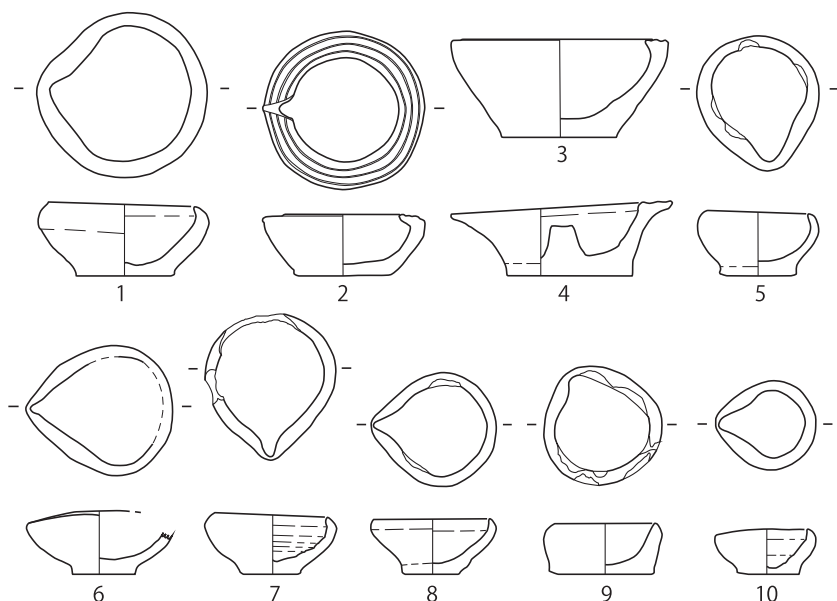


図17 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住居趾b出土土器 (S=1/4) [筆者作製]

皿はラニガト5期に多く、また、第1e型式はラニガト6期に出現したものと考えられている〔難波 2011: 253〕。

一方、平面涙滴形の灯明皿は、ラニガト土器編年の第2a型式に分類される(図17-5~10)〔難波 2011: 252〕。第1e型式と同じく、ラニガト6期に出現し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型式である。

灯明皿の他には、蓋が出土した(図17-4)。外傾した体部に外へ伸びる口縁部がつく。口縁部の上面は水平であり、上面の内側と外側がわずかに隆起する。内面の底部には、水平の端部をもつつまみがつく。メハサンダ遺跡に類例があるが(MS142)、メハサンダ遺跡のものは口縁端部がわずかに内湾する。ラニガト6期のものである可能性が高い〔難波 2011: 279〕。

以上の土器の検討から、住居趾bは、ラニガト5期から6期にかけての時期に用いられたと考えられる。

⑨ 住居趾c出土土器(図18)

住居趾cからは、5点の小型鉢、2点の灯明皿が出土した(図18)。

鉢については、底部から口縁部までがほぼ直線を呈し、口縁端部の外面はまるみをもつ(図18-1~5)。体部の内面と外面には、ロクロを使用した痕跡が明瞭に残される。ラニガト遺跡の第7d型式であり、ラニガト8期に用いられた小型鉢である〔難波 2011: 2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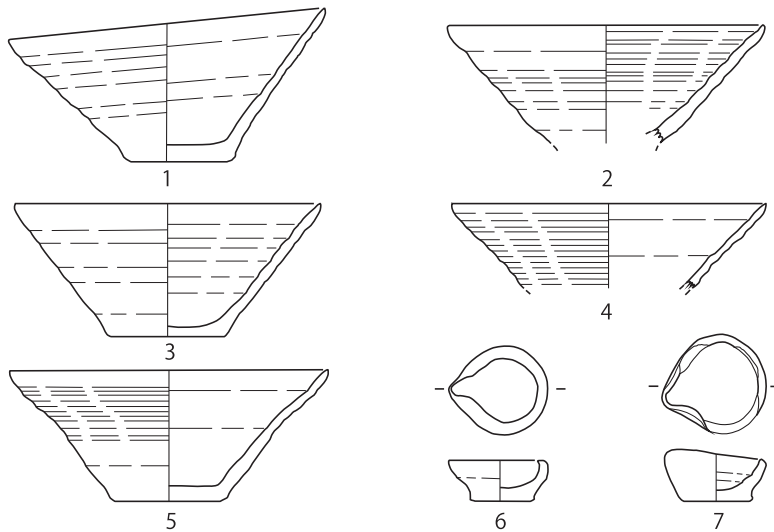


図 18 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住居趾 c 出土土器 (S=1/4) [筆者作製]

269-270, RG476・599]。

灯明皿は、2点とも涙滴形の平面形をもつ(図18-6・7)。ラニガト遺跡の第2a型式で、ラニガト6期以降に利用されたものである。

ラニガト遺跡において、ラニガト7期の基準資料となる土層からは、第7d型式に先行する第7c型式の小型鉢が出土した。よって、鉢として第7d型式のみが5点出土した住居趾cの利用時期が、ラニガト7期にさかのぼるとは考えがたい。住居趾cは、ラニガト8期頃に用いられたことになる。

住居趾aから出土した土器を確認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しかし、下層の建物がラニガト4期に廃棄された点、そして、住居趾aに続く住居趾bがラニガト5期・6期に使用された点から、住居趾aはラニガト5期頃に使用されたと考えられる。

住居趾aが用いられたラニガト5期は、紀元後3世紀前半を含む、それ以降の時期である。ラニガト土器編年ではその下限年代は明らかにされていない。ただし、前節で確認したように、住居趾aの時期に埋められた壺からはキダーラが発行した金貨がみつかった。よって、住居趾aが使用された期間は、キダーラの活動時期である4世紀後半ないし、5世紀前半頃も含んでいたことになる²⁷⁾。

27) 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の住居趾aの時期の土層からキダーラ金貨が出土したことで、ラニガト土器編年に新たな情報を追加できる可能性がある。つまり、土器編年の中で、期間のはっきりしていなかったラニガト5期が、キダーラの活動時期を含んでいた可能性を指摘²⁷⁾

住居趾 b が用いられたラニガト 5 期および 6 期は、ガンダーラ地方で依然として仏教団が活動をしていた時代である。6 期の終わりに、ラニガトやメハサンダにあった仏教寺院が廃棄された。廃棄の背景には、広くガンダーラ地方全体での仏教の衰退が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6 期の終わりがいつであったかについても明らかにされていないが、紀元後 6 世紀後半にさかのぼる可能性がある。一方、住居趾 c が用いられたラニガト 8 期は、9 世紀以後で 11 世紀・12 世紀頃を含む時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難波 2011: 301-302〕。

(4) 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出土の土器が示す年代

本節の土器の分析により、遺跡の年代にかかわって明らかになったのは以下の点である。まず、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の下層の王宮は、ラニガト 1 期以前、つまり、紀元後 1 世紀後半以前に建立された。そして、ラニガト 4 期頃、つまり、紀元後 200 年頃に発生した大地震により、王宮は崩壊し、そのまま廃棄された。その後、チャナカ・デリーの中央丘は整地され、上層に住居が建立された（住居趾 a）。ラニガト 5 期頃のことである。ラニガト 5 期の途中か、ラニガト 6 期には、住居趾 a の上に住居が新しく建立された（住居趾 b）。ここまでが、ガンダーラ地方で仏教文化が栄えていた 6 世紀後半頃までのことである。そして、ラニガト 8 期になると、さらにその上に新たな住居が建てられた（住居趾 c）。9 世紀以後のことで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る。

4 チャナカ・デリーの丘の歴史

第 2 節では京都大学の調査隊による発掘調査成果を確認し、第 3 節では遺跡から出土した土器を分析した。今回の検討結果から組み立てられるチャナカ・デリーの丘の歴史はど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ろうか。

まず、チャナカ・デリーの丘に王宮が建立されたのは、紀元後 1 世紀後半以前のある時期である。中央丘には六柱の間をもつ宮殿が建立され、また、宮殿の北隣には巨大な水槽が附設された。さらに、西北丘にもなんらかの建物が建立されたようだ。王宮は、インド・パルティア王国が西北インドを支配した紀元後 1 世紀前半か、あるいは、ク

↙ 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ただし、先に検討したように、キダーラの活動時期には 4 世紀後半以降とする説と 5 世紀前半以降とする説があるため、正確な絶対年代を与えることは現段階で困難である。また、金貨は小型壺に収められていた。今後この土器を実見し、本当にラニガト 5 期の型式の壺であるかを確認する作業も必要である。

シャーン朝が支配をはじめた1世紀半ば頃に建立されたのであろう。王国全体を統治する王が建立させたか、あるいは、西北インドの支配を任された副王が建てさせたか、それとも、この地域の支配を任された土地の有力者が建立を命じたか、いずれかの可能性があるが、現在の資料状況ではどの階層の人々が建立にかかわったかの判断は難しい²⁸⁾。

そして、紀元後200年頃に発生した大地震の際、丘には南方からの大きな力が加わり、王宮は崩壊した。この頃に西北インドを統治していたのは、クシャーン朝の第6代の王、ヴァースデーヴァ1世であった。巨石を構造の中を含む、堅固な壁を損壊する規模の大地震であったことを考えるならば、地震による被害はこの丘にとどまらず、ガンダーラ地方全体ないしその周辺の地域にもおよんでいたことが想像される。

地震により王宮が破壊され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後、王宮は修復されることなく、そのまま廃棄された。かわりにこの土地に住み着いたのは、より身分の低い人々であった。まだ西北インドで仏教活動がおこなわれていた時代に、廃墟となった丘を埋め立て、その上に幅1m足らずの壁をもつ住居を建立して住みはじめた(住居趾a)。王宮附設の水槽があった地点には、土器をつくるための窯や、大きなごみ捨て場などがつくられた。ここで特筆すべき点は、キダーラが発行した金貨がこの時期に壺に収められ、丘に埋蔵されたことである。一般的な民衆が、人生のうちに金貨を手にすることがあったかどうかはわからない。あるいは、ここに居住し、ある時期に金貨を埋蔵したのは、ある程度身分の高い人々であったかもしれない。なお、金貨が埋蔵された理由は、現在の資料状況からはわからない。

その後、6世紀半ば頃までに、もう1度、同じ規模の住居がつくられた(住居趾b)。人々がこの丘に、いつまで住み続けたかはわからない。しかし、やがて仏教が衰退し、人々が主にヒンドゥー教を信仰する時代にはいっても、この丘は住処として利用され続けた²⁹⁾。紀元後9世紀以後にも人々が居住した形跡が残されている(住居趾c)。

以上の検討により、王宮が紀元後1世紀頃には存在し、3世紀半ば頃まで使われたと説

28) インド侵入時のクシャーン朝の動向を追った宮本亮一によれば、クシャーン朝の支配形態は、①王、②地方に配置された王族、③在地勢力の三層構造であった。つまり、広域の支配者が交替しても、在地の実質的な支配者はかわらなかったのである〔宮本2006: 91, 93; 2014: 79〕。

29) 7世紀前半に中国の仏教僧、玄奘が西北インドを訪れた際には、仏教は廃れ、主にヒンドゥー教が信仰されていた。『大唐西域記』のガンダーラ地方に関する記述には、「僧伽藍は千余か所あるけれども、めっちゃめっちゃになってあれはて、つる草が生いしげり、ひっそりとしての淋しく、いろいろなストゥーパもすこぶる多く倒壊している。(一方)天祠は百をもって数えるほどであり、異道たちはいりまじってすんでいる。」〔桑山(訳)1987: 40〕と記される。

明した発掘報告者の見解はおおむね正しかったといえよう。しかし、実際に王宮が廃棄された時期はわずかにさかのぼり、200年頃であった可能性が高い。年数の違いはわずかであっても、西北インドの歴史や仏教文化の展開を正しく理解する上では、この違いは大きな意味をもつ。このわずかな違いが、本論の冒頭で掲げた疑問に対する解答をもたらすためである。

小 結

—— 大地震は西北インドに何をもたらしたか ——

本論では、これまでにおこなわれたチャナカ・デリー遺跡の発掘調査から得られた情報を確認し、また、遺跡から出土した土器などの遺物の分析を改めておこなうことにより、チャナカ・デリーの丘がどのような歴史をたどったかを概観した。検討の結果、下層でみつかった王宮は、インド・パルティア王国時代かクシャーণ朝時代の初期に建立され、ヴァースデーヴァ1世の治世に、地震による損壊を原因として廃棄された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また、王宮が廃棄された後も、仏教がガンダーラ地方で隆盛していた時代とその後のヒンドゥー教の時代を通して、丘が人々の暮らしの場として使用され続けたことが判明した。

今回あげられた成果の中で、とくに重要な点は、紀元後200年頃に大地震がガンダーラ地方を襲い、下層の王宮を破壊したことを明らかにした点である。この地震の存在を認めることにより、西北インドの物質文化におこった変化に説明を加えることが可能となるためである。

本論の冒頭でも簡単に述べたように、ヴァースデーヴァ1世が西北インドを支配した紀元後2世紀末から3世紀初頭頃には、西北インドの物質文化のさまざまな側面で大きな変化がみられた。

まず、この頃には、仏教寺院の修復がおこなわれた。ラニガト遺跡やジャマール・ガリー遺跡では新たに敷石による床面が敷設され〔増井 2011: 45-46; Errington 1987: 234-235, 303〕、また、ジャマール・ガリー遺跡では寺院の修復がおこなわれた〔Errington 1987: 307〕。この時期に、床面が新たに敷かれ、また、寺院が修復されたのは、本論で確認した大地震により寺院が損壊したため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この頃には、メハサング遺跡などの新たな寺院も創建されている³⁰⁾。古い寺院の修復がおこなわれた点

30) また、予察ながら、ガンダーラ地方ではこの頃に新たな石積方法が用い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可能性が高いと考えている。ガンダーラ地方の石積方法の変化については、別稿を用意している。

や、本論で扱った権力者の建物が優先的に修復されなかった点をあわせて考えれば、当時の為政者が仏教活動を保護していた、あるいは、少なくとも妨げてはいなかった状況を想定できよう。

次に、この頃以降、多数の仏教彫刻が制作された。仏教彫刻には、二重平行線による省略された衣文表現や、定型化した翻波式の衣文表現が施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内記 2012〕。また、彫刻のうち単独像においては、身体部と腕部を接合するために新たな技術が用い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内記 2013〕。さらに、彫刻の素材として、片岩に代わって、型による大量生産が可能で加工がより容易な、ストゥッコが本格的に使用されはじめるのもおそらくこの頃である³¹⁾。大地震による寺院の損壊に伴い、寺院を飾っていた彫刻も破損させられたと考えられる。図像表現が省略され、定型化し、また、ストゥッコによる彫刻の大量生産がはじまったのは、彫刻を早急に新調する必要があったためであろう。また、接合に新たな技術が採用されたのは、地震に耐性のあるより頑丈な接合方法が必要とされたためであろう。

この頃に震災に襲われた地域は、ガンダーラ地方だけではない。第2節で紹介したように、図らずも、北隣のウッディヤーナ地方のビール・コート・グワンダイ遺跡の発掘調査でも、地震の痕跡がみついている。放射性炭素年代測定により、地震の発生時期が紀元後3世紀初頭であったことも判明している。これは、ガンダーラ地方を地震が襲った紀元後200年前後と同じ時期である。これら異なる地域を襲った地震が同じものであったかどうかの検証は難しい。ただし、被災範囲が地域をまたぐ程の大地震が西北インドを襲ったことを、可能性の1つとして想定できよう。

なお、ウッディヤーナ地方においても、紀元後3世紀から彫刻の衣文に二重平行線や翻波式衣文が用いられはじめており、図像表現の変化の時期もガンダーラ地方とウッディヤーナ地方で一致している〔内記 2012〕。ヴァースデーヴァ1世が西北インドを支配した時代、紀元後200年前後ないし3世紀初頭に西北インドを襲った地震は、西北インド全体の物質文化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たのである。

31) 「本格的に」としたのは、それ以前にも、西北インドにおいてストゥッコによる造像がおこなわれていたことが判明しているためである。とくに、古い時代には、紀元後1世紀半ばないし後半頃に、タキシラ地方のシルカップ遺跡で、ストゥッコ塑像が制作され、馬蹄形ストゥーパの内部を飾っていたことがわかっている〔Marshall 1951: 517-520; 桑山 2003: 2-5, 17〕。また、ガンダーラ地方の西隣のナガラハラー地方（現在のアフガニスタンのジャラーラーバード周辺）では、片岩や石灰岩で制作された石彫の他に、大量のストゥッコ塑像がみついている〔Tissot 2006: 359-467〕。それらの彫刻の制作時期についても、今後詳しく検討する必要がある。

〔謝 辞〕

本論でとりあげた土器の実見・実測に際して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の岡村秀典先生や向井佑介氏に多大な便宜を図っていただいた。また、2015年3月13日に同研究所の研究班「イスラムの東・中華の西——前近代ユーラシアにおける文化交流の諸相」（班長：稲葉稜先生）で口頭発表した際には、参加者の方々から多くのご教示をいただいた。感謝申し上げます。なお、本論は科学研究費（若手B）26770266の成果の一部である。

参 考 文 献

- Bosworth, C. E. (tr.) (1999) *The History of al-Tabarī 5, The Sāsānids, the Byzantines, the Lakhmids, and Yemen*, New York.
- Court, M. A. (1836) "Extracts Translated from a Memoir on a Map of Peshawar and the Country Comprised between the Indus and the Hydaspes, the Peucelaotis and Taxila of Ancient Geography," *Bengal Asiatic Society's Journal*, 5, pp. 468-482.
- Cribb, J. (2010) "The Kidarites, The Numismatic Evidence. With an Analytical Appendix by A. Oddy," in Alam, M., D. Klimburg-Salter, M. Inaba and M. Phisterer (eds.) *Coins, Art and Archaeology II.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in the Indo-Iranian Borderlands*, Vienna, pp. 91-146.
- Cunningham, A. (1875) *Report for the Year 1872-73,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Cunningham Report*, 5,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New Delhi.
- 榎 一雄 (1959) 「キダーラ王朝の年代について」『東洋学報』41/3, 東洋文庫, pp. 1-52.
- Errington, E. (1987) *The Western Discovery of the Art of Gandhāra and the Finds of Jamālgarhī*, Ph. D. Dissertati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 Falk, H. (2001) "The Yuga of Spujiddhvaja and the Era of the Kusanas,"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7, pp. 121-136.
- Falk, H. (2006) *Asokan Sites and Artefacts*, Mainz.
- Falk, H. & Ch. Bennett (2009) "Macedonian Intercalary Months and the Era of Azes," *Acta Orientalia*, 70, pp. 197-216.
- Foucher, A. (1901) "Notes sur la géographie ancienne du Gandhāra : Commentaire à un chapitre de Hiuen-Tsang,"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 pp. 322-369.
- Foucher, A. (1915) *Note on the Ancient Geography of Gandhara* (Translated by H. Hargreaves), 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 Calcutta.
- Ghosh, A. (1947/48) "Taxila (Sirkap), 1944-5," *Ancient India, Bulletin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4,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New Delhi, pp. 41-84.
- Göbl, R. (1967)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Iranischen Hunnen in Baktrien und Indien*, 4 vols., Wiesbaden.
- Grenet, F. (2002) "Regional Interaction in Central Asia and Northwest India in the Kidarite and Hephtalite Periods," in Sims-Williams, N. (ed.) *Indo-Iranian Languages and Peoples*, Oxford, pp. 203-224.
- Grenet, F., J. Lee, P. Martinez & F. Ory (2007) "The Sasanian Relief at Rag-i Bibi (Northern

- Afghanistan),” in Cribb, J. & G. Herrmann (eds.), *After Alexander — Central Asia before Islam*, New York, pp. 243-267.
- 林己奈夫 (1961) 「パキスタン, チャナカ・デーリの発掘略報告」『東方學報』31, 京都大學人文科学研究所, pp. 331-342.
- 入矢義高 (訳) (1974) 楊街之撰『洛陽伽藍記』中国古典文学大系 21.
- 岩井俊平 (2005) 「ヒンドゥー・クシュ山脈の南北における土器組成の比較」『西アジア考古学』6, pp. 29-39.
- Khan, F. A. (ed.) (1968) *Pakistan Archaeology*, 5, the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Ministry of Education Government of Pakistan, Karachi.
- Khan, M. N. (2010) *The Sacred and the Secular. Investigating the Unique Stūpa and Settlement of Aziz Dheri, Peshawar Valley, NWFP, Pakistan*, 3 vols. Peshawar.
- Khan, M. N. (2011) “Hydrological Setup at Kashmir Smast Exploration and Excavation at Kashmir Smast Field Campaign 2006/2007 — A Preliminary Report,” *Gandhāran Studies*, 5, pp. 89-114.
- 桑山正進 (1966) 「Gandhāra における土器の様相」『西南アジア研究』16, 京都大学文学部内西南アジア研究会, pp. 31-52.
- 桑山正進 (1978) 「第五章 土器」水野清一・樋口隆康 (編) 『タレリ：ガンダーラ仏教寺院址の発掘報告 1963～1967』同朋舎, pp. 89-100.
- 桑山正進 (訳) (1987) 玄奘『大唐西域記』大乘仏典 中国・日本篇.
- 桑山正進 (2003) 「佛像出現ごろのタキシラ：層位と編年」『東方學』106, 東方学会, pp. 1-20.
- 京都大学学術調査隊 (編) (1986) 『GANDHARA ガンダーラ仏教遺跡の総合調査概報』.
- 京都大学学術調査隊 (編) (1988) 『GANDHARA ガンダーラ仏教遺跡の総合調査概報』2.
- 間野英二 (訳注) (1998) ザヒールッ・ディーン・ムハンマド・バーブル『バーブル・ナーマ』松香堂.
- Marshall, J. (1951) *Taxila: An Illustrated Account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Carried out at Taxila under the Orders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between the Years 1913 and 1934*, 3 vols. Cambridge.
- Masson, C. (1846) “Narrative of an Excursion from Peshāwer to Shāh-Bāz Ghari,”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8, pp. 293-302.
- 増井正哉 (2011) 「主塔院の遺構」西川幸治 (編) 『ラニガト：ガンダーラ仏教遺跡の総合調査 1983-1992』第1冊本文篇 (増補改訂版), 京都大学学術調査隊報告書, 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pp. 44-84.
- 増井正哉・古賀秀策 (2011) 「遺構編小結 ラニガト遺跡の遺構の考察」西川幸治 (編) 『ラニガト：ガンダーラ仏教遺跡の総合調査 1983-1992』第1冊本文篇 (増補改訂版), 京都大学学術調査隊報告書, 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pp. 163-178.
- 宮本亮一 (2006) 「クシャーン朝のインド侵入」『西南アジア研究』65, 西南アジア研究会, pp. 73-98.
- 宮本亮一 (2014) 『バクトリア史研究』博士論文, 龍谷大学.
- 水野清一 (1962) 「パキスタン, チャナカ・デーリの第二回発掘」『東方學報』32, 京都大學人文科学研究所, pp. 333-340.
- 水野清一 (1964) 「一, チャナカ・デーリ第三回発掘」『東方學報』34, 京都大學人文科学研究所, pp. 337-342.
- 水野清一 (編) (1969) 『メハサンダ：パキスタンにおける仏教寺院の調査 1962～1967』京都大学.

- 水野清一・樋口隆康（編）（1978）『タレリ：ガンダーラ仏教寺院址の発掘報告 1963～1967』同朋舎。
- 内記 理（2012）「スワート地方とペシャーワル盆地におけるガンダーラ美術様式の年代」『佛教藝術』325, 毎日新聞社, pp. 43-68.
- 内記 理（2013）「ガンダーラ彫刻の腕の接合方法」『西南アジア研究』78, 西南アジア研究会, pp. 1-30.
- 内記 理（2014）「ガンダーラ紀年銘彫刻の製作年代」『美術史』176, 美術史学会, pp. 209-223.
- 難波洋三（1986）「土器についての概要」京都大学学術調査隊（編）『GANDHARA ガンダーラ仏教遺跡の総合調査概報』, pp. 48-65.
- 難波洋三（2011）「第9章 ラニガト遺跡出土土器」西川幸治（編）『ラニガト：ガンダーラ仏教遺跡の総合調査 1983-1992』第1冊本文篇（増補改訂版）, 京都大学学術調査隊報告書, 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pp. 237-340.
- 西川幸治（1969）「1, チャナカ・デリー王宮跡第六次発掘」『東方學報』40,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pp. 389-391.
- 西川幸治（編）（2011）『ラニガト：ガンダーラ仏教遺跡の総合調査 1983-1992』第1冊本文篇（増補改訂版）, 京都大学学術調査隊報告書, 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 小谷仲男（1966a）「3, ドゥルマン・テベ第二次発掘」『東方學報』37,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pp. 370-381.
- 小谷仲男（1966b）「6, チャナカ・デリー第四次, 第五次発掘」『東方學報』37,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pp. 411-423.
- 小谷仲男（2002）「バーミアーン石窟と弥勒信仰」『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紀要』36, 富山大学人文学部, pp. 19-42.
- 小谷仲男（2011）「第7章 ラニガト遺跡の貨幣」『ラニガト：ガンダーラ仏教遺跡の総合調査 1983-1992』第1冊本文篇（増補改訂版）, 京都大学学術調査隊報告書, 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pp. 211-222.
- Olivieri, L. M. (2012) "When and Why the Ancient Town of Barikot was Abandoned? A Preliminary Note Based on the Last Archaeological Data," *Pakistan Heritage*, 4, pp. 109-120.
- Olivieri, L. M. (2014a) "Urban Crisis in Swat at the End of the 3rd Century CE," in *Book of Abstracts of the 22nd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and Art/ EASAA 2014 in Stockholm*.
- Olivieri, L. M. (2014b) *The Last Phases of the Urban Site at Bir-Kot-Ghwandai (Barikot). The Buddhist Sites of Gumbat and Amluk-Dara (Barikot)*, Lahore.
- 下垣仁志（2008）「チャナカ・デリー」岡村秀典他（編）『シルクロード発掘70年：雲岡石窟からガンダーラまで』,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pp. 50-51.
- 大正新脩大藏經刊行會（1927）『大正新脩大藏經 史傳部』第51卷。
- Tissot, F. (2006) *Catalogue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Afghanistan 1931-1985*, Paris.
- 東京国立博物館パキスタン調査隊（編）（2011）『ザールデリー —— パキスタン古代仏教遺跡の発掘調査 ——』東京国立博物館。
- Vondrovec, K. (2014) *Coinage of the Iranian Huns and their Successors from Bactria to Gandhara (4th to 8th Century CE)*, 2 vols., Vienna.
- Wheeler, M. (1962) *Chārsada: A Metropolis of the North-West Frontier: Being a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s of 195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トハーリスターン行政地理研究序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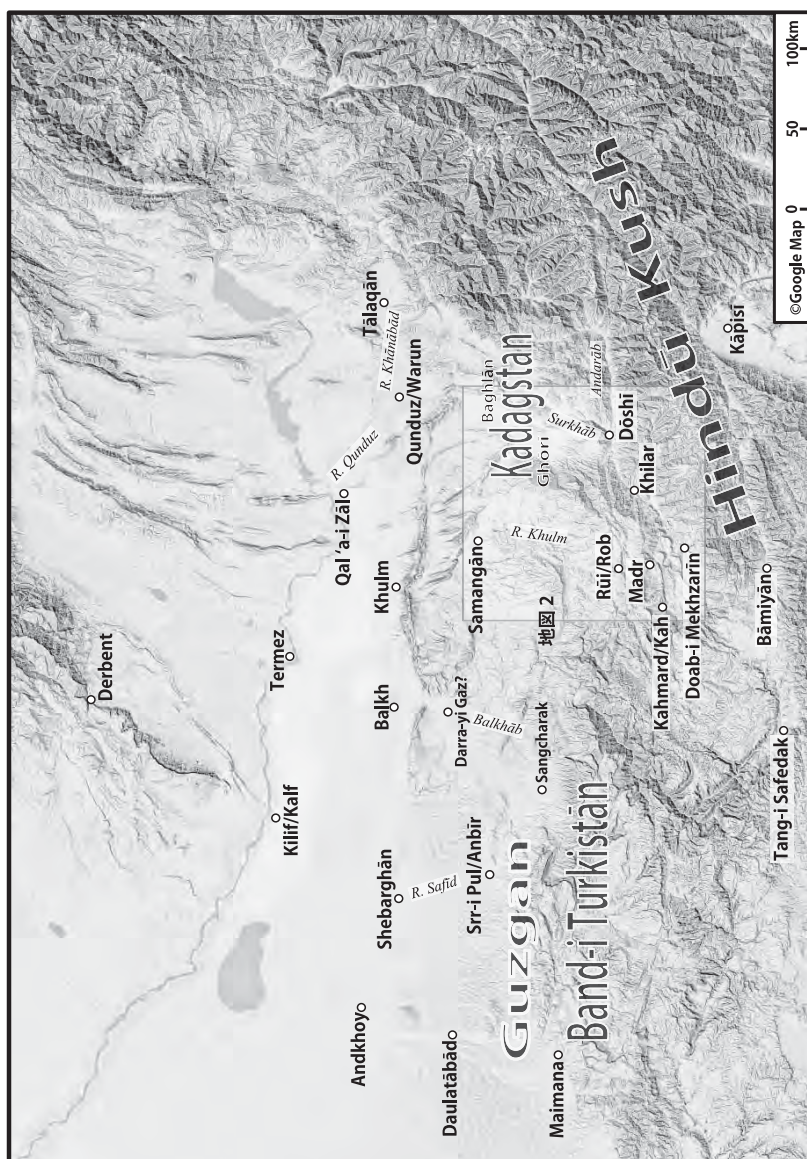
宮 本 亮 一

は じ め に

現在のアフガニスタン北部、ウズベキスタン南部、そしてタジキスタンの南部に当たる地域は、かつてトハーリスターンと呼ばれていた。中央アジアに巨大な版図を形成したクシャーンとエフタルは、この地域に1つの拠点を置いた。また、本論で少しく述べるように、サーサーン朝も一時期この地を強い影響下に置いてい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つまり、イスラーム化以前の中央アジアに展開した諸勢力の政治的動向を考える場合、トハーリスターンという地域の重要性を常に念頭に置いておかねばならないのである。また、トハーリスターンはユーラシアの各地を結ぶ交通路が通過していたことから、交通の要衝として地理的に重要な地域でもあった。すなわち、中国方面から見ると、タリム盆地を抜けてパミール高原を越えた道が、トハーリスターンを通過して西方へ向かうと共に、南アジア方面から西北インドを通過し、ヒンドゥー・クシュ山脈を越えた道がこの地域を通過し、さらにソグド方面へと向かっていた。さらに、それらの交通路を通じて各地の文化が伝播したことを考えれば、トハーリスターンは文化史的に重要な地域であったと言うこともできる。

しかし、このような重要性とは裏腹に、当地域の歴史や社会の様子を伝える資料は極めて少なく、前世紀末までは、漢文資料やイスラーム文献の記述からわずかな情報を引き出し、それに基づいて研究を行うほかなかった。ところが、戦乱のアフガニスタンから新たな3つの資料群が発見され、このような状況が改善されつつあることは、今や広く知られ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る。それらの資料とはすなわち、紀元前4世紀のアラム語文書群、4世紀から8世紀後半のバクトリア語文書群、そして8世紀のアラビア語文書群である¹⁾。これらの資料から得られる情報を基に、先行研究の見直しを行う必要があること

1) アラム語文書群については、S. Shaked による予備的な考察があり、写真を含むテキストと



地図 1 トハールスタン全域図

翻訳も発表された [Shaked 2004; Naveh & Shaked 2012]。バクトリア語文書群については、N. Sims-Williams によって概説、テキストと翻訳、写真版、人名研究が発表され [Sims-Williams 1997; idem 2012c; BD1; BD1²; BD2; BD3; Sims-Williams 2010a]。そして、アラビア語文書群については、G. Khan による写真版を含むテキストと翻訳が発表されている [Khan 2007]。

は言うまでもないが、それと同時に、新出資料を利用し、未開拓分野の研究にも取り組みねばならないだろう。

そこで、本稿では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を利用し、これまで考察されたことのないトハーリスターンの行政区画構造について、若干の考察を行いたい。古代中央アジア、とりわけヒンドゥー・クシュ山脈をまたぐ地域の歴史の解明に多大な貢献をしてきた桑山正進の一連の研究を見れば明らかな通り、研究対象となる地域の地理的状况を理解することは、政治史であれ文化史であれ、あらゆる研究の基盤となり、またその研究の確実性を高めることにもなる。本研究を行う理由はまさにこの点にあり、トハーリスターンにおける地理的状况の理解をわずかでも深めることが、当地に展開した諸勢力の動向を解明することに繋がると考えるからである。

しかし、新たに発見された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は150点ほどであり、その数は決して豊富とは言えず、そこから得られる情報は断片的である。よって、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を通して見えてくる当地域の行政区画構造にも不明確な部分が多い。それでも、漢文資料や新出のアラビア語文書など関連する資料を援用することで、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から得られる情報を有効利用し、研究を行うことは可能である。

本稿の主たる目的は、トハーリスターンにおける行政区画構造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および当地を支配した勢力の統治機構と在地の行政区画との関係を考察することである。まずは、行政区画についての具体的な考察に先駆けて、トハーリスターンという地域名が指し示す範囲について考察し、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が書かれた地域の地勢を確認することから始めたい。

I バクトリアとトハーラ/トハーリスターン

1 地域名と指示範囲の変遷

トハーリスターンという地域名が指し示す範囲は、時代や資料によって異なり、明確に定義することは難しい。文献資料に初めて現われたとき、この地域はバクトリアと呼ばれていた。すなわち、アケメネス朝のダレイオス1世（前522～486年）の事跡を記した古代ペルシア語の碑文には、彼が征服した地域や彼の治世に反乱を起こした地域の名が記されており、そこに *bāxtri*-「バクトリア」の名が現れる²⁾。

しかしながら、ダレイオスの碑文に見えるバクトリアという地名が指し示す範囲を知

2) 最近になって、種々のイラン語資料に見えるバクトリア/バルフという名称についての言語学的研究が発表された [de Blois 2013]。

ることは難しい。例えば、ダレイオスのビーソトゥーン碑文には、彼に服従した地域として、バクトリアと並んで suguda-「ソグド」、gandāra-「ガンダーラ」の名前が挙げられ、また、彼の治世に反乱を起こした州として margu-「マルギアナ」の名が挙がっている〔伊藤 1974：23, 35; Schmitt 2009：39, 65〕。このことから、バクトリアの北にソグド、西にマルギアナ、南にガンダーラが位置していたと考えることはできるが、これ以上詳しい情報を得ることはできない³⁾。

その後、アケメネス朝を滅ぼしたアレクサンドロス大王（前 356～323 年）は、その東方遠征の途上、前 329 年にバクトリアへ到来し、その年のうちにオクサス川（アム・ダリア）を越え、ソグドにまで到達する。アレクサンドロス大王の事績を伝える文献には、大王の通った行程を詳細に記しているものがあり、それらの記述には、当時のバクトリアという地名が指し示す範囲を知る手掛かりがある。

アッリアノスの『アレクサンドロス東征記』によれば、アレクサンドロスは、東方に逃れたアケメネス朝のダレイオス 3 世（在位、前 336～330）を捕え殺害したバクトリア総督（サトラップ）ベッソスを追ひ、カウカソス山を越えてバクトリア地方に入ったとある〔大牟田 1996：本文篇 445-449〕。同様にクルティウスの『アレクサンドロス大王伝』、およびディオドロスの『歴史文庫』も大王がカウカソス山を越えてバクトリアに到着したことを伝える〔谷・上村 2003：261-262, 266-268；森谷 2011：157〕。これらの文献でカウカソスと呼ばれる山について、アッリアノスは、マケドニア人が、アレクサンドロスがカウカソス山（すなわちカフカス山脈）を踏破して勝ち進んだと大仰するために、現地で「パラパミソス」と呼ばれていた山をわざわざカウカソスと呼んだと述べている〔大牟田 1996：本文篇 591, 599〕。このパラパミソス山は普通ヒンドゥー・クシュ山脈に比定されている。ストラボン（前 63～23 年頃）の『地理誌』に、パラパミソス山の南がインドであり北がバクトリアであると記されていること、およびプトレマイオス（83～168 頃）の『地理学』にもこの山脈がバクトリアの南限であると記されていることから考えても、この比定に問題はないだろう⁴⁾。すなわち、これらの諸資料に言及されているバクトリアと

3) 新出のアラム語文書には、バクトリアのサトラップと思われる Akhvamazda なる人物から、フルム（Khulm）で活動していた配下の役人 Bagavant に発せられた手紙が数点あり、その中にソグドの地名が見えることから、これらのアラム語文書が書かれた前 4 世紀後半、アケメネス朝の統治下で、バクトリアとソグドは 1 つの行政区画で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Naveh & Shaked 2012：17-18〕。

4) 飯尾 1994：II 433-434；中務 1986：108a。ストラボンもアレクサンドロス大王がこの山脈を越えてバクトリアに入ったと記す〔飯尾 1994：II 434〕。アレクサンドロスのヒンドゥー・クシュ山脈越えのルートについては、大牟田 1996：註釈篇 1678-1680 を参照。

は、ヒンドゥー・クシュ山脈以北を指すと考えることができよう。

では、バクトリアの北側についてはどうか。アッリアノスによれば、バクトリア侵入後のアレクサンドロスの行程は次の通りである。ベッソスは、アレクサンドロスがヒンドゥー・クシュ山脈を越えて迫って来たため、オクサス川を越えてソグディアナ地方のナウタカというまちへと退いたが、大王はそれを追って川を渡る⁵⁾。そして、ベッソスはバクトリア人のスピタベネスに捕えられ、アレクサンドロスに引き渡される。その後、アレクサンドロスはスピタメネスを中心にソグディアナ各地で起こされた反乱に対処して回った後、ザリアスパ（バクトラの別名か）へ引き返して冬営し、再度オクサス川を渡ってソグディアナへと向かう [大牟田 1996：本文篇 447-519]。

また、クルティウスによれば、ベッソスは迫るアレクサンドロスに対する軍議の中で、ソグディアナまで退却し、オクサス川を敵に対する障壁とすることを提案し、その後川を渡りソグディアナで兵を集め、アレクサンドロスもそれを追いオクサス川を渡り、ソグディアナの状況を知ったとある [谷・上村 2003：262-266, 270-272]。これらの記述から、バクトリアとソグディアナの境界はオクサス川であったと考えることができよう。ストラボン、オクサス川がバクトリアとソグディアナの境界であると度々述べており、プトレマイオスも同様である [飯尾 1994：I 131, II 63, 71；中務 1989：108]。

以上のように、アレクサンドロスの事績を伝える諸資料からは、当時のバクトリアという地名が指し示す範囲の北限をオクサス（アム・ダリア）、南限をヒンドゥー・クシュ山脈と捉えることができる。

アレクサンドロスの東征後、この地域はセレウコス朝の領域に入るが、バクトリアの総督であったディオドトスが前3世紀中頃セレウコス朝から独立する [合阪 1998：433]。この王国は普通グレコ・バクトリア王国と呼ばれるが、この王国も前2世紀中頃、北方から侵入してきた遊牧民族によって滅ぼされることになる。この間のバクトリアという地名が指し示す範囲を知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が、この地名はその後用いられなくなり、この地域は北方から侵入した遊牧民族トハロイ（*Τόχαροι*）に由来すると思われる「トハー

5) 大王の渡河地点に関しては様々な説がある [Cf. 大牟田 1996：註釈篇 1683-1684]。近年、ルトヴェラゼは、自ら行った発掘調査の成果に基づき、テルメズの北西 30 km ほどに位置するアケメネス朝時代の遺跡ショル・テパ辺りを大王の渡河地点とした [ルトヴェラゼ 2006：66-109]。ルトヴェラゼは、大王の渡河前の出発地と考えられ、アッリアノスがアオルノス（*Ἀόρνος*）という名で記すまちを、考古学的観点からバルフの北方にあるアルトゥン・ディリョルテパという遺跡に比定しているが、このまちの名前を、紀元前4世紀のアラム語文書、そして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に見える Warnu という地名に比定する説があり、その位置は現在のクンドゥズ（Qunduz）と考えられている。詳細は註36）を参照。

ラ」「トハリスターン」の名で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る。ストラボンによれば、ギリシア人からバクトリア地方を奪ったスキタイ諸部族の中にトハロイの名前が見え、ポンペイウス・トログスも、パルティアの王アルタバヌス（1世）がトカロイ族と戦ったことを記している〔飯尾 1994：II 60；合阪 1998：439〕。

漢文資料に見える大夏、吐火羅、吐呼羅、覩貨羅などは、このトハラの音写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ており、前 129 年頃、中央アジアに到着した張騫の報告に基づく『史記』大宛伝には、大夏は嬌水（オクサス：アム・ダリア）の南側にあったと記されている⁶⁾。続く『漢書』や『後漢書』の西域伝、『三国志』魏志烏丸鮮卑東夷伝の注に引く『魏略』西戎伝にも大夏の名は見えるが、その地理的範囲については記されていない〔『漢書』：3891；『後漢書』：2291；『三国志』：859〕。

その後、この地域は『魏書』（『北史』）西域伝に次のように記される。

吐呼羅国は、（北魏の都である）代から一万二千里離れている。東は范陽国まで、西は悉万斤国までであり、（東西の）間は二千里離れている。南は山脈までであるが、（その）名前は知られておらず、北は波斯国までであり、（南北の）間は一万里離れている。国には薄提城があり、その周囲は六十里であり、城の南に西向きに流れる大河があり、漢樓河という名前である。土地は五穀の栽培に適しており、質の良い馬・駱駝・騾馬がいる。その王はこれまでに使者を派遣し朝貢してきた。⁷⁾

ここでは、吐呼羅国の四至が記されているが、その一部に混乱が見られる。桑山正進は、従来、バーミヤーンを指すものの、その方角が誤っ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ていた東の范陽国を、『新唐書』に「苑湯州は拔特山城を以て置く」とある「苑湯」の誤りであると考え、これをバダフシャーンと見なし、四至のうち方角が誤っているのは北の波斯（ペルシア）と西の悉万斤（サマルカンド）であるとした〔桑山 1984：128-129〕。筆者は桑山の見解を妥当なものと考えているが、異見もある⁸⁾。しかしいずれにしても、ここで重要な

6) 『史記』大宛伝の当該箇所については、次章を参照。

7) 吐呼羅国、去代一萬二千里。東至范陽國，西至悉萬斤國，中間相去二千里。南至連山，不知名，北至波斯國，中間相去一萬里。薄提城周圍六十里，城南有西流大水，名漢樓河。土宜五穀，有好馬・駝・騾。其王曾遣使朝貢。〔『魏書』：2277；『北史』：3229〕

8) É. de la Vaissière は、従来通り范陽をバーミヤーンとみなし、ここに記されている四至は、全て方角が誤っているとした〔de la Vaissière 2010：215 n. 21〕。范陽をバーミヤーンとみなす場合、資料では南と記されている山脈（原文：連山）が東にあったことになるため、de la Vaissière はこの連山をパミール高原と考えていると推察される。しかし、パミール高原は漢文資料中では「葱嶺」と記されることが多く、『魏書』（『北史』）西域伝の中にも多

は、アム・ダリア以北の地がトハリスターンに含まれていることであろう。この点は、7世紀前半にこの地を訪れた玄奘の記録『大唐西域記』でも確認できる。

鉄門を出ると觀貨邏（トハラー）国〔以前は吐火羅国といった。これは誤りである〕の故地に達する。南北千余里，東西三千余里ある。東は葱嶺（パミール）がふさぎ，西は波刺斯（ペルシア）に接し，南は大雪山（ヒンドゥー・クシュ）があり，北は鉄門に拠っていて，縛婁大河（アームー河）がこの境域のなかばを西へ流れる。〔桑山 1987：9-10〕

ここに記された四至は先に挙げた『魏書』の記述とおおむね一致し，アム・ダリア以北の地を含める点も同じである。ただし，四至のうちの西側については，「波斯/波刺斯」とあるのみで，曖昧な情報しか得ることができない。玄奘はトハリスターンの西部にある国として「銳秣陀国」「胡寔健国」「咄刺健国」という3つを挙げているが，バルフ（縛婁国）の西南にあると記される最初の国（銳秣陀国）は未比定である。一方，胡寔健国は，バルフ西方のゲーズガーン（Gūzgān），すなわちイスラーム時代の資料に見えるジュズジャー（Jūzjān）に比定されており，現在のサレ・プル（Sar-i Pul）を中心とする広い地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水谷 1971：42；桑山 1987：127；Minorsky 1970：328-330〕。また，咄刺健国は，イスラーム時代のターラカーン（Tālaqān），あるいはターイカーン（Tāyqān）に比定されており，これはバンデ・トルキスタン山脈の北麓，現在のマイマナ（Maimana）とダウラターバード（Dawlatābād）の間，あるいはそれよりも東側にあったまちで，ゲーズガーンに属してい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水谷 1971：42；桑山 1987：127；EI²：TĀLAKĀN〕。しかし桑山は，その記述の簡素さなどから，玄奘は実際にこれらの国を訪れていないと考え，10世紀のペルシア語地理書『世界の諸境域（*Hudūd al-‘Ālam*）』の記述を頼りに，トハリスターンの西限を推測した〔桑山 1987：128〕。すなわち，『世界の諸境域』に「ゲーズガーナーン（…中略…）その東はバルフとトハリスターンの諸境域，パーミヤーンの諸境域までである」とあることから，トハリスターンの西限をバルフ辺りと考えたのである⁹⁾。

数の用例を確認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が，筆者はこれを「連山」とする記述を他に見出す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よって，筆者はこの説を採用しない。

- 9) H¹Ā：95；Minorsky 1970：xxi；桑山 1987：127-129。桑山も述べる通り，この記述には「バルフとトハリスターン」とあることから，『世界の諸境域』の著者はバルフをトハリスターンに含めないと考えていた可能性もある。『世界の諸境域』には他にも，「フルムはバルフとトハリスターンの間にある」という記述もある〔H¹Ā：99；Minorsky 1970：108〕。

桑山が述べる通り、漢文資料の記述は不明瞭であり、トハリスターンの西側に関しては、後代の資料から推測せざるを得ない。しかし、玄奘が上に挙げた3つの国を実際に訪れていないとしても、玄奘が『大唐西域記』においてこれらの国をトハリスターンに含めたのには、何らかの理由があったと考えるべきであろう。筆者は、玄奘がバクトリア語の使用されていた地域をトハリスターンとみなしたのではないかと推測している。玄奘は言語への強い関心があり、訪問した各地域の言語の概要を記録している。トハリスターンの言語については、「文字は二十五言で、組み合わせさせて文ができ、これで必要にそなえている。書は横に読み、左から右へ向かう。」とあり、これがバクトリア語について記したものであることは明らかである〔桑山 1987: 10; 吉田 1992: 113a〕。そして、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が発見されたことにより、ゲーズガーン、すなわち玄奘の言う胡寔健国でバクトリア語が使用されていた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のである〔Sims-Williams 2004a; idem 2005〕。この推測が成り立つとすれば、バルフ以西、ゲーズガーン辺りまでの地域をトハリスターンに含めて考えることが可能となる。

さてその後、イスラーム時代の文献にもトハリスターンという地域名が現われる。しかし、その指示範囲は、『魏書』の吐呼羅や『大唐西域記』の覲貨邏と異なり、アム・ダリア以北の地を含まない¹⁰⁾。このような変化が生じた理由を文献から知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が、考古学的手法でこの問題を考察した岩井俊平の一連の研究が参考になる〔岩井 2003; 岩井 2004〕。すなわち、土器組成の比較に基づいた岩井の研究によれば、3世紀後半から8世紀前半頃まで、アム・ダリアの南北で共通の土器が出土し、その形状の変遷も南北でおおむね一致するという。これは、この間、アム・ダリア南北の関係が一体であったことを意味し、漢文資料に見える吐呼羅や覲貨邏がアム・ダリアの北側をもその範囲内に含んでいる状況と一致する。一方で、アム・ダリアの北側では、7世紀以降、コップ型土器、注口付壺、オッサリなど、ソグドに由来する器物が出土し始め、これらはアム・ダリア以南では出土しない。つまり、アム・ダリアの南北で生活文化の違いが現れることになる。岩井はイスラーム資料に現れるトハリスターンがアム・ダリア

これらの記述には、著者の時代の実情が反映されているのか、それとも著者が参照した別の資料の内容が反映されているのか、判断することは難しい。『世界の諸境域』をはじめ、初期イスラーム時代にかかれた地理書の多くは、サーマーン朝時代の Jayhānī が記した地理書を参照してい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が、この著作は散逸してしまい、部分的な引用しか残されていない。Jayhānī については Gökenjan & Zimonyi 2001 を参照。

10) トハリスターンは、上トハリスターン (Ṭukhārīstān al-'ulyā) と下トハリスターン (Ṭukhārīstān al-sufī) とに区別されることもある。イスラーム時代の資料に見えるトハリスターンについて、詳細は Minorsky 1970: 337; EI²: ṬUKHĀRISTĀN を参照。

以北の地を含まないことは、7世紀後半以降に始めてこの地に到来したムスリムが上記のような状況を認識し、河の南北を異なる生活文化を持つ地域として理解したことに起因するとしたのである¹¹⁾。

以上、文献資料に見えるバクトリア/トハリスターンという地域名の指示範囲を簡単に確認した。本稿でこの地名を用いる場合、基本的に『魏書』、および『大唐西域記』の記述に依拠し、その東限はバダフシャー、パミール高原辺り、南限はヒンドゥー・クシュ山脈、北限は鉄門（デルバント）、そして、問題のある西限については、実際にバクトリア語がゲーズガーンで使用されていたことを重視し、バルフ以西のゲーズガーン辺りまでも含む地域と大まかに定義しておきたい¹²⁾。

2 トハリスターン南部の地勢とその中心地について

本稿では、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を用い、トハリスターンの行政区画構造について考察する。しかし、その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は、トハリスターン全域ではなく、アム・ダリア以南の限られた地域にのみ由来するものである。そこで、本節では以後の議論を円滑に進めるため、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が書かれた各地域の地勢を簡単に確認すると共に、トハリスターンの中心地について言及しておきたい¹³⁾。

桑山正進によると、そもそもトハリスターンは、その自然地理的状况によって、東西に分けられ、その境界となるのは、スルハープとフルム川流域の間に横たわる南高低の山岳地帯である。そして、この山岳地帯の北側には、フルムとクンドゥズ（Qunduz）を結ぶ交通路が、南側にはサマンガーン（Samangān）とバグラーン・ゴリー平原を結ぶ交通路が通っており、トハリスターンの東西を直接つなぐ道はこの2つだけであるという〔桑山 1990：399〕。

さて、本稿で利用する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の大部分は、文書中で Rob (*ρωβο*) と呼ばれる地域に由来し、Rob は現在のルーイ（Rūi）に比定されている〔Sims-Williams 1997：14〕。詳しくは次章以降で述べるが、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が書かれた時代、Rob には khār (*χαρο*)

-
- 11) 岩井は、ヒンドゥー・クシュ山脈南北における土器組成の比較研究も行っている。それによれば、山脈南北の土器組成は、幾つかの共通点は見られるものの、土器は基本的に異なり、両地域が異なる生活文化圏であったことが分かるという〔岩井 2005〕。
 - 12) 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には、トハリスターン (*τοχοαραστανο*) という地名が登場する手紙が2点存在する。文書 eh と jb がそれであるが、その内容からは地域名の指示範囲を知ることはいできない〔BD2：122-123, 126-127〕。
 - 13) 地勢を確認するため、Google 社が提供する Google Earth Pro を利用した。地図 1、および地図 2 を参照。

と呼ばれる在地の支配者がおり、その統治権がおよんだ範囲は、北はサマンガーン、南はマドル (Madr)、カフマルド (Kahmard) を覆っていた。ルーイは、フルム川の上流域、標高 2000m 弱の東西に 1 km ほどひらけた場所に位置し、ルーイからフルム川に沿って細い溪谷地帯を北上すると川が大きくひらける土地に出る。そこがサマンガーンであり、標高は 1000 m 弱にまで下がる。一方、ルーイから、フルム川の流域を抜けて南に向うとマドルに、そこからさらに南西に向かえばカフマルドへと達する。

また、前節で述べた通り、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には、トハースターンの西部に位置するゲーズガーン (*γωζογανο*) で書かれたものが存在する。バクトリア語資料に見えるゲーズガーンという地域名の明確な範囲を定め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が、現在のアフガニスタンの一州にその名を留めていることから分かる通り、広い範囲を指す地名であった。イスラーム時代の資料にもゲーズガーン/ジューズジャーンという地域名で見られる歴史的なゲーズガーンとは、現在のサレ・プル州、ジューズジャーン州、そしてファールヤープ州の東部にあたる地域である¹⁴⁾。

3000 m 級の峰を有するバンデ・トルキスタン山脈一帯からその北部に広がるこの地域の中心地は、山脈東部に発するサフィード川が標高 600 m ほどまで下り、東側から流れてくる支流と合流する地点に位置する現在のサレ・プル、すなわちイスラーム時代の資料に見える Anbīr で、この地名は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にも見える。サフィード川は北上して平野部のシェバルガーン (Shebarghān) に達し、カラクム砂漠へと消える。ゲーズガーンで書かれた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には、シェバルガーンからさらに北東に進んだ、アム・ダリア河岸のキリフ (Kilif) に言及するものがあり、南北に長い地域であったことがわかる。また、ゲーズガーンの西側は、ファールヤープ州東部のマイマナ (Maimana)、および北部のアンドホイ (Andkhui) を含むと考えられている [Cf. EI²: DJŪZDJĀN]。さらに、イスラーム時代の資料や漢文資料からは、その南部にマーンシャー (Mānshān) と呼ばれる地域があったことが知られており、正確な位置は不明であるが、サフィード川の上流域辺りで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 [Minorsky 1970: xxix, xxxvi-xxxvii]。

さらに、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には、Rob やゲーズガーン以外に、カダグスタン (*καδαγοστανο*) という地域で書かれたものが存在する¹⁵⁾。カダグスタンはバクトリア語文

14) 現在のサレ・プル州とジューズジャーン州は、かつてジューズジャーン州という 1 つの州であり、歴史的なゲーズガーンにより近い行政区であった。Adamec 1979: 277 に掲載された地図を参照。

15) 以下に述べるカダグスタンの概要を含め、詳細は Sims-Williams 2008: 98-99; EI^r: KADAGISTĀN; 宮本 2012 を参照。

書が発見されたことにより初めて知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地域名で、アフガニスタン東部を流れるスルハープ川中流域のバグラーン・ゴリー平原に位置していた。バーミヤーン方面から流れてくるスルハープが、東方から流れてきたアンダラーブとドーシー(Dōshi)で合流し、さらに北流し、プリ・フムリ(Pul-i Khumri)を通過すると、広大なバグラーン・ゴリー平原に達する。スルハープは、さらに北流しクンドゥズ平原を通過すると、その北西で西方から流れてきたハーナーバード川と合流してクンドゥズ川となり、カラ=イエ・ザール(Qal'a-yi Zāl)でアム・ダリアに注ぐ。

先に述べた Rob を中心とする南北に長い地域と、カダグスタンのあったバグラーン・ゴリー平原との間には、桑山が言うところのトハリスターンを東西に分ける山岳地帯が南北に伸びている。両地域をつなぐ主な道は、南側ではドーシー経由でスルハープを南西に遡上し、ヒラル(Khilar)で北西に転じルーイ方面へ向かうもの、あるいはヒラルからさらに南下し、ドアーベ・メフザリーン(Doāb-i Mekhzarin)経由でマドル、およびカフマルド方面へと向かうものが考えられる。また北側では、バグラーン・ゴリー平原からラバータク峠を経由してサマンガーンへと達する道がある¹⁶⁾。

この地域がカダグスタンと呼ばれていた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きっかけは、R. Gyselen がサーサーン朝の印章に見える ktkstn (kadagistān) という地名を、バクトリア語文書中にみえる *καδαγοστανο* という語と同一視したことにより、この *καδαγοστανο* が地名であると判明したことである [Gyselen 2002: 152]。さらに、そのカダグスタンに言及するバクトリア語文書中に見える Warlu (**ωαρλο*) という地名が、吉田豊によって、従来バグラーン・ゴリー平原に当たると考えられていた漢文資料に見える「活路」に比定されたことにより、F. Grenet がこれらの説を統合し、カダグスタンの所在地をバグラーン・ゴリー平原に求めた [Yoshida 2003: 158; Grenet 2006b: 147-148]。また、カダグスタンの出現は、4 世紀後半にサーサーン朝がトハリスターンを支配したことに起因し、その後 100 年余りこの地がサーサーン朝の強い影響下に置かれ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そして、カダグスタンという地域名は 8 世紀後半まで存続し、カダグスタンの支配者が帯びていた kadag-bid (*καδαγοβιδο*) という称号もまた、サーサーン朝滅亡後も当地の支配者によって用いられた。

そもそもバグラーン・ゴリー平原は、クシャーンやエフタルがその拠点を置いたことから、政治的に非常に重要な土地であったことが知られていた。そして、バクトリア語文

16) この峠にある遺跡で、クシャーン朝の王統を決定付けたラバータク碑文が発見されたことは、この交通路の重要性を示している。ラバータク碑文の最新の翻訳は、Sims-Williams 2012d: 77-78 を参照。

書が発見され、カダグスタンの存在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とにより、サーサーン朝までもがこの地を重視していたことが判明したのである。つまり、この地は長期にわたってトハリスターンの政治的中心地であったのであり、吉田豊はカダグスタンをトハリスターンにおける「中原」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ったと述べている [吉田 2013 : 46-47]。また、カダグスタンからローブ地域に送られた手紙を分析した吉田の研究により、カダグスタンがトハリスターンに出現して以降、ローブを中心とする地域は、カダグスタンの支配者である kadag-bid の強い影響下にあった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つまり、両地域は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が書かれたほぼ全期間にわたって政治的に一体であったのである¹⁷⁾。

ところで、トハリスターンにおける中心地がどこであったかと考えた場合、誰もがまず想起するのはバルフであろう。しかし、バクトリア語文書群が書かれた 4-8 世紀のトハリスターンにおいて、バルフがどれほど重要な都市であったのかは、余り明らかではない¹⁸⁾。ここでその状況を簡単に確認しておくと、まずクシャーン朝滅亡後にこの地を支配し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クシャノ・サーサーン朝、およびそれに続くキダーラが発行した杯状金貨 (scyphate dinar) は、バルフで製造され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 [Göbl 1984; Cribb 2010 : 99; Vondrovec 2014 : 26]。さらに、貨幣学者が真エフタル (Genuine Hephthalite) と呼ぶ集団が発行した貨幣の裏面には、バクトリア語で βαχλο「バルフ」という銘文がある¹⁹⁾。しかし、これらの勢力がバルフをどのように管轄したのかなど、具体的な状況は分からない。

一方、サーサーン朝とバルフとの関係はといえば、4 世紀後半にカダグスタンが出現し、以後 100 年ほどにわたってトハリスターンに強い影響力を行使したことを考えると、当然バルフもその統治下に入っていたと推測される。しかし、この間のサーサーン朝とバルフとの関係を示す資料は少なく、先に述べたクシャノ・サーサーンやキダーラと同型のペーローズの杯状金貨が 1 点知られており、これがバルフで製造され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 [Vondrovec 2014 : 141-142]。5 世紀後半以降に関しては、Gyselen が研

17) 吉田 2013 : 58-59. kadag-bid の支配権は、Rob を中心とした地域にとどまらず、クンドゥズの東に位置するターラカーン (Tālaqān) にまで及んでい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これは、バクトリア語文書中に kadag-bid として登場する Meyam を、ターラカーンの在地の支配者が寄進した銅版銘文中に見える王 Mehama と同一視する考えに基づいている。Schøyen コレクションに所属するこの銅版銘文の内容、および kadag-bid との関係については Melzer 2006; 吉田 2013 : 59-60 を参照。

18) バルフにおける考古学調査の概要については、桑山 1987 : 146-147 を参照。

19) 近年、貨幣学の分野からは、従来「エフタル」という語でくくられていた集団を、その貨幣に基づき、真エフタルとアルハンという 2 つの集団に分けて考える説が提示されている。これらの集団が発行した貨幣の詳細は、Afram & Pfisterer 2010; Vondrovec 2014 を参照。

究を行っているカワード1世以降のサーサーン朝期の印章の中に、bhl「バルフ」の銘を持つものが知られており、これは州単位の財務機関を管轄する役人で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 *āmārgar* の印章である [Gyselen 2002: 137-138; cf. idem 1989: 35b-37a]。また、同じ銘文を持つオフルマズド4世、およびバフラーム6世の貨幣も知られている [Gyselen 2003: 164-165]。しかし、概してサーサーン朝とバルフとの関係を示す資料は多くない。

以上、本章では種々の資料に見えるバクトリア/トハリスターンという地域名の変遷を見た上で、本稿で用いるトハリスターンという語の指示範囲を大まかに定めた。また、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が書かれた Rob を中心とする地域、グーズガーン、そしてカダグスタンの地勢を確認すると共に、カダグスタンがトハリスターンの中心地であったこと、およびバルフの状況についても少しく言及した²⁰⁾。これらの状況を踏まえて、次章以降、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に見られるトハリスターンの行政区画構造について見てゆきたい。

II トハリスターンの行政区画構造

1 漢文資料に見られるトハリスターンの行政区画に関わる情報

バクトリア語資料の考察に入る前に、わずかではあるが、トハリスターンの行政区画構造に関わる漢文資料の情報を確認しておきたい。前節でも言及した張騫の報告に基づく『史記』大宛伝には、トハリスターンの様子が次のように記されている。

大夏は大宛の西南約二千里、嬌水の南にある。その習俗は定住生活で、城や家屋が有り、大宛と同じ習俗である。(全域を統治するような)大首長はおらず、そこここの城壁のあるまちに小長を置いていた。その兵は弱く、戦闘を恐れていたが、商売を得意としていた。大月氏が西方に移動してきた時、攻撃して征服し、大夏を全て服従させた。大夏は人民が多く、百万余りいた。その都は藍市城と言い、市場があり、

20) バルフに関しては、慧超の報告に見える吐呼羅国都城「縛底耶」をめぐる議論がある。従来バルフを指すと考えられていたこの地名をカラ=イエ・ザールとみなした桑山正進の説に対して、É. de la Vaissière は桑山説を否定し、改めてこれをバルフとみなした [桑山 1985; de la Vaissière 2010]。トハリスターンの主邑の所在地に関わるこの重要な問題については、稿を改めて考えたい [Cf. 宮本・岩井 2013: 114-115]。

様々な品物を販売している。その東南には身毒國がある。²¹⁾

ここからは、トハリスターンには城壁のあるまちがあり、まちごとに首長がいたが、それらを統括するような大首長は存在しなかったこと、そして藍市城という中心的なまちが存在したことが分かる²²⁾。また、前章で引用した『大唐西域記』の記述は以下のようにつづく。

(前略) 数百年よりこのかた、王族は嗣をたち、土地の豪族が力を競いあい、各々君長をかってに立て、平原や險阻なところに依拠して分かれて二十七国をつくっている。原野をしきり、区分けしているけれども、みな突厥(テュルク)に配下として仕えている。[桑山 1987: 10]

ここには、土地の豪族が各々で首長を頂き、様々な場所で国をつくっていたと記されており、『史記』が記すまちごとに首長がいたという状況と同じである。『大唐西域記』にはさらに、そのような首長を頂く国が27あったこと、原野を仕切り土地の区分けを行っていたことも伝えている。

これらの漢文資料からは、トハリスターンには複数のまち、あるいは国があり、それぞれに在地の支配者がいた、という非常に漠然とした行政区画構造しか見えてこない。そこで次に、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の記述を頼りに、より具体的な構造を探ってゆきたい。

2 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に見られるトハリスターンの行政区画構造

(1) まち (*ḫapo/ḫavvo*)

バクトリア語の契約文書は、冒頭にその文書が書かれた年月日、場所、保証人の名前などが記されている。そして、文書が書かれた場所を網羅的に調査してゆくと、トハリスターンには「まち」「地区」「城砦」「街区」といった行政区画が存在したことが分かる(表1)。

ここではまず、「まち (*ḫapo/ḫavvo*)」という行政区画が現われる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を挙

21)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焉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君〕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史記』: 3418]

22) 藍市城がどこに当たるのかという問題は古くから多くの議論があり、ここでその全てに言及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最近では、これをフルムとする説が発表されている [Grenet 2006: 328-329]。

表1 本稿で引用する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の一覧

文書	紀年 (ユリウス暦)		まち／地区	城砦	街区	その他	地域
aa	100+?年 (323+?年)		Kandban (まち)		Frumud-marg		Rob
A	110 年 Ahrezhn 月 Abamukhwin 日 (332 年 10 月 13 日)		Rob (まち)		Steb		Rob
C	157 年 Drematigan 月 (380 年 6/7 月)		Rob (まち)		Regan		Rob
C'	157 年 Drematigan 月 (380 年 6/7 月)		Kandban (まち)		Regan		Rob
F	247 年 Spandarmid 月 Ormuzd 日 (470 年 6 月 27 日)		Lan (まち)	Burzawid		kadag-bid の法廷	Kadagstan
Ii	260 年 2 番目の Aban 月 (483 年 3 月 21-25 日)				Yamarg		*Rob
J	295 年 Siwan 月 (517 年 11/12 月)		Malr (まち)			khār たちの法廷	Rob
L	379 年 Ab 月 (602 年 1/2 月)		Warnu (まち)				*Kadagstan
N	407 年 Khandig 月 Ashtad 日 (629 年 11 月 9 日)		Samingan (地区)			Sandaran Rob の khār の法廷	Rob
Nn	436 年 Ab 月 Wad 日 (659 年 1 月 27 日)		Lizg (まち)				Gūzgān
O	440 年 Sabul 月 (662 年 8/9 月)	Sozargan	Kalf Stof (まち)				Gūzgān
P	446 年 Ab 月 Wahman 日 (669 年 1 月 4 日)		Samingan (地区)			Marogan Rob の khār の市場	Rob
Q	449 年二番目の新年の月 Din 日 (671 年 7 月 30 日)		Samingan (地区)			Marogan Rob の khār の市場	Rob
R	452 年 Ab 月 20 過ぎた日 (675 年 1 月 21 日)		Gaz Andar (地区)				Gūzgān
S	470 年 Bukhsig 月 Risht 日 (693 年 2 月 26 日)		*Wanindan (地区)			城砦の法廷	Gūzgān
Ss	476 年新年の月の初め (698 年 5 月 31 日)		*Amber (地区)				Gūzgān
Tt	483 年 Hurezhn 月 Risht 日 (705 年 7 月 23 日)		Lizg (地区)			城砦の法廷	Gūzgān
U	490 年 (712/713 年)		Madr (地区)			Rob の khār たちの法廷	Rob
V	507 年新年の月 (729 年 5/6 月)		Rizm (地区)	Kah			Rob
W	525 年 Pusig 月 (747 年 8/9 月)			*Gandar			Rob
X	527 年 Drematigan 月 (750 年 3/4 月)			Zuwer		Wargun の (人々の) 法廷	Kadagstan

※アスタリスク (*) はそのカタゴリーに属することが明確でないことを示す

げることから始めよう²³⁾。

文書 aa

100 [+?] 年 [?] 月, [?] 契約書は書かれた。ここ **Kandban** のまちの, Frumud-marg と呼ばれる街区で (下略)²⁴⁾

文書 A

110 年, Ahrezhn 月, Abamukhwini 日が過ぎた時《332 年 10 月 13 日》²⁵⁾, この婚姻契約書は書かれた。ここ **Rob** のまちの, Steb と呼ばれる街区で (下略)²⁶⁾

文書 C

157 年, Drematigan 月《380 年 6/7 月》, この譲渡証書は書かれた。ここ **Rob** のまちの, 彼らが Regan と呼ぶこの街区で (下略)²⁷⁾

文書 C²⁸⁾

157 年, Drematigan 月《380 年 6/7 月》, この譲渡証書は書かれた。ここ **Kandban** のまちの, Regan と呼ばれるこの街区で (下略)²⁹⁾

23) 以下に引用する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のテキストでは, ●は判読できない文字を, [] はテキストが欠落していること, あるいは復元されていることを, < > は二次的に付加された文字を, () は書き落としを, | } は書き誤りを示す [BD1²: 22]。また, 訳文中の[]は原文が欠落している, あるいは他の文書の記述などに基づき復元されていること, () は説明補筆を, …は原語の意味が判明していないことを示す。

24) *χρον[o] ρ' [] μαο ● [] πωστογομαλο νιβοχτι αβ[o μo κανδ] οβανα[γγο ραρο] αβιο ανδαγο σιδ[o] φρομονδ[ομαρο] ριζ[δ]ο* [BD1²: 146-147; BD3: pl. 104]

25) 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で用いられている紀年は, 「バクトリア紀元」と呼ばれ, 223 年に開始され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 [de Blois 2008]。本稿では, 必要に応じてバクトリア紀元に対応するユリウス暦の日付を《 》で示すこととする。ユリウス暦に換算された日付は, BD3: 12-31 の該当箇所を確認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26) *χρονο ρ' ι' Αυρηζινο μαο σαχτο Αβαμοχοινο ρωσο καλδο νοβιχτο μo ολοβωστογο μαλο αβο μo ρωβαγγο ραρο αβιο ανδαγο σιδo στηβο ριζδο* [BD1²: 26-27; BD3: pl. 2]

27) *χρονο ρ' ν' ζ' δρηματιγανο μαο εδο μo λαβνοβωστογο μαλο νιβιχτο αβο μo ρωβαγγο ραρο αβιο ανδαγο σιδo ρηγανο ραζενδο* [BD1²: 32-33; BD3: 7]

28) バクトリア語の契約文書は, 通常 1 枚の文書の上下にはほぼ同じ内容の 2 つの文章を記し, 2 つの文章の間に幾つか穴を開け, そこに紐を通して上側の文章に封をする形式を採用している。文書の記号の右上に付したプライム記号 (') は, 引用する文書の内容が下側の文章であることを示す [BD1²: 23]。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の形式全般については, BD1²: 9-10; BD2: 15-17 を参照。

29) *χρονο ρ' ν' ζ' δρηματιγανο μαο ειδο μo λαβνοβω[στ]ογο μαλο νιβιχτι αβο μo κανδοβαναγγο* ↗

文書 F (カダグスタン)

247 年, Spandarmid 月, Ormuzd 日《470 年 6 月 27 日》, (この) 権利放棄についての封印文書は書かれた。Lan のまちの, Burzawid の城砦の, kadag-bid の法廷で (下略)³⁰⁾

文書 J

295 年, Siwan 月《517 年 11/12 月》, (この) 封印文書, (すなわち) この購入契約書は書かれた。ここ Malr のまちの, khār たちの法廷で (下略)³¹⁾

文書 L (カダグスタン?)

379 年, Ab 月《602 年 1/2 月》, (この) 封印文書, (すなわち) この購入契約書は書かれた。ここ Warnu のまちで (下略)³²⁾

文書 Nn (ゲーズガーン)

436 年, Ab 月, Wad 日《659 年 1 月 27 日》, (この) 購入契約書は書かれた。ここ Lizg と呼ばれるこのまちで (下略)³³⁾

文書 O (ゲーズガーン)

440 年, Sabul 月《662 年 8/9 月》, 私は (この) 誓約書を書いた。ここ Sozargan の, Kalf の, Stof と呼ばれるこのまちで (下略)³⁴⁾

すでに前章で述べたように, 文書 A, および C に見える Rob は現在のルーイにあたる³⁵⁾。そして, 文書 J の Malr はマドルに比定されている [Sims-Williams 1997: 14]。ま

-
- ↙
- haro abuo andago sidō rōgano rizdo [BD1²: 32-33; BD3: pl. 9]
- 30) xhono σ' μ' ζ' mano spandaromido rōso ōromozdo kaldo nabixto malrogo abhasaxoanigo abo mo lanaggo haro abo borzauido abo lizo abo kadagobido albaro [BD1²: 38-39; BD3: pl. 14]
- 31) axhono σ' ρ' ε' mano siano kaldo nabixto molrago maxrosobwosti malo abo μ[α]lraggo hanro abo xarano albaro [BD1²: 48-49; BD3: pl. 24]
- 32) axhono τ' ο' θ' mano abbo kaldo nabixto molrogo maxrosobwosti malaabo oosarōoaggo haro [BD1²: 58-59; BD3: pl. 30]
- 33) axhono υ' λ' ζ' mano abbo rōso oado kaldo nabixto xirosobwosti malo abuo hanro asido lizgo razindō [BD1²: 74-75; BD3: pl. 41]
- 34) axhono υ' odo μ' mano sabolo kaldomo nabixto xosaxosobwosti malaabo sowaxargano abo kalφ abuo haro asido stwφ razindō [BD1²: 80-81; BD3: pl. 46]
- 35) 文書 C に見える Rob という「まち」の名前は, その下側に書かれた文書 C' では Kandban ↗

た、文書 L の Warnu はクンドゥズあたりで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³⁶⁾。その他の「まち」は未比定である。

ここに挙げた文書に見られる行政区画の構造を見ると、「○○まち、△△街区（文書 aa, A, C）」、「○○まち、△△城砦、□□法廷（文書 F）」となっており、「まち」という行政区画が、その中に「街区」や「城砦」を含むものであったことが分かる。

ただし、文書 J の状況は少し異なり、「まち」の名前のみが記され、その中に「khār たちの法廷」があったと記されている³⁷⁾。さらに、グーズガーンで書かれた文書に見える構造も少し異なる。まず、文書 Nn では Lizg という「まち」の名前のみが記されている。また文書 O は、「ここ Sozargan の、Kalf の、Stof と呼ばれるこのまちで」書かれたと記されており、この構造は、Kalf が「まち」を内包するような広い地域を指し、Sozargan はそれよりもさらに広い地域名であったことを推察させる。しかし、Kalf はイスラーム時代の資料に見られる Kalif（現キリフ）に比定されているものの、Stof という「まち」の名前も、Sozargan という地域名もこの文書にしか登場せず、いずれも地名が比定されていないため、詳細は分からない³⁸⁾。

(2) 地区 (ωδαγο)

次に、その指示範囲が「まち」と同じであったと思われる「地区 (ωδαγο)」という行政区画について見てみよう。

となっており、1つの「まち」が異なる2つの名前 (Rob/Kandban) を持っていたことが分かる。この事実が意味するところを直ちに判断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が、バクトリア語文書中でこのような事例は Rob だけのことである。X. Tremblay によれば、Kandban とは「輝かしいまち」という意味であるという [Tremblay 2003: 123]。

- 36) Warnu という地名は、アッリアノスの *Ἀριονος*、紀元前4世紀のアラム語文書に見える Warnu と同じ地名と考えられている [BD2: 242a; Naveh & Shaked 2012: 19]。Sims-Williams は、これをイスラーム時代の資料に現われるワルワーリズ (Warwālīz <*War(a)wā(ng)-līz 「Warnu の城砦」) のもとになった地名と考えており、ワルワーリズは今のクンドゥズに当たるとされている [Sims-Williams 1997: 16 n. 28; idem 2008: 101 n. 39]。註 17) で述べたように、カダグスタンの支配者である kadag-bīd の統治権はクンドゥズの東方のターラカーンにまで及んでいたので、この文書が書かれたクンドゥズはその支配下にあったことになる。

- 37) これがどのような状況を表している可能性があるかについては、「城砦」の項で述べる。

- 38) Kalf の比定については、Sims-Williams 2004a: 1050-1052 を、イスラーム時代の地理書に見えるケリフ/カーリフについては、le Strange 1905: 442 を参照。またこの地名については、Sims-Williams 2004b: 543-544 も参照。なお、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には「まちの支配者 (βαροληρο/βαροληργο)」という称号を持つ人物が存在したことが知られているが、文書中に2度しか言及されず、その詳細は不明である [BD2: 284a]。

文書 N

407 年, Khandig 月, Ashtad 日《629 年 11 月 9 日》, (この) 封印文書, (すなわちこの) 保証契約書は書かれた。ここ Samingan 地区の, Sandaran の, Rob の khār の法廷で (下略)³⁹⁾

文書 P'

446 年, Ab 月, Wahman 日《669 年 1 月 4 日》, [この封印文書, すなわちこの購入] 契約書は [書かれた]。ここ Samingan 地区の, Marogan の, [Rob の khār の市場で] (下略)⁴⁰⁾

文書 Q

449 年, 二番目の新年の月, Din 日《671 年 7 月 30 日》, (この) 負債契約書は書かれた。ここ Samingan 地区の, Marogan の, Rob の khār の市場で (下略)⁴¹⁾

文書 R (ゲーズガーン)

452 年, Ab 月, 20 が過ぎた (日)《675 年 1 月 21 日》, (この) 封印文書, (すなわちこの) 誓約書は書かれた。Gaz の, Andar 地区で (下略)⁴²⁾

文書 U

490 年《712/713 年》, この封印文書, (すなわちこの) 耕作契約書と借地 (契約書) は書かれた。ここ Madr 地区の, Rob の khār たちの法廷で (下略)⁴³⁾

これらの「地区」のうち, Samingan (文書 N, P, Q) はサマンガーンに比定されている [BD2: 262a]。また, 文書 U に現れる Madr は, 先に「まち」の項で挙げた文書 J の

39) *χρονον υ' ζ' μανο χανδεγο ρωσο αφταδο καλδο ναβιχτο μολρογο πιτανοβωστιγο μαλαβο σαμιγγανο ωδαγο αβο σανδαρανο αβο ρωβοχααραγγο αλβαρο* [BD1²: 68-69; BD3: pl. 37]

40) *αχρονον υ' μ' ς' μανο αββο ρωσο οανμανο [καλδο ναβιχτο μολραγο μαχιρσοβωστι] γο μαλαβο σαμιγγανο ωδαγο αβο μαρωγανο αβο ρω [βοχααραγγο οασαρο]* [BD1²: 84-85; BD3: pl. 52]

41) *αχρονον υ' μ' θ' μανο βιδδινωσαρλο ρωσο δδινο καλδο ναβιχτο παροβωστιγο μαλαβο σαμιγγανο ωδα [γο α] βο μαρωγανο αβο ρωβοχααραγγο οασαρο* [BD1²: 88-89; BD3: pl. 56]

42) *αχρονον υ' ν' β' μανο αββο σαχτο κ' καλδο ναβιχτο μολραγο χοησαοβωστιγο αβο γαζο αβο ιανδαρο ωδαγο* [BD1²: 92-93; BD3: pl. 60]

43) *αχρονον υ' ρ' καλδο ναβιχτο εμοδδρογο βονοαρζοβωστιγο οδο χοζογανιγο μαλαβο μαδδρο ωδαγο ρωβοχααρανο αλοβαρο* [BD1²: 106-107; BD3: pl. 78]

Malr と同じく、マドルに比定されている⁴⁴⁾。さらに、文書 R の Andar は、これを『世界の諸境域』に見えるダレ・アンダラ (Dar-i Andara) に比定する説があり、現在のマイマナ近郊と考えられている [Sims-Williams 2004a: 1053; cf. Minorsky 1970: xxi-xxii, 334-335]。

「まち」である Malr と「地区」である Madr とが同定されることから、この 2 つの行政区画は、その指示範囲が同じで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るが、ここで注目すべきは、「まち」から「地区」への変化である。これまで挙げてきた文書の年代を見れば分かる通り、「まち」という行政区画は古い時代の文書に、「地区」は新しい時代の文書に現れている。Sims-Williams は、「まち」が最後に現れるのが文書 O 《662 年 8/9 月》であり、「地区」が最初に現れるのが文書 N 《629 年 11 月 9 日》であることから、何らかの理由でこの間に「まち」が「地区」に代わったと考えている [BD2: 284a]。この「まち」から「地区」への変化については、再度言及する。

なお、ここでもグーズガーンで書かれた文書 R に見える状況は他と異なっている。ここには「Gaz の、Andar の地区で」書かれたとある。よってこの Gaz は、「地区」を内包する広い地域名と推測されるが、その具体的な範囲や位置について、今のところ確定的な見解は提示されていない⁴⁵⁾。しかし、「まち」の場合と同様、グーズガーンに由来する文書に、Rob を中心とする地域とは異なる点が見られることは興味深い。

(3) 城砦 (λεζο)

「まち」と「地区」に続き、これらの中にあつたと思われる 2 つの行政区画について見てゆきたい。すでに「まち」の項で挙げた文書 F では、Lan の「まち」の中に、Burzawid という「城砦」が存在したことが記されていた。まずは、「城砦」に言及する

44) Malr (μαλρ) から Madr (μαδδρ) への変化、すなわちバクトリア語における $\lambda\rho > \delta\delta\rho$ の変化については、Sims-Williams 2010b: 208 n. 8 を参照。

45) 吉田豊はこの Gaz を、『バイハキー史 (Tārikh-i Bayhaqī)』に見えるダツラ=イエ・ギャズ (Darra-yi Gaz) に比定する考えを提示した [Yoshida 2003: 158; cf. Bosworth & Ashtiany 2011: III 208 n. 225; 稲葉 1990: 648-649, 669 n. 21]。また、Sims-Williams は、アルメニアの地理書で、マーンシャーン (Mānshān) とサングチャラク (Sangcharak) の間に記される Gčak という地名に比定する説、および吉田と同じ説を提示した [Sims-Williams 2004a: 1053-1054; cf. Marquart 1901: 85-87]。さらにこの Gaz は、バーミヤーンの西方にあるタンゲ・サフェーダク (Tang-i Safedak) で発見され、8 世紀初頭にこの地に仏塔が建立されたことを伝えるバクトリア語碑文との関係でも注目されており、稲葉はこの地名をグーズガーンとバーミヤーンの西方地域との繋がりを示す重要な指標の 1 つと考えている。詳細は Inaba forthcoming b を参照。なお、タンゲ・サフェーダク碑文については Lee & Sims-Williams 2003 を、仏塔の寄進者の名前については、吉田 2013: 62 を参照。

他の文書を挙げよう。

文書 S (グーズガーン)

470 年, Bukhsig 月, Risht 日《693 年 2 月 26 日》, (この) 封印文書, (すなわちこの) 誓約書は書かれた。Gaz の, Wanindan の, 城砦の法廷で (下略)⁴⁶⁾

文書 Tt (グーズガーン)

483 年, Hurezhn 月, Risht 日《705 年 7 月 23 日》, (この) 封印文書, (すなわちこの) 成された奉仕に対する…契約書は書かれた。ここ Lizg の, 城砦の法廷で (下略)⁴⁷⁾

文書 V

507 年, 新年の月《729 年 5/6 月》, (この) 購入契約書は書かれた。ここ Rizm の, Kah の城砦で (下略)⁴⁸⁾

文書 X (カダグスタン)

527 年, Dremitagano 月《750 年 3/4 月》, この封印文書は書かれた。Zuwer の城砦の, Wargun⁴⁹⁾ (の人々) の法廷で (下略)⁵⁰⁾

文書 V に見える Kah は, カフマルドに比定されている [Sims-Williams 1997: 14]。ここで Kah は, Rizm という場所にあったと記されているが, Rizm は「まち」とも「地区」とも記されていない。しかし, 別の文書 (文書 U) に「Rizm の地区における習慣なので (σογγο αβο ριζμο ωδαγο αβδδανδο)」という表現が見えることから, これが「地区」であったことが分かる。よって, Kah は Rizm という「地区」の中にあった「城砦」ということになり, Rizm のおおよその位置も検討がつく。また, 文書 Tt に見える Lizg につい

46) *ιαχρονο υ' ο' μανο βοχσιγο ρωσο ριητο καλδο ναβιχτο μοδδραγο χοησηαοοβωστιγο μαλαβο γαζο αβο οανινδανο αβο λιζο αλβαρο* [BD1²: 94-95; BD3: pl. 62]

47) *ιαχρονο υ' π' γ' μανο νορηζινο οδο ρωσο ριητο καλδο ναβιχτο μοδδραγο πιδο κηρδο ασπασο βονο παλοβωστιγο μαλαβο λιζγο αβο λιζο αλβαρο* [BD1²: 104-105; BD3: pl. 74]

48) *ιαχρονο φ' ζ' μανο νωγοσαρδο καλδο ναβιχτο χηρσοβωστιγο μαλαβο <ρι>ζμο αβο κανο αβο λιζο* [BD1²: 116-117; BD3: pl. 86]

49) Wargun は, 吉田豊によって漢文資料に見える活路に比定され, カダグスタン発見の契機となった Warlu の変化した形である。前章 2 節を参照。

50) *ιαχρονο φ' κ' ζ' μανο δδρημταγανο καλδο ναβιχτιμοδδρογο μαλο αβο ζοοηρο λιζο οαργονανο αλβαρο* [BD1²: 136-137; BD3: pl. 97]

でも、先に引用した文書 Nn に「Lizg と呼ばれるこのまち」とあった。よって、これら 2 点の文書、および本項の冒頭に言及した文書 F に見える行政区画の構造は「○○まち/地区、△△城砦」というものであり、「城砦」という行政区画が「まち」や「地区」の中にあったことが分かる。ただし、ここで注意すべきは、文書 Tt に記された状況である。Lizg (λίζγο) という「まち」の名前が λίζο「城砦」に由来していることから考えると、「まち」の名前と「城砦」の名前が同じであった可能性も想定しておかねばならないだろう。先に「まち」の項で見た文書 J には、「Malr のまちの、khār たちの法廷」で書かれたとあり、また「地区」の項で見た文書 U には、「Madr 地区の、Rob の khār たちの法廷」で書かれたとあった。これらの文書には、「城砦」という行政区画は見えないが、実際には Malr/Madr の中に城砦があり、異なる名前で呼ばれていなかったため、わざわざ記す必要がなかったという可能性もある。

さて、この「城砦」に言及する文書にもいくつかの特殊な状況が見てとれる。まず、グーズガーンで書かれた文書 S は、Gaz の Wanindan の中にある「城砦」で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った。先に「地区」の項で見た通り、文書 R に現れる Gaz は Andar という「地区」を内包する、広い範囲を指す地域名であったと推測される。このことから考えると、文書 S に見える Wanindan が「まち」、あるいは「地区」であった可能性はあるが、この地名はここで 1 度言及されるのみで、詳細は不明である。

もう 1 つの例外は文書 X で、ここには「城砦」の名前しか記されていない。この文書は、バクトリア語文書群の中でも最も新しい時期に属する文書であるが、この時代、トハーリストーンにはすでにアラブ=ムスリムの支配が及んでいた。「城砦」を内包する「まち」や「地区」といった行政区画が記されていないことが、政治的背景によるのかどうかは俄かに判断できないが、トハーリストーンを支配したアラブ=ムスリムの統治機構と在地の行政区画との関係については次章で扱う⁵¹⁾。

(4) 街区 (ανδαγο)

つぎに「街区」について見てみよう。この「街区」は、すでに「まち」の項で引用した文書 aa, A, C, C' に見えていたが、念のため該当文書の書かれた場所のみ列挙しておこう。

51) バクトリア語文書中には、「城砦」という行政区画と関係したと思われる「城砦長 (λίζοβιδο)」という称号を持つ人物が登場する。これらの人物は在地の支配者 khār の近親者である場合があった [宮本 2014: 130-134]。

文書 aa : Kandban のまちの, Frumud-marg と呼ばれる街区

文書 A : Rob のまちの, Steb と呼ばれる街区

文書 C : Rob のまちの, 彼らが Regan と呼ぶこの街区

文書 C' : Kandban のまちの, Regan と呼ばれるこの街区

さらに、これ以外にも「街区」に言及する文書が1点存在する。

文書 Ii

260 年, 2 番目の Aban 月《483 年 3 月 21~25 日》, [この封印文書, …は書かれた。

…の,] Yamarg と呼ばれる街区で (下略)⁵²⁾

以上の文書には, Frumud-marg, Steb, Regan, Yamarg という 4 つの「街区」の名前が見られるが, どれも地名の比定はなされていない。それでも, これらの文書から興味深い点が判明する。それは, 文書 aa, A, C/C' の 3 点が同じ Rob/Kandban という「まち」の異なる「街区」で書かれている点である。すなわち, 「まち」という行政区画の中には, 複数の「街区」が存在したのである。ただし, 「街区」の存在を確認できる文書はここに挙げたものが全てである上に, 文書 Ii は欠損箇所が多く, 「街区」がどのような行政区画の中にあっただのが不明である。そのため, 「街区」が Rob/Kandban の「まち」にのみ存在したのか, それとも他の「まち」, あるいは「地区」にも存在したのかは分からないが, 「街区」が「まち」の中にあっただ行政区画であることは確実である⁵³⁾。

また, 「地区」の項で見た Samingan で書かれた文書からは, この場所にも「街区」のようなものが存在していた可能性がうかがえる。改めて文書が書かれた場所のみを示しておこう。

文書 N : Samingan 地区の, Sandaran の, Rob の khâr の法廷

文書 P : Samingan 地区の, Marogan の, [Rob の khâr の市場]

文書 Q : Samingan 地区の, Marogan の, Rob の khâr の市場

52) [] χρόνο σ' ξ' μας αναβανο καλδο[αβιο]ανδαγο ασυδο ιαμαργο ριζδο
[BD1²: 46-57; BD3: pl. 21]

53) 文書には「街区長 (ανδαγοβιδο)」という称号が見られるが, 文書 A で一度登場するのみで, 詳細は全く分からない [BD1²: 26-27]。

このように、Samingan という1つの「地区」の中に、Sandaran と Marogan という複数の異なる地名が見える。このことから、これらは Rob/Kandban における「街区」に相当するようなものであったと考えることもできるが、詳細は分からない。

3 在地の支配者の統治領域と行政区画構造

以上見てきたように、トハリスターンには、「まち」、「地域」、「城砦」、「街区」という行政区画があり、「まち」と「地域」の中に「城砦」や「街区」が存在した。これらの行政区画が、実際にどの程度の広がりをもっていたのかを知ることは難しいが、Rob の khār の統治権が及んだ範囲内に限れば、おおよその見当がつきそうであ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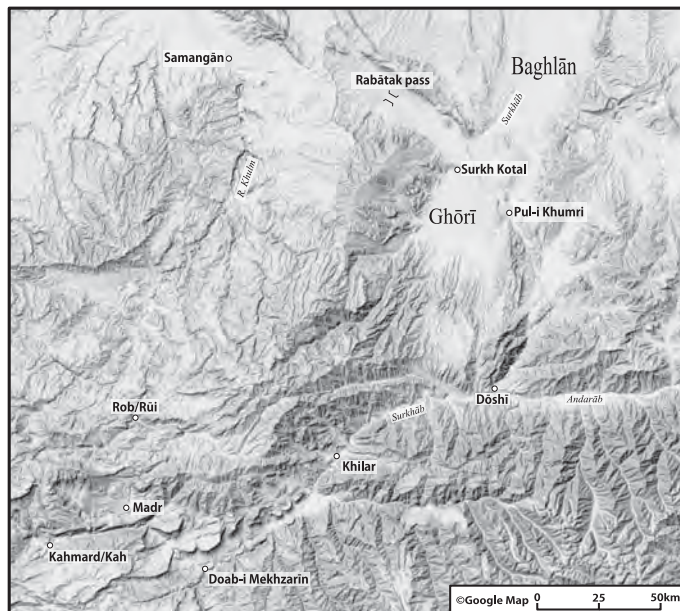
第I章で若干言及したが、まずはローブの khār の統治権が及んだその範囲について見てゆこう [Cf. Sims-Williams 1997: 14]。まず、文書 N と Q が領域に北側に関する手掛かりとなる。これらの文書はそれぞれ、「Samingan の地区」の「Rob の khār の法廷」、および「Rob の khār の市場」で書かれていた。また、文書 J, U, V が南側に関する判断材料となる。まず、文書 J は「Malr のまちの、khār たちの法廷」で、そして文書 U は「Madr の地区の、Rob の khār たちの法廷」で書かれたものであった⁵⁴⁾。さらに、「Rizm (地区) の、Kah の城砦」で書かれた文書 V (土地の購入契約書) では、土地を売却した人々が「Rob の khār の僕 (ρωβοχαρο μαρηγο)」と呼ばれており、また契約対象となっている土地の四至について記した箇所には、「Rob の khār が Baradikan の主に与えた地所 (αγγαργο ασιδο χοδδηοο βαραδδικανο ρωβοχαρο λαδδενωδο)」という文言がある [BD1²: 116-119]。これらのことから判明するのは、まず、Rob の khār が統治する領域は、複数の「まち」や「地域」を覆うものであったことである。そして、その具体的な範囲は、北は Samingan (サマンガン)、南は Malr/Madr (マドル)、Kah (カフマルド) にまで広がっていたことが分かる。

やや脇道に逸れるが、この Rob の khār の支配領域を漢文資料の中に探ると、玄奘が観貨邏の二十七国の1つとして挙げる「紇露悉泥健」国が、それとほぼ合致しそうである。

54) 文書 J と U では khār が複数形になっている。両文書が同じ場所で書かれたことから考えると、文書 J の「khār たち (χαρανο)」と、文書 U の「Rob の khār たち (ρωβοχαρανο)」は同じことを言っている可能性がある。しかし、ここで複数形が使われていることが何を意味するのかは分からない。また、ここで注意しておかねばならないのは、「Burz-ohrmuzd, Malr/Madr の khār」という銘文を持つ捺印物 (sealing) が知られていることである [Lerner, Saeedi & Sims-Williams 2009: 217-218; Lerner & Sims-Williams 2011: AA 4.1, 4.2; cf. Sims-Williams 2010a: no. 100]。あるいは一時期 Malr/Madr にも khār がおり、文書 J の「khār たち」は、Rob の khār と Malr/Madr の khār の双方を指しているのかもしれない。

この紇露悉泐健は、紇露と悉泐健という2つの地名が組合わさったものと考えられており、それぞれルーイとサマンガーンに比定されている〔水谷 1971：38；桑山 1987：13, 142-144〕。『大唐西域記』には、マドルやカフマルドに当たる地名は現れないが、この「紇露悉泐健」国がRobのkhārの支配領域とおおむね重なることは注目に値する。すなわちこのことから、玄奘は在地の支配者が実際に統治していた領域を「国」と呼んでいたことが分かるのである。

さて、まずこのローブのkhārの支配領域における「まち」と「地区」を見ると、フルム川に沿って北から南に、Samingan（サマンガーン）とRob（ルーイ）、フルム川流域から南にスルハープ上流域に抜け Malr/Madr（マドル）と Rizm（カフマルド辺り）がある。そして、実際の地形を確認すると、規模の差こそあれ、これらの「まち」や「地区」は、いずれも川の流域のひらけた土地に位置し、河川や交通路が合流する場所であったことが分かる⁵⁵⁾。つまり、「まち」や「地区」は、そのような土地を中心に形成されていたと考えることができよう。「まち」や「地区」の実際の規模は分からないが、Rob, Malr/



地図2 Rob周辺地域拡大図

55) 4つの場所の地形は、Google Earth を用いて確認した（地図2を参照）。おおよその経緯度は次の通り：サマンガーン（北緯36度15分，東経68度01分）；ルーイ（北緯35度33分，東経67度49分）；マドル（北緯35度24分，東経67度49分）；カフマルド（北緯35度19分，東経67度38分）。

Madr, そして Rizm は、互いにそれほど離れておらず、余り大きなものではなかったと推測される⁵⁶⁾。

そのような「まち」、あるいは「地区」の中にあったのが「城砦」である。しかし、城砦はその名称が判明している例が少ない上に、地名が比定されているのは、文書 V の Kah, すなわちカフマルドのみである⁵⁷⁾。この事例だけから「まち」や「地区」と「城砦」の関係を考察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が、ソグドなどのオアシス都市国家の構造との比較が有効かもしれない。ソグドなどのオアシス都市国家の構造は、基本的にクヘンディズ「城砦」とシャフリスターン「市街地」からなり、巨大なオアシスにはラバド「郊外」があった〔吉田 1999 : 45〕。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の「まち」と「地区」が、オアシス都市におけるシャフリスターンに当たるとすれば、「城砦」はその中にあった、あるいは隣接していたクヘンディズに当たると考えることができる。

「城砦」の実際の規模に関しては、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からそれを知ることは難しいが、クシャーン朝期のスルフ・コタル碑文からその手掛かり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バグラーン・ゴリー平原の西端に建てられたクシャーン朝の神殿跡であるスルフ・コタル遺跡から発見されたこの碑文は、*ειδο μα λιζο μο κανηρκο οανινδο βαρολαγγο* 「この城砦 (は) 勝利者たる Kanishka の神殿 (である)」という一文で始まる〔Gershevitch 1979 : 64 ; Sims-Williams 2012d : 78b〕。ここに見える *λιζο* 「城砦」が、スルフ・コタル神殿を指していることは明らかであり、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の「城砦」は、この神殿と同規模と考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もしれない。高さ約 60 m の丘陵に建設されたこの階段状の神殿は、望楼と稜堡を伴う全長 1 km ほどの壁に取り囲まれており、その規模は東西約 200 m, 南北約 400 m である〔Schlumberger, le Berre & Fussman 1983 : 17-20, pl. III ; cf. 桑山 1987 : 140〕。先ほど述べた通り、バクトリア語文書中で地名が比定されている「城砦」は Kah (カフマルド) だけであったが、ドアーベ・メフザリーンからカフマルドやマドルに至る渓谷沿いには、幾つかの城砦跡が点在していることが M. le Berre によって報告されている〔le Berre 1987 : 63-66, pl. 76-77 ; cf. Ball 1982 : 514 carte 97 ; 岩井 2014 : 83 pl. 4〕。le Berre の報告書は、出版にいたる経緯の中で多くの測量図が失われており、これらの城砦跡の実際の規模は分からないが、ここで報告されている城砦跡のような建造物が、バクトリ

56) Rob と Samingan との間は、直線距離で 80 km ほど離れているが、衛星画像を見るとその間には Rob (ルーイ) と同規模のひらけた土地をいくつか確認することができる。Rob と Samingan の間に他の「まち」や「地区」が存在していた可能性は十分あるだろう。

57) ただし、後述するように、文書 W に見える Gandar は、Mard や Rizm 近郊の城砦の名称であった可能性があり、およそその位置は推測可能である。

ア語の「城砦」にあたる可能性はあろう⁵⁸⁾。

最後に、「街区」について触れておきたい。「城砦」とは別に、「まち」の中には「街区」という区画が存在していた。その実態は全く分からないが、「街区」の名称として挙げられている Frumud-marg (φρομουνδομαργο) は, μαργο「平原」という要素を持っており, Yamarg (ιαμαργο) は μαργο「平原」に定冠詞の ια が付いた形である。あるいはこの「街区」は, 川の流域のひらけた土地を区分けした一部を指していたのかもしれない。

Ⅲ トハーリスターンの行政区画と支配勢力との関係

最後に, トハーリスターンを支配した勢力の統治の在り方と, 当地の行政区画構造との関係について, 若干の考察を行いたい。3 世紀前半にクシャーン朝が滅亡して以後, トハーリスターンは, クシャノ・サーサーンやサーサーン朝, そしてキダーラ, エフタル/アルハン, 突厥といった遊牧系集団の支配下に置かれ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しかし, これらの勢力が支配していたことを示す断片的な情報が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に見えるものの, その支配の実態は明らかになっておらず, 支配勢力がどのような統治機構を設けたのかを資料から知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は, この地に唐の支配が及んで以降のことである⁵⁹⁾。

1 唐のトハーリスターン支配にいたる経緯

唐がトハーリスターンを統治下に置くまでの経緯を簡単に記すと, 次のようになる [Cf. 稲葉 2003: 370-367]。6 世紀中頃, サーサーン朝と突厥との挟撃によってエフタルの勢力が瓦解する。その後, 583 年に突厥は東西の勢力に分かれ, 東突厥は 630 年に唐に服属することになる。西突厥は, 619 年に即位した統葉護可汗のもと最盛期を迎え, トハー

58) Cf. 桑山 1989。le Berre が報告する城砦跡のうち, Ruine No. 3a, 3b, 4, 5, 6 が, 7~13 世紀に年代付けられている [Ball 1982: no. 233, 682]。「城砦」に関しては, 4 世紀後半頃の手紙と考えられている文書 cg の中で, バーミヤーン (Bāmiyān) が「城砦」と呼ばれていることが興味深い [BD2: 80-81; cf. Sims-Williams 2008: 90-93]。トハーリスターンとバーミヤーンとの関係については, 岩井 2014 も参照。

59) 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の中には, クシャノ・サーサーンの諸王の 1 人 Warahran Kushānshāh, あるいはその一族からの手紙 (文書 ba) が 1 点知られている [BD2: 52-53]。また, 第 I 章で記した通り, 4 世紀後半以降, トハーリスターンがサーサーン朝の強い影響下に置かれたことにより, カダグスタンと呼ばれる地域が出現した。キダーラの存在は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に現れないが, エフタルに関しては, 「エフタルへの税」に言及する契約文書 (文書 I, li, j) や, 支出簿 (文書 al) が存在する [BD1²: 44-55, 164-165]。さらに, 支配勢力の影響は Rob of the khār が帯びる称号にも反映されている [Sims-Williams 2008: 93-94; 宮本 2014: 127-130]。

リスターンはその支配下にあった。しかし、628年、統葉護が伯父の莫賀咄に殺害されると、西突厥は内乱状態へと向かい、唐が西方へと勢力を拡大することとなる。

640年に高昌国を滅ぼし、そこに安西都護府を設置した唐は、641年、西突厥の乙毘咄陸可汗の退位を望んだ配下からの要請を受け、乙毘射匱可汗を即位させる。642年、乙毘射匱は乙毘咄陸を破り、乙毘咄陸はトハリスターンへと逃亡する。乙毘咄陸の敗走により、彼によって葉護の称号を与えられタラスにいた阿史那賀魯は、648年に唐に降った。唐は賀魯に左驍衛將軍・瑤池都督を授け庭州（ビシュバリク）に住ませたが、649年に太宗が死去すると、賀魯は反旗をひるがえし、乙毘射匱可汗支配下の諸部を併合した。651年には乙毘咄陸が統治していた西方の領域を支配下に入れた賀魯は、雙河と千泉（メルケ）に本営を設け、沙鉢羅可汗と号し、西突厥の十姓（咄陸五部・弩失畢五部）を束ねるにいたった。652年、唐は梁建方と契苾何力を、さらに657年には、蘇定方、任雅相、蕭嗣業、迴紇婆閭らを派遣し、賀魯を攻撃させた。蘇定方率いる軍は、イリ河の西に逃走した賀魯を追い、碎葉水（スイアープ）でこれを大敗させた。さらに西走した賀魯は、石国（タシュケント）の蘇咄城でその城主に捕らえられ、彼を追ってきた蕭嗣業に引き渡された⁶⁰⁾。

阿史那賀魯の反乱を鎮圧すると、唐はその旧領域の再編を開始する。西方に関しては、658年、康国（サマルカンド）と吐火羅（トハリスターン）に使者を派遣し、地域の風俗、物産などを調査させた。トハリスターンに派遣された王名遠は、3年間の実地調査を行い、661年に帰国し、『西域図記』なる報告書を提出した。また、この658年の遣使と同時に、西域諸国に関する書物の編纂が命ぜられ、許敬宗の監督のもと、玄奘や王玄策の記録をはじめ、それまでに知られていた情報をもとに、同年中に『西域図志』60巻が編まれた⁶¹⁾。そして、王名遠が帰朝した661年には、于闐（コータン）以西の諸国に十六都督府が設置された。

2 西域十六都督府とトハリスターンの行政区画

『新唐書』地理志には、十六都督府の名称とそれが設置された国、および都督府が管轄した州の名称とその設置場所が列挙されている[『新唐書』：1135-1137]。ここでは参考のため都督府とそれが置かれた場所のみを挙げておきたい（地図3）。

60) 反乱鎮圧の経緯は、松田 1970：341-351 に詳しい。

61) 『西域図志』60巻は、666年に新たに図画40巻が加えられ、計100巻となった。この書物の編纂過程については内田 1965 を参照。



地図3 十六都督府の所在地

- 月支都督府：吐火羅葉護，阿緩城（カラ=イエ・ザール）
 大汗都督府：嚙噠部落，活路城（バグラーン・ゴリー）
 條支都督府：訶達羅支國，伏寶瑟顛城（ザーブリスターン）⁶²⁾
 天馬都督府：解蘇國，數瞞城（シューマーン）⁶³⁾
 高附都督府：骨咄施國，沃沙城（フツタル）
 脩鮮都督府：罽賓國，遏紇城（カーピシー）
 寫鳳都督府：帆延國，羅爛城（パーミヤーン）
 悅般州都督府：石汗那國，豔城（チャガーニヤーン）
 奇沙州都督府：護時健國，遏蜜城（グーズガーン）
 姑墨州都督府：怛沒國，怛沒城（テルメズ）
 旅獒州都督府：烏拉喝國，摩竭城（？）
 崑墟州都督府：多勒建國，低寶那城（ターラカーン）

62) 「訶達羅支」とテュルク系民族ハラジュとの関係については、稲葉 2003; Yoshida 2003: 156b-157a を参照。また、A. Palumbo は、「伏寶瑟顛」を「伏寶瑟顛」と読み替え、カーブルとガズニーの西側に位置する山岳地帯の地名ウジールスタン（Wujiristān）を写したものと考えた [Cf. 稲葉 2003: 341 n. 61]。

63) 「解蘇」が、『大唐西域記』に記されるテュルク系民族の名前「奚素」、またムグ山文書に見える xysw と一致することについては、Yoshida apud Grenet & de la Vaissière 2002: 190 n. 77 を参照。

至拔州都督府：俱蜜國，褚瑟城（クメーズ）

鳥飛州都督府：護蜜多國，摸達城（ワッハーン）

王庭州都督府：久越得健國，步師城（クバーディヤーン）

波斯都督府：波斯國，疾陵城（?）

ここに見えるように、トハリスターンには幾つかの都督府が設置された。本節でまず扱うのは、それらのうちの1つ月支（月氏）都督府である。カラ=イエ・ザールに位置比定されている阿緩城に置かれたこの都督府は、25の州を管轄した⁶⁴⁾。それらの州の名称と置かれた場所を一覧形式で示すと以下のようになる。

藍氏州：鉢勃城，大夏州：縛叱城，漠樓州：俱祿健城，弗敵州：烏邏氈城，沙律州：咄城，嬌水州：羯城，盤越州：忽婆城，忸密州：烏羅渾城，伽倍州：摩彥城，粟特州：阿捺臘城，鉢羅州：蘭城，雙泉州：悉計蜜悉帝城，祀惟州：昏磨城，遲散州：悉蜜言城，富樓州：乞施鹹城，丁零州：泥射城，薄知州：析面城，桃槐州：阿臘城，大檀州：頰厥伊城具闕達官部落，伏盧州：播薩城，身毒州：乞澀戰城，西戎州：突厥施怛駃城，篋頡州：騎失帝城，疊仗州：發部落城，苑湯州：拔特山城 [『新唐書』：1135-1136]

これらの州のほとんどは、その位置どころか、どのような原語を写したものかも判明していない。しかし、位置や原語が比定されている州のうちの2つから、唐が設置したこれらの州とトハリスターンの行政区画との関係について興味深い点がかがえる。それらの1つは、蘭城に置かれた鉢羅州である。この蘭 (*lan⁶⁵⁾) は、所在地が不明なもの、前章の「まち」の項で引用したバクトリア語文書Fに見える「Lan」に比定されている [BD2: 225b]。もう1つは、遅散州が置かれた悉蜜言城であり、この悉蜜言 (*siēt-miēt-ngien) は、前章「地区」の項で引用した文書N・P・Qに見える「Samingan」、すなわちサマンガーンに比定されている [Cf. Chavannes 1903: 275]。つまり、これら2つの州は、トハリスターンにおける「まち」、あるいは「地区」という行政区画に置かれたのである。このことは、十六都督府を設置するに際して、唐が現地の行政区画を認

64) 阿緩城をカラ=イエ・ザールに比定することについては、桑山 1985 を参照。「阿緩」は、『旧唐書』では「遏換」と記されているが、吉田豊によれば、この遏換の音はイスラーム時代の地理書に見える Ārhan と非常に近いという [吉田 1998: 37; 『旧唐書』: 1649]。

65) 本稿では、中古漢語の再構形を Karlgren 1957 から引用している。

識していた可能性を示唆し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る。

さらに、『新唐書』地理志の十六都督府に関する記述には、現地の実情がある程度反映され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る事例が知られている。ゲーズガーンに設置された奇沙州都督府がそれであり、『新唐書』の記述は次の通り。

奇沙州都督府は護時健國の遏蜜城に置かれた。治める州は2つ。沛隸州は漫山城に置かれた。大秦州は叡蜜城に置かれた⁶⁶⁾。

貨幣の銘文や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をもとに、7世紀末頃のゲーズガーンの状態を考察した Sims-Williams は、当時のゲーズガーンでは3人の支配者が同時に異なる地域を支配していたと考えた [Sims-Williams 2011]。そして、吉田豊は、『新唐書』の記述に奇沙州、沛隸州、大秦州という3つの州が見えることが、Sims-Williams の提示した状況に対応するとみなした [吉田 2013: 50-51]。トハリストーンの行政区画と関係する点で興味深いのが、奇沙州都督府が置かれた遏蜜城である。遏蜜 (*at-miēt) は、イスラーム時代の資料に見える Anbīr (現サレ・ブル) に当たると言われており、この Anbīr は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にも一度だけ現われる⁶⁷⁾。その文書とは、バクトリア紀元で「476年、新年の月の初め《698年5月31日》」の紀年を持つ文書 Ss であり、「ここ Amber (αμβρο) で書かれた」と記されている [BD1²: 96-97; BD3: pl. 66a]。ここに見える Amber は、「まち」や「地区」といった行政区画を示す語を伴っていない。しかし、上述したように、「Lan のまち」が「蘭城」に、そして「Samingan 地区」が「悉蜜言城」に比定されていることから考えると、バクトリア語文書中に見える Amber は、「まち」あるいは「地区」に相当する行政区画であったと考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れはあくまでも遏蜜と Anbīr/Amber の比定が正しいという前提に立った推測であるが、これが正しいとすれば、先に筆者が示した、十六都督府設置の際に唐朝が在地の行政区画を認識していた、という推測を可能にする事例が1つ増すことになろう⁶⁸⁾。

66) 奇沙州都督府，以護時健國遏蜜城置。領州二。沛隸州以漫山城置。大秦州以叡蜜城置。〔『新唐書』：1137〕。

67) Cf. 吉田 2013: 51。ゲーズガーンの在地の支配者に献呈された『世界の諸境域』には、「Anbīr はゲーズガーンの主邑 (qasaba) である」と記されている [H'Ä: 97; Minorsky 1970: xxii]。

68) バクトリア語 (αμβρο)，あるいは中世ペルシア語 (nb/'nbyy) の銘文を持つ貨幣が知られていることから、Amber では貨幣が製造されてい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 [Sims-Williams 2011: 65]。

ただし、ここで注意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は、『新唐書』地理志における十六都督府についての記述が成立した背景である。稲葉穰の研究によれば、記述の背景には次のような状況が想定できる⁶⁹⁾。上に挙げた十六都督府一覧に見えるように、各都督府にはそれぞれが置かれた「国」と「城」の名前が共に記されている。しかし、他の漢文資料やイスラム時代の地理書には、これらの「国」と「城」の名前のうちのどちらか一方、多くの場合は国の名前しか対応するものを見いだせない。一方で、『大唐西域記』を見ると、ほとんどの場合、国の名前と都城の名前は区別されておらず、国の名前のみが挙げられている。このことから稲葉は、現地の実情により近いと思われる玄奘の記録と『新唐書』の記述とが異なっているのは、後者がある種の行政的操作の所産であったからではないかと推測した。さらに稲葉は、玄奘が通過した時には西突厥の宗主権下にあった現地の多くの小さな国やまちが、唐朝の羈縻支配下に入り、各地の主邑に置かれた都督府が管轄する州、縣、軍府に区分されたことにより、もともとその地方の主邑の名前とひとくくりで知られていたそれらの小さな国やまちに対して、新たに個別の名前が考案されたと考えたのである。

実際、先に挙げた月氏都督府管轄下の州の名前を見ると、藍氏州、大夏州、鳩水州、粟特州など、その多くは古くから中国側で西方の地域や河川の名前として知られていたものであり、稲葉が考えるように、これらの名前が都督府設置に際して唐朝の側で考案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ことが分かる。このような机上の操作を伴って導入された十六都督府による統治が、実際にどれほどの実効性を伴っていたのかはほとんど分からない。しかし、上で見たように、蘭、悉蜜言、遏蜜という「城」の名前が、現地の行政区画である「まち」と「地区」の名前と対応する事例が存在することから、十六都督府設置の背景に王名遠が現地調査で得た行政区画の情報があったと考えることには大過ないと思われる。もちろん、これは十六都督府の管轄下にある多数の州のうちのわずか3つの州の状況から推測したものであり、それを全体の状況に敷衍することは難しいが、1つの可能性としてここに提示しておく。

ところで、前章で「まち」と「地区」について考察した際、ある時期を境に「まち」から「地区」への変化が起こったことを記した。その要因を特定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が、本節の最後に、この変化が起きたのが十六都督府の設置された7世紀中頃と近いことを指摘しておきたい。何らかの外的要因があったのかもしれない。

69) 詳細はInaba forthcoming a, とりわけChapter 5(1)を参照。

3 アラブ=ムスリムの東方進出

さて、唐が阿史那賀魯の反乱を鎮圧し、西域諸国に十六都督府を設置する 10 年前、西方ではアラブ=ムスリムのホラーサーン進出が始まり、最終的に両勢力は 751 年タラスで激突することになる。ここでは、アラブの東方進出の略史を示した後、新出のアラビア語文書を利用し、アッパース朝の統治機構とトハーリスターンの行政区画との関係について考えてみたい⁷⁰⁾。

31/651-652 年、バスラ総督アブド・アッラー・ブン・アーミルと、その副官アフナフ・ブン・カイスがホラーサーンへの進軍を開始し、アフナフの軍は、32/653 年にマルウ・アル=ルードを占拠し、バルフへと進軍する。第一次内乱期になると、ヘラートやバルフで反乱が起きたが、それらはカイス・ブン・アル=ハイサムによって鎮圧された。41/661 年には再びバスラ総督に任命されたアブド・アッラー・ブン・アーミルによって大規模なホラーサーン遠征が行われ、アラブのホラーサーン流入が始まる。この時、ホラーサーン総督府はメルヴに置かれた。

その後、アラブの勢力はアム・ダリア流域のアームル、ザンムを押さえるが、第二次内乱が始まるとその支配は弱まる。内乱期、イラク総督に登用されたハッジャージュ・ブン・ユースフは、ムハッラブ、次いでその息子ヤズィードを東方の失地回復に当たらせるが、シースターンでの反乱を契機に、ホラーサーンで大反乱が起きた。そこでハッジャージュは、85/704 年、クタイバ・ブン・ムスリムをホラーサーン総督に任命する。

クタイバは反乱を終結させた後、ソグド方面にも遠征する。その後、バルフ方面で再び反乱が起きるが、これも 90/710 年にクタイバの軍によって鎮圧され、バルフ以西の地におけるアラブの支配は強固なものとなった。クタイバはその後も遠征活動を行い、93/711 年にはサマルカンドを征服するにいたるが、95/714 年にハッジャージュが死去したことによりその立場が揺らぎ、翌年、新たにスライマーンがカリフに即位すると、それに対して反乱を起こすが成功せず、部下に殺害されてしまう。

クタイバ没後もアラブの支配は維持されたが、720 年代になるとマー・ワラー・アル=ナフル方面でテュルギシュによるアラブへの反撃が始まる。111/730 年にホラーサーン総督となったジュナイド・ブン・アブド・アル=ラフマーンが一時的にソグドの地を回復するも、ジュナイドが死ぬと、トハーリスターンで大規模な反乱が起こり、サマルカンド

70) 以下に記す略史は、稲葉穰が H. A. R. Gibb と前嶋信次の研究をまとめたものを、さらに簡潔にしたものであり、詳細はそちらを参照 [桑山 1998: 147-150]。併せて、G. Khan の記述も参考にした [Khan 2007: 13-14]。

も奪還された。118/736 年、ホラーサーン総督に任命されたアサド・ブン・アブド・アッラーは、この事態に対処するため、ホラーサーン総督府をメルヴからバルフへと移す。アサドは、120/738 年にグーズガーンでテュルギシュらの軍を撃破することに成功し、その結果、バルフ以東のトハリスターンもアラブの強力な支配下に置かれることになった。

その後、アッバース家の daī (教宣者) であったアブー・ムスリムがホラーサーンで蜂起し、アッバース革命が進むと、130/748 年までにトハリスターンもその影響下に入った。そして、133/751 年、アブー・ムスリムが派遣したジヤード・ブン・サーリフが、タラスで高仙芝率いる唐軍を破ることになる。

4 アミールの管轄地とトハリスターンの行政区画

上述したような経緯でアラブ=ムスリムの支配が中央アジアに及んだわけだが、近年、アッバース朝時代のトハリスターンで書かれた 32 点のアラビア語文書が発見され、初期イスラーム時代の当地に関する貴重な情報がもたらされた⁷¹⁾。これらの文書の大部分はハラージュの受領証であるが、その中にわずかではあるが、アッバース朝がトハリスターンに設けた統治機構と、当地の行政区画との関わりを示すものが存在する。

まずは、147 年ラビー・アル=アーヒル月《764 年 6/7 月》に書かれ、Mir ibn Bēk なる人物に発給されたハラージュの受領証（文書 1）を見てみよう⁷²⁾。

慈悲深く慈愛あまねきアッラーの御名において。

これは、Rōb 地区、Siminjān, BWR' を管轄する、アミール 'Tbrahīm ibn Yaḥyā の徴税官たちである Yūsuf ibn 'Abd Allāh と al-Ḥasan ibn Warazān からの文書、（すなわち）Mir ibn Bēk al-Bāmiyānī への受領証である。我々は汝から 144 年のハラージュとして 10 ディルハムを、そして 145 年のハラージュとして 10 ディルハムを受け取った。我々はすでに汝からこれを受け取り、汝は我々に対するそれ（ハラージュの支払い義務）から自由になった。これは 147 年 Rabī' al-Ākhir 《764 年 6/7 月》に書か

71) 詳細は註 1) に挙げた G. Khan の文献を参照。

72) Mir ibn Bēk は、同時代の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にも登場する。詳しくは、Sims-Williams 2010a: no. 253 を参照。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とアラビア語文書の記述に基づき、この人物を含む 5 世代分の家系図を復元することが可能だが、Khan 2007: 22 に記されている系図は誤っており、吉田 2013: 53 に記載されているものが正しい。

れた。これは書かれた。⁷³⁾

ここには、アミールの徴税官たちが管轄する場所として、Rōb, Siminjān, BWR' の3つの地名が記されている。次に、発給者と受領者は文書1と同じであるが、異なる年度のハラージュの受領証である文書2を見てみよう。

慈悲深く慈愛あまねきアッラーの御名において。

これは、Madr と Rizm を管轄する、アミール Ibrāhīm ibn Yaḥyā —— 神が彼の勝利を確固たるものとせんことを —— の2人の徴税官である Yūsuf ibn 'Abd Allāh と al-Ḥasan ibn Warazān からの文書、(すなわち) Mīr ibn Bēk への受領証である。我々は汝から、汝に課されている146年のハラージュとして10デイルハムを受け取った。我々は汝からこれらを受け取り、汝は我々に対するそれ(ハラージュの支払い義務)から自由になった。これは147年 Dhū al-Qa'da の初日《764年12月30日》に書かれた。⁷⁴⁾

ここでは、文書1と同じ徴税官の管轄地に、Madr と Rizm の名が見える。すなわち、両文書からは、2人の徴税官、ひいてはアミール Ibrāhīm ibn Yaḥyā が管轄する地域の中に、Rōb, Siminjān, BWR', Madr, Rizm があったことが分かる。これら5つの地名のうち、未比定のBWR'を除き、残る4つ全てが、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で「まち」、あるいは「地区」として記される地名と一致していることは注目に値する。そして、すでに G. Khan が指摘しているように、ここに見えるアミールの管轄領域は、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に見える Rob の khār の支配領域と重なっている [Khan 2007: 21]。前章で見たように、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から確認できる Rob の khār の支配領域は、複数の「まち」と「地区」を含むものであり、北は Samingan (サマンガン)、南は Malr/Madr (マドル)、Kah (カフ

73)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هذا كتاب من يوسف بن عبد الله والحسن بن ورزان عمال الامير ابراهيم بن يحيى على كورة الزوب و سمنجان و بورا براة لمير بن بك
الباميانى انا قبضنا منك من خراج سنة اربع و اربعين و مية عشرة درهم و من خراج سنة خمس و اربعين و مية عشرة درهم و قد قبضنا
منك ذلك و برئت الينا منه و كتب فى ربيع الاخرة سنة سبعة و اربعين و مية و كتب

[Khan 2007: 92]

74)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هذا كتاب من يوسف بن عبد الله والحسن بن ورزان عاملى الامير ابراهيم بن يحيى اعز الله نصره على مندر و رزم براة لمير بن بك انا
قبضنا منك مما صار عليك من خراج سنة ست و اربعين و مية عشرة دراهم قبضناها منك و برئت الينا منها و كتب لغرة ذو القعدة سنة
سبع و اربعين و مية

[Khan 2007: 94]

マルド) 辺りまでであった。

またここで注目したいのは、文書 1 において、徴税官が管轄する場所の 1 つ Rōb が「地区 (kūra)」と記されていたことである⁷⁵⁾。10 世紀の地理学者 al-Iṣṭakhri の『諸道と諸国の書 (Kitāb Masālik al-Mamālik)』とそのペルシア語訳に見える様々な用語を対応させた西村淳一の研究によれば、kūra といった地域区分用語は、アラビア語からペルシア語にそのまま取り込まれ、基本的に翻訳に際してペルシア語の単語に置き換えられないという。そして、西村はその要因として次のような状況を想定している。すなわち、アラブ=ムスリムは征服前の行政体系を踏襲し、当初は行政上の言語も在地のそれを用いていたが、やがて広大な領域を統治するための行政言語としてアラビア語を使用するようになり、地域区分用語もアラビア語で統一され、地理書でもペルシア語・アラビア語の区別なく地域区分用語はアラビア語を使用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と [西村 2006: 24-25]。ここで示された状況をトハーリストーンに当てはめると、イスラーム時代以前、バクトリア語で *ḥapo/ḥavpo* 「まち」と呼ばれ、その後 *ωδαγο* 「地区」へと変化した行政区画が、当地にアラブ=ムスリムの統治機構が確立された後は、アラビア語で kūra 「地区」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と推測することができよう⁷⁶⁾。

さらに、別のアラビア語文書には、「地区 (kūra)」の中にあった行政区画、およびそれとイスラーム化以前の行政区画との関係を推測しうるものが存在する。まずは、先の文書 1、および 2 と同じく Mīr ibn Bēk に発給された、異なる年度のハラージュの受領証 (文書 11) を見てみよう。

慈悲深く慈愛あまねきアッラーの御名において。

これは、Rizm と Madr を管轄する、アミール Ghalib —— 神が彼に幸運をもたらさんことを —— の徴税官である Bishr ibn 'Umar から、Mīr ibn Bēk への受領証である。汝は、Yaskin の城砦と Ghandar において汝に課されている 151 年のハラージュとして、5 デイルハムと 3 ダーナク、そしてそれに伴う一部 (qisma)⁷⁷⁾ として、1 デイル

75) 文書 1 では、「地区」が単数形の kūra であり、複数形の kuwar でないことから、冒頭の Rōb だけが「地区」で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る。ただし、これらのアラビア語文書では、文法規則が厳密ではなく、例えば、文書 1 と 2 に見える 2 人の「徴税官」は、文書 1 では複数形の 'ummāl、文書 2 では双数形の 'āmilay と記されている。よって、文書 1 では、単数形の kūra が用いられているものの、Rōb の後に続く Siminjān と BWR も「地区」であった可能性は捨てきれない。このことについては、注 81 で後述する「城砦 (qaṣr)」の事例も参照。

76) kūra という語については、EI²: KŪRA; Yāqūt I: 36-37; Jwaideh 1959: 56 を参照。

77) この qisma は補助的な税と考えられており、この補助税だけの受領証も存在する [Khan ↗

ハムと4ダーナク半を私に送った。私は汝からそれを受け取り、汝は私に対するそれ（ハラージュの支払い義務）から自由になった。これは154年 Ramaḍān 《771年8/9月》に書かれた。⁷⁸⁾

ここには、Mir ibn Bēk が Yaskin の城砦と Ghandar においてハラージュを課されていることが記されている。この文書では「城砦 (qaṣr)」と記されるのは Yaskin だけであるが、ハラージュを算定するための測量について記した文書24を見ると、Ghandar も「城砦 (qaṣr)」であったことが分かる。

慈悲深く慈愛あまねきアッラーの御名において。

これは、Ziyād ibn Sinān, Kātib ibn Naṣr, そして mukhtār⁷⁹⁾である Khūn から、Malik ibn Zundād への文書である。我々は汝に対して、Ghandar の城砦において、2 qafiz の耕作されていない果樹園 (karm), および6 qafiz 半の土地 ('ard) を測った。Naṣr の被護者 (maulā) については、3 qafiz 半の果樹園、および2 qafiz の土地 (を測った)。Qarwāl ibn Mir については、3 qafiz 半の果樹園、および1 jarīb と3 qafiz の土地 (を測った)。これは154年のRajab 《771年5/6月》に書かれた。⁸⁰⁾

これら2点の文書から、Mir ibn Bēk が、Yaskin, および Ghandar という「城砦 (qaṣr)」においてハラージュを課されていたことが分かる⁸¹⁾。また、先に挙げた文書11

2007: 31]。

78)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هذه براءة من بشر بن عمر عامل الامير غالب اصلحه الله على رزم و مدر لمير بن بك انك ادبت الى مما صار عليك في قصر يسكن و
غندر من خراج سنة احدى و خمسين و مائة خمسة درهم و ثلاثة دونيق و من القسمة معها درهم و اربعة دونيق و نصف قبضت ذلك منك
و برنت الى منها و كتب في رمضان سنة اربع و خمسين و مائة

[Khan 2007: 112]

79) G. Khan は、この mukhtār という称号を持つ役人がエジプトの税務行政に導入されるのが、トハーリストーンのアラビア語文書よりも100年遅い9世紀であることから、東方の制度がエジプトで採用された可能性を指摘している [Khan 2007: 42]。

80)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هذا كتاب من زياد بن سنان و كتب بن نصر و خون المختار لملك بن زونداد انا مسحنا عليك في قصر غندر من الكروم الغامرة قفيزتين و
ارض سنة افقرة و نصف و لمولى نصر من الكروم ثلاثة افقرة و نصف و ارض قفيزتين و لقاروال بن مير من الكروم ثلاثة افقرة و نصف
و ارض جريب و ثلاثة افقرة و كتب في رجب سنة اربع و خمسين و مائة

[Khan 2007: 138]

81) 文書11では、「城砦」という語が複数形の quṣūrではなく、単数形の qaṣrであることから、アラビア語文法的には、Yaskinのみが「城砦」であり、Ghandarはそうでない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しかし、文書24で見たように、実際にはGhandarも「城砦」であった。

以外にも、Mir の兄弟である Bāb ibn Bēk, そして文書 24 にも登場する Mir の息子 Qār wāl ibn Mir へ発給された、Yaskin と Ghandar におけるハラージュの受領証が存在することから、この一族はこれらの場所に耕作地を有していたと考えられる [Khan 2007: 122-135]。Yaskin と Ghandar の正確な位置は不明だが、Madr (マドル) と Rizm (カフマルドを内包する地域) を管轄する徴税官が発給した文書 11 にその名が見えることから、マドル,あるいはカフマルドの近郊にあった土地ということになる。

さて、このアラビア語文書に見える Yaskin と Ghandar は、それぞれ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に見える Askin (ασκινω) と Gandar (γανδαρο) に比定されている [Khan 2007: 20-21]。この Askin と Gandar が、バクトリア語文書中でどのような行政区画であったのかが分かれば、アラビア語文書の「城砦 (qaṣr)」との対応関係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が、残念ながらバクトリア語文書中にはそのことが明記されていない。しかし、Gandar に関しては、そこで書かれた土地の購入契約書 (文書 W) が存在し、若干の推測を行うことができる。

525 年, Pusig 月《747 年 8/9 月》, (この) 封印文書, (すなわちこの) 購入契約書は書かれた。ここ Gandar で (下略)⁸²⁾

前章で見たように、バクトリア語の契約文書の冒頭は全てこのような文言であり、それらの文書は「まち」「地区」「城砦」「街区」のいずれかの行政区画において書かれたものであった。よって、この Gandar もいずれかの行政区画にあたることは確実であろう。アラビア語の Yaskin と Ghandar が「城砦 (qaṣr)」であることから、バクトリア語の Askin と Gandar も「城砦 (κῆς)」であったと推測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しかし、これは単に語義的に共通するというだけで、何ら確実性を伴う推測ではないため、ここでは可能性の 1 つとして提示するに留めておきたい⁸³⁾。

いずれにしても、これまで述べたことから判断して、アッバース朝は、イスラーム時代以前の在地支配者の支配領域を引き継ぐ形でそこにアミールを任命し、そのアミールやアミールのもとにいた徴税官は、イスラーム時代以前から存在した行政区画に基づき統治を行っていた、と考えることに大きな誤りはないだろう⁸⁴⁾。

82) *αχρονο φ' κ' ε' μανο ποσειγο καλδο ναβιχτο μολραγο χιρσοβωστιγο μαλαβο γανδαρο* [BD1²: 126-127; BD3: pl. 92-93]

83) ちなみに、西村の研究によれば、al-Iṣṭakhri『諸道と諸国の書』のペルシア語訳では、アラビア語の qaṣr は、ペルシア語の kūshk に訳されている [西村 2006: 19]。

84) アッバース朝の駅遞長官であった Ibn Khurdādhbih が著した『諸道と諸国の書 (Kitāb al-Masālik wa al-Mamālik)』, および 9-10 世紀の地理学者 Ibn al-Faḥih が著した『諸国の』

お わ り に

トハーリスタンという地域名の指示範囲、およびその地勢を確認した上で、トハーリスタンの行政区画構造について考察した。本稿で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とは、次の通りである。まず、トハーリスタンには、「まち」と「地区」という行政区画があった。両者には時間的な差があり、7世紀に「まち」から「地区」への変化が起こったと考えられる。また、Robのkhārの支配領域に限っては、実際の地勢と照らし合わせ、「まち」と「地区」がそれほど大きな範囲を覆うものではなかった可能性を示した。そして、これらの行政区画の中にあったのが、「城砦」と「街区」であった。「城砦」については、オアシス都市におけるクヘンディズと比較すると共に、クシャーン朝期のスルフ・コタル遺跡を参考にして、およそその規模についても言及した。「街区」については、Robの「まち」に複数の「街区」が存在していたことが判明したが、残された資料の少なさから、その詳細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

さらに本稿では、トハーリスタンを支配した勢力が設けた統治機構と、在地の行政区画構造との関係について、当地が唐、およびアッバース朝の支配下に組み込まれた時代を対象として考察を行った。その結果、これら両勢力がこの地に統治機構を設けるに際して、在地の行政区画構造を認識し、利用していた可能性を示すことができた。

しかし、本稿で扱いきれなかった問題も少なくない。まずは、トハーリスタンにおける地域的な差異が挙げられる。グーズガーンで書かれた文書には、Robとカダグスタンの行政区画とは異なる状況を示すものがあることに言及したが、このような地域差を行政地理とは異なる側面からも明らかにしてゆかねばならないだろう。なぜなら、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が書かれた各地の地域性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は、それらの地に展開した諸勢力のより具体的な動向の解明に繋がるからである。そして、そのような地域性を考察する際には、本稿では全く利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近現代に行われた人文地理研究の成果も利用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だろう。また、イスラーム時代の資料に関しては、ペルシア語やアラビア語の地理書に現れる地域区分用語を精査し、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に見

書 (*Kitāb al-Buldān*)』には、ターヒル朝の‘Abdallāh ibn Ṭāhir が 211-212/826-828 年に課されていた税額を詳細に記した箇所があり、そこには、トハーリスタンの諸地区 (kuwar) の 1 つとして、Rōb と Siminjān が一組で表されている [Ibn Khurdādhbih: 36-37; Ibn al-Faḥīh: 630]。これも、Rob の khār の支配領域がイスラーム時代以降に引き継がれた傍証となるかもしれない。

られる行政区画との対応関係をさらに詳しく検討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このように残された課題は多いが、それらを1つ1つ克服してゆくことで、今後トハースターンの歴史に関わる種々の問題を少しずつ明らかにしてゆきたい⁸⁵⁾。

資料・略号

- 『漢書』：班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87。
『魏書』：魏収（撰）『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旧唐書』：劉昫等（撰）『旧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後漢書』：范曄（撰）『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87。
『三国志』：陳寿（撰）『三国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
『史記』：司馬遷（撰）『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
『新唐書』：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北史』：李延寿（撰）『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87。
BD1: Sims-Williams 2000
BD1²: Sims-Williams 2012a
BD2: Sims-Williams 2007
BD3: Sims-Williams 2012b
EI²: *Encyclopædia of Islam*, 2nd edition
EIr: *Encyclopædia Iranica*
ḤĀ: M. Sütüda ed. *Ḥudūd al-‘Ālam*, Tehran: University of Tehran Press, 1962.
Ibn al-Faḡīh: Yūsuf al-Hādi ed. *Kitāb al-Buldān*, Beirut: Alam al-Kotob, 1996.
Ibn Khurdādhbih: M. J. de Goeje ed. *Kitāb al-Masālik wa al-Mamālik*, Bibliotheca Geographorum Arabicorum VI, Leiden: E. J. Brill, 1967.
Yāqūt: *Mu‘jam al-Buldān*, 7 vols., Beirut: Dar Sader Publishers, 1957.

参考文献

- Adamec, L. W. (1979) *Mazar-i-Sharif and north-central Afghanistan*.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Gazetteer of Afghanistan vol. 4, Graz: Akademische Druck- und Verlagsanstalt.
合阪 學（訳注）（1998）『地中海世界史』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Alram, M., D. Klimburg-Salter, M. Inaba & M. Pfisterer (eds.) (2010) *Coins, Art and Chronology II.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in the Indo-Iranian Borderlands*,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85) 本稿は2014年1月に龍谷大学に提出した課程博士論文のうち、いずれも書き下ろしであった序章、および第4章の一部を、大幅に加筆・修正したものである。論文の審査に際して、濱田正美先生、近藤真美先生、稲葉稜先生、吉田豊先生から多くのご教示を賜った。また、本稿を執筆するに当たって、改めて稲葉稜先生、吉田豊先生、そして岩井俊平氏から数々の助言を頂いた。記して心から感謝の意を表したい。

-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 Alram, M. & M. Pfisterer (2010) "Alkhan and Hephthalites Coinage," Alram, M. et. al. 2010, 13-38.
- Ball, W. (ed.) (1982) *Archaeological Gazetteer of Afghanistan*, Paris: É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 de Blois, F. (2008) "Du nouveau sur la chronologie bactrienne post-hellénistique," *Comptes rendu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Lettres* 2006/2, 991-997.
- de Blois, F. (2013) "Bactria, Βαχδ-, Balk," Тохтасьева, С. Р. & П. Б. Лурье eds. *Commentationes Iranicae.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к 90-летию Владимира Ароновича Лившиц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Нестор-История, 268-271.
- Bosworth, C. E. & M. Ashtiany (tr.) (2011) *The History of Beyhaqi (The History of Sultan Mas'ud of Ghazna, 1030-1041)*, 3 vols., Boston/Washington: Ilex Foundation/Center for Hellenistic Studies.
- Chavannes, É. (1903)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 St. Petersburg: Commissionnaires de l'Académie impériale de sciences.
- Cribb, J. (2010) "The Kidarites, the Numismatic Evidence," Alram, M. et al. 2010, 91-146.
- Gershevitch, I. (1979) "Nokonzok's well," *Afghan Studies* 2, 55-73.
- Göbl, R. (1984) *System und Chronologie der Münzprägung des Kušanreiches*,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 Gökenjan, H. & I. Zimonyi (2001) *Oriental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ölker Osteuropas und Zentralasiens im Mittelalter. Die Ġayhānī-Tradition (Ibn Ruīsta, Gardīzī, Hudūd al-Ālam, al-Bakrī und al-Marwazī)*,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 Grenet, F. (2006a) "Nouvelles données sur la localisation des cinq *Yabghus* des Yuezhi. L'arrière-plan politique de l'itinéraire des marchands de Maës Titianos," *Journal Asiatique* 294/2, 325-341.
- Grenet, F. (2006b) Review of Gyselen 2002, *StIr* 35/1, 144-148.
- Grenet, F. & É. de la Vaissière (2002) "The last days of Panjikent,"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8, 155-196.
- Gyselen, R. (1989) *La géographie administrative de l'empire Sassanide*, Paris: Groupe pour l'étude de la civilisation du Moeyn-Orient.
- Gyselen, R. (2002) *Nouveaux matériaux pour la géographie historique de l'empire Sassanides: Sceaux administratifs de la collection Ahmad Saeedi*, Paris: Association pour l'avancement des études iraniennes.
- Gyselen, R. (2003) "La reconquête de l'est iranien par l'empire sassanide au VIe siècle d'après les sources «iraniennes»,» *Arts Asiatiques* 58, 162-167.
- 飯尾都人 (訳) (1994) 『ギリシア・ローマ世界地誌』(I・II) 東京: 龍溪書舎.
- 稲葉 稯 (1990) 「セルジューク朝と後期ガズナ朝 —— その國境地帯について ——」『東方学報』62, 637-673.
- 稲葉 稯 (2003) 「アフガニスタンにおけるハラジュの王国」『東方学報』76, 382-313.
- Inaba, M. (forthcoming a) "From Caojuzha to Ghazna/Ghaznin: Early Medieval Chinese and Muslim Descriptions of Eastern Afghanistan,"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 Inaba, M. (forthcoming b) "Between Zābulistān and Gūzgān: A study on the early Islamic history of Afghanistan," *Journal of I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
- 伊藤義教 (1974) 『古代ペルシア —— 碑文と文学 ——』東京: 岩波書店.

- 岩井俊平 (2003) 「ポスト・クシャーン期バクトリアの土器編年」『西アジア考古学』4, 41-54.
- 岩井俊平 (2004) 「トハリスターンにおける地域間関係の考古学的検討」『西南アジア研究』60, 1-18.
- 岩井俊平 (2005) 「ヒンドゥー・クシュ南北における土器組成の比較」『西アジア考古学』6, 29-39.
- 岩井俊平 (2014) 「バーミヤーン地域におけるスキンの導入」『仏教学研究』70, 79-101.
- Jwaideh, W. (tr.) (1959) *The Introductory Chapters of Yāqūt's Mu'jam al-Buldān*, Leiden: E. J. Brill.
- Karlgren, B. (1957)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9, 1-332.
- Khan, G. (2007) *Arabic Documents from Early Islamic Khurasan*, London: The Nour Foundation.
- 桑山正進 (1984) 「バーミヤーン私注」『建築史学』2, 127-150 (桑山 1990: 411-431 に改変再録).
- 桑山正進 (1985) 「トハリスターンのエフタル, テュルクとその城邑」日本オリエント学会 (編) 『三笠宮殿下古希記念オリエント学論集』, 東京: 小学館, 140-154 (桑山 1990: 399-411 に改変再録).
- 桑山正進 (訳注) (1987) 『大唐西域記』(大乘仏典中国・日本篇 9) 東京: 中央公論社.
- 桑山正進 (1989) 「書評: le Berre 1987」『オリエント』32/1, 152-156.
- 桑山正進 (1990) 『カーピシー=ガンダーラ史研究』京都: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 桑山正進 (編) (1998)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研究』京都: 臨川書店.
- de la Vaissière, É. (2010) "Last Bactrian Kings," *Aram, M. et al* 2010, 213-218.
- le Berre, M. (1987) *Monuments Pré-Islamique de l'Hindukush Central*, Mémoires de la Délégation Archéologique Française en Afghanistan XXIV, Paris: É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 Lee, J. & N. Sims-Williams (2003) "The antiquities and inscription of Tang-i Safedak,"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9, 159-184.
- Lerner, J. A., A. Saeedi & N. Sims-Williams (2009) "The Bactrian Sealings in the A. Saeedi Collection (London)," Gignoux, Ph., Ch. Jullien & Fl. Jullien eds. *Trésors d'Orient. Mélanges offerts à Rika Gyselen*. Paris: Association pour l'avancement des études iraniennes, 211-235.
- Lerner, J. & N. Sims-Williams (2011) *Seals, Sealings and Tokens from Bactria to Gandhāra (4th to 8th century CE)*, Studies in the Aman ur Rahman Collection vol.2,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 le Strange, G. (1905) *The Lands of the Eastern Caliphate. Mesopotamia, Persia, and Central Asia from the Moslem conquest to the time of Timu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rquart, J. (1901) *Ērānšahr nach der Geographie des Ps. Moses Xorenac'i*, Berlin: Weidmannsche Buchhandlung.
- 松田寿男 (1970) 『古代天山の歴史地理学的研究 (増補版)』東京: 早稲田大学出版部.
- Melzer, G. (2006) "A Copper Scroll Inscription from the Time of the Alchon Huns," Braarvig, J. et al. eds. *Manuscripts in the Schøyen Collection. Buddhist Manuscripts* 3, Oslo: Hermes Academic Publishing, 251-278.
- Minorsky, V. (tr.) (1970) *Hudūd al-'Ālam.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2nd ed.*, Cambridge: E. J. W. Gibb Memorial Trust.
- 宮本亮一 (2012) 「バクトリア語文書に見えるカダグスタンについて」『東方学報』87, 448-413.
- 宮本亮一 (2014) 『バクトリア史研究』学位申請論文, 龍谷大学 (<http://hdl.handle.net/10519/5671> 最終アクセス 2015 年 5 月 29 日).
- 宮本亮一・岩井俊平 (2013) 「書評: Aram et al. 2010」『西南アジア研究』78, 106-126.

- 水谷真成（訳注）（1971）『大唐西域記』（中国古典文学大系 22）東京：平凡社。
- 森谷公俊（2011）「ディオドロス・シクロス『歴史叢書』第一七巻「アレクサンドロス大王の歴史」訳および註（その三）」『帝京史学』27, 135-212.
- 中務哲郎（訳）（1986）『プトレマイオス地理学』東京：東海大学出版会。
- Naveh, J. & S. Shaked（2012）*Aramaic Documents from Ancient Bactria (Fourth Century BCE.) from the Khalili collections*, London: The Khalili Family Trust.
- 西村淳一（2006）「イスタフリー著アラビア語地理書『諸道と諸国の書』とそのペルシア語訳の比較研究」『史淵』143, 15-41.
- 大牟田章（訳注）（1996）『アレクサンドロス東征記およびインド誌』（本文篇・註釈篇）東京：東海大学出版会。
- ルトヴェラゼ・エドヴァルド（訳：帯谷知可）（2006）『アレクサンドロス大王東征を掘る』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 Schlumberger, D., M. le Berre & G. Fussman（1983）*Surkh Kotal en Bactrique I*, Mémoires de la Délégation Archéologique Française en Afghanistan XXV, Paris: De Boccard.
- Schmitt, R.（2009）*Die altpersischen Inschriften der Achaimeniden*, Wiesbaden: Reichert Verlag.
- Shaked, S.（2004）*Le satrape de Bactriane et son gouverneur. Documents araméens du IV^e s. avant notre ère provenant de Bactriane*, Paris: De Boccard.
- Sims-Williams, N.（1997）*New Light on Ancient Afghanistan: The Decipherment of Bactrian*,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 Sims-Williams, N.（2000）*Bactrian Documents from Northern Afghanistan I: Legal and Economic Documen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ims-Williams, N.（2004a）“Nouveau documents bactriens du Guzgan,” *Comptes rendu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Lettres* 2002/3, 1047-1058.
- Sims-Williams, N.（2004b）“The Parthian Abstract Suffix -yft,” Penney, J. H. W. ed. *Indo-European Perspectiv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39-547.
- Sims-Williams, N.（2005）“Bactrian Legal Documents from 7th-8th century Guzgan,”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15, 9-29.
- Sims-Williams, N.（2007）*Bactrian Documents from Northern Afghanistan II: Letters and Buddhist Text*, London: The Nour Foundation.
- Sims-Williams, N.（2008）“The Sasanians in the East: A Bactrian archive from northern Afghanistan,” Curtis, V. S. & S. Stewart eds. *The Sasanian Era* (The Idea of Iran vol. 3), London/New York: I. B. Tauris, 88-102.
- Sims-Williams, N.（2010a）*Bactrian Personal Names*. Iranisches Personennamenbuch II/7,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 Sims-Williams, N.（2010b）“Two Late Bactrian Documents,” Alram, M. et al 2010, 203-211.
- Sims-Williams, N.（2011）“The Bactrian ear of 233 C.E. —some numismatic considerations,” Shanghai Museum ed.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on Ancient Coins and the Culture of the Silk Road*（絲綢之路古國錢幣暨絲路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Shanghai: Shanghai Shuhua Chubanshe（上海書畫出版社）, 62-74.
- Sims-Williams, N.（2012a）*Bactrian Documents from Northern Afghanistan I: Legal and Economic Documents* (revised edition), London: The Nour Foundation.
- Sims-Williams, N.（2012b）*Bactrian Documents from Northern Afghanistan III: Plates*, London: The

- Nour Foundation.
- Sims-Williams, N. (2012c) "New Light on Ancient Afghanistan: The Decipherment of Bactrian," Hansen, V. ed. *The Silk Road: key papers vol. I*, Leiden/Boston: Global Oriental, 95-114.
- Sims-Williams, N. (2012d) "Bactrian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of the Kushan Period," *The Silk Road* 10, 76-80.
- 谷栄一郎・上村健二（訳注）（2003）『アレクサンドロス大王伝』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 Tremblay, X. (2003) "La résurrection du Bactrien: à propos des *Bactrian Documents*," *Indo-Iranian Journal* 46/2, 119-133.
- 内田吟風（1965）「唐高宗勅撰西域志校録」『研究』35, 140-149.
- Vondrovec, K. (2014) *Coinage of the Iranian Huns and their Successors from Bactria to Gandhāra (4th to 8th century CE)*, 2 vols.,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 吉田 豊（1992）「バクトリア語」亀井孝・河野六郎・千野栄一（編）『言語学大辞典』3, 東京：三省堂, 111-115.
- 吉田 豊（1998）「Sino-Iranica」『西南アジア研究』48, 33-51.
- 吉田 豊（1999）「中央アジアオアシス定住民の社会と文化」間野英二（編）『アジアの歴史と文化』8 中央アジア, 東京：同朋舎, 42-54.
- 吉田 豊（2013）「バクトリア語文書研究の近況と課題」『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28, 39-65.
- Yoshida, Y. (2003) "Review of Sims-Williams 2000,"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14, 154-159.